

只有少數人能一眼看出這是相見恨晚的藍鰭鮪

——藍鰭鮪——

生魚片中的極品。秋季時，它們常被用噴射機載著，遠從北美繞過大半個地球，送到日本老饕的餐桌上。



**海尼根**

專門為少數人釀就的啤酒



張友華：一筆當關

《人間特別企劃》

46  
訂價：178元

# 人間

8月號

- 張憲義：  
太愛國了，所以叛國？
- 雷震：

組不組黨，都抓。

《封面故事》

## 等待解嚴 金馬人不再沉默





# 標示應該字字寫“實”!

**纖姿** 重視消費者權益，內容物標示誠實清楚，食用更安心。

纖維——保持身材和身體健康的要素  
纖維具有幫助腸胃蠕動的功能，是均衡飲食中應該包含的主要成份，但是在現代人精緻食物中普遍缺乏！纖維吸收水份後會膨脹而佔據胃囊中的空間，產生飽足感，因此減少食物的攝取量，又因纖維可在胃中停留較久，所以能減緩飢餓感的產生，達到自然保持體重的效果。

纖姿——4種均衡天然纖維合成  
由蘋果、小麥、豌豆和關華豆等4種天然果蔬濃縮製成，纖姿含有80%的纖維，是純纖維含量很高且很均衡的天然果蔬濃縮纖維素，不但提供身體需要的纖維，且由常改變正常的飲食習慣，即能滿足您健美的需求。



使用方法及用量：  
依各人需要加以調整，於每餐前15~30分鐘吞食5~6粒，同時佐以250cc水一杯。

成份：  
每粒纖姿含小麥纖維61.0毫克、蘋果纖維30.5毫克、豌豆纖維30.5毫克、關華豆纖維30.5毫克、結晶纖維236.3毫克、硬脂酸9.2毫克、D-2.0毫克。

包裝：每瓶含270粒，15天份。

買**纖姿**送隨身盒



全省各大藥房及屈臣氏均售

以纖維吸水膨脹產生飽足感的功能，可節制食量，循序漸進地為您達成節食的目的。

此外，諸多特點更為您設想週全：

- 纖姿顆粒更小，食用更方便。
  - 獨家採玻璃瓶裝，永保內容物不變質、不受潮。
  - 唯一採180/270粒包裝，符合以纖維產品節食至少需時10天的原理，經濟合理。
  - 在歐洲各國廣受歡迎的**纖姿**，由德國最大藥廠赫司特(Hoechst)推薦來台，經衛生署核准上市，保證無副作用。
- 每一粒**纖姿**，都以高品質向您致上最高的關懷。

值得信賴的節食夥伴

# fibre fit 纖姿

陪著老爸 帶著孩子  
尋根修譜大家一起來

陪著老爸 · 帶著孩子

# 尋根修譜大家一起來



廣告課函索，送完為止。  
或附回郵2元寄台南統一企業  
請至全省各地第一代統一麵包加盟店  
族譜的編纂……等。

「尋根修譜」，其他內容包括：姓氏源流的追溯、由郭為藩、柴松林、石永貴、王家驊、胡榮華等名家來談  
**統一送你「尋根修譜」特輯**  
一起來尋根修譜

陪著老爸 · 帶著孩子  
何不趁著父親節這個關懷的日子  
感恩的季節又到了——

突然間，對自己的姓氏，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爸爸，我們的姓從那裏來？」  
漸漸長大的孩子，奇怪的問著我：  
童稚的記憶，隨著發黃的歲月在褪色  
父親漸年邁，叮嚀彷彿在耳  
會幾何時——

其實，不懂得什麼大道理。  
記得當時年紀小，只會跟著大人琅琅上口  
「人——，是不可忘本的」  
爺爺老是拉著長長的口氣告訴我  
「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爸爸常說，人要有骨氣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小時候，最愛聽長輩們講一段「百家姓」的故事。



您有權利知道您究竟吃下去些什麼!**纖姿**本著誠實的原則，同時以中英文，一五一十地將所有成份完全標示清楚，讓您吃得安心又安全。



總代理：台灣赫司特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746號11F TEL: (02)716-9933 纖姿專線：(02)716-8635  
總經理：祥勝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550巷3弄25號 訂貨專線：(02)716-8633、(04)223-2241、(07)322-7474

統一小格言：健康是幸福的首要條件  
服務專線：(02)7002855 · 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縣永康鄉塩行中正路301號







【生活系列】



### 牛的故事——

一位聯合國農業專家至非洲考察，對當地諸多統計數字憂心忡忡，他遇到一位正在放牛的牧童「你會算術嗎？」專家問道  
 牧童搖搖頭，農業專家深深嘆了一口氣  
 「你會從一數到十嗎？」牧童屈指不能竟十，那農業專家再度顯露了他的絕望  
 「你的牛已經超過了十頭，不會算術，如何確定牛不會走失？」  
 「我的牛從來沒有丟掉過啊！」牧童睜著清亮的眼睛答道  
 專家疑惑地問道：「你如何做到的？」  
 「每一頭牛我都認識啊！」牧童自信地說



## 文化若不能駕馭經濟，成長祇是一場夢魘

——不要讓成長祇是一堆數字和指標

〔新貧·心貧〕

當GNP直逼七千美元

股市狂飆衝破萬點大關

台北的車輛以每月近萬輛激增

面對這些耀眼的數字和指標時

我們的心情是什麼？是驕傲？是雀躍？還是更多不安與煩燥？

或許我們該學學故事中那認識牛的牧童去體認生活的本質和面目

不要祇迷惑於表象的數字和指標

永豐餘一甲子以來即以穩健踏實經營企業

履行社會公器的責任

因為我們堅信人類最後的安身在於文化

而不僅僅是經濟



 **永豐餘企業** 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51號  
 電話／(02)3961166

## 輕騎已過萬重山

清境農場，上午8:10  
捷安特登山越野休閒全能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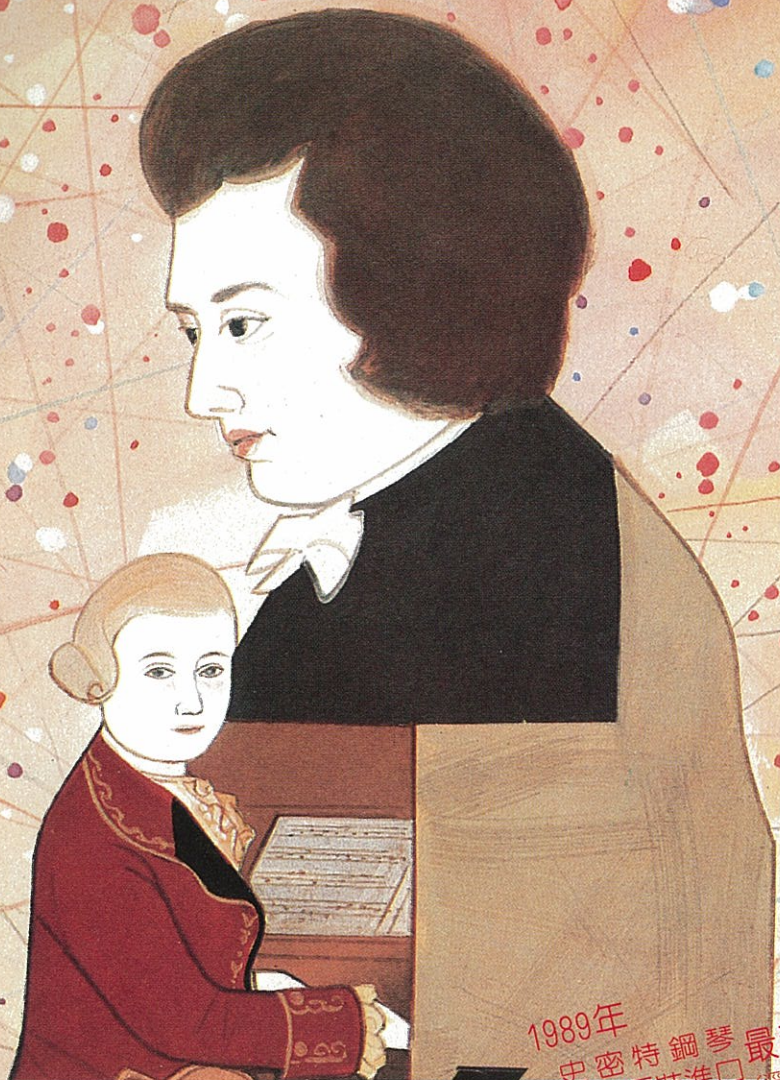
無限延伸您的視野





榮獲歐美各國優良產品標誌，連日本也不例外；更榮獲日本 JIS 工業產品品質標準檢驗合格保證

您與音樂神童莫扎特更接近。



1989年  
史密特鋼琴最新機型展示會  
整台原裝進口 (逕至各展示中心參觀)



利用空檔 · 充實一“夏”

暑假過得還好嗎？  
玩得非常盡興吧！  
但在歡樂遊玩之餘，  
別忘了利用空檔，充實一“夏”，  
因為音樂神童莫扎特也是自小努力培養的，  
記得：天才仍需九十九分的努力。

史密特 鋼琴  
SCHMITT

全省展示中心	南京東路：7626606	永和：9231414	城中區：3612915
	忠孝東路：7717141	台北東區：7693678	仁愛路：7717144
	博愛路：3611456	羅斯福路：9350066	景美：9350088
	基隆：278020	桃園：3320236	台中：2286556
	中壢：4511526	苗栗：327068	嘉義：2763591
	新竹：921619	豐原：536836	南投：313931
			台南：2646809
			高雄：2824161
			花蓮：223675

暑期買琴特惠活動  
即日起至78年9月15日止

- 免費於全省各地音樂教室學琴兩個月。(P.S. 偏遠地區無法前來看，以等值鋼琴配件替換。)
- DW-7 名琴 (3 號琴) 特價優惠中，另贈送雅緻琴燈。購買平台型鋼琴，贈送除濕機。
- 史密特音樂教室擴大招生特惠期間贈精美禮品。
- 免頭款，免利息，36期分期付款，每月只要2000多元，輕輕鬆鬆把名琴搬回家

# 人間

46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社長 / 張志賢  
總編輯 / 楊憲宏

編輯部

採訪組組長 / 鍾喬  
執行編輯 / 曾伯堯  
執編助理：鄭一青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美術構成 / 李 男  
文字記者 / 陸傳傑 簡慧蓉 曾淑美 林育德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張詠捷 何叔娟  
特約採訪 / 陳 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吳仁麟  
蔡明德 鍾俊陸 李翠瑩  
蔡雅琴 顏新珠

業務部

廣告部經理：陳映三  
廣告部 / 吳明達  
鄭守謙  
邱思齊

發行部經理：許靜芳

發行企劃 / 孫國樑 張惠雯  
訂戶服務 / 林惠美 陸承偉  
財務部 / 吳文娜  
資料室 / 廖乾偉



# 人間

46

《陳映真專欄》

16 文益煥牧師的一首詩

《特別企劃》

18 張友驊：一筆當關

一位力戰將軍族的軍事記者  
撰文／楊憲宏 攝影／張詠捷

27 張憲義：太愛國了，所以叛國？

撰文／張友驊

《張友驊調查報導》系列之一

31 這是教訓不能淡忘

《張友驊調查報導》系列之二

34 雷震：組不組黨，都抓。

撰文／張友驊 照片提供／傅正

《張友驊調查報導》系列之三

40 三七事件 法外情

撰文／張友驊

46 再搞，再搞就太過份了！

撰文／金容沃 翻譯／朱立熙

《人間生態》

50 水鳥告別大肚溪

撰文／簡慧蓉 攝影／何叔娟

《人間生態》

62 海豚不回家

撰文／蔣家語 攝影／張詠捷

130 不可替代 不可重覆

江蘇畫家范曾的抽筋折骨

撰文／劉再復

##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74 虛構的珍珠港

撰文／陳映真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78 我的家在「跳板」那一邊

撰文／劉瀨 攝影／李修璋

80 金門一千年

(取材自金門縣誌)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88 金門銀厝框

撰文／攝影／李修璋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100 戰爭在家園裏實驗了40年

撰文／洪湖 攝影／曹志成·阮義忠·徐揚聰

102 馬祖八百年

(取材自連江縣誌)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110 「三民主義模範縣民」的歎息

撰文／曹志成 攝影／曹志成·阮義忠·徐揚聰

《人間燈火》

116 想像著彩虹的盲夫妻

撰文／攝影／張詠捷

122 無殼蝸牛自力救濟

撰文／鍾喬 攝影／張詠捷

《人間戲》

138 你倒是給我醉啊！

撰文／陳雪峯 攝影／張詠捷



《封面圖說》

每週四上午，由鎮公所辦的軍經建設參觀，可讓金門人到他們鄉土上的禁地去瀏覽一番。再繳金門幣100元，就可以在戰史館前留影。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3811897

電腦打字：龍虎電腦打字 電話：(02)3223332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零售每本：178元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范曾自選新作展

不埋沒真跡，不錯賞贗品

八月十二日~八月廿七日寒舍正式推出



每日10:00AM~6:30PM(星期例假日亦同)台北市文林北路260號 電話:8319551 FAX:8319522 寒舍出版社郵政劃撥帳號1213316-0

您看過范曾真跡嗎？

近來因真假范曾作品引來不少

遂令范曾親自委託寒舍獨家代

作，並為每幅作品提供親撰的

跡證書，同時授權寒舍負責鑑

宜，從此真偽之爭可以休矣。

截至目前為止，日本人祇為兩

籍畫家設立美術館，一是畢卡

另一就是范曾。范曾剛勁嶙峋

觸與妙巧的設色技巧皆已為畫

下另一種風格，值得欣賞。

八月十二日~八月廿七日，寒

式為您引見范曾自選最新作品

展期間，同時隆重推出：

◆「寒舍首展范曾作品集」，即

至八月十五日止接受預約，

1000元，預約特價700元。

曾名畫限額複製品即日起至八  
十五日止預約，每張定價8000  
，預約特價5600元。

范曾  
自選最新作品  
作品集



「寒舍首展范曾作品集」封面



莊周夢蝶 68×45.5公分



# 等待解嚴

今年初《人間》雜誌社在計劃題目的時候，便已決定八月號對金門、馬祖的問題做一具人文意義的專題報告。一月中旬由行政院新聞局代轉公文給國防部，希望可以赴金、馬現地訪問，在給國防部的公文中，《人間》雜誌表示了意在完成金馬人文地理的報告。

二月中旬《人間》接獲國防部回函，以「近因金馬地區戰備任務繁重。不便接待，所願歉難照辦」，禮貌的拒絕了《人間》的申請。我們很失望，因為就我們所知，在這段期間，台北一些商業同業公會的人士，正一批批到金、馬去參觀訪問。所謂「戰備任務繁重」，當然是要《人間》知難而退的說辭。

《人間》自二月中旬以後，便不斷想辦法，可否在不能去金、馬的狀況下，仍然完成這個題目。在多方探聽與接觸之後，我們發現，許多金馬人有許多話要說，他們不再沈默。他們在台灣地區解除戒嚴之後，心中有著一波又一波的心情翻滾——誰不願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故鄉？沒有軍隊文化，沒有戰爭實驗，不是別人的跳板，也不用擔任別人尖兵的家園？這些心情，當然與今天的國防現實有著十萬八千里的差距。可是，即使是個夢，金馬人的夢，也不曾被「大後方」的台灣居民所體貼，所理解。

金馬人等待戒嚴的心情，恐怕已不是長住台灣的人所能分憂的吧？

讓金馬人讓讓話。《人間》的編輯在商討之後，決定把今年八月，特別有著八二三歷史的八月給金馬人舒展一下他們的理、情空間。

完成並照進度推出金馬專輯之後，再看2月15日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回函，我們決定刊登它。算是《人間》對國防部失望，却仍尊重國防部決定的具體表示。

## 筆勝於劍嗎？

張友驊：一筆當關的故事，是《人間》近年來重大

的歷史性文獻。他出身高級將領之後，却是近年來動作最堅鋼的軍事記者。

《人間》訪問他時，他的話語中不斷流露出「筆勝於劍」的嚮往，對新聞學有着無上信仰。他孤筆一支，無援獨行，是十分痛苦的事。但他的毅力十分驚人，面對當權將軍，張友驊表現出新聞記者本色，從沒丟廢這個行業的尊嚴；雖然，他知道，今天記者這一行，趨炎附勢，人格都不要的醜行正自流行，相互有樣學樣。

多方面的消息都指出，軍方對這名硬作風記者極不能容忍，遲早要「辦」他。《人間》在此時訪問他，是有感於這個社會有義、有情的漢子已不多，我們不能讓這個社會老是不明不白，老是誤過選擇正義、主持公道的道德實踐機會。

平發	點要	文行	交文者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 簡便行文表
位文			人間雜誌社	
		一、行政院新聞局(勿銘內字一七九〇八號函轉貴雜誌社擬申請赴金門、馬祖採訪一節敬悉。 二、近因金、馬地區戰備任務繁重，不便接待，所請歉難照辦。 三、覆請諒察。	位單行分	中華民國八拾捌年貳月拾伍日發 字 號(法沛字二三四四號)
			副本	
			正本	人間雜誌社
			新聞局(代覆)第二處(存查)	附件
				2000×30 77.3 (19×26.5) cm

## 總編輯的話

楊憲宏

## 人間系列演講之二

### 《環境篇》

# 留給我們子孫 一片美好的樂土

### 第一場

9月2日(星期六)19:00~21:00

主講者/林俊義(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講題/自然、環保、政治

### 第二場

9月9日(星期六)19:00~21:00

主講者/柴松林(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

講題/社會運動與環境保護

### 第三場

9月16日(星期六)19:00~21:00

主講者/夏鑄九(台大土木研究所教授)

講題/都市與住宅問題

### 演講地點

台大校友聯誼社，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 主辦單位

人間雜誌社

### 參加辦法

- 採收費制，每場150元；請將款項劃撥至人間帳號，並註明場次。(八月底截止)
- 現在訂閱或續訂人間一年，可免費享有入場券一張，請在劃撥單上註明場次。(八月底截止)
- 每場名額有限(60位)，請踴躍參加。

若名額已滿，則順延下一場次，查詢電話/7091920(孫國樑先生)。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一樓  
TEL/(02)7091920-3



# 人民論壇

## 《交叉火網》

邱國堂來函

看了貴刊7月號98頁「鍾喬」所撰「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這一篇報導中有關本人之「描述」之後，本人深深感覺「有話要說」。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負責採訪的路線之一，是縣府社會科，而在遠化勞資衝突中，對於縣府所表明的「否定立場」，我報導得相當多，我始終認為，這是我的職責所在，絕非貴刊所謂「偏袒資方言論」，而這或許是勞方對我個人「強烈不滿」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在遠化勞資糾紛突然升高之際，報社就一再要求，務必公正客觀地平衡報導，而我自認已盡我所能地達到這種要求。

其次，我要述說的是，貴刊在這篇報導中所稱，本人「虛構的現場報導」。

5月16日，在警方兩度實施「排開」行動，造成一些記者與工運人士受傷之後約10分鐘，中時晚報記者何金山把我介紹給一位姓名不詳、來自台北的男記者，未料，那位記者劈頭就說：「你寫的是什麼東西啊，我不想跟你說話」，說完，立即掉頭而去。此時，絕大部分的記者和支持工運人士，均向工廠大門方向走去，約過了5分鐘，曾在中國時報服務、後遭解僱的吳永毅突然跑了過來，指著我說：「以後在工運場合，我不希望看到你，否則，會給你好看」，說完，也掉頭而去。約過了一分鐘，在我旁邊一名高大的男子突然靠近我，抓住我的右肩說：「你就是邱國堂嗎？」未等我回答，一拳已擊中我的左胸，我奮力掙脫之際，他又連揮兩拳擊中我的右肩，為了避免再遭傷害，我迅即離開現場，並回報社發稿到中時晚報。這一段事，前後不過幾十秒時間，除了我和那名動手者之外，我無法肯定是否有旁觀者。貴刊「肯定」本人未受「任何髮膚之傷」，可能是在查證無著的情況之下，所做武斷報導，對此，我深表遺憾。

其次，我要向中時晚報發稿之前，確曾向晚報通訊主任蔡震宇先生報告，謂本人之「挨揍」，是在晚報記者何金山把我介

紹給台北來的記者之後所發生的一連串連續動作。事實上，我當時確也懷疑，何金山和此事有某種程度之關連，不過，事後，何金山曾向我解釋說，他沒想到那些人會對我表現出那種激烈的態度，我相信何金山所說的話，因此，我和他之間的誤解，已告冰釋。

至於，中國時報對於本人「挨揍」的消息為何未見披露，我個人推想，時報對晚報已報導過之新聞，除非重大，否則極少重複報導，這是一種「慣例」。但是，在社內刊物「一週通訊」當中，中國時報發行人余建新先生除了打電話慰問本人之外，並予以本人在工作精神與態度之肯定，却是所有「時報人」皆知的事實。

我始終認為，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堅守「本份」，絕不可因為基於「同情」或「義憤」而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甚至介入紛爭，失去立場。

前面說過，我因為忠實地反映主管機關——縣府社會科對此遠化工會罷工所表現之「不合法定程序」立場，而招致勞方支持此次工運人士極度不諒解與不滿，這是我可以接受而不迴避的，這也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無法避免的尷尬。

但是，我無法容忍的是，貴刊有關本人「勤於跑地方上發生的勞資爭議新聞，但看到了真相却寫出了虛相」的描述。

我很佩服「鍾喬」君的文字技巧和文學造詣，但，我無法理解，鍾君對本人之前段描述，是根據何種「事實」？雖然，本人在中國時報服務已經前後有12個年頭，但我相信，鍾君對本人所作報導，所見不多，如此「批判」，似嫌武斷和草率。

以上是我對貴刊「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一文所做的「讀後感」，我認為，這篇報導對我個人而言，是一種「污蔑」，而對我所屬的「中國時報」也是一次「莫須有的傷害」，個人得失可以不計，但，「報格」不容輕侮，如果貴刊容許一位讀者——也是一位貴刊報導的當事人表達他內心深處的話，也請不吝刊出「另一位記者的說詞」，敬祝

鴻圖大展

中國時報記者 邱國堂  
1989.7.9

### 吳永毅有話要說

人間編輯轉來邱國堂的信，讀了之後不禁想起西方的諺語：「說了一個謊，就必須再說一百個謊去彌補它」。

讓我們先看一看邱國堂的第一個謊：根據5月16日中時晚報，邱國堂自己的報導，警察打人後不久，「此時，突然有數名工運人士走近本報記者質問：你寫的是什麼東西？警察可以打記者，我們也可以打記者。說完，扭住本報記者連輝（作者按：應為「揮」誤植，為求真實乃照原誤引用）數拳，本報記者奮力掙脫。」該篇報導並以「本報記者遭工運人士毆打」為標題。

關於邱國堂的第二個謊話，請見他給《人間》的信，在此摘出關鍵性的一段以便讀者解讀：「約過了一分鐘，在我旁邊一名高大的男子突然靠近我，抓住我的右肩說：『你就是邱國堂是嗎』，未等我回答，一拳已擊中我的左胸，我奮力掙脫之際，他又連揮兩拳擊中我右肩；為了避免再遭傷害，我迅即離開現場，並回報社發稿到中時晚報。這一段事，前後不過幾十秒的時間，除了我和那名動手者之外，我無法肯定是否有旁觀者。……」

到底是「數名」或是「一名」？是「工運人士」或是「高大男子」？說話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如果有數名人圍毆邱國堂，那他又為什麼無法肯定有無「旁觀者」？

我們都是凡人，在生活中為了善意、或是為了隱藏一些微小的錯誤，都有撒謊的經驗，也常常為了謊話前後不一致，而落入窘境。邱國堂前後說法矛盾，正使他落入窘境，然而他是一個新聞記者，他撒的第一個謊是一則全社會都看得到的「新聞」，他卻像對待日常謊言一樣地，忘記了它，然後為了逃避責任重新說謊。這使我們非常吃驚，記者的心態如此，媒體的社會責任在那裡？

5月16日我看到的狀況是這樣子的：警察對記者施暴之後我才抵達現場（那時我以自主工聯發展部幹事身分協助遠化工會進行罷工事務），被推打的記者們已離開，去撰寫抗議聲明，邱國堂卻一人站在鎮暴警察防線的對面。我走過去提醒他中國時報發生勞資爭議一向不公正，希望他盡力客觀報導：現在我只記得對話的大意，不記得具體的詞句了；但絕未說「會

給你好看」等語是可確定的。我說完之後也沒「掉頭而去」，而是站在他旁邊注意警方的舉動；這時站在他另一邊的一位「高大男子」開始和他對話，我沒有聽到他們交談的內容，但我確定他們身體並無任何接觸。幾十秒後，我被遠化工會幹部召喚，我走開時，邱國堂也離開我們站的樹下，走到鎮暴防線的後面；許久以後我離開現場時，邱君仍安然站在鎮暴警陣線裡。

整個過程是在距鎮暴防線約十公尺，僅隔兩個車道遠的樹下發生的；如果有「工運人士」胆敢在百名暴警面前圍毆親警方的記者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中時晚報編輯主任朱立熙赴現場調查，也認為「邱國堂並未挨打罵。他會向總社打報告，可能基於心理方面的不平衡，或心生畏懼。」（《人間》，1989年7月號，第98頁）

除了澄清現場的狀況之外，對於邱國堂信中所提之似是而非的新聞倫理，也有必要加以駁斥。他認為他是跑縣府社會科線的記者，所以他「忠實地反映主管機關——縣府社會科對此次遠化罷工工會所表現之『不合法定程序』立場，而招致勞方及支持此次工運人士之極度不諒解與不滿……」。

首先，邱國堂把報社內分工和平衡報導的原則完全混淆。他負責跑社會科路線，並不是忠實報導社會科的言論就盡責了，而是要向社會科言論涉及的他造（在此例中就是遠化的勞方）查證，讓新聞涉及的兩邊都有平衡的發言機會，才是所謂的「平衡報導」。其次邱君的信也反映了記者偏袒官方的心態，他對官方的言論沒有任何質疑，謹守著官方發言人的「本分」。然而一個真正「中立」的記者，沒有任何理由會相信官方說法是「事實」，而不必查證就可加以忠實報導。現實證明官方經常撒謊，從核電廠環境評估、二二八事件，到遠化罷工；官方都公然撒謊，忠實報導這些新聞，就是幫助說謊者。而媒體就是假藉「據實報導」的專業外表，公然強化這不公正的體制。

除了他個人說謊又幫助官方傳播謊言之外，邱國堂承擔的指責有一部分也是無辜的——那就是他為中國時報長期偏袒資方、打壓工運的政策分担了責任。自從1988年6月中國時報的工人為組自主工



會而與資方對抗之後，中時就開始刪減或扭曲勞資爭議的新聞，這在工運界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中時資方處理邱國堂捏造新聞的程序，也充分反映了中時是沒有社會責任的媒體。捏造之新聞刊出日，遠化工會幹部、工運人士及公正人士立刻向中時晚報提出書面抗議，但事後未見其有任何更正、答覆，僅以內部問題處理。

而觀諸邱君來函，內部處理結果是余建新在中時刊物「一週通訊」中，肯定邱君之工作態度，（「一週通訊」是中時三位勞工記者強化內部控制的「莒光日教材」；去年9月，籌組中時工會被資方開除時，資方就是利用「一週通訊」來醜化工會）至此我們對中時客觀處理勞工新聞的期望，已徹底絕滅。

然而我們不希望中時態度和邱國堂的謊言，造成勞工對媒體普遍的不滿，而波及許多正義的記者，使之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正如同許多情治人員假冒記者，而使得真正的記者在羣眾運動中被無辜地毆打一樣；我們期待記者（生產言論的勞動者）能組織起來，發起自清運動，把言論自由的主權，從資方、官方和說謊者的手中奪回。

吳永毅 1989年7月18日





編按：

此文乃遠化新聞於中時晚報刊出日，遠化工會幹部、工運人士等向中時晚報所發出之書面抗議。

中時晚報編輯部鈞鑒 1989年5月16日 貴報地方記者邱國堂今日報導指稱遭數名工運人士毆打，完全失實，純屬捏造。邱先生連日來報導遠東化纖勞資爭議案，頗多偏頗失實之處，今日又捏造新聞欺瞞貴社及社會大眾，窺其用心，係有意利用輿論公器，醜化工運人士，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目的。這則新聞已引起本地民衆及勞工的強烈不滿，嚴重損及貴報信譽。邱先生早上到現場的一切行爲，俱在各報記者及工運人士眼中，是否遭人毆打，不容其一手遮天，欺人耳目。

我們要求邱先生出面指認是那些工運人士毆打他，我們願意集中一處，供其指認，如不能指認，則邱先生及貴報應公開澄清，還我等工運人士清白，否則，我們將訴諸司法及輿論，指控邱先生報導失實，惡意打擊工運，及貴報處理新聞未經求證即率爾刊登的失當之舉。

我們靜待貴報的立即答覆。

### 站在民衆立場發言

《人間》7月號，我寫了一篇「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的短文，針對「遠化」罷工風潮中警方對媒體記者施暴的事件，說了措辭較為嚴厲的話。意料中的事，在報導罷工風潮中失卻記者客觀立場的邱國堂先生，果真寫了封來函到雜誌社來，表示「本人深深感覺有話要說」。

《人間》做爲一本在臺灣社會中有文化高度的雜誌，理當同全世界客觀、中立的新聞媒體一般，讓邱先生發表他的見解。他說，他有話要說，我做爲雜誌社的一份子，竭誠要求總編輯登出他的來函。然而，他的來函轉到工運人士吳永毅手中時，吳永毅也表達了他的看法。這是《人間》開闢「人民論壇」的初衷：讓「有話要說」的人都來說真話。

俗話說「真理愈辯愈明」，就怕有人高舉真理的旗幟，說的卻是謊言。這麼一來，自欺事小，欺人事大，問題就嚴重了。有關邱國堂的答辯函是否說的是真話，吳永毅提出了他具體而客觀的析辯，相信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自行做辯明。我在這裏，就不多做贅補的說明了。

我要說的是，像「遠化」這樣引發媒體高度矚目的社會運動事件，在解嚴之後的數年來，並非頭一遭。猶記得1986年第一次替《人間》採訪「鹿港反杜邦」運動時，也同樣激起媒體巨大的波瀾。問題是，在龐大的媒體壟斷、支配市場中，多數附合官方以及資方利益的大媒體，往往由少數有良知的記者在扮演報導真相、推進社會進步的角色。這少數有良知的記者往往得面對來自官、資雙方的壓力，在夾縫中撥開重重關卡的拮据，我深切地相信：是這樣的記者在爲人民說話，在推動民衆社會的進步。因此，懷著對民衆生活的關切，懷著對戰後40年來台灣社會的深度理解，今天在台灣所有有良知傾向的記者，應該總結媒體在壟斷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弊端，站在民衆的立場發言。這些原則性的提法，儘管還是較概括些、說理些，並未落實到實際問題上來，但我誠願以這樣的說法和邱先生互勉。

鐘喬 1989.7.24

### 金門人，不願再當次等國民！

我從來便以自己身爲金門人爲榮，以能生長在這塊與世隔絕的小島爲幸。高中時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一位旅居海外多年，回鄉省親的鄉親，當下便問及對故鄉今日的印象。他的回答竟是出乎我的意料：「離開金門的時候我非常喜歡金門，現在我非常討厭金門。」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爲何離家經年反而使他對故鄉漠然，甚或厭惡。

隨著高中畢業，我也負笈來台，揮別了孕育我十八年的故鄉金門。甚至還沒來得及調整步伐，重新面對一個多元化的嶄新社會，幾乎是震驚於眼前的一切：各種言論的分歧、多樣，街頭謾罵執政黨的政見發表會，比比皆是。在我所受的教育薰陶之下，完全無法想像一個「全民一心的復興基地台灣」竟會有如此異樣的聲音存在。而隨著逐漸的接觸、反思，我慢慢由震驚而懷疑而肯定。加以台灣近年在開放報禁、黨禁之後，民主改革脚步加快，人民意識普遍抬頭，也讓我真正初嚐民主的滋味。而在如此一個力求合理化的，公平的，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當今社會，金門卻始終是鮮爲人知的，未受任何波及的邊陲地帶。

四十年來，除了無情的炮火之外，金門

不曾受到其他任何的眷顧。一個比台灣更甚的單向溝通、愚民教育體制下，成就了一批最「忠黨愛國」，享受最少權利的次等國民。軍方冠冕堂皇的「戰地情況特殊」戕害了無數當地住民的權利，而無可厚非的「情況特殊」背後的，卻是更多不切實際的限制與不合理，不勝枚舉。

兩年半前增額民代選舉在台灣正鑼鼓喧天地展開之際，「三民主義模範縣」的金門也同樣進行著它例行的、千篇一律的「選舉」，而唯一異於往年的，一位無黨派的旅台鄉親回鄉競選，打破有始以來國民黨壟斷獨霸的局面，而導致的，是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無理、霸道。大概基於某種神秘的壓力與戒心，在此事件爲當局密切關注之後，全島軍公人員動員配合的機動性與影響力，令人嘆爲觀止。司令官緊急邀集所有金門籍官兵集會，耳提面命之後，全體官兵休假回鄉里拉票、駐軍官兵以停止採購爲要脅向菜販、肉商拉票，而唯一的承印機構金門日報社拒印非國民黨員宣傳單，當局並禁止其任意張貼各式宣傳海報，而參與助選者，或遭警局電話警告，或親友任軍職者蒙司令官召見約談等等。然而在一連串的鬧劇落幕，此位鄉親仍以相當高票落選，解除了當局沉重的壓力與緊張。初不論此位參選者的背景、學歷、能力、抱負諸端，而僅就一個具平等身份、符合競選資格的公民競選參政、其所遭遇到的非難、挫折，令我們至今疑惑不解。

六月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在全球各地掀起響應之刻，金門高中學弟妹爲聲援學運擬上街遊行，竟由於遊行標語中「支持放棄軍管」、「新聞自由」等口號有影射當地措施之嫌而與校方發生爭執，致遊行流產。當局並以中國時報報導大陸學運篇幅最鉅，而申令軍公單位暫停訂閱該報，更遑論向來即遭禁止的任何稍有異樣色彩的報章雜誌如「自立晚報」等。

金門人向來有最典型中國人的堅毅性格，習慣性地接受現有的一切。更由於封閉，無從比較，甚少人懷疑這一切，而當我們接觸了外面更廣闊的天空之後，對於被戕害桎梏的思想甚至遠比喪失的其他權利更令人憤憤難安。而現在，我也終於能夠體會那位鄉親心中的不平與無奈了。

在一個處處講求進步、合理與公平的社會的今日，我們僅懇求選諸我們一個同是

社會一分子的應有的尊嚴。

「人間」素以披露、聲援社會弱勢團體爲職志，也希望能以一超然的角度爲此一事實作一見證。

東吳大學金門籍學生 張煥堂

### 國防部爲何不放人！

編輯部鈞鑑：

很感激《人間》，持續地刊出軍人的心聲，使投訴無門的軍官能有屬於我們的一片小天地。

看了6月份《人間》，63年班~66年班學長們的痛訴後，個人提出一些補充：每年的國防人事經費，都是一筆龐大的數目，也是納稅人的血汗錢，爲什麼許多想退伍、沒有意願幹下去的軍官，國防部不肯迅速提出解決辦法，卻要浪費許多的納稅錢，去養活一些不想幹的人？這是一筆多大的投資浪費，決策當局是否有「圖利他人」之嫌？把一批意願不高的軍官擺在部隊，造成人事管理的困擾，影響部隊人事運作，也造成許多個人生命的虛度及傷害！爲何不見立、監委諸公替納稅的無辜百姓講話、質詢？國防部浪擲百姓血汗錢，責任該由誰承擔？立、監委諸公看著問題不解決，是否對得起選民？是否還有那個有關部門能調查定案？無辜的軍民該向誰哭訴？

爲求國軍的精進，不僅要淘汰意願不高者，甚至還應主動檢討能力不足，無法適任者，去蕪存菁後，才符合精兵的政策及目標。結果國防部除了拿公帑去養一批不想幹的人外，還因爲沒法處置該人事問題，而把人事升遷管道堵塞，造成人事管理問題，低層幹部意願不高、士氣低落。政府有關部門不解決問題，納稅人是否可以拒絕納稅，以節制政府無度的浪費？

上述供學長們做參考，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幫助。

71年班 蕭是愛敬上

編輯部鈞鑑：

### 坑死人的地方

什麼是仁心仁術、懸壺濟世？這對一些不顧醫德的醫院和醫師來說，只是一句欺騙人的假面具而已。如果我們身體有毛病的話，能不慎重的選擇嗎？像我姐姐一樣，活人送進去到沒希望才檢查，那就太晚了。希望喚起社會大眾有同樣遭遇的

人，共同發揮社會道義，把它揭發出來，以便提醒民衆提高警覺。也使那草菅人命的醫師有所警惕，注重醫德，讓我們有個安靜祥和的社會。

宜蘭縣有一座座落在羅東區建築最宏偉、樓高達十五層的醫院就是一博愛醫院。它的外表很好看，可是一些醫護人員都視病人的生命如螻蟻。這是事實嗎？不妨提出讓大家鑑定鑑定。我姐姐，林春梅於78年5月7日星期日那天病發，血壓高達3百多。那時他人在博愛醫院照顧住院的父親。因病發於是就近送到博愛急診。經診斷情況危急，必須特別照顧，就馬上送進加護病房。以期加護病房中的醫師，能做早期的診治。這加護病房是和外面隔絕，家屬也不能入內照顧。我姐姐這時雖病況危急，但一切尚稱正常。沒想到星期二（5月9日）晚上探房的時候病人還能說話，她說，「她不知怎的掉在床下很久沒人知道」。第2天星期三（10日）下午只見病人眼神全無，已然停止呼吸，醫師才做腦部的檢查。

家屬非常不滿，請求陳議員榮宗先生作見證，要求主治醫師吳建一博士作說明。吳建一博士只用一個醫學名辭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於是家屬不服提出詢問說：「爲什麼病人送進加護病房，血壓高得離譜，都沒有給我們做詳細的診治？是不是沒有給病人照腦波，而使她腦出血不知致死呢？」吳建一醫師說：「不會啦！我們看她還正常，手脚都能動才沒有用儀器。況且使用儀器將來勞保局申領醫療費會有麻煩。」家屬再問：「你們收了病人就可以隨便開刀，住加護病房。都不會有問題，而血壓3百多使用一下儀器會有問題。難道說勞保局有規定是不是？還是你們想少花錢，而多申領醫療費呢？如果勞保局有如此規定的話，希望建議勞保局收回這一個成命。但我想勞保局只是一個行政單位，不會管那醫療的程序才對。會不會你們的疏忽而致使病人導致死亡。」吳建一醫師說：「沒有疏忽，我們的診斷是不會錯的。我有20多年的經驗。」家屬再說：「我們是相信你們的醫術，才將病人委託你們全權照顧。因爲在加護病房，家屬不能進入。所以請問爲什麼病人掉在床下沒人知道，這不算是疏忽嗎？」

吳建一醫師說：「我們一切都有照正常，文件也齊全，病人的摔跤並沒有摔破





頭骨，如果有摔破頭骨的話，值班醫師會為她照 X 光。我們的處置沒有錯，如果不服可以到法院見面。」我聽了以後非常難過，像這一種話也會從一個主治醫師吳博士的口中說出。因此非常的不滿，要求陳議員轉達家屬的心聲給院方。陳議員一時找不到院長和副院長。當晚却接到副院長的電話，告訴陳議員說：「一切文件齊全，不服可在法庭上見面。」我看博愛醫院的主辦人和醫師都如此頑劣。但人命關天，於是求本鄉鄉長林茂榮先生，去要求院方看有什麼好藥可治療，或是可以轉院。但林鄉長到達醫院都還沒開口，許國文副院長就開口說：「要告去告沒什麼好說的。」我想他們家人都在搞政治。到底是利用政治勢力來開醫院呢？還是以醫術救人來開醫院？為何口口聲聲到法院。請問他們是法院的常客嗎？對每一件類似的事件都在法院見面嗎？他們可能對鑽法律漏洞很在行。也許是法律系的博士出身。法律和醫學差那麼遠，如果以法律的學者身份來行醫的話，豈不是大家都要蒙受其害了嗎？特此敬秉社會大眾共同響應，將這一些缺乏道德的醫院醫師，檢舉出來，讓全部的民衆認識，以免遭受其害，消除社會的害羣之馬，也為社會積一份功德，直到那些害羣之馬，俯首認罪改過自新。所謂有好的醫德，才會得到民衆的信賴。民衆才願意欣然前往就醫，也才能名利雙收。本人也將為這一些不明白醫德的醫師諫正而且無休止的奮鬥下去。

PS. 我姐姐因在加護病房，用呼吸器到 16 日肺部破裂出血而死亡。

宜蘭壯圍林文保

編者按：

本投書已於 78 年 7 月 14 日，以掛號轉寄宜蘭羅東博愛醫院，原希望該院能給投書人一個解釋，可在本期的人民論壇一併刊出，以求公正，然而該院一直未加回應。

### 《人間》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打從北京學運開始，個人始終懷疑，它是不是一股逆流。學生的熱情，居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絕對認同，他們對西方的仰慕，簡直到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因此，我特別感佩陳映真先生（6、7）月份的兩篇文章，它解開我不少疑惑，尤其這些日子以來，我試圖從島內各媒體中尋求一點點像樣的聲音而不可得，

可見“人間”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

我十五歲就當小工人，20 多年來，除了夏潮和貴刊外，就找不出知識份子對中下階層懷抱積極的態度！所以，你們確是當代台灣社會的先鋒者，你們才是此地真正的良心。

鍾定輝

### 堅持理想！

綜觀這期人間，似乎又回到了人間以往延續的風格，對本土的關懷及報導攝影的震撼人心。

對動物族群的記錄報導，感覺上比其他的公害文章更具說服力。

這一期的人間我喜歡，感覺較平實，而不致陳義過高，感覺為半年來最好的一本。

願人間同仁堅持理想，編出更好的人間。

陳嘉容

### 請多關懷台灣社會

在外來政權壓榨之下，台灣的人民唯有默默納稅的義務，却不能享有完整的社會福利，針對老人、殘障、貧窮等，唯有望天而興嘆，表面上台灣雖然很富裕，然而內面是貧窮存在於鄉村、山地、漁林地區。

請貴刊多關懷台灣的社會

陳俊雄

### 重視受知者的權利

《人間》雜誌社編輯台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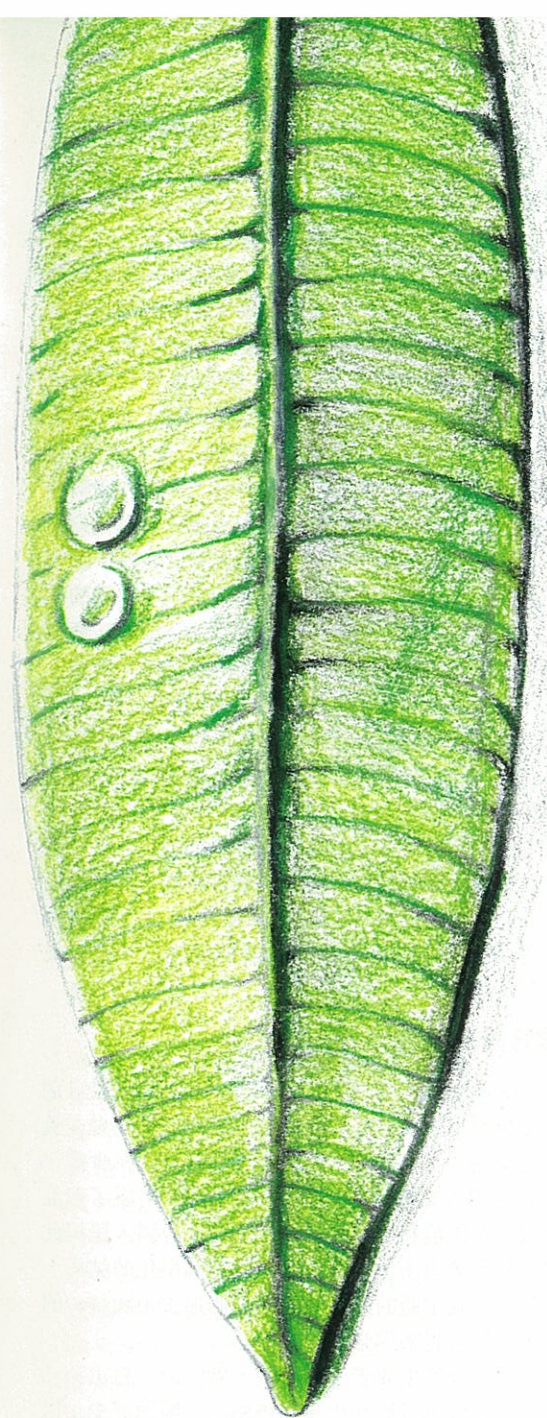
敬讀貴社上期「一個國民黨特務」的故事，悚然欽讚此文的報導，使懵然無知的我們增進了不少智識，在此亦向林正杰與其家人深致崇仰之忱。

不過貴刊在報導之餘，是否仍做了不該妄下評論的謬誤，就如同政治上的「偏頗性」刻意評斷一樣，容易歪曲「受知者」的心靈。本人認同貴刊在社會人文所做的成就，因此實地的報導就是最佳的控訴了，各位編輯以為如何？

順頌  
尚安

讀者黃明敬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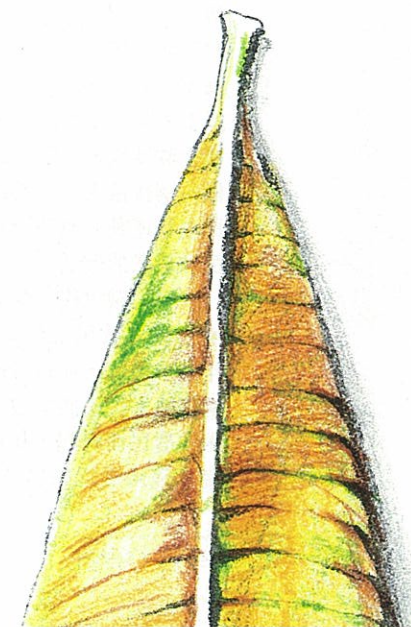
78.7.12



# 葉綠素的呼喚！

人間主張：  
保留台北市的最後之肺——  
一座完整的 7 號公園。

當低壓的灰雲，使您視野無法開展；  
污染的空气，使您的肺呼吸困難；  
刺耳的噪音，使您心情煩悶焦慮；  
您一定渴望擁有一片淨天淨地，  
讓肺享受新鮮空氣、  
眼看葱林綠意、  
耳聽蟲聲鳥鳴。  
那麼，請用心感受葉綠素的呼喚，  
與人間一同堅持：  
保留台北市的最後之肺——  
一座完整的七號公園。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今年4月9日到韓國採訪時，正是七十多歲的文益煥牧師在3月間干犯韓國「國安法」的重禁，私自取道東京訪問他分裂祖國的北方後，又回到日本，以被捕的決心準備回到漢城。

用肉身鋪路

4月6日中午12時許，我在旅居房中半舊的電視螢光幕上，看見文牧師在戒備森嚴的停機場上，在大約6名特務人員的簇擁中，從容、安祥地帶著手銬，走出機門。漢城的風吹亂了他皚白的頭髮。他們把文牧師迅速押上停在飛機附近的黑色轎車，急駛而去。

我的淚眼模糊。不是悲傷，也不是憤怒，而是看到一個分斷民族要求自主、團結與統一的堅定而從容的決意。

7月初，我在旅韓時新認識的朋友金明植，一個詩人，並且也是一位艱苦地為韓國與其他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而工作的人，寄來了他的英文刊物「草根」，其中赫然刊登著一首文益煥牧師在私訪北韓前寫的一首詩：「我得去平壤一趟了」。「草根」這樣寫道：

這首文益煥牧師的詩，原是今年春節寫在文牧師私人日記本上的。3月28日，「韓民族報」(Han Kyoreh Sin Mun，參見「人間」今年6月號)刊登了這首詩和他離開日本訪問北韓平壤的消息。

自從祖國在44年前南北方分斷之後，不曾有過其他的新聞，像這次文牧師干禁訪北者那麼震撼人民的心弦。文牧師訪問平壤的旅行，是掙斷那網綁人民長達半個世紀的枷鎖的行動。文牧師的行動，是敢然悖抗有力者——包括強大的美國或日本，甚至是美國和日本加起來那麼強大的有力者的意願之英勇一擊！

文益煥牧師訪問平壤，是在湮蕪無路處，以堅強的決意新聞蹊徑的壯行。尤有甚者，他的壯舉，猶如將他自己的肉身仆伏在荒蕪中讓別人踐踏前行，從而以歷史的實踐開拓出通往嶄新歷史的道路。

揭穿盧政權的反民族本質

文益煥牧師自始就是韓國先行代著名的詩人，出版過的幾本詩集，至今廣為韓國學生、青年和人民所愛讀。在宗教上，他是著名的韓國「民衆神學」家之一的安炳茂博士(參見「人間」今年6月號)的至交和戰友。1970年代，當韓國教會為韓國國家獨佔資本對工人階級苛酷的剝削而仗信以執言時，他和安炳茂博士數度被朴正熙當局拘捕入獄，褫奪宣教權和教授權。嗣後兩人一直為韓國民衆的解放、言論的自由和民主化運動，屢仆屢起，做出巨大貢獻，並且廣受人民和信衆的敬愛。

二次大戰以後，韓國和中國在東西冷戰對峙中因霸權干涉導致民族分斷的情境，彼此極為相似。1945年日本戰敗，在日帝殖民體制下艱難而奮勇抵抗的韓國各路人民民族解放勢力，在韓半島的各處，結合貧困的農民而蜂起，却被美國佔領當局和它的扈從李承晚以範圍廣泛的異端撲殺殘酷鎮壓。1948年，韓國

濟州島農民蜂起，「盟軍總司令部」的美軍和李氏軍隊的武裝鎮壓，殺死了七萬個韓國農民。這長期被美方湮滅的血腥慘案，至1987年韓國「民主化」以後，才有韓國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組織研究、調查和揭發的行動。40年代後半韓國民衆要求突破兩霸分別佔領祖國南北方的現況而促成國家統一的數次計劃與行動均告失敗。1950年韓戰爆發，民生塗炭，在1953年的「停戰協定」下，韓半島以38度線為界，在戰後國際關係中使民族分斷固定化。為了美國國家利益，美國支持了自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40年以來的軍事法西斯政權，以民族分裂、國民經濟對外從屬化、政治上高度美軍基地化和軍政專制為代價，換取了「經濟成長」。而即使在國民和民族統一願望日益強烈的條件下，美日干涉主義和它們在韓國的代表，一仍以「國安法」、「反共法」等苛酷的法西斯法律和行動，嚴厲禁止和壓制國民的愛國統一運動。

1987年，韓國學生和市民聯合行動的「六·一〇」民主運動，迫使全盧政權做出戰略退却，在同年發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民主化和民族統一的言論，有一時的巨大發展。1989年3月，文牧師訪北，盧泰愚集團遂利用文牧師「非法」訪北事件為藉口，大肆恢復反共、法西斯和軍管體制，尤其對於主張民主、自由化統一的學生、教師、工人、農民和和文藝運動，進行至今越演越烈的鎮壓(參見「人間」今年6月號)。

一段奇異的歷史

3年韓戰使現今50歲以上一代的韓國人有來自個人遭遇和歷史經驗的反共情緒。認識到北韓社會主義並不完美的人，在50以下的韓國人中並不在少數。更多的韓國人知道南北40年分斷，已經造成了南北社會制度、價值和生活的不同。然而，韓國人民視此一切為外來勢力干預下的民族不幸和畸型化的結果，有批判的民族主體的態度，因此他們追求祖國統一的願望，却只有越來越強烈。

在台灣，分離主義者固不必論，廣泛的「自由派」文化人，率皆以日據時代和戰後兩次分斷的歷史；以「共匪落後、殘暴」；以兩岸社會制度與生活不同為言，做為民族分斷有理的根據，對中國和它的充滿挫折的社會主義，採取和西方資本主義同樣排斥、厭惡、甚至仇恨的態度，並從而走向事大、親美、反共和反華的各式各樣反民族道路。

離開韓國的前一日，我同韓國聖心女大的李時載教授及詩人金明植相敘，第一次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了文益煥牧師這首「我得去平壤去了」的梗概。隨口翻譯，已令人動容。如今獲得英譯全詩，特為逐譯，獻給台灣當代這一段奇異的歷史，並遙向韓國綫線中70許高齡的民族詩人文益煥牧師致敬，且為他的平安和勇健祈禱。

「我得去平壤去一趟了」

過年前，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天塌下來，我也得去一趟。  
不是說夢話，也不是鬧著玩，  
我是當真的。

又胡思亂想了。  
難道就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  
你其實並不是詩人什麼的？

不，這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決意。  
過年以前，  
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有這麼一句老話，你竟忘了嗎？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想想看：你登上了牡蘭峯；①  
把你的心浸在滔滔的大同江水裏。②  
一條街轉過一條街，你在平壤市裏走着，  
跟每一個走過身邊的人拉拉手，  
溫情融化了冰凍的心靈。  
我絕不會用「走狗」或者「共匪」稱呼他們，

我要親切地叫他們一聲「同志」。  
是啊，我們年輕的時代就是這麼叫的。  
但願我們又回到  
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光，  
彼此熱情地以「同志」相稱。

想起那個時代，我的心就怦然跳躍。  
那時候，我們兩千萬韓國人民團結起來，  
粉碎了日本鬼子的枷鎖。  
就憑民族同心同德，  
我們的老祖宗  
打败了中國盛唐的百萬雄師！  
啊，就是要以這全韓一家的精神，  
我要到平壤去，  
從同胞的眼神和溫暖的呼吸，  
重新確認一次：  
韓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  
我們七千萬同胞，是一個民族！  
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斛斗；  
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  
把壓迫者強加於我們的神話，  
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  
統統砸個稀爛！

四十多年了，我們竟怒目相視，  
用匕首戮進對方的腰板。  
可恥的！可恥地屠殺自己的兄弟和姊妹。  
像仇敵一樣互相拮抗。  
我們竟以「走狗」和「共匪」  
稱呼自己的骨肉同胞。

你怎麼那麼幼稚無知？

誰會批准你到平壤去咧？  
「國安法」的利刃，依然發出森森的寒芒。

那沒關係。  
別跟我提那些威嚇了！  
我說的是歷史本身。  
不是把歷史掛在嘴上，而是去實踐歷史。  
難道你以為實踐歷史  
是去做統治者允許的事？  
是忠謹地卑躬又屈膝？  
是即使冒著生死存亡之危，  
也要奉行他們的命令，  
從而求得他們的報償嗎？  
哦，不！不是的！  
實踐歷史，  
就是要把黑夜和白晝顛倒起來；  
就是要把穹蒼和大地翻轉過來！  
就是用肉腳把巨大的巖石蹀成齏粉，  
深埋在碎石底下；  
就是讓死裏復活的靈魂高高地飛昇，  
像自由的旗幟在天空飄揚；  
就是穿過第一堵冷牆，有若入出門戶。

今天，實踐歷史，  
就是要全心全意否定我們民族的分斷，  
高聲吶喊：「去他娘的停戰線！」，  
就是硬要他們  
在漢城，在釜山、在光州的車站  
賣給我們前往平壤的車票！

哎，你瘋了！

是的，我瘋了。  
我已經整個兒瘋掉了。  
但是，難道你以為  
要實踐歷史，不需要瘋狂嗎？  
你們這些清醒的人哪，  
當真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你如果不賣給我到平壤去的車票，  
那一點兒也沒關係。

即使是徒步，我也得去一趟了。  
或者我也可以游過臨津江去。③  
如果游到半途，  
讓他們一槍打死了，  
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的靈魂也要飄到平壤去，  
像一陣和風，  
如一片白雲。

註①：牡蘭峯，北韓名山  
註②：大同江，北韓名河  
註③：臨津江，位南北韓交界的河流

文益煥牧師的一首詩



# 張友驊：一筆當關

## 一名力戰將軍族的軍事記者

張友驊記者是最近兩年間，國內新記者羣中最惹人注目，爭議也最大的文字工作者。他報導的軍事以人物、事件為主軸，經常文出驚人，內幕揭發指證歷歷。是台灣今天「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寫作的少數力行者。

他的出身、成長與他的文章一樣的神秘。他接受《人間》雜誌訪問時，對自己的過去，有深刻的反省。

《張友驊：一筆當關》，一名力戰將軍族的軍事記者，是《人間》與他的訪談記錄。同一企劃，《人間》也登出張友驊最近的一些調查採訪作品。讓讀者看一看發生在我們周遭，影響我們生活至巨，而我們却渾然不覺的事件。三七事件、張憲義事件、雷震疑案都有新事證出土，第一次發表。

**四**十年來，台灣的軍事記者大部分做的是蔣介石時代所說的「宣傳員」的工作，而這個社會從來也沒有期望過，什麼時候媒體裡可以出一名欽奇磊落的，筆勝過刀槍的報導者、評論者。

### 他！張友驊

1988年春，在《自立晚報》上，開始出現了一個名字「張友驊」，他寫的軍事報導總是內幕中的內幕，與傳統軍事記者不同之處是：很不客氣，誰誰誰，如何、如何、如何，全抖重點。他的軍事消息多數正確，而且快速，落點、時效都令人吃驚。當注意到報導的人，開始問，張友驊是誰？軍方人員早已釘住他了。

他平時很少接受演講邀約，也不太在公開場合露臉。有一陣子，他簡直與他所寫的軍事新聞一樣的神祕。

這麼一名出色的軍事記者，現年才三十五歲。他接受《人間》雜誌訪問時，承認他所以會成爲一名軍事記者，與他的出身，父親曾是高級軍事將領以及他年幼時代一連串的经验組合有重要的關連。

他對軍人、軍隊有著十分直接而且暴烈的印象。他回憶他的預官生涯，有著十分不同於一般人的境遇。

1980年至1981年，他在陸軍士官學校服預官役的時代。

張友驊的部隊連因軍官員額不及補充，他自己一名軍官帶四名士官，身兼輔導長、排長、連長。又剛好這個連隊輪到營值星，他因而以少尉預官任營值星。當時言百謙將軍是陸軍副總司令，來部隊視察，張友驊以營值星集合部隊。言百謙當時講話十分刻薄說：「你們這個營上尉全部陣亡了？要少尉來任營值星？」當場，營長要張友驊歸隊，改由另一連的連長任值星，集合部隊給言百謙看。

言百謙到軍官宿舍視察時，檢查內務櫃，把軍官放假的便服全部扯下來，教訓營長，「你們這一營軍官都在睡狗窩你曉不曉得？」還繼續罵了許多很難聽的話。接著，言百謙叫張過去問話：「我剛剛講的那些話，你會不會生氣？」張友驊說：「報告副總司令，我没有意見！」回頂了言百謙。言百謙當場把營長叫過去說，「這個軍官你好好給我管他，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名少尉軍官氣焰像他這樣囂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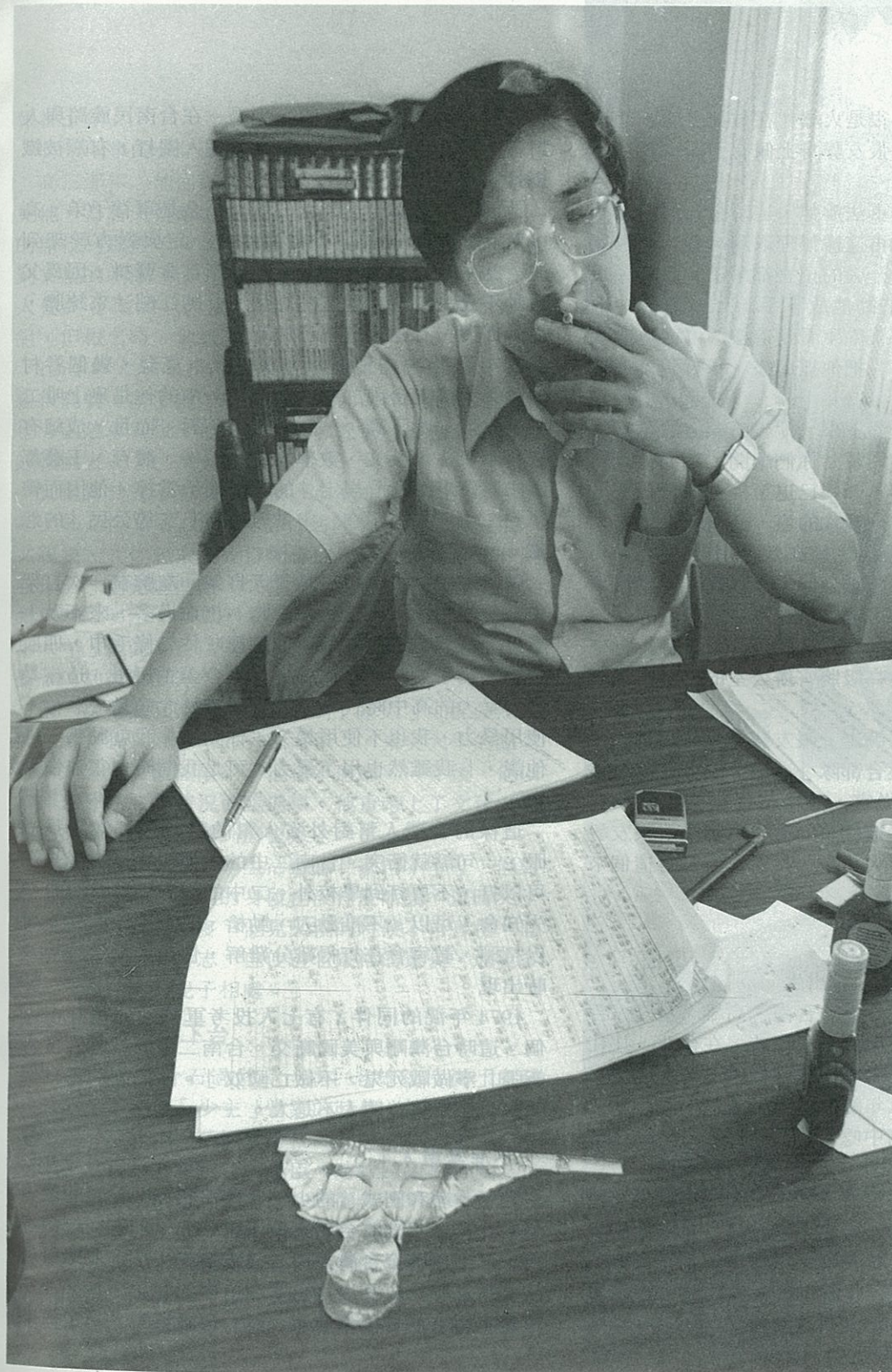
張友驊還曾眼見一名營長如何命令採買，每天從學生副食費中扣錢下來的事。一個連是180人，五個連共900人，一天扣下來，給營長拿走的錢約有數千元。營長中飽這筆錢，就拿去中壢蓋自己的房子。這種「慣例」，到了這位營長離開之後，他的繼任營長，也不能不如此照做。因爲，這時其他的同級軍官，很多人是這樣做，這名繼任者不能壞了行情。不過這名營長自己變通，把這每天刻扣的錢給學生買牛奶當宵夜。

四百多人報名，錄取16人到士校教書。張友驊就因此去了士校，他原可以單單教數學、國文當完兵的，卻因當時軍官員額青黃不接，給下了部隊。在當兵前，張友驊經常聽父執輩的說起軍中黑暗，他都不太相信，一直到下部隊，他終於自己親見。營長虧空公款20萬，要當行政官的預官回家拿來補才能退伍的事都發生過。

### 軍中事可大可小

他與營長之間因長期的互相不滿，爆發過一次激烈的衝突。

當著學生面前，他被營長扯了值星帶，營長還要扯他軍階，還罵了「他媽的」。面對營長，張友驊說：「我媽又沒錯，你爲什麼要罵她？」他說，軍階是國家授與的，營長無權扯他。這時是900多名士校學



我痛恨暴力，非不得已，我會以暴力解決！」少年張友驊以拳頭解決一切。現在的他，以筆桿代替拳頭。



# 張友驊：一筆當關



生的大部隊集合，場面很是火爆。在拉扯之間，營長要安全士官子彈上膛。張友驊身上佩有手槍，雙方衝突已達至爆點。

營長這時，叫出要用軍法辦他，這時張友驊一聽心裡也涼了。他說：「你再這樣無理取鬧，我就不客氣了！」他拔出手鎗時，一旁的預官都呆了。這時，士校的兩位連長，一個來勸他放下手鎗，一個暗中下令，把部隊帶開，不要讓學生看到這樣的場面。這時營長退到後面，喊著：「把他抓起來，暴行犯上，把他抓起來！」

這時張友驊心裡也冷靜下來，他告訴一旁的預官、連長說：「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讓開，不要逼我開鎗。」他們慢慢的退開，營長已退至樓上的營長室，張友驊對實彈衛兵說：「沒你的事，」衛兵嚇了一大跳，讓他走到營長室，他足足在營長室門口大約45分鐘後，自己離開，去打電話回家，他向家裡說出事情經過，並表示自己有可能被「送軍法」。張的父親當然馬上動用所有可能的關係。校長、教育長親自來料理這事時，一名來自高級將官辦公室的侍從官到士校來看學校「怎麼辦」。

最後的解決是，營長調走，張友驊記兩個小過。理由是「未按規定時間集合部隊」。這分處分令，還由校方當場交給這名侍從官，並由侍從官交給張友驊問：「可不可以？」從這件事的發生與解決，張友驊深感到，所謂軍中事可大可小，是看你有沒有這個來頭與背景。

## 叛逆的軍人子弟

張友驊 1954 年 12 月 10 日出生。

隨著父親的工作，他住過，台南、高雄、基隆、台中、彰化。出生在彰化溪湖。小學時，在台北，住在陸總部，也就是今天的中正紀念堂的大孝門那一帶。唸東門國小，一直到六年級才轉到台南進學國小。

初中唸台南市中，高中唸台南一中，後來轉到台南二中。家又搬到高雄。

高中時代對教官非常反感。教官經常來搜查張友驊與他的朋友的書包，動不動要他們寫悔過書，遇到事情，馬上找他們問話，不是他們做的事，也常為難他們。教官把他們當壞份子看待，常說「不是你們做的，那會是誰做的？你們告訴我。」

高中打架、進過少年隊、記過。在台南民族路與人對幹，看完電影出來，被三十多個人圍打，右額被鐵棍打傷至今仍留著疤。

他混過小太保。一起混的朋友，全是軍眷子弟。高中時代，每回被罵「外省豬」，一定與對方幹架到底。初中時代，張友驊與父親講話都會發抖，因為父親動不動就打他。他有點想利用「闖江湖」來練膽，在外面混，有點改造自己的意思。

1970 年代二空、九六、水交社、富台，幾個眷村的子弟大都上台南二中。在台南一中的他是班上唯二的外省人。唸了高一，感到氣氛不對，而且，成績有五科不及格，英文、數學之外，美術、體育、工藝都因未購買老師所「規定」的材料而給當掉。他因而轉學到二中。擺脫了在一中被教官當「二等公民」的怨氣。

轉到二中的張，幾乎是天天打架。左腕在一次打架中被扁鑽刺中，被送到醫院時，出血過多，來不及上麻針，就縫合三十二針。他嘴裡咬住二條毛巾，四肢全綁，為了搶時間止血，傷口縫合歪歪扭扭。這樣暴力對暴力的高中時代，張心中所存的念頭是，「你不使用暴力，我也不使用暴力；你動手，我就動手。」他說，「我雖然也用了暴力，可是我同時也很痛恨暴力。」

這樣的台灣人幫對外省人幫的對幹，經常只是一眼、一句話就衝突。台南二中的校裡規矩是，學校裡可以打，不要打到學校外。二中的教官做法是，打架先知會，可以。不准動刀、動槍，不要用磚頭，不可以打頭，教官會在打得難分難解，快出人命的時候及時出現。

1974 年混的同伴，有七人投考軍校。他是其中一個。這時台灣剛與美國斷交。台南二中的教官經常告訴張「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奴」。他們閒著不吵架的日子經常罵美國人不是人。

## 「不准當軍人！」

除了「義和團式」的少年民族情感外，父親的教育是，「一、不准將台灣人帶回家，二、不准交台灣朋友，三、不准娶台灣人」。父親的講法是，血緣優越論。張友驊的成長過程籠罩在這樣的觀念下，父親絕料想不到，他日後會進入一個「台灣意識」為主流的

報社工作。

打架鬧事的少年張友驊，使父親對他失望透頂。

高三那年，他回高雄向父親要聯考的報名費，父親見他，當著父執輩的面說，「只要你考得上大學，你的屎拉到那裡，我就吃到那裡。你還想報名？」他受到父親的刺激，一直到考完大學都沒有回家，自己一人住到台南的「竹溪寺」，讀了三個月，他原讀甲組，但報名時，他報了丁組。

1974 年大學聯招，張考上了東吳大學法律系。父親很高興。給了他一千元，玩遍西海岸。他當時同時也考上陸軍官校。他與其他的「兄弟」一樣，覺得應該報國去。

父親對於兒子想去讀軍校，反應非常強烈。張友驊考上的是陸官 63 年班。當時的陸官校長是秦祖熙。父親說，「你想想我先打斷你的腿，看秦祖熙還收不收你。」講完這些話，父親氣得走進房裡不理他。父親這時才明示，「我們家孩子，再不成材都不准去當軍人。」他認為自己當了四十年兵，已經把家裡孩子要服的兵役都服光了！

第一次他從父親的口中聽到對「軍人」如此強烈的反感。「我只好乖乖的去唸大學」。東吳大學的點名與對大學生的種種限制，他很不適應，一年後，他以當掉三分之二的情況面臨退學。他重考上了文化大學的德文系，後來他轉到歷史系。

父親對他的這種大學生活雖感「家門不幸」，但對他這樣總能絕處逢生的身段也沒什麼話說。這時父子關係比從前改善很多，他見父親的時候不再害怕，而父親在軍中的不得志，也使這名嚴格的家長，放更多時間來與自己的兒子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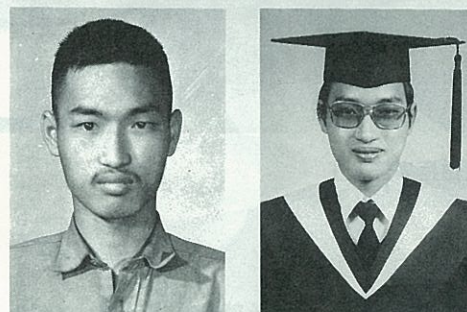
## 少主當家，老臣下台

1975 年底蔣介石過世，一些「老總統侍從」血統的將軍，不免在「少主」當家的時代，深知他們的官宦生涯必須結束。蔣經國時代的開展，事實上，是一些眼中只有「老總統」的老臣，時代結束的時候。

父親退下來之後，大部分的時間看兵學、戰史有關的研究，與朋友打麻將。他從蔣介石那兒學到了看書寫眉批的功夫。張友驊看過父親所閱過的書，「可以看出他用功的程度。」父親的脾氣壞、自視高。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官邸出來的，沒有把非官邸看在眼裡。



1965 年就讀小學五年級（右一）



就讀台南二中時，正值血氣方剛，爭勇好鬥的張友驊經常結朋集黨打羣架。歷史系著重考證的態度，影響張友驊日後的行事準則。



士校服役時期



# 張友驊：一筆當關



「看開簡單、看透極痛苦！」  
他的苦悶，  
「好伯伯」最清楚。

父親告訴過張友驊，他一生最光榮的事是，站在蔣介石的旁邊。認為這是總統的器重，對老總統有特殊的感情。在蔣介石過世那天，父親還命令全家，跪向北面痛哭。

1974至1980年，這六年間，張友驊與父親親密的住在一起。1976至1981年父親得到肺癌。在三總檢查，證實後，吃一名屏東漢醫的草藥。1979年，他為了照顧父親的方便，與文化大學一位教授商量，當掉一科二學分的功課，留級一年，緩下了畢業馬上去當兵的問題。他多爭取了一年時間，與他的父親相處。他因陪病中父親而獲得一段難得的因緣。

與父親相處的這些年，父親常講軍旅中事。講戰史，講用兵、戰術，側翼用兵、用兵大膽、內線作戰、外線作戰、陣面編成，所有有關他們將官班唸的東西，他通通教給兒子。他原是志在寫史。對父親這一代的將領來說，「文武兼修」是一生之心願。武既有成，文就是靠寫史書來明志了。可是當他看到其他將領有「著作」發表時，心中常憤憤不平，特別是一名得勢將軍由別人代筆發表政治學說，被高魁元將軍

讚為「軍中才子」。父親評說：「豈有此理！」。

## 父子的軍事課

當時，父親講一些軍旅中事，派系分立的情形，張友驊聽來一知半解。幾年的時間，他聽父親從不同的故事背景，一次又一次的分析軍系人脈，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分解，垂直水平的人事網路解構出來。卻不知這些知識使他成了獨一無二的記者。父親在過世前如此細密的為兒子說明這些派系的關係，原因是，「他是派系下的犧牲者。」而他在下來之後，身體也垮下來。他認為父親是，「在抑鬱中，得病、過世。」

「為老總統出生入死，我們得了什麼呢？」父親在解析故事後，經常有此嘆息。可是，他們這些所謂「老總統的人」，如果有任何不滿的話，也都是對蔣經國有意見，而不會把氣發在蔣介石身上。即使對蔣經國有意見，這些將軍也不會明目張膽的反對這名「大公子」。原因是，終究不滿是「家務事」，而且，他們還有部下，總不能為了一時之快而斷送追隨者的路。

對上一代的忠誠，被化約為對下一代的禮貌。這是軍中不成文的倫理。每天晚上，父子兩人一起吃飯聊天，看電視新聞，

以時事為話題引子，總會談到一些軍中事。特別是看到軍事有關的新聞，父親開的「歷史課」，當天的主題一定是有關這個軍事人物的種種關連。

類似八二三炮戰到底戰功屬誰，他的歷史觀受到父親的影響極大。老一輩的將領就認為，今天誰得勢上台，戰功就落在誰身上。這不是「歷史」，這是「現實」。父親當時也在金門，自認對這段史實有資格評論、說明。

面對「現實」，他對軍中人事新聞有他的見地，看到某某將軍當了副總司令，他會不屑的說，「他連口令都喊不好，當什麼副總司令？」說到激動處，他會站起來說，「來來來，那兒子啊，你聽聽！」就一板一眼的喊了起來。還問張友驊，「兒子啊，你看我喊的怎麼樣？」

父親給兒子上這些課，最終結論還是說了，「我不要你當軍人。」這些故事算是給兒子的警世之言，回顧自己的一生，父親總會嘆一口氣說，「今天老總統在，我也不會這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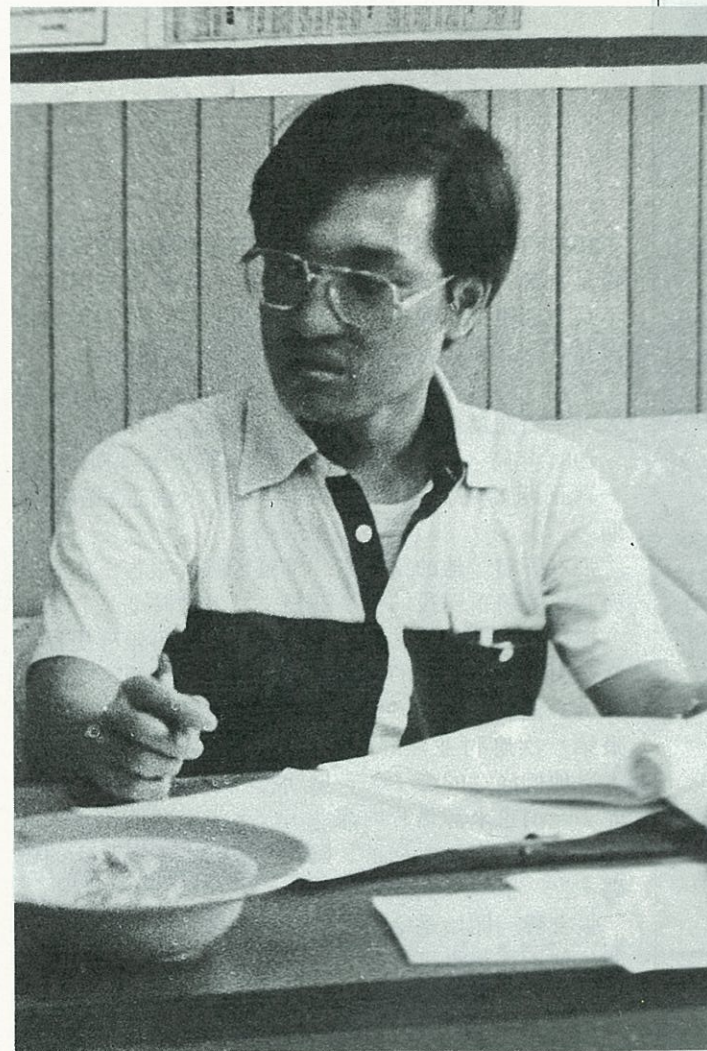
可能是張友驊唸歷史的關係，父親特別有興致對他發表史觀。而他所唸的近代史，有許多內文，特別是抗戰、戡亂、與退守台灣的過程，父親都表示過與「課本」不同的說法。經常在張友驊拿課本給他看時評說，「胡扯！」。

## 「沒有我，你能幹這個位子嗎？」

張友驊的父親從來沒有想過，他告訴兒子的這些軍旅中事，有天會深刻的影響兒子。張友驊說，「我父親是無心插柳了！」。他覺得，父親可以容許人批評政府，但不能容忍任何批評蔣介石的言論。

1950年中國國民黨改造，有黨政要員問過蔣介石，國民黨改造應該召開中央執委會，不然會失掉民心。結果蔣介石說，「某某同志啊！你認為你的民意在那裡？你的羣眾就是我，沒有我的支持，你能幹這個位子嗎？」

說完這段故事，父親興奮地說，「你看老總統這話講得真好啊，真好啊！」對於當時台灣的反對派人士，父親憤憤說過，用麻布袋裝，丟到澎湖外海一類的話。可是，他也會說，「老總統不會准我們這麼做。」用這樣的對比，那個年代的將領，引以為對蔣



剛步入記者生涯的張友驊。

介石人格「自然偉大」的無限崇敬。1981年2月18日。父親過世時他在當兵，時逢蔣光周，為了奔喪，軍方先以「准先離營，事後再補請長假」讓張友驊回家三週，可是當他回營時，主官卻以「擅自離營」要用軍法辦他。後來經過協調，記了兩個小過。

父親的生或死，張可以感受到身處軍中的強烈暖、寒洪流，都是赤裸裸的傾覆而至。當兵的張友驊，還不知道，從此以後，他所要遭遇的世界，比這「兩個小過」要嚴峻、冷酷千百倍。

## 不歸路



# 張友驊：一筆當關



1981年5月27日，張友驊退伍。到過中華日報、國是評論、秋海棠。1985年以後，看黨外寫軍人，不是罵老粗就是獨夫，張友驊看了生氣，他透過關係與黨外雜誌連絡。

張這時的心裡是，「你們寫的都不對。」他從此走入軍事新聞寫作的歸路。

1981年時，他原來在秋海棠上寫戰史、戰術。

真正開始寫派系是1985年6月，《前進》週刊20期，

張友驊寫了他的第一篇「軍系人脈」報告：馬安瀾與蔣緯國將軍退役的事。這篇文章對當時老是「幫軍方抓癢」的黨外雜誌而言，是重大的軍事報導里程碑。當然引起情治系統的注意，出書三個星期後，他們才知道。他們問話的方式是「套」。來人是情治單位。張第一次應付並無經驗，他說了，以後不要再寫好了。他們滿意的走了，一星期後，張家裡的電話被監聽了。消息來源是「內部」，一名張家的朋友，把張找了出去，表示看到了「監聽名單」上，有張家的號碼。

張友驊一開始是給嚇到了。差不多有四五個月的時間，他不再寫軍事有關的文章。可是這時，有一家黨外雜誌登出一篇有關潛水艇的文章，這並非他的手筆，可是情治人員仍然找上門來，他們認定是他所寫，要求說明。他表示「沒有可以說明的。」「我根本没有寫，為什麼要我提出說明？」

## 軍方現身

吳祥輝辦《第一線》出了一本「坐牢一千年」的書，把警總歷年辦的叛亂案資料公開，情治單位又認定這本書的資料，是他提供的。他們恐嚇說要辦人。後來凡是黨外雜誌出現批評軍方的文章，他們就說是張寫的，讓張很困擾。張決定在《八十年代》上寫「警總三十年風雲錄」，讓情治單位知道，什麼樣的文章才是他的風格。寫了後，警總的人找他了。他們很客氣的說了些話，沒有為難他。

張友驊在叛逆的少年時期會負氣離家。靠著在餐廳打工賺零用。這使他習得一手好廚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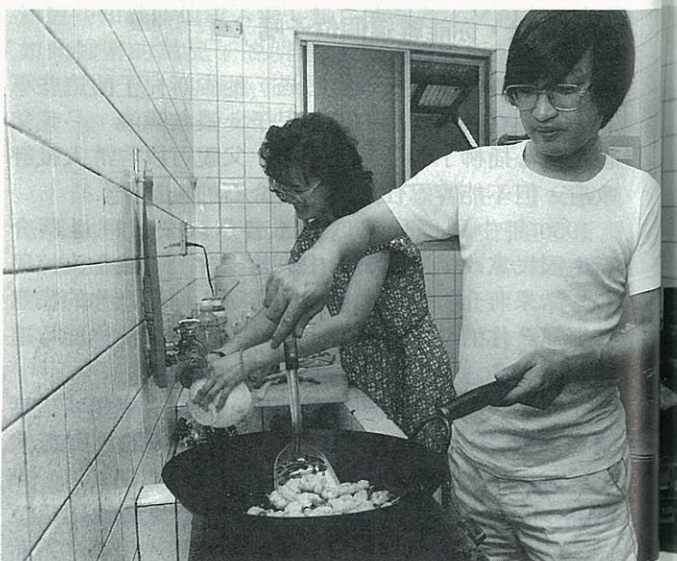
此事之後，他進了《民進週刊》。他所寫的軍事報導，一開始情治單位，並不在意。一直到寫「盧光義案」、「三七事件」，軍方開始直接找張談話。

從此以後，張不斷接觸來自軍方人員的壓力。讓他有機會體會父親生前所「講授」的「台灣軍事社會、倫理學」。他說，「我父親有些地方講對，有些地方講錯。」但是這時，他已完全知道，父親所說，「台灣軍人需要再教育。」的意涵。

1988年2月，他進入自立報系後，隔一陣子總有軍方人員找他，這樣的會面，已經不是約談，或問話，而是「喝咖啡」。問問「最近怎麼樣啊？」這時，軍方人員開始想以交朋友的方式來處理這名算是「自己人」的小兄弟。張友驊認為如此互相了解並無壞處。

國防部人員在這時期也開始加入與他見面要求「解釋」的「喝咖啡」隊伍。每次有軍事文章見報，隔天，電話就到。口氣是客氣的。今年2月，他連寫八篇郝柏村的報導，總統府的機要室來電給吳豐山說這系列，是「憑空捏造」。張友驊則反詰，「文章中都有人名，可以查証。」

後來，張友驊發現，「他們」的共同煩惱重點，並不在他寫軍事有關報導，而是在這些報導中指出了「人脈」，比如說，某某將軍獲任何職，經歷中皆出



現「曾任郝柏村侍從官」。一名國防部人員告訴張「你寫的有的都對，可是可不可以不提侍從官？」

約張友驊談話的軍方人員，官階越來越高。他們都明勸他，不要再寫「郝柏村」。將軍總是「笑嘻嘻的，要你自己批判自己的錯」。

張友驊的文章激怒軍方時，軍方表達憤恨也是完全不保留。一回他去見一名將軍，站著被斜坐、敲桌的將軍「訓話」，「你曉不曉得，你寫這種文章，十年前，我可以把你送到綠島去。」張死硬著脾氣回話，「報告長官，現在是十年後，請問你要把我送到那裡去？」

「你是喝軍方奶水長大的」。「你連你爸爸的面子都不要，老是跟國防部為難。」面對這一類的指責，張的回答總是「我沒有跟國防部為難，報告長官，假如我造謠，你就辦我。」

他的文章給國防情治人員的普遍感覺是：驚訝。

一些軍方人員，對文章的評語是，「可能被利用。」可是張友驊對此說法卻有不同的見解。「被利用，但對軍中腐化的現象的改造有幫助，那又何妨？」他似乎胸有成竹，何種資訊有價值，而何種資訊純粹是別人利用他來搞派系鬥爭。他自有查証的方式，比如說，一名將領的貪污，他有了消息，他不會只根據消息發新聞，他會想辦法拿到這名將領的簽賬單，出示高出他薪水數倍的金額支出來顯示嫌疑。

他對軍中體制最重的批評是，既然規定，升少將要有戰爭學院的資歷，那就應依規定來做，但是今天的軍中，卻有得勢派系軍官，先升佔少將缺，再補戰院資歷的奇特現象。而所謂「為國舉才」，舉的都是得勢將領的「侍從官」，他說，「天下那有這種派系侍從官當道的軍事系統？」

除了批評軍中派系造成與軍方緊張外，他寫軍政軍令問題，如指參教育、大陸將軍台灣兵……等，軍方似乎還很能「忍受」。甚至張友驊寫指參教育問題的長文，據說，一位當權將領在一次開會中說了，看這篇文章，足見張友驊還唸了點書一類的話。

## 痛苦的實踐

面對與軍方之間的「鬥爭」，張友驊一直有著年輕時代面對父親嚴厲管教奮力反抗的類似感受。張曾在父親棍下堅不認錯，父親打他至棍子斷，始終沒能屈



張友驊經常往返金瓜石探望在中學教書的太太。

他，少年張友驊的想法是「你乾脆打死我算了！」這次以後，父親再也沒打過他。

他不諱言自己的「江湖性格」，「你與我好好講，我同你好好講；你搞我，我也一定搞回去。」這是他的生活哲學。



# 張友驊：一筆當關



兩三年來，他以一支記者之筆力戰得勢將軍。一筆當關，孤軍無援。筆勝於劍的格言，對張而言是一場痛苦的實踐，而無體會先哲智慧的喜悅。他對其他新聞記者、報社在面對軍方壓力時所表現的屈從，感到失望。

而除了少數立法委員偶而有些質疑軍方的缺失的動作外，張友驊懷疑相當數目的立委有以質詢來與軍方暗中交換利益的嫌疑。他有消息指出，某些立委，在收集了質詢國防部的材料後，下個動作是，把要質詢的內容先讓國防部準備「套招」。

退出新聞界、為軍方辦雜誌，是與張談話的將軍提出的新近要求。這名將軍說了一句話，「如果你是在聯合報，我們老早調你路線。」

他說，他當記者以來，沒拿過國防部一個鐘、一條皮帶，他說「今天我拿你國防部一分錢，與拿你一千萬，沒有兩樣。」他看不慣部分新聞從業人員，為了新聞巴結國防部，讓國防部看不起的軟骨頭相。他對某些報紙的記者的批評是，「國防部駐某報特派員」領的是報社的薪，做的是國防部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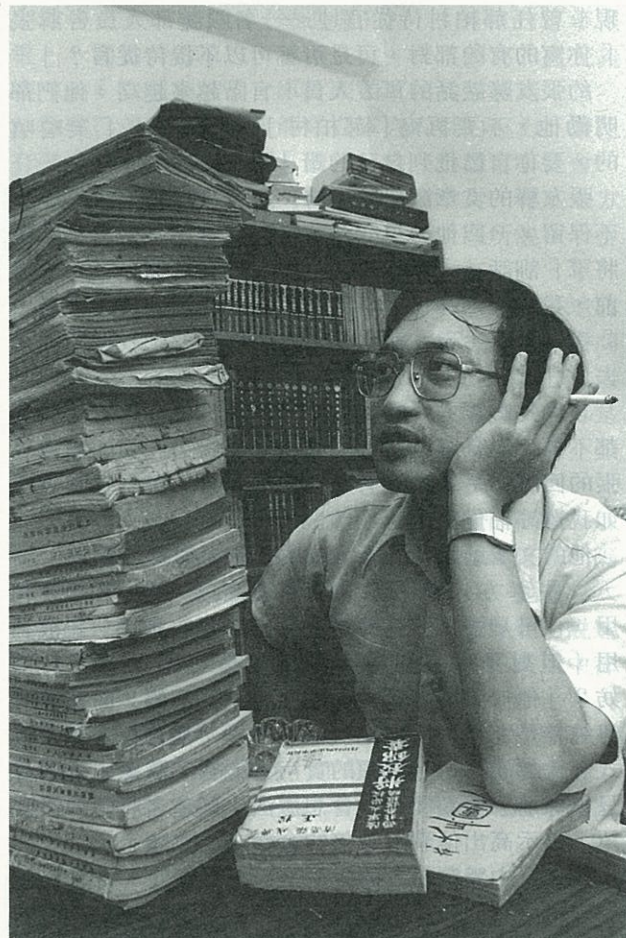
受他的這種硬作風影響最大的恐怕不是國防部，而是新聞界自身，就有新聞同業到國防部去說，「張是民進黨加共產黨」對外也公開講說「張在某某時候拿了國防部多少好處。」他對這樣的「新聞界」是極失望的，他說，「我將來如果退出新聞界，那不是因為國防部給我壓力，而是看不慣新聞界的作風。」

軍方對於被孤立的張，當然也想過如何要他退出新聞界的問題，可是這樣的聲音在軍方並非全部一致，還是有將領當著面雖不滿他的報導，可是終了還是認為，張友驊不應離開新聞界，這位將領表示，有了他這樣的聲音，對軍方改革是好的。

## 良知、判斷、勇氣

良知、判斷、勇氣。這是張友驊當記者的自我期待。40年來，他以為，此地還沒出過可以稱為「典範」的記者。

他認為，台灣記者的資質算很優秀，可是有風骨的絕少。碰到事情不敢站出來。他感到難過的是，經由幾年的記者生涯，他明白解決軍方的問題，最可能的動力已不在行政院、立法院而是「第四權」的新聞界，而今天的新聞界卻又如此脆弱。



張友驊從父親遺留下來的軍事書籍中建立了完整的軍政思想體系。

「別人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是做一天和尚被鐘撞一天，這個鐘是國防部。」有一天，他「還俗」了，就永遠不會回來新聞界。對這個正力爭「民主」的社會而言，「張友驊」這名字從報紙上消失，這個社會會感到惋惜嗎？

《張友驊調查採訪》系列之一

# 張憲義：太愛國了，所以叛國？

1988年初台灣報紙剛開放報禁，第一樁：“間諜故事”出爐，就是張憲義事件。這位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軍職副所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潛逃出境。他的出走，曾被解釋成因為愛國至深，不願見到台灣發展核武“末世武器”，所以叛國。可是，另有說法指出，張憲義事件與核武無關。張只是CIA清查台灣出售“高級武器”的犧牲者。核武事件只是「幕前戲」，「幕後戲」已給打掃乾淨了……。

撰文 ■ 張友驊

發生於1988年元月9日中科院核研所「張憲義棄職潛逃疑案」。事發至今，已有1年6個月。在1年6個月中，有關張憲義潛逃動機、過程以及他究竟是不是CIA間諜，和軍方對此事處理的態度是否有所隱諱等問題，外界均有不同程度的質疑。

## 是不是CIA間諜？

依照官方公布的消息指出，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於1988年元月11日在CIA協助下，潛逃出國；至於張憲義潛逃動機及過程，有關單位尚在查證。從這則簡短聲明，顯示軍方及中科院對張憲義的潛逃，似乎有難言的隱衷。此事經立委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後，曾引起許多爭議，而爭議的焦點，始終圍繞在張憲義是不是「CIA間諜」；如果「是」，則張憲義「罪不可赦」。如果不是，軍方又何以認定張憲義的潛逃係叛國行爲。也許在張憲義潛逃之初，有關單位有意誤導張憲義是「CIA間諜」，而使新聞界對張憲義的叛逃提出異常激烈的抨擊。然而在抨擊過後的1年6個月中，軍方對張憲義事件，始終保持沈默的態度，至今仍無隻言片語的解釋，這究竟表示軍方默認張憲義是CIA間諜？抑或是張憲義事件另有隱情。

據一位參與「張憲義事件」調查小組的官員表示，依可靠調查報告指出，張憲義在1987年12月以前，沒有證據顯示張憲義是CIA間諜。可是1988年元月以後，張憲義是不是CIA間諜，或許只有張憲義個人清楚，外界不應妄下斷語。畢竟，張憲義是不是CIA間諜。與「張憲義事件」所顯示的事實，沒有

必然的關係。

張憲義之所以「棄職潛逃」，在法、理、人情上核研所少數幾位主管官員及張憲義個人都有責任。由於張憲義個性過於偏執，且喜好批評上司同僚及口不擇言；他許多作法及觀念，不能適應「官場文化」。致使上司利用「構陷」的方式整飭張憲義，進而給予某些有心人士從中撥弄，造成許多令人料想不到的憾事發生。

1987年11月，張憲義赴美考察業務期間，美國CIA、國際原子能總署、國務院、國防部、AIT官員來台勘察中科院核研所有關核子實驗設施，也許美方在勘察時過於仔細，中科院懷疑「機密資料」有人提供，促請安全單位查證此事。而後張憲義回台，與中科院核研所主管官員產生工作與意見上的磨擦，於是核研所主管官員指示陳姓官員舉發張憲義有「洩密」之嫌，要求安全單位對張憲義展開「安全調查」。安全單位對張調查期間，張憲義仍不自知，對外依舊抨擊所內主管官員，經人檢舉，安全單位對張的行爲，更加注意。

## 四大罪證

事實上，安全單位調查張憲義，若設定在「人事」問題上，未來問題的發展，至多是張與核研所官員相處不洽。不料，一位陳姓官員經人授意出面舉發張憲義的4大罪證；這4項罪證為：(一)忠貞有問題；(二)有洩密顧慮；(三)經常將業務機密宣示於外；(四)與長官不合。在這4項罪證中，由於張憲義涉及忠貞問題，安全單位不得不展開全面調查，經查證，張憲義的「忠





貞」於此期間並無問題。然而，在核研所主管官員的堅持下，安全單位另以「洩密罪」依法懲處張憲義。這個過程顯示，安全單位不擬以「忠貞」問題懲處張憲義，而改採「洩密罪」處分張憲義，頗有「構陷之嫌」。如果「洩密罪」成立，則張憲義事件的發生，或許只是單純的人事傾軋問題，而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如果安全單位有警覺心，張憲義事件不致複雜化，也不會發生張憲義棄職潛逃的意外事故。

不幸的是，安全單位根據張憲義日常言行提交安全報告給上級單位時，核研所高級官員亦下達指示「重要公文不必交由張憲義經手」，使張憲義與少數官員的關係日趨緊張，顯然沒有轉寰的餘地。在此期間，中科院一位吳姓官員基於愛護張憲義的立場，指點張憲義會晤 AIT 柯姓官員，使雙方建立不錯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是張憲義事件的重要轉折，也為事件預留伏筆。

1988 年元月安全單位完成調查報告後，元月 8 日中科院內部吳、王二位官員利用職權之便，調借張憲義的安全資料，交由張憲義親自閱覽。使張憲義深感震驚，在「心防」突破之餘，張憲義始知自己身陷險境，經吳姓官員指點，張憲義進入 AIT 要求美國協助離開台灣。

對於吳、王二人為何將張憲義安全資料交由張憲義閱覽。據吳、王二位官員辯稱，他們基於愛護張憲義的立場，幫助張憲義，期使事件不致擴大；結果適得其反，張憲義事件却從人事傾軋，隨張進入 AIT 成為複雜的政治事件，給予軍方帶來極大的傷害。

據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表示，吳、王二位官員的辯解只是表面說辭，實情不盡如此。由於吳、王二人在中科院的位階頗高，他們調借張憲義的安全資料，雖有職務之便，若非中科院高層人士默許及安全單位主管的同意，吳、王二人絕不可能調借張憲義的安全資料；何況，中科院政戰主任呂夢顯剛接任不久，基於職責，他也不可能私自將張憲義安全資料，交給吳、王 2 位官員。故而，吳、王 2 位官員手中的張憲義安全資料究竟從何而來，頗有內情。事實上，張憲義事件發生後，吳、王 2 位官員的行為，有關單位非但沒有追究行政責任，反而表示「諒解」，顯示他們 2 人持有張憲義安全資料，應該來自某高層單位首長授予。至於，這位高層首長是誰，由於未獲證實，不敢輕下妄斷。這裏產生一個問題，安全單位既謂查張憲義乃以「洩密罪」懲處他，為何又默許他棄職潛逃？這兩者間是否有矛盾之處？

### 問題複雜化

據熟悉內情人士表示，張憲義事件若單純在中科院發展，也許不會枝節橫生，不過，此事件經有心人士欲擴大成為政治事件時，矛盾之處即涉及到敏感的權力傾軋。從許多事實顯示，張憲義事件在中科院發展時，參謀本部毫不知情；不過，經演變參謀本部却承受最大的傷害。由此可知，張憲義事件所以搞得十分

複雜，應是事件發展的後半段過程，而不是張憲義個人所能左右。

元月 8 日張憲義進入 AIT，是事件的高潮期，也是問題複雜化的開始。張憲義至 AIT 請求救助後，經柯姓官員安排；於元月 9 日下午 4 時 20 分，由在台協會出具美國「官方護照」，在 AIT 2 位官員的陪同下，經中正機場公務機門出境。搭乘聯航（UA）班機離境，經東京飛舊金山轉西雅圖。由於張憲義的離境，許多事實無法獲得密切的證實，張的離境表示，美國對台施壓的時刻已經來臨。外傳張憲義的離境係 CIA 刻意的安排，據我國事後調查結果顯示，張憲義離台是 CIA 派駐在 AIT 官員的安排，層次並不高，經我國安全單位有意默許下出境。事實上，張憲義離台走得十分倉促，連準備時間都沒有，甚至張憲義的家人事先都不知道。直到元月 11 日張憲義與 CIA 高級官員會晤，CIA 官員為解除張憲義心中壓力，特派一位在 CIA 任職的華裔女子持張憲義信函直飛東京，與洪美鳳會面後，將張憲義妻子兒女接到美國與張碰面。此一過程顯示，張憲義家人根本沒有參與張憲義的潛逃計劃，否則，CIA 也不必大費周折的將張妻等人接來美國定居。

張憲義到達美國後，經 CIA 的安排，於元月 13 日赴美國國會出席秘密聽證會議，張憲義證實，台灣對核廢料再處理技術將有重大的突破；同時，台灣為規避美國監督，已建立核子再處理工廠積極發展核武，預定在 5 年內將核武發展從實驗階段提升至技術生產階段。張憲義證實，有關發展核武過程，並未得到最高當局的授權，而是由台灣軍方主持。由於張憲義的證辭，對台灣軍方頗為不利，促使美國對台採取強硬立場。

元月 9 日張憲義的出境，是否得到台灣安全單位的默許？抑是安全單位並不知情？據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表示，從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張憲義從中科院進入 AIT 後，台灣的安全單位已知悉此事，並迅速送呈報負責督導中科院院務的副參謀總長葉昌桐處理；而葉昌桐亦向郝柏村報告。至於，蔣經國生前是否知悉此事，軍方內部流傳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蔣經國並不知悉此事；一是蔣經國應知悉此事，只不過知悉的時間是元月 11 日，而非元月 9 日，或許是蔣經國知悉此事的時間，遭到兩天的延誤，使他來不及處理此事即已病逝。

### 政權傾軋

據中科院一位高級官員證實，蔣經國生前已經知道張憲義棄職潛逃之事，但對事件正進行了解時，突病逝任內。否則，美國不敢趁此時機對台灣軍方施壓，強迫拆封核子重水反應器，而台灣軍方面對突發的變局，為尋求美方的支持，被迫接受美國的壓力。事實上，許多軍方人士懷疑，張憲義事件的發展，在早期經有心人士精心策劃，有許多政治動作，其目的是希望透過張憲義事件，使一位深具實權的軍事首長下

台。不過，這則假設的前提，係蔣經國在世才能順利進行。詎料，由於許多人預料不到蔣經國竟在事件進行階段去世，在蔣經國來不及處理的狀況下，使事件產生顯著的變化。

這則假設，據一位參與張憲義事件的調查官員證實說：張憲義的出境，對 CIA 而言，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重要。何況，台灣發展核武的每一項計劃，美國事先均會透過各種管道予以注意，只要台灣有異樣的舉動，美國必定會想盡各種方式阻止台灣發展核武。在此情勢下，美國利用張憲義的目的，僅是藉「師出有名」的機會，進入中科院，查證某些不為人知的事實。

據一則無法證實消息指出，由於美國 CIA 一直懷疑，隸屬某單位的研究機構，曾透過不同的管道，將軍事用的軟體設計，銷售給東亞某個國家，藉以控制該國的研發工作。而 CIA 也堅信，這則轉售計劃直接掌握在某軍事首長手中。為了進行查證，CIA 甘冒大不韙，於蔣經國去世不到 5 天內，即派員來台對軍方施壓，一方面解決多年困擾問題一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另一方面，可堂而皇之的進入中科院進行查證工作。

### 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

元月 15 日在蔣經國去世後不到 2 天，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國際原子能總署、CIA、AIT 等單位，得到國會允許，以台灣違反「三邊核子保防協定」為由，決議對台灣採取行動，要求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

元月 16 日，台灣軍方接獲美國通知，獲悉美方決定採拆除台灣核子反應器後，以郝柏村為首的，「軍事官僚羣」鑑於事態嚴重，為獲得美國的支持，以穩定台灣政局的發展，某軍事首長特意指派與美國官方關係異常密切的副參謀總長葉昌桐負責處理此事。

台灣軍方接受美方的條件，顯然是極為痛苦的決定。據參與此事的一位官員表示，如果蔣經國在世，決不會允許美國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蔣經國是位異常尊重國格的元首，從 1976 年到 1981 年間，美國曾 3 度要求我國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皆遭蔣經國嚴厲的拒絕。甚至美國以「軍售」問題威脅我國，蔣經國仍不為所動。故而，蔣經國若在世，張憲義不致複雜化；相反的，蔣經國對此事會採取斷然的措施，撤換幾位與此事件有關的軍事首長。不料，由於蔣經國的去世，使有心人士精心策劃的佈局，遭到意外的頓挫；給予以郝柏村為首的「軍事官僚羣」，有處理此事的權力；中、美雙方之所以達成協議，蔣經國的去世是重要的關鍵。

### 軍方配合

元月 10 日美方一行人經東京直飛台灣台中清泉崗基地，由葉昌桐、劉曙晞、劉光霽、吳謀泰負責接機，中、美雙方經短暫晤談，即驅車趕赴桃園龍潭中

科院核研所進行核子重水反應器的拆除工作。美方代表團抵達中科院後曾封鎖一切設施，並利用各種工具進行設備及土壤取樣工作；這項工作由美方指揮，軍方人員負責執行。據中科院官員證實，美方進行拆除工作時，我國負責協同處理此事的官員，對美方配合有加的作法，心態與美方官員一樣，彷彿他們不是我國的官員，而是美方代表團的成員。在短暫的數小時之間，核研所花費三十億元的硬、軟體設備及 17 年的心血完全化為灰燼。若蔣經國在世，能允許美方的要求，不無可疑。

以葉昌桐為首的台灣代表團，於張憲義事件發生後，一直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及「息事寧人」的態度處理這項事件，以免影響事態擴大，影响到部份軍事首長的前途。據中科院官員指出，美國代表團進駐中科院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外，還查閱官員對武器軟體設計，究竟有沒有透過管道銷售於外，及查核製爐的核廠工程，還有排除台灣核子工程人員未經上級核准逕行建造核廠的可能，並要求部份官員針對他們所提出疑點提出解釋。這個過程明白表示，軍方處理此事的態度，完全以美方意見為意見，不敢稍有逾越。而後，雙方亦簽署備忘錄表示軍方同意美方的行動。

軍方之所以對美方採取重大讓步的措施，令人難以理解其中所顯示的問題。如軍方認定張憲義係 CIA 間諜，而他的行動又是叛國行為，軍方何必屈從美方之意，採取「戒慎恐懼」的態度因應美方無理的要求。

### 容忍叛國？

一個顯著的事例是，當美方強迫軍方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後，許多科技官員對此事直接反應就是「相當懷念蔣經國」，他們認為蔣經國在世，事件發展不致如此，從官員懷念蔣經國過程明白顯示，在「國格」問題上，蔣經國是位「愛國」元首，他對「叛國」行為必定難以容忍。然而，軍方却能容忍張憲義的叛國，不但容忍，還協助美國支持張憲義的叛國，這項奇怪的現象，究竟說明什麼！

據中科院高級官員證實，美方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中科院指示核研所呈報損失細目表，不料核研所呈報的損失僅有 18 億 5 千萬元，但實際損失絕不止此數。依中科院初估，核研所的損失，包括人員的培訓及軟體的投資及未來計劃的實施投資金額，估計應在 30 億元以上，若國格也計算在內，張憲義的出走給予國家帶來的傷害，非數目所能估算。為此事，中科院曾簽報撤除周仁章等人於核研所職務，經葉昌桐說情，參謀總長兼中科院院長郝柏村下令，記周仁章一大過，仍留任核研所所長。這則對國家安全有立即而明確的危害事件，在事發之後，從郝柏村、黃孝宗、葉昌桐、呂夢顯、吳謀泰、劉光霽、周仁章、王唯科、到陳宜彬，竟然沒有一個人為此負責；反而在事件塵埃落定之後，葉昌桐升任海軍總司令；呂夢



# 這是教訓 不能淡忘

## 張憲義事件追蹤二月紀

張憲義事件使台灣終止

長達 17 年耗資數十億的核子武器研究。

而且，國家人格在美國 CIA 的壓力下，幾乎掃地。

C 先生說：「軍方不應淡忘此事。」

事件過後，總要有人說話吧！

撰文 ■ 張友驊

1989年5月13日下午2時15分左右，來到報社政經室，桌上留了一張紙條寫著：「C先生來電3次有急事，請下午務必留在辦公室」。通常看到這類留言，都不會在意，然而在接近3時左右，桌上電話響起，「您是自立晚報張友驊嗎？您好！不知您是否有空，可否約個時間見面？」這位C先生我從未與他謀面，也不知他的來歷，但憑直覺我相信他一定有急事，否則他不可能連來4通電話。於是，約好時間，在假期飯店與他見面。

### C先生不置一詞

事先我根本不知道要與他談論的問題。直到見面，他開門見山劈頭就說：「你對張憲義事件知道多少？」當他簡略提了幾個問題要我回答時，答覆的結果却看他猛搖頭，神情相當不悅，暗示這次會面也將結束。基於記者的職責，我提了一個相當大膽的問題：「從張憲義事件判斷，我認為張憲義的出走，係環境所迫，否則CIA或AIT不可能協助張憲義離境。何況張憲義的離境，必是我方的默許，張憲義才能離開台灣。」C先生聽後不置一詞，僅提供幾則線索，要求記者去查證。

C先生提供的線索是：(一)張憲義何時離境？是不是外傳的1988年元月11日？(二)張憲義究竟是「CIA」間諜？抑是派系傾軋下的犧牲者？(三)簡略記述事件發生時各大報刊所報導的內容。C先生說完後，雙方即結束不到40分鐘的會晤。

回到報社，我立即向政經室主任蘇正平約略提及此事，經正平兄的支持，我就展開查探的工作。首先到台北市議會找出當時的報紙，簡單整理事件報導的過程；而後做採訪手記，在整理過程中，發現各報對張憲義事件的報導，於事後觀察，幾乎都是「矛盾報導」。今天發佈的消息，明天幾乎都能否定。這類「明日之我不惜與今日之我挑戰」的報導，表示張憲

義出走的內情極為複雜。難怪C先生要求記者必須做簡略的大事記。

做完大事記後，緊接着查證張憲義出境日期及他與CIA的關係，在查證過程中，有不少核研所的官員均肯定表示，張憲義是CIA間諜，而他離境日期應該是元月11日左右。這則查證，使記者遭遇到採訪難題。直到第2次與C先生會面，採訪才獲得重大突破。

### 張憲義是CIA？

5月19日下午3時27分，辦公室電話響起，與C先生約定好在東華書局2樓咖啡廳見面，C先生看過整理的大事記後，要求記者針對大事記內容逐一過濾，同時，雙方也針對部份事實的內容作逐條討論。而後，C先生補充許多資料性的文件。討論後，C先生終於述說張憲義事件的起因。經C先生證實張憲義出走的確定日期是1988年元月9日時，令人深感震驚，由於全國各報報導均指出張憲義的出境日期是元月11日，顯然兩日之差，係部份官員有意誤導新聞。這表示當時記者報導張憲義新聞時，主要的依據及報導尺度均掌握在某些官員手中。甚至各報大幅度報導張憲義是「CIA間諜」都是有意的誤導。

這次與C先生的會晤長達2個多鐘頭，其間C先生再度提出問題：(一)張憲義如何出境？(二)張憲義為什麼要棄職潛逃？(三)張憲義出走的動機是什麼？(四)張憲義在核研所的地位及與上司相處狀況如何？這4個問題已經涉及到問題的核心。C先生為慎重起見，提交一份名單，要求記者一定要向這些人查證。

經過一個星期的查證，張憲義潛逃動機十分單純，原因是核研所部份官員有意構陷他，當張憲義心防被突破後，局勢迫使他做出「錯誤的抉擇」。也許張憲義的錯誤抉擇決定的過於倉促，而遭到有心人士的利用，於是局勢的發展，則非張憲義所能控制，促成事



右一為前中研院副院長張憲義。

顯由少將升中將。究竟誰該為此負責或說明。軍方至今都沒有提出合理的解釋，甚至有意淡忘此事，根本不想讓此事宣揚於外。由軍方事後處置過程分析，張憲義事件之所以從單純的構陷轉化為複雜的政治事件；再從政治事件變為中、美雙方協議，這中間的重重內幕，知悉內情的人士都難以理解，為什麼會處理到這種地步。

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後，郝柏村一度表示，駐美軍事採購團全面徹查張憲義在美行踪，及指令安全局駐美東區最高負責人陸軍中將李筱堯；軍採團兼安全事務副團長王業凱負責調查此事。一位張憲義的朋友經人協助找到張憲義，張憲義頗有悔恨之意。他始終不明白這中間的過程，為什麼會演變到難以善後的地步。

由於張憲義在華府行踪為我方掌握，1988年元月底葉昌桐、夏甸相繼以「華美專案」（編按：為中、美間軍售問題取得協商的例行性會議）名義赴美，偕同李筱堯、王業凱與美方針對張憲義事件進行協商，雙方並取得默契對張的出境及行為表示「諒解」。這則諒解，無疑的說明，張憲義在1987年12月以前不是CIA間諜，在1988年元月由於張憲義接受CIA保護，他是不是CIA間諜，對「張憲義事件」本身的發展沒有必然的關聯。

### 默契與矛盾

由於中、美雙方取得默契，中科院及軍方對張憲義事件的處理，態度頗為曖昧。國防部於1988年3月20日公開發佈新聞指出，張憲義因「逃亡」而遭軍方通緝。但是，在3月20日以前，中科院却為張憲義辦理「停役」，再經有關單位核定「退役」，並准「張憲義離營歸鄉、准予退役」，1988年3月7日，龍潭鄉公所依軍方指示函發「後備軍人催報到通知書」，要求張憲義於15日內至鄉公所辦理

「後備軍人」報到手續，表示張憲義的退役為合法手續。由這個過程顯示，張憲義究竟是「停役」？「退役」？「通緝」？中科院、龍潭鄉公所、軍方3個單位所發布的新聞，怎麼可能自相矛盾？從矛盾之中顯示，張憲義事件的內情極不單純，其中所涉及的權力傾軋及中、美雙方的諒解，都出乎許多人預料之外。

據一位官員表示，平心而論，張憲義事件受益者，不是張憲義、郝柏村、葉昌桐、吳謀泰、周仁章、王唯科等人，而是美國。相反的，

張、郝、葉、吳、周、王等人都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到了今天或許都不明白張憲義事件為什麼會搞得那麼複雜。張憲義不是「CIA間諜」，却被冠以間諜之名，不見容於國人。某軍事首長不願賣國，却必須為張的行為負責。僅有美國却輕易利用事件，完成多年未了夙願——拆除台灣核子重水反應器。

事實上，張憲義事件發生至今已有1年6個月，在這1年6個月中，由於中、美雙方的諒解，張憲義位於龍潭鄉住宅的開支，仍由某單位按月支付水電費與電話費；如果張憲義是叛國通緝犯，依法有關單位應查封張憲義的私產。然而，以通緝犯而言，張憲義人在國外，却可享受補助，這其中的內情究竟是什麼？令人難以理解！

### 疑點重重

回顧張憲義事件的發展，其中仍有許多疑點，為什麼核研所欲以「安全資料」構陷張憲義？為什麼有心人士會將此事件擴大？它的目的難道是針對某位深具實權的首長？而CIA、AIT為何會利用事件壓迫軍方？蔣經國若在世，事件可能發生嗎？不幸蔣經國去世，軍方基於什麼理由屈從美國的壓力？既已屈從，為何會表示「諒解」？「諒解」之後，軍方為何在輿論壓力下，明白指出張憲義是CIA間諜？為什麼沒有官員為此負責？這一連串問題所顯示的內情，非筆墨難以形容。至於，張憲義事件內情發展的網絡，為何會造成許多人預料不到的局面，就目前所顯示的事實，仍不足以說明張憲義事件的複雜面。

也許我們今天所知的故事，只是一部分而已，還有更驚人的戲中戲，可能在張案發生之初，就已被「清潔」了；一名關心此案的軍方人士說：「也許再過5年，10年，會有人站出來說：『張憲義案其實是如何，如何……』。大爆內幕，冷門……『我們只有等著瞧了！』」





件的發展愈來愈複雜。

這些複雜的內容為：(一)張憲義出走的動機，完全是中科院、核研所官員一手促成，而其中一位中科院吳姓官員實為關鍵人物。若不是他將張憲義的安全資料交給王姓官員，經王姓官員告訴張憲義，則事件將不可能發生。

### 涉及美國在台利益

(二)張憲義的出境，由於涉及美國在台的利益，於是美方施援手安排張憲義出境，顯然是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而不是人道立場。換句話說，張憲義究竟是不是 CIA 間諜，問題已可澄清。誠如 C 先生所說：「我確信張憲義在 1987 年 12 月以前絕不是 CIA 間諜；但是，12 月以後，張憲義是不是 CIA 間諜，任何人都很難論斷。」這也是張憲義事件中，最令人起疑的地方。

(三)安全單位既已對張憲義展開安全查核的行動，為什麼又將安全資料交給王姓官員，授意王姓官員指點張憲義潛逃？這中間的矛盾，很難令人理解，安全單位的做法究竟是為什麼？也許是為什麼的因素過多，於事隔一年半後，記者查證這段過程至今仍未有確定的答案。

根據 C 先生提供的線索，記者來回奔波於台北、桃園、新竹之間，向不少有關人士查詢，經部份人士協助，問題已有新的發展，甚至有許多令人難以預想的結果。這中間，一位 T 先生基於「義憤」，經他介紹，使記者結識一羣默默從事研究工作而不理俗務的年輕學者，從他們口中知道張憲義的工作狀況及與上司相處的情形。一位研究人員慨然言道：「如果張憲義是 CIA 間諜，則部份軍方將領一味屈從美方壓力，執意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的做法，難道不算賣國行為何況，若張憲義真是 CIA 的間諜，則軍方某位將領難道不是 CIA 的幫兇？」。

### 我不能幫你證實……

不理俗務的年輕學者說出心中憤慨之言後，令人深感震驚。於是記者為挖掘事實真相，不惜透過各種關係，一定要訪問中科院的 W 先生，經多次聯繫，終於見到 W 先生。當記者將採訪所知與 W 先生核對後，W 先生僅表示：「我不能幫你證實所有的事實，就我個人所知，你的採訪重點，何不轉變為條文式的採訪，將能夠採訪的事實列為一類，無法證實或不能證實的事實，乾脆當作背景說明，待有能力查證時，再進行了解，以免浪費時間。」。

W 先生雖然不願證實許多事實，但他間接證實的事物，足以說明張憲義的事件過程，摻雜着權力傾軋的痕跡；而這些事後的發展，可能連張憲義都不知道自己是個任人擺佈的棋子。

5 月 31 日在台北來來飯店的咖啡廳又與 C 先生會面，C 先生以嚴肅神情聽完記者的採訪重點後，喟然

長嘆，他表示：「張憲義事件的一項重要發展的變數在於蔣經國的去世。」他認為，蔣經國若在世，張憲義事件絕不會引起波瀾。他確信蔣經國生前已獲知張憲義事件的原委，但來不及處理即已過世。否則，此事若由蔣經國處理，軍方陣腳不致大亂。從說話神情的流露，記者確信 C 先生對郝柏村處理此事的態度非常不滿。

與 C 先生晤談後，C 先生提出 3 個問題：(一)美國利用「張憲義事件」師出有名，順利拆除核子重水反應器，使台灣中止長達 17 年的核武研究。但美國為什麼會藉用張憲義事件壓退台灣，而在蔣經國死後不到 5 天即以最後通牒方式強迫軍方接受美方的條件？

(二)為何國內部份人士要藉此事件，讓某位深具實權的軍事首長因「張憲義事件」下台？然而，他們却都沒有料想到由於蔣經國的去世，使事件本身產生顯著的變化。這中間相關因素，究竟是什麼？

(三)軍方與安全單位對張憲義事件處理的態度是什麼？究竟張憲義的出境，是安全單位默許？抑是軍方默許？其中是否有權力傾軋的現象發生？

### CIA 加 AIT

經查證，張憲義對美國 CIA 單位而言，絕不是位重要的人物，相反的，CIA 與 AIT 之所以協助張憲義出境，純粹是利用張憲義事件，完成他們拆除台灣核子重水反應器的多年心願；同時，記者也相信，中科院內部少數官員由於與美方關係過於密切，無形中促成張憲義事件的發生，間接協助美國對台採取強硬立場。他們的心態，過於怪異，唯當面向他們查證時，他們絕口不提張憲義事件，令人難以釐清其中的問題，只好以存疑的方式慢慢查證。

### 他們都是「棋子」

對於第二項問題，由於涉及高層權力的傾軋，相信幾位當事將領都不可能證實這則傳聞。但負責處理此事的官員表示，若蔣經國在世，有許多將領都會為此事而下台。至於，這中間及幕後蓄意製造問題的關鍵人物是誰？截至目前為止，可能與一位高階軍事首長有關。事實上，包括中科院高級官員或核研所官員，他們對此事處理態度，均秉上意而為，其實他們都是「棋子」任人擺佈，若要求他們承擔政治責任，顯然是高估他們在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這幕後高人至今沒有說過一句話，就由於他自始至終沒有表示意見，但他所擺的譜，因蔣經國去世而搞得大亂，的確是令人料想不到的結果。

(四)張憲義的出境，顯然是得到軍方與安全單位的默許，只不過了解事實真相的官員，在秉上意而為；不了解事實真相的官員，則依法查核張憲義的「安全資料」，待資料確定時，記者深信，中科院某位高階官員故意將資料外洩，以突破張憲義的心防後，再進行事件的發展。否則憑幾位中階官員即能將安全資料調

借而出。豈不違反軍中保密規定，依法須受處分。但截至目前為止，這幾位中階官員非但沒受到處分，反而留任現職，這足以說明其中的內情頗為複雜與懸疑。

### 張憲義心境如何？

6 月 17 日在台北中國飯店，與 C 先生 4 度會面。C 先生提出不少問題與記者反覆討論。對無法證實或不能證實的部份，雙方經討論後，彼此提出個人看法，再進行查證，若沒有確切證據，雙方言明以「不發表」為原則。於是，C 先生仍以老方法提出線索，C 先生的問題為：(一)張憲義事件中軍方所採取的立場，是否違背常理？(二)軍方指派何人處理此事？(三)中科院的損失有多少？(四)軍方派員赴美的用意何在？(五)軍方有誰於張憲義事件後在美與張憲義會面？張憲義的心境如何？

而後，C 先生再度提出一份名單，要求記者必須向他們查詢及將過去採訪重點全面交由他們核閱。很遺憾，在名單中的重要人物，記者僅見到兩位，其餘的人士，當記者表明身份後，他們均表示「敬謝不敏」。不過，在兩位 S、L 先生的協助下，總算將許多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了，而後經他們的查核，使記者訂正不少錯誤的部份，也意外發現，張憲義的家人並沒有參與張憲義潛逃計劃；而且對張憲義之妻的赴美經過，也能夠全盤掌握。

從點點滴滴的採訪到經驗的累積，記者深信應該採訪的重點與過程，都已能掌握。唯有在資料取證上，遭遇到不少的難題。於是為蒐集有利的資料，記者多次南下桃園，經自立報系桃園地區特派員涂咸仙的協助，記者取到不少有利的資料。從資料的研判，證實張憲義事件確實有內情。故而，記者即開始撰寫整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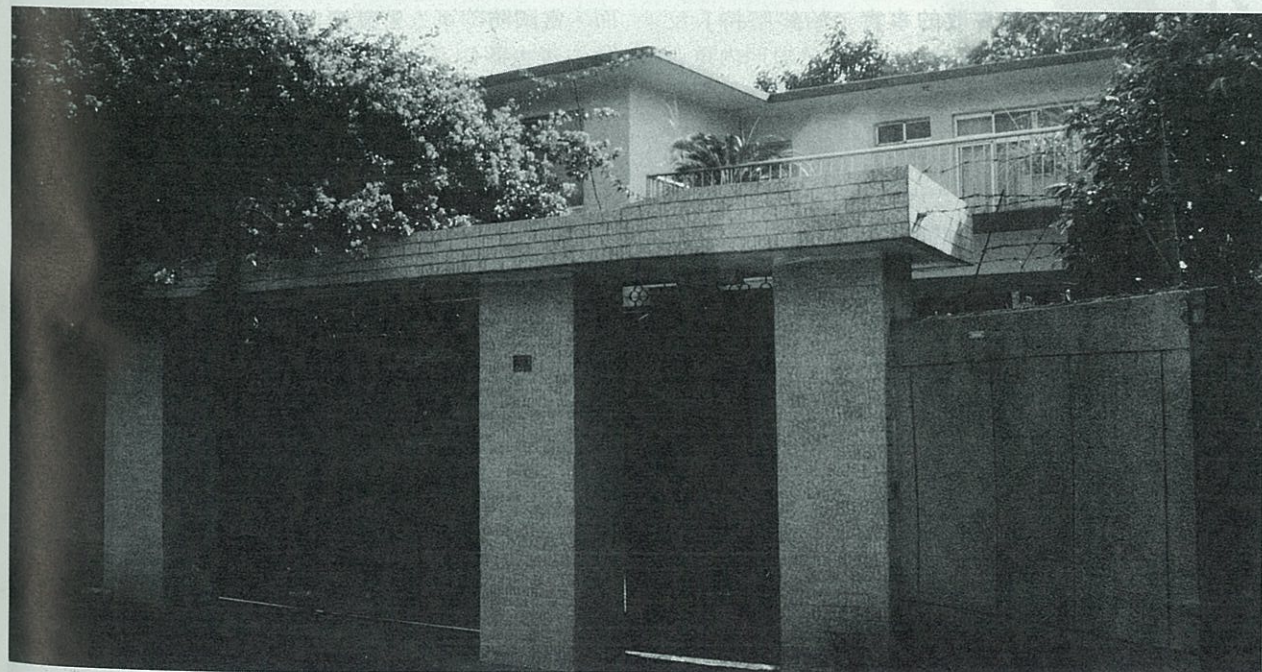
張憲義事件的過程。

### 這是教訓不能淡忘

由於受制於「科學理論」的不足，所以對我國核武發展過程，記者雖蒐集及聽到不少有關的資料，但不敢輕易着墨，僅就事件的本身作採訪性報導。

時間兩個月過去了，7 月 12 日，5 度與 C 先生見面，將排定的「張憲義事件大事表」及張憲義潛逃事件過程的草稿，讓 C 先生過目後，他表示，該文發表時，記者應就事件及過程，再與部份人士商談，聽取他們的意見。因此，記者先後會晤了 H 先生、L 先生、W 先生、T 先生、D 先生，由於這四位先生均是政府官員，而且對張憲義事件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於是透過《人間》雜誌的安排，使記者見了可能知道部分內情的人，並與他們晤談，修正記者不少的偏執。再經過嚴格的查證，有關張憲義事件的過程完全浮現，於易稿再三的狀況下，7 月 18 日撰就張憲義事件一文及大事表。這項採訪是記者進入自立報系以來，花費時間最多，工作時日最長的採訪，能夠完成，純粹是 C 先生所提供可貴的線索。

在與 C 先生接觸過程中，記者相信 C 先生的為人，由於 C 先生是位深具榮譽感的軍人，他所提供的線索，從小到大，從淺到深均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將這則新聞提供給自立報系呢？C 先生表示，軍方不應淡忘此事，畢竟，30 多億的機具設備及人員培訓，係國家花費 17 年心血才有的規模，如今因個人恩怨，致令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失。這些機器設備及人才都是國寶，而不是軍方的工具，為什麼因張憲義事件，一個國家連國格都不要，它顯示的意義，值得深思。何況，事件過後，總要有人說話吧！這是教訓，不能淡忘。



張憲義於位桃園龍潭的家。



# 雨田專案：組不組黨 都抓？

## 一名情治將領對雷震案的日記

「雨田專案」是1959年-1960年逮捕雷震的工作小組代號。

一名參與的將領在當年的日記上說：

「總裁指示，可否以杭立武名義高價收買《自由中國》雜誌社。

如雷傲寰（震）答應，可以考慮由他擔任駐日大使，這件事由養浩（陳大慶）向雷傲寰說明。我對他已經很容忍，希望他不要辜負我對他的期許……

傲寰拒絕接受總裁意見，把關係弄僵，對大家都不好，唉！」

日記上的訊息，隱隱透露，在拒絕蔣介石的「好意」後，雷震組不組黨都會被抓。

在1950年代國民黨遷台10年歲月中，由於國民黨無法面對失敗的事實，始終堅持「反攻」信念，希望動員一切資源於短期內重返故國。為有效掌握資源，國民黨在來台初期政策執行上，「黨權」高於「國權」；「鞏固黨權」優於「保障民權」；所有問題在「國家安全」的考慮下，犧牲個人的權利，也被視為理所當然。也因此，曾任國民黨要員的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雷震，於國民黨實施「白色恐怖」統治期間，企圖以「忠誠反對者」的角色，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批評時政的作法，自然被蔣氏父子視為「資匪助敵」的叛逆行爲，再經有心人士從中撥弄；1960年9月4日，蔣氏父子終於下令以「知匪不報」為由逮捕雷震，結果使台灣的民主運動進入黯淡時刻，而形成軍、特勢力獨大的局面。

### 為什麼被捉

雷震為何身陷囹圄？據前參謀總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於身後留下的檔案指出，雷震若持「書生論政」的態度抨擊時政，也許不致遭到被捕的下場。但是，當雷震不甘於坐而論政，以實際組黨行動向國民黨施壓時，當局基於政治安定的考慮，採取不得已的

斷然手段懲治雷震，悲劇必然會發生。這類推論式的原則，雖然可以解釋雷震繫獄的原因，但根據一位「雨田專案小組」執行人的日記所載雷震入獄經過，雷震終身對國民黨不諒，及蔣氏父子之所以對雷震採取斷然措施，於幕後折衝所顯示「事實真相」足以說明這不幸的結局是可預期，絕對與雷震組新黨之事沒有必然的關聯。

據當年參與「雨田專案」小組執行人在身後日記指出，1959年5月12日，蔣經國鑑於「自由中國」言論已危及到國民黨政權的穩定，曾多次向蔣介石建議，要求蔣介石懲處雷震，但蔣介石迫於外界的壓力，遲遲無法採取斷然手段懲治雷震，直到雷震婉拒出任駐日大使後，蔣、雷之間關係遂被迫走向「各行其是」的地步。當蔣、雷之間關係緊張之際，時任國安局副局長陳大慶試圖從中為之轉輿，不料，雷震拒絕接受陳大慶「好意」，於是，陳大慶只好指示某情治單位副首長暗中維護雷震；而該副首長也是位「有心人」，當他奉命參與「雨田專案」小組執行過程時，每天依日撰寫日記，以為歷史做見證。而後該副首長臨終前將日記託之於某位副官携至美國，交由其子保藏，並要求其子於黃少谷在世之日絕不能公佈「雷震詳情」，以免對他個人及國家帶來傷害。然而，當國防部軍人監獄擅自焚毀「雷震回憶錄」事件發生後，該副首長侍從官基於義憤，私自將其「日記」部份記載披露，希望外界注意此事；然礙於黃少谷情面，該侍從官不便將日記全文公佈，僅以摘錄方式描述雷案的經過，來說明部份政客難容異己偏狹的本質，係雷案形成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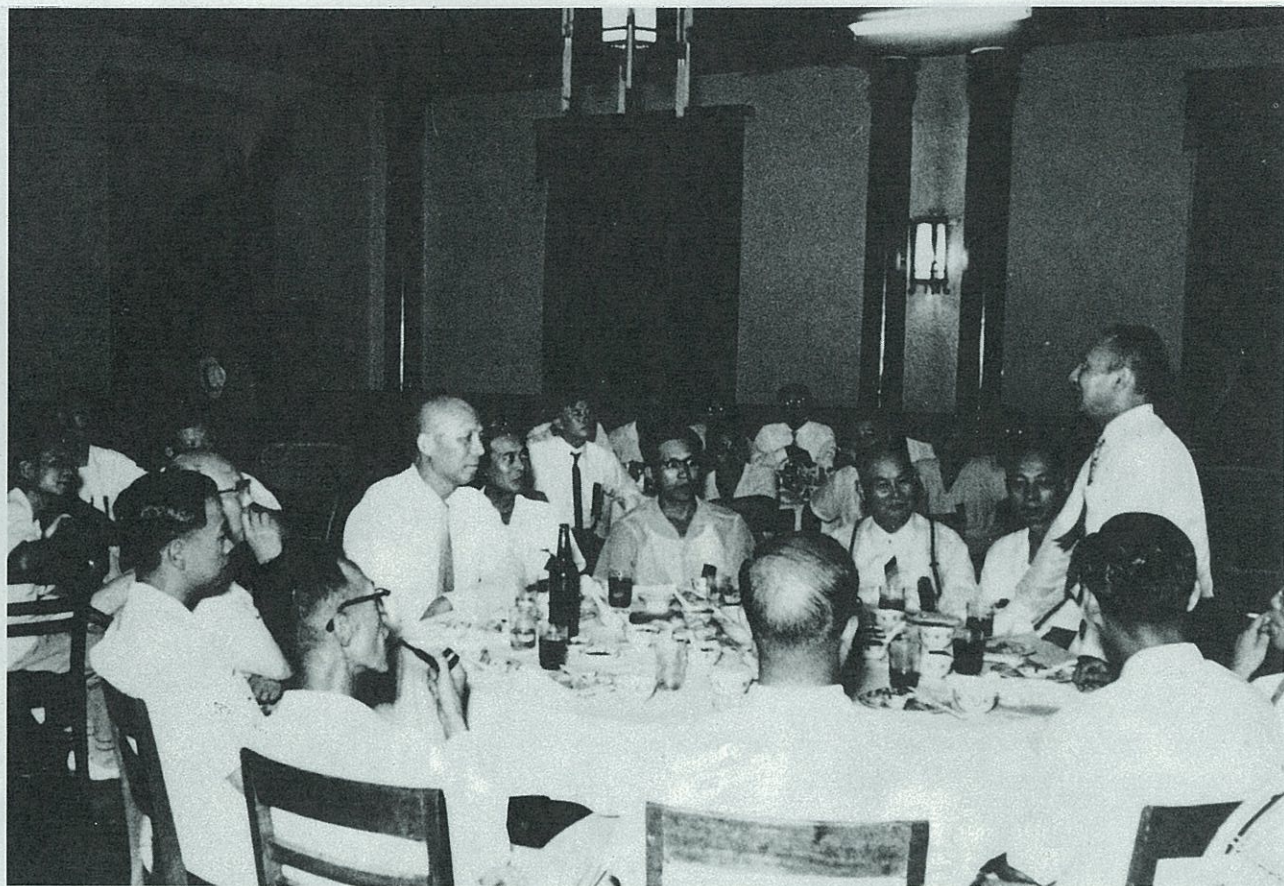
### 拒絕好意

雷、蔣之間所以交惡，決定性的關鍵，在於雷震拒絕蔣介石欲指令杭立武高價收購「自由中國」雜誌社以敦聘雷震出任駐日大使為交換條件。據「日記」記載：「民國48年5月12日國防會議蔣（經國）副秘書長指示蒐集雷震言行，每日必須詳報，向總裁報告。會後，陪同陳（大慶）副局長晉見總裁；見唐（縱）秘書長在座，總裁指示，可否以杭立武名義高價收買『自由中國』雜誌社；如雷傲寰（震）答應，可以考慮由他擔任駐日大使，這件事由養浩（陳大慶）向雷傲寰說明，我對他已經很容忍，希望他不要辜負我對他的期許。……晚間，陳副局長來寓所談雷震……說：傲寰拒絕接受總裁意見；把關係弄僵，對大

1935年底，雷震先生夫婦與子女三人合影。  
右：(女)雷德全、中：雷德成、左：雷德寧。







1959年11月，「自由中國」社十週年紀念。

家都不好。唉！」從日記內容分析，該情治單位副首長認為，雷案之所以弄到雙方都無法轉寰的地步，這是關鍵性的因素之一。

由於雷震拒絕接受蔣介石的「好意」，使蔣介石頗震怒。為此事陳大慶立場非常尷尬：他曾透過個人關係，一再向雷震建議，接受指派出任駐日大使，皆遭雷震拒絕；直到行政院明令發表張厲生出任駐日大使後，陳大慶才放棄對雷震的努力。此事過後，由於蔣介石欲圖「三連任」，準備修改「臨時條款」，但雷震對此事頗有意見，於是陳大慶基於私人情誼，婉勸雷震不必過份堅持以致觸怒當局。這個過程，據日記所載：「民國48年12月7日，陳副局長敘談雷做寰近況說：做寰一再與總裁對立，總裁可以容忍，但下面的人對做寰很不諒解，如果大家都鬧意氣，結果很不好。……下午，出席蔣副秘書長主持會議，蔣副秘書長對雷做寰近來的言論表示不滿，認為他的言論，就是過去『民盟』與匪黨叛國行動的勾結。……蔣副秘書長指示，本黨同志應對雷做寰言論提出嚴正的駁斥。」這段內容顯示，雷震案之所以發生，與蔣經國的作風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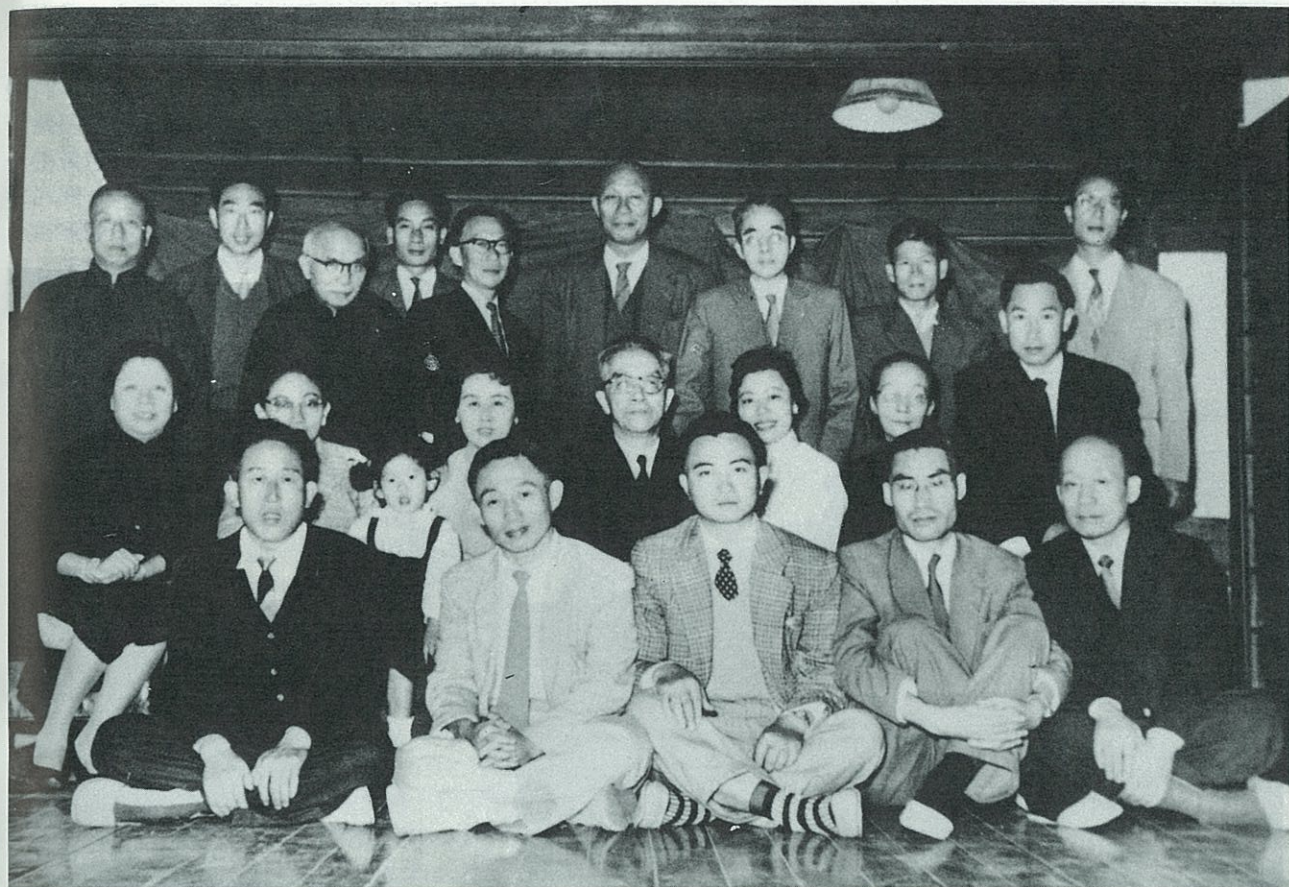
「雷震案發生至今，將近30年。這30年來，一般人認為雷震的繫獄，係雷震欲結合在野勢力籌組反對黨，導致蔣氏父子採取行動。不過，根據「日記」所

載，雷震縱使不組反對黨，蔣氏父子也下定決心要逮捕雷震。事實上，根據「日記」內容記載不誤的話，雷震組黨的時間應是民國49年6月以後；可是，在他籌組新黨之前，蔣經國早就下達指示對雷震採取行動，這個行動之所以延到民國49年9月，主要是蔣介石於此期間，似乎對雷震還有期待，直到期待落空，蔣介石才正式下達指示，要求警備總部對雷震採取行動。

據「日記」所載：「民國49年2月23日，出席蔣副秘書長主持情治座談，蔣副秘書長指示，對於雷震之『自由中國』煽動言論，軍中與學校受其影響很大，各單位黨員同志，應即採取處置；尤其雷震反對總裁連任，無視黨國存在，表示雷震與匪黨勾結行動已經違法，各單位應提出步驟與辦法，解決問題。」

蔣經國「應提出步驟與辦法」的指示，係由兩個重要因素促成；一是在民國49年2月雷震於「自由中國」刊物上，一連串發表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文章；尤其在2月16日，雷震進一步以「洪憲帝制期間各方申請之文獻」為題，影射蔣介石是第2個袁世凱；此文一出，經有心人士從中挑撥，引起蔣介石極度不滿。

據「日記」記載，「民國49年3月9日，陳副局長來寓晤談，說到雷震，陳副局長深感痛苦。陳副局長說，辭修（陳誠）與極峯（蔣介石）指示，要我規勸做寰，多寫建設性的文章，不要與政府作對。我曾



1960年7月，雷震領導組織「中國民主黨」當時全在台灣各地舉行座談會。

經一再勸做寰，他聽不進去，……唉！做寰這個人，……」。

### 雷震反對

一是民國49年3月22日，國大投票選舉「總統」時，雷震公然投下反對票，而且還在選票上簽名「雷震反對」；這使蔣氏父子下定決心以斷然手段處置雷震。據日記所載：「民國49年3月27日，出席蔣副秘書長之凱聲會議，蔣副秘書長指示，儘速成立行動小組，密切注意雷震言行；由警總負責處理。總司令黃達公（黃杰）當場指令由副總司令擔任兩田專案小組召集人。」（編案：「兩田」2字乃「雷」的拆字）。

由於「兩田專案小組」的成立，蔣氏父子決心懲治雷震的作法已緊鑼密鼓地展開活動，一天24小時派員監視雷震。據「兩田小組」成員的日記所載：「民國49年4月23日，出席蔣副秘書長主持之會議。承詢雷震近日活動狀況，下午偕同副總司令出席總司令主持之會議；總司令再度垂詢工作進展狀況，要求部屬未奉指示，對雷震不得採取任何行動，以免引起輿論的注意。」

「4月29日，陳（大慶）局長會晤黃（杰）總司令，對雷震近況及活動，交換意見；再向蔣副秘書長報告。」而後，有關處理「雷震問題」，均由蔣經國直接下達指示，交由警備總部執行。蔣經國親自指導

及關切情況如下：「民國49年5月14日，兩田專案小組召集人，上午8時赴安全局出席蔣副秘書長主持之凱聲會議，各單位向蔣副秘書長匯報雷震各項活動，……10時總統（蔣介石）親臨訓話，指示處理雷震原則。」

「民國49年6月12日，兩田專案小組召集人奉蔣副秘書長電召，赴石牌向蔣副秘書長匯報雷震活動情況，蔣副秘書長指示，要求注意雷震交友狀況及與外國人的關係，以防止外人的干預。」

「民國49年7月21日，陳局長、黃總司令、朱副總司令、張（炎元）局長……奉電召至官邸晉見總統，向總統報告雷震活動狀況，並對雷震籌組反對黨一事提出分析，總統指示，各單位不宜有本位想法，應合力而慎重的處理問題。下午15時，陪同陳局長赴警備總部，與朱副總司令商談雷震組反對黨之事，及警總的處理方式。」

「民國49年8月4日，兩田專案小組召集人奉蔣副秘書長電召，承詢雷震案準備情形，決定用逮捕囚獄的方式，處理雷震問題。」

「民國49年8月9日，兩田專案小組召集人向總司令（黃杰）報告處理雷震的原則，經總司令核可，





民國41年11月28日晚，自由中國半月刊同仁於台北市金山街1巷2號自由中國社歡宴胡適之。

派員與劉子英接觸，及蒐集劉子英資料，呈報蔣副秘書長。」

「民國49年8月11日，上午8時30分，出席總司令主持之衛戍會報。總司令轉達指示，要求兩田專案小組成員準備處理方式，向總統匯報。10時10分，赴陽明山，向蔣副秘書長簡報雷震活動情形；11時15分至12時15分，出席總統主持之情報會談，報告雷震活動情況，總統指示，警總應將雷震從事不法活動的過程，找出相關法令，以處分雷震。下午15時45分，會晤軍法處長，就法令規定交換意見。16時50分，總司令接見，承詢雷震案準備情形。」

「民國49年8月29日，陳局長秘密約見雷震，規勸雷震不要一意孤行；但遭雷震反駁。晚19時20分，接蔣副秘書長電詢，雷震是否會進入美國大使館接受庇護。經查並無此事；蔣副秘書長指示，密切注意雷震與美國來往的狀況。」

「民國49年9月1日，總統詢問各項準備措施是否安排就緒。……下午15時蔣副秘書長電召總司令、副總司令及政治部主任（按：為王超凡）赴安全局指示注意事項，……17時總司令回部，召集各單位主官召開會議，轉達指示事項。」

### 時代的不幸

「民國49年9月2日，清晨6時45分，總司令赴副總司令寓所，敘談兩田專案小組的各項措施。……下午14時，總統下達指示事項。總司令赴行政院拜訪陳辭公（陳誠），向辭公說明處理方式，辭公不置可否。」

「民國49年9月3日，蔣副秘書長來部，接見總司令、副總司令、政治部主任及兩田小組重要成員，由副總司令簡報處理方式，及依據法令起訴雷震。下午14時，總司令會見軍警首長，轉達總統指示及聽取各單位明日工作進度。」

民國49年9月4日，終於在「總統指示」，警總執行情勢下，雷震被冠以「知匪不報」罪名遭警總逮捕，從這份珍貴的日記內容看來，蔣氏父子懲治雷震之心，主要的起因，與雷震拒絕蔣介石的「好意」有關。事實上，這幕悲劇的形成，也是蔣氏父子一手導演。如今，蔣氏父子與雷震已歸道山，是非恩怨或許雷震不清楚；但知道雷震深受冤屈者，則是當年處理此事的情治首長。尤其是這位身兼「兩田專案小組」的重要成員，由於他與時任安全局長陳大慶私交甚篤；而陳大慶又因是湯恩伯的學生與親信，雷、湯至交；所以參與高層事務的陳大慶乃是雷、蔣之間溝通協調聯絡人，直到雷震堅拒出任駐日大使後，雷、蔣之間關係因而日趨緊張，再經有心人士從中播弄，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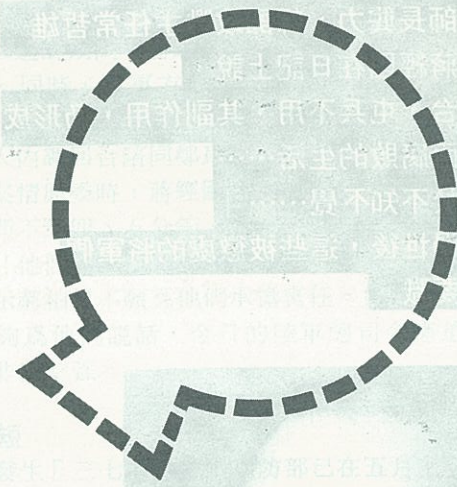
震的「文字罹禍」即成蔣氏父子欲整飭雷震的藉口。或許雷震到死，都認為這是蔣氏父子同謀構陷；殊不知幕後的折衝，已顯示雷震於雷震案發前一年已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但蔣氏父子對雷震懲治之心竟拖到一年後再下手，這是「歷史之謎」究竟這中間過程如何演變；由於欠缺史料的證明，只好「存疑」。

雷震繫獄10年，以他不屈的個性，曾完成一部長達4千餘萬言的回憶錄；據一位看過雷震回憶錄的情治單位首長表示，雷震回憶錄的主要章節，描述蔣介石崛起過程、黃埔軍校的創校、南京清黨事件、湯山事件、中原大戰過程、北伐經過及許多政治秘辛。而後再寫自傳、聯俄容共史實、各黨各派及蔣介石統治權謀；最後才寫參政會與政治協商會議、製憲經過及國共內戰、蔣介石因何失敗。這部長達4千多萬言的回憶錄，於出獄前遭軍監單位沒收，以致釀成雷震拒絕出獄事件。此事，據一位情治單位首長於文集簡述指出：「民國59年9月4日，雷震服刑期滿，照規定可以釋放，但他在獄中，寫了千萬字多的文章，詆毀國父及三民主義，說國父是中華民國罪人；又說反共不能信仰三民主義。其妻為監察委員宋瑛，請于斌、谷正綱、陳啓天、王雲五四位先生作保，保證其出獄後不作有害國家的言論。谷正綱說：我是以黨的立場出來作保的，我有革命的立場，我不是宋瑛請來的，而是黨指派我來的；如果雷震沒有保證，我不會保他。于斌看到他寫的東西，即先行告退，並說，我看雷震沒有多大覺悟。陳啓天、王雲五則不置一辭。」

由於4位保人對「回憶錄」之事沒有一致的立場，此事經報蔣氏父子，蔣介石下令召開會議，會中出席人員之一的黃少谷發言指出：「包庇匪諜罪處十年徒刑，既服刑期滿理應獲釋。雷震寫不法文章如果發表出來，法律上他要負責。如雷震接受勸告，知所覺悟，則舊案可照規定處理，新案交付偵查，兩害相權取其輕，雷若有書面憑證，我們不必怕，我們有法律，如其亂來，我們可依法處理。此事明知燙手，但不得不為辯。」黃少谷的一席話，經蔣介石首肯，雷震出獄即成定局，但「回憶錄」則依法沒收未經國民黨允許，終身不發還及出版。或許是國民黨作法過於惡劣，雷震死後，家屬要求歸還，當年既有協議而有關單位又怕雷氏家屬出版，故於去年4月26日軍監私自焚燬「雷震回憶錄」，也是「事出有因」。這些恩怨，誠如一位情治要員所說：「拿槍桿子去壓迫一位手無寸鐵的書生，算什麼英雄好漢。現在當令的軍事首長如果還是拿舊觀念辦事，雷震的冤屈可能要到下個世代才能解決。一場是非恩怨，竟從民國49年延續到78年；甚至更為久遠，實在是荒謬；真不知，當令的軍事將領，他們的心裏到底在想什麼！」誠然，雷震的冤屈是時代的不幸，但時代的不幸，難道不能說是軍方造成的？

# 徵人

## 啓事



歡迎帶著您的“KEY”，來試試“人間”這扇門！

- 廣告A E / 大專畢，個性積極，願接受工作挑戰者。
- 發行專員 / 高中畢，對市場行銷工作有興趣，自備機車者。
- 助理會計 / 高商畢。
- 社務助理 / 女性，大專畢，有行政工作經驗者。
- 請附歷照，自傳，並註明應徵項目。寄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一樓。人間雜誌社收。



# 三七事件 法外情

1987年3月7日中共漁船趁霧直航小金門，竟進入東崗哨所內的陣地。

為免防務缺失被追究，

小金門守軍指揮下令射殺中共漁民，

這就是「三七事件」。

蔣經國獲報之後，於五月免職了

金防部司令趙萬富、政戰主任張明弘、

一五八師師長龔力、師部政戰主任常哲雄。

事件後，蔣經國在日記上說，

「吾人在台，屯兵不用，其副作用，乃形成

一種苟安而腐敗的生活……

政權腐人於不知不覺……」

在蔣經國過世後，這些被懲處的將軍們

一一復出要職。



趙萬富

撰文 ■ 張友驊

1987年5月下旬，前金防部司令趙萬富、政戰主任張明弘、小金門158師師長龔力和師部政戰主任常哲雄等多位將校，在事先毫無跡象下，突遭免職。原本預定在6月1日內定升任陸軍總司令的趙萬富和警總政戰主任張明弘，於5月28日倉促回台後，竟無「新職」發佈；雙雙調任「有職無缺」的「聯訓部委員」及「總政戰部設計委員」等待退役職位；而師長龔力、師部政戰主任常哲雄則「未派職」於陸總部內聽候查處。

他們為何下台？軍方從未針對此事提出過合理的解釋。在立委一再逼問下，國防部透過軍事發言人室發佈新聞表示，這則人事異動僅是例行性的人事調整，沒有任何內情。而後，國防部再度表示，由於中共漁船在傍晚濃霧中靠近小金門海岸，因不聽守軍警告而被擊沉。事後，守軍部隊未按戰情規定向上級單位呈報。於是，經陸總部派員澈查，相關「失職」軍事官員遭到適當懲處。從軍方簡短聲明可知，這則原本被軍方刻意封鎖、淡化的事件，幕後的內情極不單純。否則，蔣經國也不會輕言處分一位上將，將原本預定於6月1日發布的「人事命令」撤回，而指派蔣仲苓留任陸軍總司令。

## 小金門「三·七」慘案

或許是趙萬富等人撤辭之事過於突兀，不久，軍方內部即傳出趙萬富等人的下台，與「小金門事件」有關。所謂「小金門事件」即是「三七事件」。這則事件發生至今，軍方對此事件始終以保持沈默，因應外界及立法委員的質疑；甚至對事件的原委、處理過程和善後工作，都以「軍機保密」為由，拒絕外界的查證。尤其，因該事件被蔣經國下令議處的將校；於蔣經國死後，經郝柏村提拔，又再度復出，擔任軍事要職。這些復職的將領，在蔣經國生前既遭懲戒，却在蔣經國死後，不及半年，又獲升官重用，這到底是什麼道理？軍方至今尚無適當之解釋。

照國防部解釋，「三七事件」沒有內情。那麼趙萬富等人身受的「重懲」又從何而來？據一位在事件發生時戍守小金門「東崗（〇七）哨所」的軍官表示，「三七事件」是則重大的「軍紀違紀事件」，這個事件所以發生，郝柏村、龔力、范宰予等人，必須負起責任。

1987年2月，郝柏村赴烈嶼（小金門）視察軍務，時任烈嶼師師長龔力奉郝柏村指示，於島上趕建運動場及整修戰備道路。郝柏村告訴金防部將領及龔力，下次他巡視烈嶼時，運動場與戰備道路將列為重點視察目標。為了達成郝柏村的指示，龔力不惜動用全師的兵力，將駐守海岸的兩個旅全數調回島內，一天排定三個班次，輪流構工加速整建戰備道路與運動場。由於機具不足、人力不敷使用，師部下令，盡撤海岸崗哨，改採重點配哨的方式，以「病號」執行哨戒的任務。當時，一個連隊幾乎將所有的士官兵都投入構工的行列，而執行哨戒任務的官兵僅有30多人。

由於長期的撤哨，擔任哨戒任務的官兵都是有病在身的人，加上沒有適時的「排班輪調」，許多官兵於不堪勞累的情勢下，禍事終於發生。

3月7日凌晨2至3時之間，中共漁船趁濃霧與氣溫低下為掩護，直航小金門，竟然沒有被守軍部隊發現，直接上岸進入東崗（〇七）哨內的陣地，為守軍部隊查覺。

此事由連長李忠興循指揮系統呈報師部處理。依戰情規定，「登岸漁民」應解送至金防部「反情報小組」接受查詢後，由金防部決定有關人員的處置。然而，龔力、常哲雄、范宰予等人幾經商議，決定以「就地解決」的方式，處理中共漁民的問題，而免上級單位追究防務缺失。

據一位參與「處決」漁民的軍官表示，當龔力等人決定以「射殺」方式解決中共漁民時，係由師參謀長范宰予下達「殲滅」命令，交由連長李忠興執行。李忠興於是將二十名誤闖陣地的中共漁民，押解至海邊，令東崗哨所的衛兵於海邊逐一射殺，然後埋葬在海邊沙灘地內。為湮滅證據，范宰予又下令將中共漁船拖至海面，由衛兵執「六六火箭筒」發射火箭彈予以擊毀。

依戰情規定，小金門處決中共漁民應循指揮系統，呈報金防部核准後執行；然而，龔力等人為免上級單位追究責任，竟悍然不顧法規的規定，逕予私下解決，而後又未循戰情規定向上級單位呈報；同時，告誡守軍部隊不得將案情外洩。所以，金防部縱有耳聞此事，但基於「官官相護」的立場，時任金防部司令趙萬富、政戰主任張明弘、副司令兼參謀長何清忠等人，也沒有追究龔力等人的缺失，這是趙萬富、張明弘等人下台的關鍵所在。

## 蔣經國震怒

「三七事件」發生後，由於小金門戰地刻意掩飾案情的經過，此事一直拖到四月下旬，由於部份充員戰士返鄉休假，一位充員戰士因受不了良心的苛責，於是將親見所聞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位張姓立委；該立委再將此事轉知國防部長鄭為元，希望國防部慎重處理此事。鄭為元鑑於事態嚴重，下令陸總澈查此事原委，經查事有實據，鄭為元、郝柏村即向蔣經國呈報

此事，令蔣經國震怒異常，下令參謀本部將案情及處理過程，詳細澈查後呈報。

5月20日至28日，時任陸軍總司令蔣仲苓、馬家珍、參謀總長郝柏村、副參謀總長陳堅高和總政戰部副主任孫森等將領，進出金門戰地異常頻繁，使軍方將領感覺到事態的嚴重；5月27日蔣經國獲悉事實原委，下令將金防部司令趙萬富、政戰主任張明弘、師長龔力、政戰主任常哲雄及旅、營、連單位主管管內調回台接受查處。

在查處過程時，由於參謀總長郝柏村、陸軍總司令蔣仲苓和金防部司令趙萬富不願承擔罪責，師長龔力即背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案情經向蔣經國呈報後，依軍中連坐法規定，趙萬富調聯訓部委員、張明弘調總政戰部設計委員，龔力與常哲雄二人則未派職，旅、營、連單位首長及政戰主管則由陸總部軍法起訴、審判，各被判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追究小金門戰地的防務缺失。

在依法追訴期間，蔣經國對軍方疏於防務的做法深感痛心。同時，對軍方高級將領的怠惰也十分的不滿。據一位於「三七事件」受到重懲的軍官表示，他們一行人內調回台陪同鄭為元、郝柏村二人晉見蔣經國陳述案情原委時，蔣經國的神態十分不快，陳述原委的時間不到四、五分鐘，蔣經國以不悅的神情，揮手「請」他們出去。自始至終，郝柏村沒有說過一句話，表示郝柏村不願為他們承擔責任。如果，當時郝柏村能夠為他們說話，今日的陸軍總司令應是趙萬富，而非黃幸強。

## 循私護短

若非發生「三七事件」，國防部已在五月上旬完成軍事首長調動作業：時任陸軍總司令蔣仲苓調升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趙萬富調任陸軍總司令，張明弘核定晉升陸軍中將出任警總政戰主任。命令預定於6月1日發佈。不料，因「三七事件」的發生，蔣經國於5月28日下達獎懲令後，即擱置軍事首長的人事調動案。事實上，「三七事件」是一則單純的「軍紀違紀事件」，郝柏村若維護部屬可拖至6月1日後解決；然而郝柏村為顧及個人的權位，不惜犧牲部屬的前途，其中反映的政治現實，令人慨歎。

據一位參與澈查「三七事件」的官員表示，「三七事件」發生後，蔣經國對部份軍事首長的作風，表示深惡痛絕，尤其對部份將領於軍中胡搞的作為，更不諒解。於是，蔣經國有意在國民黨十三全大會後，大幅度調整軍方高層人事，包括撤換郝柏村。在此期間，郝柏村自然戰戰兢兢不敢為部屬說情，為了樹軍威，犧牲趙萬富等將領的前途，也成必然的趨勢。

趙萬富、張明弘等人轉調閒缺後，在蔣經國生前，郝柏村幾乎不敢重用他們；相反的，郝柏村曾運用權勢，強迫張明弘退役，轉任黎明公司總經理。張明弘為何退役？原因是張明弘曾任王昇辦公室主任，一向被視為王昇人馬，張明弘退役，其情不難理解。而趙





萬富呢？由於趙萬富係郝柏村長年部屬，當他被迫轉任上將聯訓部委員後，幾乎不到聯訓部上班，郝柏村安插他至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受訓，時任戰院院長毛夢漪特別為趙萬富安排一個「小房間」，供趙萬富使用；毛夢漪「雪中送炭」之舉，使趙萬富復出後，特意提拔他出任十軍團司令。

「三七事件」的肇事師長龔力回台時，蔣經國曾下令「永不敘用」，故龔力接受陸總部查詢事實原委後，陸總部竟以「不退役、不派職」的方式，不敢為龔力安排出路。直到蔣經國去逝，郝柏村才運用權勢，再度啓用因「三七事件」而下台的將領。

### 「不理會」政策

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病逝任內，李登輝出任總統。為穩定內外局勢，李總統對郝柏村頗為禮遇。由於李登輝對郝柏村的信任，軍方事務委由郝柏村裁示。在此期間，軍方對「三七事件」的處理過程及懲戒有所檢討。許多將領認為，「三七事件」的發生，小金門戰地指揮官所做的處置，依戰情規定，趙萬富、張明弘等人不該受到重懲。若軍方為顧慮外界的反應，斷然處分將領，各將領在動輒得咎的情勢下，怎能樹立軍威領導部屬？而後，郝柏村指示各作戰單位及所屬單位，今後對於外界的抨擊，軍方決定以「不理會」方式因應。

原則既定，自蔣經國去世後，軍方所發生的事故如「張憲義潛逃事件」、「孫立人事件」、「雷震回憶錄焚毀事件」和「黃端先事件」等相繼發生，軍方所秉持態度與立場頗為強硬，甚至沒有任何軍方將領為這些事件而下台。以張憲義事件而言，張憲義的出走，給國家帶來莫大的傷害。然身兼中科院長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對此事始終無隻言片語的解釋，僅下令免去自己的兼職。而身負中科院安全重任的政戰主任呂夢顯却在張憲義事件後，由少將升任中將。至於張憲義直屬長官周仁章，除記過一次外，仍然擔任核研所所長，絲毫沒有因張憲義事件受到懲戒。

其次如「雷震回憶錄焚毀事件」，軍法局長吳松長奉指示下令有關人員私下焚毀雷震回憶錄；事後監察院彈劾吳松長，但郝柏村悍然不顧監察院及外界的反響，於1989年元月1日，依然提報吳松長由少將升任中將。這個現象足以說明，軍方於「三七事件」後採取強硬立場，主要是與「三七事件」的懲處過程有關。

### 屯兵不用躑躅多日

據一位因「三七事件」受到重懲的軍官表示，「三七事件」的發生，由於蔣經國斷然處置過於嚴厲，給予軍事將領帶來莫大壓力。尤其蔣經國對軍事將領在生活上的腐化及濫用職權的行為，更是深為痛心。「三七事件」後，蔣經國對事件的發生，曾在日記中簡略記下語多感慨的警語。蔣經國說：「富裕生腐化，久安失鬥志，為吾等為民服務最忌諱的現象。

……思之於今，勤儉建軍的理想，應嚴予倡導」；「有人提出贈言說：『屯兵不用，躑躅多日』此乃一警語，可歎！能體會此一警語者，並不多見；……對此現象產生，吾等應生警惕之心」；「吾人在台，屯兵不用，其副作用，乃形成一種苟安而腐敗的生活，這是我們最可怕的現象。……『政權腐人於不知不覺』，吾人實應三思。」

從蔣經國日記中所引，他所感慨的：「富裕生腐化，久安失鬥志」、「屯兵不用，躑躅多日」、「苟安」、「腐化」等等，雖未逕指「軍方」，但也不能排除這些現象的產生「與軍方有關」。由蔣經國的感慨所知，蔣經國於「三七事件」後，不顧軍方的反對，極力「解嚴」，表示蔣經國對軍方的作法，已有顯著的改變；這也是趙萬富等人於蔣經國生前不能「復出」的關鍵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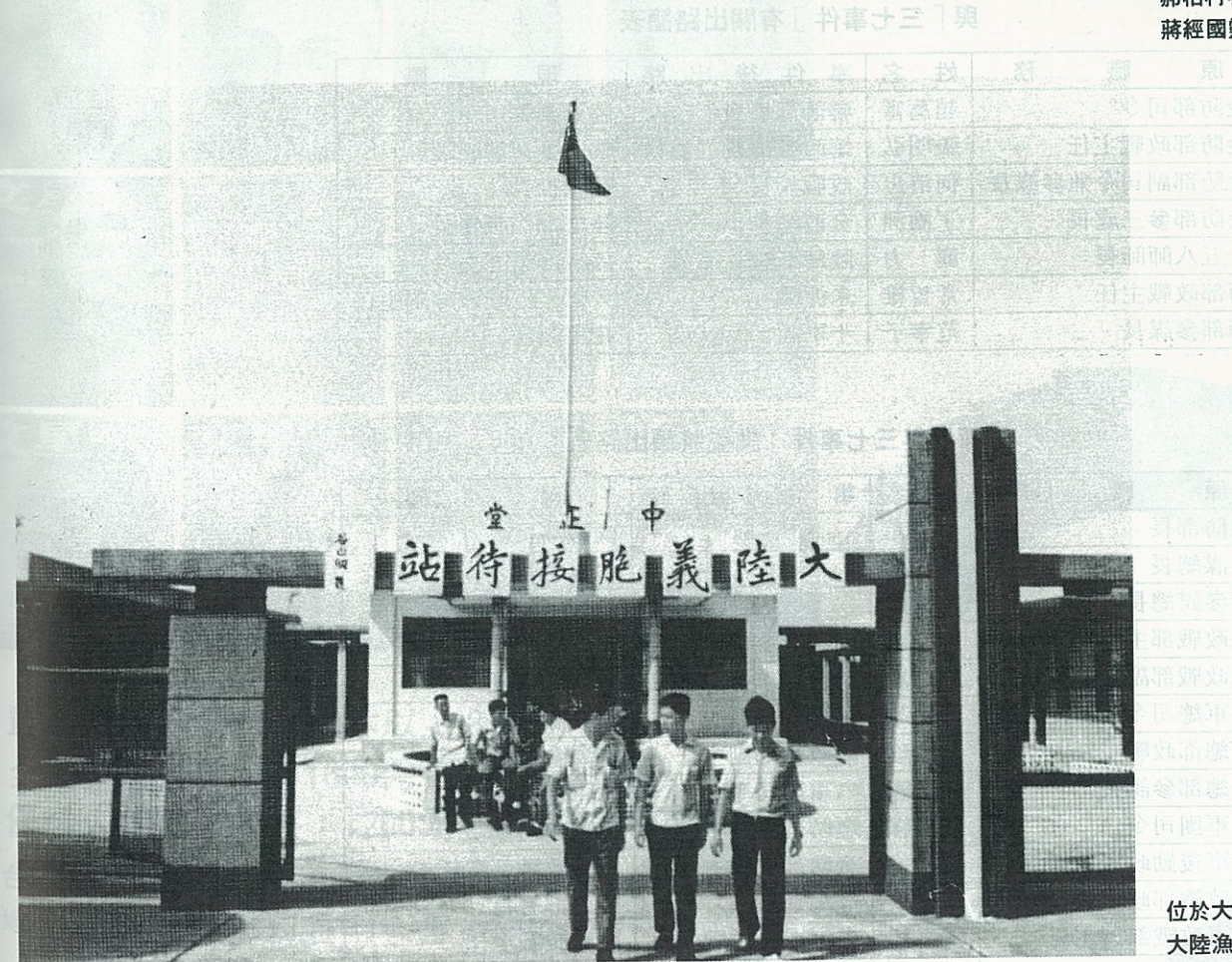
不幸蔣經國去世後，郝柏村為彌補因「三七事件」而下台的將領所受「委屈」，於1988年元月率先提拔范宰予出任十軍團參三處長；龔力調任陸總部戰計委員伺機復出。8月，指派趙萬富出任陸軍副總司令；9月，拔擢金防部副司令兼參謀長何清忠調升政戰校長。相對於政戰系統的官員如張明弘，郝柏村竟不准張明弘復職升任中將；常哲雄則降調兵工學校政戰部副主任。至於受軍法審判的旅、營、連長，於判刑確定後，郝柏村逕行下達緩刑令，各旅、營、連長皆官復原職。表示，郝柏村對「三七事件」的看法，並不認為是一件嚴重「軍紀違紀事件」。

「三七事件」發生至今，已滿兩年。在這兩年中，軍方對「三七事件」始終以淡化及封鎖新聞的態度應付外界的詰難。因故去職的將領，若與郝柏村有深厚淵源者，於今皆升官重用；但與郝柏村沒有淵源者，則被迫退役；在這「一升一退」的情勢下，顯示郝柏村的強勢作風，已不受民意的監督。基本上，「三七事件」既是「歷史事件」，軍方應以主動負責態度，公佈詳情；民意機關也應針對「三七事件」的處理過程及其影響，提出質詢，要求軍方承擔應負的「政治責任」。否則，軍方一味規避外界詰難，以謊言欺瞞「民意」，相信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採訪「三七事件」過程中，筆者先後花了三個月時間，委託軍中朋友查詢一些深知「三七事件」內情的將領，而後再進行採訪，結果並不樂觀。由於受訪者都不願重提往事，直到與一位現場處決大陸漁民的軍官相識後，採訪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後來再根據事實向軍方一位將領求證，他所提供的線索，在在顯示「三七事件」從發生、處理經過到影響，內情雖不複雜，但十分駭人聽聞。誠如蔣經國在日記中所說：「屯兵不用，躑躅多日」、「富裕生腐化、久安失鬥志」的感慨，顯然是針對軍方而來。表示蔣經國在晚年對部份將領的作風頗有噴言。難怪「三七事件」發生後，蔣經國會由訝異轉為憤怒，以重懲的方式，處分多位將校；這是國府遷台史上，一個意義重大的軍方案例。



郝柏村在蔣經國靈堂前。



位於大金門的大陸漁民接待站。





### 枉紀亂法實堪憂慮

嚴格說來，「三七事件」只是單純的「軍紀違紀事件」。如果金防部官員於事件發生時，即依戰情規定處理，問題根本不可能鬧大，而搞到不可善後的地步。何況「三七事件」肇事將校龔力和范宰予等人於軍中風評不是很好，但因與郝柏村個人都有深厚的淵源，導致金防部在處理「三七事件」的心態上，礙於郝柏村情面，沒有斷然處置，結果却斷送了趙萬富、張明弘的大好前途。一位受到重懲的將領於事後表示，若非「一念之差」，心存「婦人之仁」及「尊重」郝柏村，「三七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他說，「如果，我有責任，郝柏村應該為我說話。」然而，郝柏村身為參謀總長，他可以嚴懲部屬，却不願承擔政治責任。「顯然是我估計錯誤，我除了怨歎外，總算認清部份將領的面目」。他說。

事實上，「三七事件」處理過程，嚴重影響軍方的體制。「三七事件」後，郝柏村可以嚴懲部屬，却不願承擔政治責任。「張憲義事件」發生，郝柏村可以免去自己的兼職，而不願承擔政治責任。「雷震回憶錄焚毀事件」，郝柏村可以不顧外界抨擊及監察院的彈劾，逕自下令吳松長升任中將，個人却不必承擔政治責任。如果軍方由一位不戰承擔政治責任的參謀總

長統領三軍，由一位不願對「任期」及「法規」負責的參謀總長領導三軍，軍方體制如何維持不無疑問。

基本理念，記者在採訪「三七事件」過程中，深感「三七事件」所以搞到難以善後的地步，郝柏村對於事件的處理過程須負擔絕大的責任。但郝柏村却悍然不顧法規限制，不但自己不守法，反而將「法」玩弄於股掌之間，一再曲解法規，使軍中的良法，盡成郝氏私法，長期以往，軍中法規豈不蕩然無存。

蔣經國生前永不叙用的將領，在蔣經國死後，竟能「起死回生」，紛任要職。這就表現了郝柏村為所欲為的作風，使軍中「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的風氣大為盛行。誠如一位國防部已退役將領表示，許多在蔣經國生前絕不允許發生的事故，却在郝柏村手中相繼發生。事後竟然沒有一個人為所犯錯誤承擔政治責任，則未來軍中法令如何貫徹，頓成問題。

「三七事件」既成過去，就事件本身而言，「三七事件」純粹是「法」的問題，但其中因涉及「人情」派系壓力，使「法」變成極為複雜的「人治」化。如何摒除「人情」回歸法治，是今後軍方必須重視的問題，希望軍方能體認「法」的重要，勿復以「情」亂「法」，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與「三七事件」有關出路簡表

與「三七事件」有關出路簡表

原職務	姓名	事件後出路	現職
金防部司令	趙萬富	聯訓部委員	陸軍副總司令
金防部政戰主任	張明弘	總政戰部設計委員	黎明公司總經理
金防部副司令兼參謀長	何清忠	政戰校長	政戰校長
金防部參三處長	丁渝洲	金西師長	陸總部作戰署長
一五八師師長	龔力	陸總部戰計委員	陸總部戰計委員
師部政戰主任	常哲雄	未派職	兵工學校政戰部副主任
師部參謀長	范宰予	十軍團參三處長	花東師長

「奉命參與三七事件」調查將領出路表

原職務	姓名	事件後出路	現職
國防部長	鄭為元		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	郝柏村		參謀總長
副參謀總長	陳堅高		副參謀總長
總政戰部主任	許歷農	輔導會主委	輔導會主委
總政戰部副主任	武士嵩	華視董事長	華視董事長
陸軍總司令	蔣仲苓	副參謀總長	副參謀總長
陸總部政戰主任	馬家珍	總政戰部副主任	輔導會副秘書長
陸總部參謀長	陳廷寵	六軍團司令	六軍團司令
八軍團司令	黃幸強	金防部司令	陸軍總司令
陸軍後勤政戰主任	張人俊	金防部政戰主任	警總政戰部主任
總政戰部政三處長	杜金榮	陸總部署長	陸總部署長
陸軍政戰部副主任	楊培基	三軍大學政戰主任	聯勤政戰主任
總政戰部副主任	孫森	警備副總司令	警備副總司令

# 永遠的文星・「復出」的文星

200套僅存的文星雜誌復刊號(共22本)



46年11月5日文星創刊，54年12月27日停刊，共出了99期。75年9月1日文星復刊，77年6月停刊，又出了22期。月落星沉，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文星，從早期的霸氣十足，到復刊後的豐沛人文精神，都是令人懷念的文星。這一套永不褪色的珍藏版僅存的復刊號只能提供給200位有識之士。



- 單本零售：100元(10本以上8折)
- 全套售價定價：：1600元(原價：3190元)
- 優待人間讀者僅售：1200元(平均每本僅55元)

• 台北郵撥：12192008號 • 戶名：李鴻澤  
•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18~11號 • 電話：3225653 郭小姐

〈一律瓦楞紙掛號交寄〉  
《套數僅剩200套，訂購從速》 歡迎機關團體訂購收藏

3.7折



# 再搞，再搞就太過份了

用軍人精神，來看人生，常是悲觀  
而不是樂觀的。

是現實而不是理想的。

如果不信賴人間合理的理性與倫理，  
那麼所剩的將是秩序的終極堡壘——力量。

這樣的軍人精神狀態，

會將所有的對象都當做可能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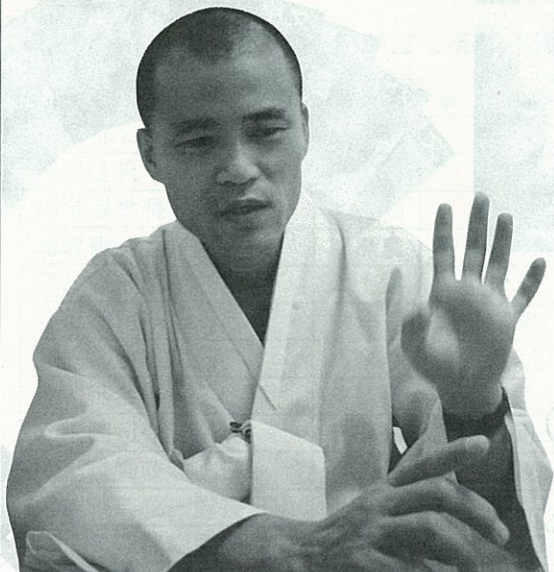
編按：

本文是南韓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想家金容沃，去年九月發表於「韓國日報」的文章。中韓兩國的軍事文化不同，南韓的軍事文化移植自美帝國主義，韓國並且受到軍人政變、獨裁統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韓國人對軍人有一股難以抹去的「怨」的情緒。

金容沃從哲學史觀的角度談軍人，對台灣徬徨於戰爭與和平間的軍人，以及對軍人干政仍存有疑慮的兩千萬人民，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容沃，現年四十四歲，出生於南韓忠清南道天安郡。高麗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負笈台灣大學留學，為哲學大師方東美的最後一位入室弟子；一九七六年再獲東京大學哲學碩士，一九八二年以「周易外傳」得到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現以自成一家的「氣哲學理論」，在世界哲學界被冠上大師級的封號。

金容沃



撰文■金容沃（韓） 翻譯■朱立熙

「不以兵強天下」，這是我仰慕的哲人老子說的話。「老子道德經」第卅一章裏也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 合法的武裝暴徒

軍隊是存在於地球文明中最巨大的暴力集團，它是以行使與管理暴力為由而存在的組織體；軍隊組織與地痞土匪、流氓集團、武裝暴徒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其機能是賦有合法的權威，除此一基準外，從哲學性而言，別無差異。

相反地，如果軍隊組織的行為缺乏合法權威的話，那與地痞土匪、流氓集團、武裝暴徒便毫無二致。在歷史上，暴徒與合法的軍隊實際上有許多時候是難以正確劃分的。如果暴徒勝利的話，從那一瞬間開始暴徒就獲得了合法性；反之，軍隊則成為暴徒。

「軍」這個字，從古代的字形來看，是戰車上飛揚著旗幟的形狀，英文的字義則是「武裝的力量」（Armed Forces）；而「兵」這個字，是雙手拿著斧頭交戰的模樣。

軍隊與警察又是不同的。警察的目的是為了維持一個政治社會集團本身的內部治安秩序，而軍隊則是與其他政治社會集團中存在的軍隊組織為敵對行為而存在。因此，軍隊不能任意代行警察的任務，像光州民衆抗爭事件以自己的同胞為戰爭對象的軍隊，事實上已與軍隊的存在理由正面衝突了。

而且，我們所經驗的所謂軍隊的組織體，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我們無法用人類歷史的普遍性經驗來看待它。我們所經驗的軍隊，是以軍與民完全分化為前題，是一個「國家中的國家」、「民主社會中的非民主體制」。這種合法的暴力恐怖集團因全民的徵發而分化的特殊現象，在人類史上不分東西，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這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形成過程大抵是一致的。韓國在朝鮮王朝時代文官與武官的對立，並不能視為軍民分化，那不過是士大夫官僚集團內的機能性分化而已。在一般百姓階層並未形成農與兵分離的現象。實際上，在朝鮮王朝時代，我們所概念化的軍隊是不存在的，這也是朝鮮王朝能夠控制軍權的跋扈，而維持五百年長壽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時，縱或在外勢的武力下受辱，那也是可以貫徹文明論理的共存利益。

## 好戰的美國

在這個地球上，目前經濟自立人口中有十分之一以上是由軍隊的組織與經濟在操縱。而這個地球上所出現的最大的軍事國家，無疑的就是美國了。

人類歷史上，最好戰、而且已經大眾化了的文化，就是美國。我們可以從奧立佛·史東告發戰爭的電影、「現代啓示錄」，以及好萊塢的暴力犯罪電影等可以看的出來。美國文明的好戰性，比歷史上最好戰的羅馬文明，不論質與量都要凌駕甚多。

這並不是我在危言聳聽，許多權威的軍事教科書都是這麼寫的（請參考大英百科全書）。美國軍隊的特徵是，地上戰鬥兵力的比例只佔了全組織的百分之十五，為了維持組織只好擴大民間的組織。這也充分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的軍隊組織與其社會的一般經濟結構有著多麼緊密的關係。從嚴格的意義而言，美國實在算不上是資本主義國家，它是一個以軍需工業為核心，而以多國企業在全世界的組織為主軸而運作的人類戰爭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

如果到漢城泰陵的陸軍官校去看的話，就會看到其設立者美軍叔叔的銅像矗立在那裏，這一事實正說明了韓國軍隊是基於什麼動機、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朝鮮民族目前所經驗的如此大規模的專業軍事集團，在我們歷史上是不存在的。這種狀況是韓國光復後，美國軍政成立、在南北韓對峙的情況下產生的非常特殊的狀況，我們的軍事文化並不是從我們本身傳統文化的延續性中發展而成，那完全是在與我們隔絕的、新的美國軍事文化的變相的移植過程中所產生的。

## 再搞、再搞、就太過份了！

韓國的歷史目前正站在從王政轉換為民主的道路上，此時我們必須再思考、再清算、再詮釋的首要關鍵便是軍事文化。曾經有一家報紙的社論對學生示威這麼寫著：「再搞的話就太過份了。」現在，我們的國民應該知道同樣把這句話丟給軍人叔叔：「再搞，再搞，就太過份了。」

軍人與百姓的分立與同化的力學，是廿世紀人類史上最難的難題之一，追根究底就是因為互相都不能否定的關係。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軍隊政治化」或「政治軍隊化」是不被容許的。人類歷史愈往古代社會上去，軍事與政治愈是不分的，而軍政不分的情

況，便造成了軍隊不是用來與外部打仗而是用做統治內部人民的手段。

朝鮮王朝雖以高度的文明自豪，但其「軍事文化」仍不脫古代社會的樣相。如果北韓比南韓更過份的話，就是其「軍事文化」一點也不輸給南韓，這實在是令人哀痛與羞恥的事。

在戰爭時期，可看出軍與民同化的傾向。軍隊的規範支配著人民的規範；人民為了生存，必須支援軍隊的價值與目的。但是在承平時期的軍與民是分立的，軍人只剩下集體暴力的羞恥象徵。因此，他們一致都有了思鄉病（Nostalgia），韓國在戰後所有的戰爭電影，便是由思鄉病所引出來對軍人精神的禮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承平時期的軍人能夠得到人民多少程度的尊敬，是由軍人履行了多少夠名份的戰爭來決定的。

然而，大韓民國的軍隊却是打了兩次戰爭與兩次動亂的悲劇。兩次戰爭指的是韓戰與越戰，兩次動亂則是朴正熙軍事革命與光州事件。韓戰是一個同族自相殘殺的悲劇，韓國參加越戰則是傭兵參加一個沒有名份的戰爭。朴正熙的軍事革命完全否定了前一年「學生革命」推翻李承晚時民衆所流的血，光州事件則是軍人在治安秩序內與自己的人民的衝突。

大韓民國的軍隊既不是為獨立運動而戰的軍隊，也不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而抵禦外侮的軍隊。事實上，韓國軍隊所持有的對國民的形象的界限與本質，是需要承認、反省與努力克服的。

今天，韓國軍人會有誇示政治力量、犯下恐怖活動的想法，這種錯覺基本上是來自他們自認為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發動政變掌握政權。

發動政變是透過對民權的完全否定以及對所有成文法的全面漠視，而由少數英雄主義者所造成的暴力壟斷。依我研究周易占卦的結果，政變在現在的可能性已經愈來愈渺茫了。有興趣搞政變的人恐怕要快動手才行。我們國民會歡迎他們的，因為他們一定會遭到挫折，而且會體驗到慾望的落空。

我們這個社會幾乎沒有人像我這樣罵學生的，而且罵得非常嚴厲，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對我施暴，反而非常尊敬我。不只是學生待我如此，這個社會所有的人也都如此。

他們不只沒有刀，也沒有情報網，無數的學生被催淚彈、被刑求打死，甚至用自殺的苦肉計，但是他們



始終拒絕使用恐怖行動。他們對著部長辦公室、美國大使館丟汽油彈，這樣算是暴徒嗎？他們並不會用刀去刺殺路過的部長或美國人。從世界學生運動史來看，韓國學生運動的非恐怖性確是奇蹟，而且已接近非常識性的地步。死亡都在所不惜的他們，還有什麼畏懼的？保存學生運動的純粹性，是他們對民族同胞最後的承諾。恐怖暴力是原子彈也阻止不了的，萬一，恐怖活動得到這個社會的理解，並成為集團間的普遍現象的話，我們的民主甚至會淪落為狗不理的民主，也會成為難以生存的社會。

去年發生的中央日報記者被軍方恐怖行刺的事件，是違反這種民主最後承諾的第一個事件，而軍方這個違背承諾的當事人，必然會在民族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污名。

#### 放棄偏狹的愛國主義

在軍事停戰線不分寒冬酷暑站崗的一等兵，當他們來到輝煌燦爛的漢城鬧區明洞，一定會感覺那是墮落、偽善與反動、賣國的行為。但是，現在的軍人必須擺脫偏狹的愛國主義，必須要與這個多元社會的有機性融為一體，並重新替自己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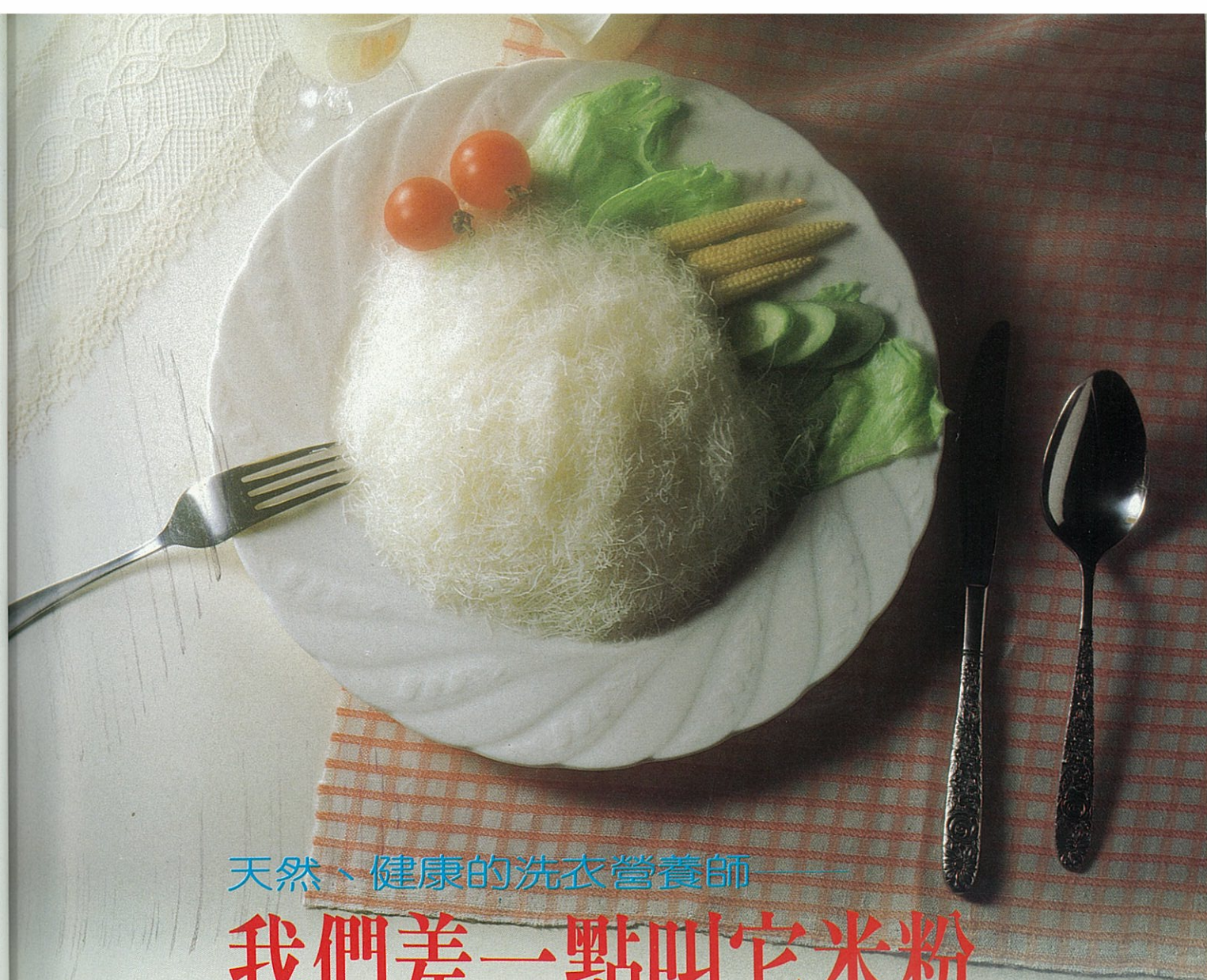
軍人生活往往在不知不覺之間，拒絕期待成為自足與自律的個體，而人間是互相依存的，不是只為服從命令而存在，那是被動的。軍人成為只有在某種組織的束縛下，才能夠存在的東西，由於其人性是虛弱的、非理性，因此使規律與領導成為不可避免。

用軍人精神（Military Mind）來看人生，常是悲觀而不是樂觀的，是現實的而非理想的。因此，如果不信賴人間合理的理性與倫理，或是承諾的力量，那麼將只剩下人類秩序的終極堡壘——力量而已。由於只相信權力與權力手段可以救援人類，便拒絕了所有的意識型態，也拒絕了所有的浪漫主義。對他們而言，所有對象都是可能的敵人。雖然在這樣威脅的抗存中形成了他們權威主義的性格，理由是相當充分的，但是將來不免違背我們發展中的民主社會的價值觀。

將來，我們社會在面對祖國統一的民族大業與歷史潮流時，如何制約與克服軍事文化的價值觀與人性觀，是會不斷遭遇的難題。在此，必須重申的要求，是新人性觀的再發現。在巨大的歷史潮流中，軍人必須要有實踐孟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丈夫自我否定的精神，而且必須要與國民同樣愛國的正道！



美軍駐韓總司令部



天然、健康的洗衣營養師

## 我們差一點叫它米粉



第一眼看見泡舒肥皂絲，我們差一點叫它米粉。

泡舒肥皂絲細長柔白、觸感新鮮，散發大自然的芳香。

由天然椰子油精煉而成的泡舒肥皂絲，泡沫柔細好沖洗，洗淨效果強，完全溶解不留皂垢，洗後衣服更柔軟自然，尤特別添加安全性殺菌配方，殺菌除臭一次完成，能讓您洗衣更輕鬆、省時。

泡舒肥皂絲先進的天然配方，不含磷、螢光劑及 ABS（硬性）LAS（軟性）等石化成份，特別適合洗滌嬰兒衣物及貼身衣服；無污染、無公害、不殘留皮膚、不傷玉手、完全符合天然健康的環保觀念。

泡舒肥皂絲細心體貼，是您天然、健康的洗衣營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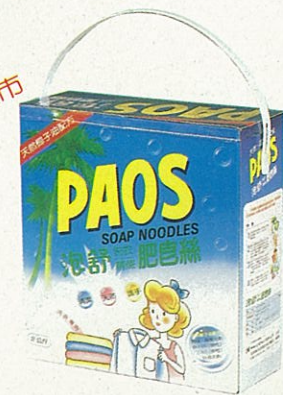


新日本理化專利配方

耐斯關係機構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管理處電話：(02)7527411(11線)

新上市





《人間生態》

# 水鳥告別大肚溪

「我困仔的時候，整條溪水常常站滿密密麻麻的水鳥，  
現在想想可能有數百萬隻哩！」

那時連陸鳥都多：「成千上萬的佔據電線，連電線桿都會搖晃。」  
水鳥在彰濱開發及工業污染、台電建廠壓力下，已漸漸告別大肚溪了。

撰文 ■ 簡慧蓉

攝影 ■ 何叔娟

彰化縣伸港鄉張玉姑廟後方，  
一隻滿嘴腥味的夜鷺  
仆倒在落葉亂草中，  
可能是吃了大肚溪裡  
遭污染的「毒魚」，  
中毒了。







台中大肚溪口，  
每年有數十萬候鳥過境，度冬、棲身，  
擁有豐富鳥類和濕地生態。但溪口南岸，  
伸港鄉的海埔地被工業局放棄後，  
省政府正拿來做為壓縮垃圾的填海場。

個無法追溯的年代以前，大肚溪溪口、下游的居民們怕是怎麼也沒想到，這些每年很自然便會來大肚溪覓食繁殖的野鳥，竟會在 80 年代裡成為環保與開發之間爭論最烈的議題。

「在我還是囡仔的時候，整條溪水就站滿密密麻麻的水鳥，怎麼數也數不完。現在想想可能有數百萬隻哦！」

6 月下旬，當我們在大肚溪下游南岸的張玉姑廟前採訪時，原在看人下棋的林阿伯一聽到我們是為了大肚溪的鳥類而來，很熱心他說他看鳥看了好幾年，並告訴我們以上那段話。

那一個飛鳥滿天的年代……

73 歲的林阿伯說，當他 10 來歲時，家裏就從南投縣搬到彰化縣伸港鄉的溪底村直到現在，種著數甲的田。由於田地離大肚溪不遠，剛搬來的第一年，有一天清晨，全家人在田裏播種時，突然聽到一陣啪啪的聲音從遠處的天際傳來，當時大家立刻停下工作循聲往遠方看去，「一大羣的鳥，也不知有幾隻，就往溪水的方向飛去。」林阿伯眼神閃爍光芒，彷彿現在想來都還相當驚異。

他說當天，他的父母就將這件事告訴鄰居們，沒想到鄰居竟是一臉平淡的表情，原來這樣的景象在當地來說每年總可見著幾次，並且也從此知道溪水下游和溪口處聚集的鳥，遠比他們見到的多得太多。

從此，這名 10 來歲的孩子便常常在農忙之餘跑到溪邊看鳥。幾年下來，經過他的觀察發現這些鳥通常在春秋兩季飛來大肚溪，尤其是秋天來的那一次停留最久，數量也較多，往往非得住過冬天，春天來臨時才願意

離開。

對於林阿伯 60 年前的這個發現，台灣生態界却是在 10 多年前「彰濱工業區」的計劃開發後才發現的，也開始提出西岸海埔新生地濕地地形的重要，而國內民衆知道大肚溪口豐富的鳥類資源則又是近 10 年的事了。

19 歲那年，林阿伯經媒妁之言與同村的一名女子結婚，孩子相繼出生後，那個他常去的溪岸便因肩上生活的擔子逐漸沉重而漸漸遠離。

不過陸地上的野鳥反而成為吸引他的另一個目標。

#### 台灣每年猛禽輸日 50,000 隻

他說他記得以前不僅水鳥多，陸鳥也不少。譬如現在已很罕見的老鷹在幾十年前多得滿天飛翔，時常看見牠們在空中盤旋搜尋獵物。就是已成爲台灣留鳥的斑鳩，數量也是多得驚人，成千上萬的佔據電線，「連電線桿都會搖晃！」林阿伯形容說。

長久以來，台灣一直是日本猛禽標



本來源的供應地。據一項非官方，由日本民間生態團體所調查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每年輸出到日本的猛禽爲 50,000 隻。

林阿伯說在日據時代，他便親眼目睹日本人每年在大肚溪附近大量獵殺老鷹的情形。

「日本人就當著我們的面把老鷹一隻一隻打掉了，這裏打完，就跑到山裏去抓，沒有人知道他們獵去做什麼？」林阿伯說，剛開始大家還以爲日本人是打去吃的，後來才聽一名給日本人雇用獵老鷹的台灣同胞提到，這些老鷹都是被剝去皮毛後送去日本作標本。

光復後農藥時代開始，老鷹常吃下了毒藥的老鼠，更加速了牠們的滅絕。林阿伯這麼分析。他說，近幾年別說老鷹見不到了，就連斑鳩也不怎麼看得到。

「2、3 年前，我還時常看到一些阿兵哥來這裏打斑鳩，一次五、六十隻，上百隻逃不掉。」林阿伯說，他

不明白，以前那麼艱苦的年代裡，雖然偶爾會有人去抓鳥來補充營養，但還是很有限度的抓。現代人營養應該都不缺乏，爲什麼還來獵鳥？尤其是阿兵哥這種打法。他問我：是不是軍隊裏吃得不夠好？

#### 捕鳥者以外地人爲主

除了近幾年軍隊獵鳥以外，住在大肚溪北岸台中縣龍井鄉麗水村，現年 68 歲的李老伯提到，他記得早在光復後，駐台的美國大兵便常成車成車的來大肚溪打鳥，雇用當地小孩幫忙撿拾打下的鳥。不過居民們都聽說這些鳥的毛肉很厚實，子彈對牠們沒什麼用。李老伯現在說起，似乎還蠻相信的說。

種著一甲多的西瓜田，李老伯就在溪流北岸靠近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公路旁賣起自種的西瓜。

他說候鳥路過大肚溪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日了，不過牠們都很安份，幾乎都聚集在大肚溪附近覓食，也沒聽

據台電表示，興建中的火力發電廠，  
四部機完成後，  
可供電 220 萬瓩，  
相當於兩座核能發電廠的容量。  
公園化的電廠內將設  
觀鳥台、網球場、慢跑道、釣魚台等  
「敦親睦鄰」的設備。





東方環頸雉，夏季在砂礫地上繁殖下一代，牠已由過境鳥變為留鳥。牠邊找食物，還得忍受建電廠大卡車揚起的漫天飛沙。遠處大肚溪口外延5公里的潮間帶是水鳥棲息、覓食的最佳地點。

過牠們危害農作物或是魚塢的傳聞。

有時日子真的過得苦，有的人便想出抓這些鳥裏腹的主意，「但是，那裏抓得到，什麼工具都沒有，牠們的警覺性高、距離又遠。」李老伯說。

有一年，約20年前，候鳥不知道什麼原因竟然提早過境，有部分跑進農田吃穀粒，被農民用網捕捉住，從那時起，當地的居民才知道可以用網抓鳥，但是因為當時網子很貴，真正買來專門捕鳥的人很少。到現在會來抓鳥的，還都是以外地人為主。

李老伯又說，幾年前他還看過外地人捕了成網的水鳥，「不知道是拿去賣還是食用？」他這麼說。

### 台電設廠，「擋那擋得住？」

在訪問李老伯時，相隔數甲稻田之遙的台中火力發電廠正在抽沙填海，從這裡望去，空中一片黃塵瀰漫，龐大觸目的機器正有規律的上下顫動著，在炎夏的午後裡發出嚙嚙之聲。

李老伯說，約3年前台電在北岸施工建電廠以後，這裡的居民不但每天被機器聲音吵得半死，沒有一天安靜過，而且空氣也變得很糟。

漸漸的，居民們都發現：怎麼鳥愈來愈少了？不知道都飛到那裡去？「想也知道，人都受不了了，鳥怎麼受得了？」李老伯說。可是他們還是擔心，會不會電廠一旦開始運轉後，這些鳥都不來了？

最明顯的是，以前常來賞鳥的人，通常來這裡發覺看不到什麼鳥之後就走了。現在除了少數還在這裡做研究的學者以外，平常不要說單純來賞鳥的人沒見幾個，就是假日裡也看不到人。

李老伯說，當初台電要設廠時，這裡的居民也反對過，可是，「反對沒效啦！他就是硬要蓋。」李老伯說這句話時，無奈是多於氣憤的。

他又說，他們就是因為看到大肚溪變了樣以後，很害怕台電來會造成更大的污染。

「但是台電說保證絕對不會造成污染，說他們會做防範。以後會不會污染我不曉得，可是現在還只是在施工期間，明明看到野鳥就減少了。」李老伯這時有些氣憤了。

他緊接著說，他聽路旁這些種田人說，有時台電的電纜竟然乾脆就直接從他們的田水裡牽過去。「這些種田人怕得要死，怕那一天下田時不小心踩到被電死怎麼辦？」李老伯說著說著，還是一臉無奈。

他說，對於別的鄉鎮來麗水村偷倒垃圾，村民還有辦法阻止，可是，一

碰到像台電勢力這麼大的單位，「擋那擋得住？！」他嘆了一口氣。

台電的事讓他無可奈何，但是一談起鳥事，李老伯對於賞鳥者似乎印象不惡，他說這些人只是安靜的看鳥，不會去驚擾到鳥。

林阿伯也提到，最早他看到賞鳥者拿著望遠鏡在看鳥覺得很好奇，後來自己現在就讀高中的孫子不但常常去賞鳥，「而且還拍了一大堆鳥的照片回來。」他有些不能相信現代人與他們那時候「看」鳥竟有如此的不同。

### 拿鳥當靶，讓軍隊「練習射擊」

而有關軍人獵鳥，張玉姑廟的廟祝郭先生可是印象深刻。

他說，每一回這些阿兵哥不僅打斑鳩，還會到廟前黃槿林內騷擾鸞鷲。

他記得2、3年前的有一天下午，當地的一些居民正聚在廟裏談天下棋時，忽地見到廟前黃槿林裏原本安靜的鸞鷲羣，急促不安的在牠們的營巢上空驚叫拍飛。當下，當地與鸞鷲相處數十年有經驗的居民和郭先生都知道，一定是有人進去騷擾牠們了。這時忽然傳來幾聲鞭炮聲，原來在空中拍飛的鸞鷲竟然一隻隻急速的墜下，此時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有人在放槍。

過了不久，一羣身穿草綠色軍服的阿兵哥嘻嘻哈哈的從林內走出來，每個人手上拿著數具鳥屍。據他們自己說是駐防在附近的部隊，這次來是因為「軍隊練習射擊」。

以後的數個月裏，這些阿兵哥三天兩頭的到鸞鷲林內拿鸞鷲練槍，後來拗不過郭先生和居民們數次勸導，來的次數才漸漸減少。

「這兩年沒再看過他們來。」郭先生說。

「那裡，幾個月前我才看過一次他們到廟後的鸞鷲林去打鳥。」這時一位在旁的居民這麼說，有兩人同聲附和。

自從阿兵哥來這裏打鳥持續幾個月後，一部分的鸞鷲鳥逐漸舉家遷走，剩下的多數却在一個時間裏整羣的搬往廟後的黃槿林。沒想到還是躲不過阿兵哥們的打擾。

「現在大約還有2、3萬隻。」郭

張玉姑廟後，大肚溪堤岸溝內的小白鷺大概是翅膀受傷，飛不出去。







大肚溪口南岸河床有一大片墾殖地，種植西瓜、花生和蕃薯。

先生估算著。

### 鷺鷥林，一羣歷史久遠的住戶

45 歲左右，長得胖壯誠懇的郭先生說，他常聽上任的廟祝和這裏更老一輩的居民提到，當民國 28 年張玉姑廟還是一間破陋的小廟時，廟前的黃槿林的鷺鷥羣早就散散落落定居在那裏，沒有人知道牠們究竟已在這裏繁衍了多少世代？後來才愈聚愈多。主要以小白鷺為主，也住著一些夜鷺和黃頭鷺。

每天固定天一亮，小白鷺和黃頭鷺會成羣的飛到大肚溪覓食，傍晚 6 點左右再成羣飛回鷺鷥林，晚上則輪到夜鷺出來活動。幾十年了，也從來沒聽過附近農田和魚塢有受損的情形。

郭先生又說，和這些鷺鷥鳥相處這麼長的時日，知道牠們不但不會危害居民的生活，而且還會吃田裏的害蟲，所以當地人不會去干擾牠們。因此，平常他和這裏的居民若是看到小孩子進去偷鳥蛋和雛鳥，或者是外地人來這裏抓鳥，他們總會勸告他們，也常告訴來張玉姑廟的遊客、信徒要愛護這些鳥。

以前鷺鷥會飛到廟前的空地走來走去，可是自從被阿兵哥打擾後，牠們不但搬到廟後去，也不再飛下來靠近我們了。郭先生說。

「也許廟後比較隱密吧！」郭先生推測著說。

### 廟側山路直入鷺鷥林

這數十年來張玉姑廟香火鼎盛，不曉得是不是鷺鷥林聲名遠播之故，廟地已由原先林務局免費提供的一小塊保安林地拓建至現在的 3 甲多，有噴水池、曲橋的庭園景觀、休息亭、停車場，以及近些年才增建的烤肉區。因此廟方不得不於近期内改為向林務局承租。

雖然郭先生一再地否定遊客、信徒會去驚擾鷺鷥的可能性，不過，我們却在訪問的數日裏發現，廟側一條已被人走出來的小山徑，竟然是直通入廟後的鷺鷥營，而山徑的入口處是散放著保利龍、易開罐、塑膠袋的混合垃圾，還有數處遊客烤肉遺留下來的炭漬煤灰。

這樣的發現當然不足以證明香客信徒入林擾鳥的事實，不過却不由得令人懷疑，鷺鷥的搬家難道不也是因為遊人漸多、廟地一再拓建、廟前不再安寧的原因？

看來這些鷺鷥鳥，縱然一方面在廟方蓄意的保護，一方面却又為廟地的

收入，不自覺地被破壞棲息地，實際上並未得到與張玉姑廟不斷拓建同等的實質利益。

### 「工業區一直蓋，鳥怎麼保護？」

大肚溪，這條在水利局眼中污染「還不算」嚴重的河川，大約 10 年前，下游和河口的居民已經不敢到溪流裏游泳、捕魚了。

長久以來，下游的居民眼看著中、上游的工廠紛紛設立後，排放的廢水汨汨地流進溪裏，溪水由清澈轉為污濁，再變成與 10 多年前完全陌生的顏色。

原先在張玉姑廟一帶草澤地上極其活躍的鷺鷥與候鳥，因吃了溪裏的魚，重者暴斃，輕者也是虛弱的飛展不起來。而牠們也聽說了河口的養殖業者，因大肚溪的被嚴重污染而損失慘重。

因此下游一帶的居民互相傳告著大肚溪的魚已不能再食用的事實，連游泳也不敢去了。而他們發現自從台化在上游處設廠後，這裏的鳥死得更快、更多。

對於居民認為大肚溪的魚不能食用的說法，生態學者頗為贊同。

在當地做過一段時間生態調查的東海環科中心陳炳煌教授指出，其實大肚溪已經沒什麼魚了，一些抵抗力較弱的魚已經死得差不多，剩下耐毒性強的吳郭魚，即使吃下毒物還可長到巴掌大，但這些吳郭魚是不能吃的。

此外，曾長期在河口做過鳥類觀察的台中鳥會亦表示，他們曾經親眼目睹一大批停留在海灘濕地的水鳥，當浪一來時，竟然全部沒入海中，不見了。以他們在大肚溪多年的觀察心得推斷，這些水鳥可能是中毒之後沒力氣飛走。

林阿伯說，如今每年候鳥來得愈來愈少，已不再有早年的盛況。而鷺鷥也幾乎不在大肚溪覓食了，改飛到南投縣找食物，暮色中再飛回鷺鷥林。

「可能是南投的水比較沒受污染吧！」林阿伯說。

現在還可見到，偶而還有幾隻白鷺鷥在張玉姑廟的大肚溪岸濕地不停地來回走著找食物。是長久吃下毒魚，



體力無法長途飛行？還是其他因素？我們如此猜想著。

現就讀國三的一名小男生說：「因為這裏還有牠們的窩。」

遇到他那天是在「伸港堤防」上。他說他常來看鳥，童年幾乎就是在「看鳥」中度過的。他又說，以前水防道路還沒建而那座山（他伸手指著我們右後方，廟前的角度）也還沒被挖掉蓋工業區的時候，這裏的水鳥、鷺鷥相當多。「雖然我喜歡鳥也覺得應該保護，可是工業區一直蓋，怎麼保護！」他十分不悅的表示。

### 保育與開發？

約 10 年前開始，台中鳥會的鳥友經常到大肚溪一帶賞鳥，與張玉姑廟附近的居民逐漸熟稔起來，並告知廟祝郭先生請他幫忙宣傳「愛鳥」的觀念。

「對啊！我也覺得這些鳥應該被保護，因為說不定那一天台灣的鳥都會消失了。」郭先生這麼告訴我們。

他又說，他小時候常常去偷鳥蛋或抓幼鳥回來養，那時候覺得野鳥和水鳥都住得比較分散。近 5、6 年他發覺這些鳥活動範圍愈來愈集中了，他猜可能和樹林愈來愈少、工業開發有關。

林阿伯似乎比較樂觀，他不認為這些鳥會絕種，「至少還有麻雀啊！」他說，「不過，有鳥還是比較好，讓牠們自由自在的飛翔。」他這麼表示。

然而這樣的想法並不表示他們就能放棄，因為人為的需求而破壞鳥類棲息地的做為。

民國 75 年，水利局在和美、線西、伸港三鄉地方，以「鑑於 48 年『八七水災』」的要求下，沿著大肚溪岸挖濬一條水防河道，工程中鷺鷥林被攔腰截去一半。

面對這件工程，郭先生認為：「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必須這麼做。」而對於附近工業區的迅速開發，如果他能得到利益這樣的問題，

緊臨西瓜田是伸港鄉終日冒著黑煙、臭氣熏天的垃圾處理場。





他則很誠實的說出他的看法。

郭先生說：「有沒有鳥其實對我們並沒有影響，只是感覺上如果世界上動物較多較有意思，否則只有人實在沒什麼意思。不過人還是愛錢的。何況若是對地方有益的地方建設，我想還是重要的。」

### 大家都在搶地

大肚溪就這樣一方面工業區開發不斷，沿岸縣、市、鄉、鎮的垃圾也不間斷地運往溪岸傾倒，垃圾堆旁邊緊臨著魚塭、花生田、西瓜田是常有的事，以及多重複雜的廢水污染。這些，正一點一點地將大肚溪一帶野鳥、水鳥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破壞殆盡。農委會與生態學者憂心忡忡，亟言保護，而一些民間環保團體更表示相當的支持與參與。

然而在工業局與彰化縣政府也想用地之下，却引發了一場農委會與這兩個單位的搶地風波。

他們搶的這塊地是去年年初，經濟部解編伸港、福興、漢寶3塊原屬「彰濱工業區」計劃開發的，其中的伸港一區800公頃的海埔新生地。

農委會保育科湯先生說，在農委會的研究報告裏發現，伸港和綫西兩區草澤地是候鳥和野鳥最主要的覓食棲息繁殖區，尤其在兩區的交接處約上百公頃地更為密集，因此農委會希望在此地劃出160公頃作為自然生態保育區。

他又說，不過由於目前這塊海埔地裏有相當多的違法魚塭，所以農委會方面也有了解決的方法。台大動物系林曜松教授建議可將這些魚塭稍微整理一下，成為深淺不一、適合各種水鳥棲息的環境。

然而這個希望却因劃進了一部份工業局擬作工業開發的綫西區，與彰化縣政府計劃作為300公頃垃圾壓縮填海場，而變得困難重重。

湯先生說，因此這塊保育地至今仍不具法律地位，不過若是省政府答應，我們希望能先築籬將地圍起來。

工業局方面則表現出頗為堅持不和農委會協調的態度。

負責彰濱工業區開發，工業局五組

的張傳宗專門委員表示，農委會的自然保育區變來變去的，一下說在這裡，一下又說要那裡。不過不管他們要劃在什麼地方，政府既然決定做工業區就是工業區，農委會的水鳥區若是侵入了工業區內，不但工業局不同意，就是當時被我們徵收土地的老百姓知道了也不會贊成的。如果農委會堅持要做水鳥區，那麼還是請他們擺到別的非工業區內。

而另一方面，彰化縣政府欲利用作垃圾處理場的計劃似乎也頗不讓步。

垃圾問題，目前已被台灣各鄉鎮市首長列為管轄內最難解決的政務。聽說伸港海埔地300公頃彰化縣垃圾預定地，就是俞國華行政院長任內在一



次視察彰化縣時，縣政府向俞國華爭取得來的。只是那次承諾中並未應允確切定點，不過俞國華隨後指示省政府儘速劃地，因此當省政府自經濟部得到3塊「彰濱」解編地後，首先優先考慮的就是彰化縣的垃圾用地。

據一位了解內情的生態學者指出，彰化縣政府打算在這塊300公頃填平後的海埔地上，經營高爾夫球場、跑馬場或者垂釣場等營利事業。隨後他表示，對於縣政府這項規劃，他認為是那些坐在辦公室裏的人的幻想，「他們不了解當地的情形，東北季風一來，走路都有問題，何況打球。」他說。

中毒的夜鷺，帶回給台中鳥會前會長吳森雄診治，確定牠中毒了，服藥後上吐下瀉，一會兒功夫又活蹦亂跳。隔日我們又將牠放回棲息地。保育是要從「尊重生命」開始的。

台中縣龍井鄉麗水村工業  
污水處理廠附近都是養魚池，  
更有人前來電魚。



而我們在求證彰化縣政府後，却得到縣政府內部互相矛盾的說法。

### 「沒有魚了，候鳥還來嗎？……」 工業局官員如是說。

彰化縣政府民政局的某位官員表示，省政府劃給彰化縣的地雖然已經決定了，但面積有多大？則還未定案，不過他們有打算一部份將用做垃圾場，一部份做飛機場。

然而縣政府內工業策進會的曲組長，却否認了彰化縣可得到彰濱工業地的說法，表示一切都還在中央的決策當中。不過他不否認由於這項決策延擱快 10 年了，當地居民都希望早點有頭緒，比較希望最好朝工業開發，「做對國家、地方發展有幫助的利用。」他說。

我們請問他：知不知道伸港區內每年有許多候鳥把那裏當做休息、補給站？

曲組長的回答令我們相當驚訝。他說，他不知道那裏有候鳥，也沒聽說過。平常他們也常去那一帶勘察工業用地，不過並沒有看過什麼鳥。有時在縣政府附近看到的鳥他也不認得，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候鳥？

對於候鳥過境台灣以大肚溪河口濕地作為度冬繁殖區的現象，工業局官員則有著與生態研究上以及我們的田野採訪裡全然不同的論點。

工業局的張傳宗專門委員說，早些



大肚溪堤岸旁，張玉姑廟後的小徑內，常可看到白鷺橫屍草叢。

年時他到綫西、伸港兩區海埔地做勘察，很少看到鳥。民國 60 年左右，由於老百姓在這兩塊工業用地內大量挖掘魚塢，尤其是綫西區的寓埔海埔新生地幾乎都是魚塢，有了魚，才逐漸吸引那些候鳥在這一帶覓食。以後候鳥之所以每年來，那是因為一部份被徵收土地而廢棄的水塘裏還有魚，那些鳥才願意來。

言談中，張專門委員頗責怪農委會對於大肚溪鳥類的研究不過是近幾年才開始就篤定劃水鳥保護區的計劃，「若是我們將這些地統統推平了做其他用途，沒有魚了，那些鳥還來嗎？到時看農委會怎麼保育？」他這麼說。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被白吃的午餐。

在這場爭地事件中，農委會的立場主要以「濕地是地球上生產力最豐沛的生態系」為訴求重點，而另一個理由則是「讓民眾假日有休閒地方可去」。

後一個理由在當今面對保育與開發的困境上常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保育」獲得許多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然而，我們却從國內近一年半來相繼發生「七號公園」和「關渡鳥類保護區」這兩樣事件中得到深刻的感受。

「七號公園」幾乎是在幾次的聽證會上已被決定，而「關渡公園」却是叫嚷多年仍游離徘徊於生態保育與私人投機開發的夾縫中。這兩者看似不同，其實本質一樣，所謂的保育問題實際上還是脫離不了以「人」的觀點去談生態維護。

幸運的是，「七號公園」是位於台北市這個大都會的鬧區之中，都市人一向對綠地的需求殷切，一座「七號公園」的爭取下來，不但綠地有了，周圍住宅區的房價也會因此而利於炒作。

「關渡公園」可就不那麼樂觀了。一旦被作為保育區，則人為開發、住宅數量均必接受限制，利益有限，難怪贊成開發的聲浪這麼高。

同樣的，大肚溪的開發與否也面臨考驗。

雖然目前大肚溪鳥類覓食繁殖的地區較遠離百姓的住所，做為生態保育區的可能性似乎增高。然而被農委會與生態學者認為的魚塢、蚵田、髮菜池……等是破壞西海岸濕地的主力，偏偏却密佈在伸港、綫西兩區，尤其以綫西最為嚴重。而這些却都是當地百姓，世代以來賴以維生的經濟來源。

若只是為了讓都市人假日吃飽沒事做有地方可去，則無疑是將都市人在大都會中永遠不可能得到的後花園，假藉保育之名去蓋在別人的家中。

這種：讓少數人獲利、大多數人受害的保育觀念，是否公平？

誠如，已享受到開發後富裕生活的西方國家，却極言譴責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砍伐熱帶雨林、破壞地球生態一樣，這是否公平？

那麼讓西方國家去維護生態，第三世界的人民去享受富庶，可能嗎？

既是台中鳥會會員又是鳥類專家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顏重威教授便坦誠表示：「當然，讓贊成保育的人再回去過原始生活是不可能的。」不過隨後他提出日本民間生態團體用募款方式購置保育地的實例。

「這樣保育者就可以完全隨心所欲



的去規劃，絕對不會受污染。」顏教授說。

有時我們不得不相信，這世界上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被白吃的午餐。

可是，這樣做問題就解決了嗎？

### 消費方式不改，地球資源 分配不均，則保育遙遙無期

劉小如教授對於政府之於「保育？開發？」的態度相當不諒解。

她說：「其實保育者並非反開發，反而很贊成，但是是要有條件的開發，也就是提高開發資源的效率而減少污染。而政府決策單位不但不去面

對這個問題，反而將『反開發』推給保育者」。

地球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平均，已造成貧富相差懸殊的主因。

幾毛錢一個的紙杯隨手扔棄、竹筷子用完即丟、野生寵物大肆氾濫……這種種的背面，却是另一羣更多生活艱困的人不斷地砍伐掉自己國內的雨林資源、獵捕境內珍貴的野生動物。

如果，掌握地球大部份資源的少數現代國家消費方式不改，却只一味地要求多數人去放棄他們有限的經濟來源，則談保育不過是一場空想，另一種強者對弱者更不公平的剝削罷了！

中彰大橋南端上游，大肚溪口的腹地，張玉姑廟前後都是高大木麻黃和黃槿防風林沿堤岸排列，這是樹林內的鷺鷥巢。



《人間生態》

# 海豚不回家

兩百年來，澎湖漁民第一次寫下放生回大海的記錄。將捉到手的海豚可是這批海豚不回海洋，以沙港為家。天氣漸熱，這些海豚可能活不成，村長陳江順說：「沒死就會走，沒走一定死。」



14隻海豚在善心人士的協助下獲得重生。網開一面後卻迴游不去，成了澎湖島上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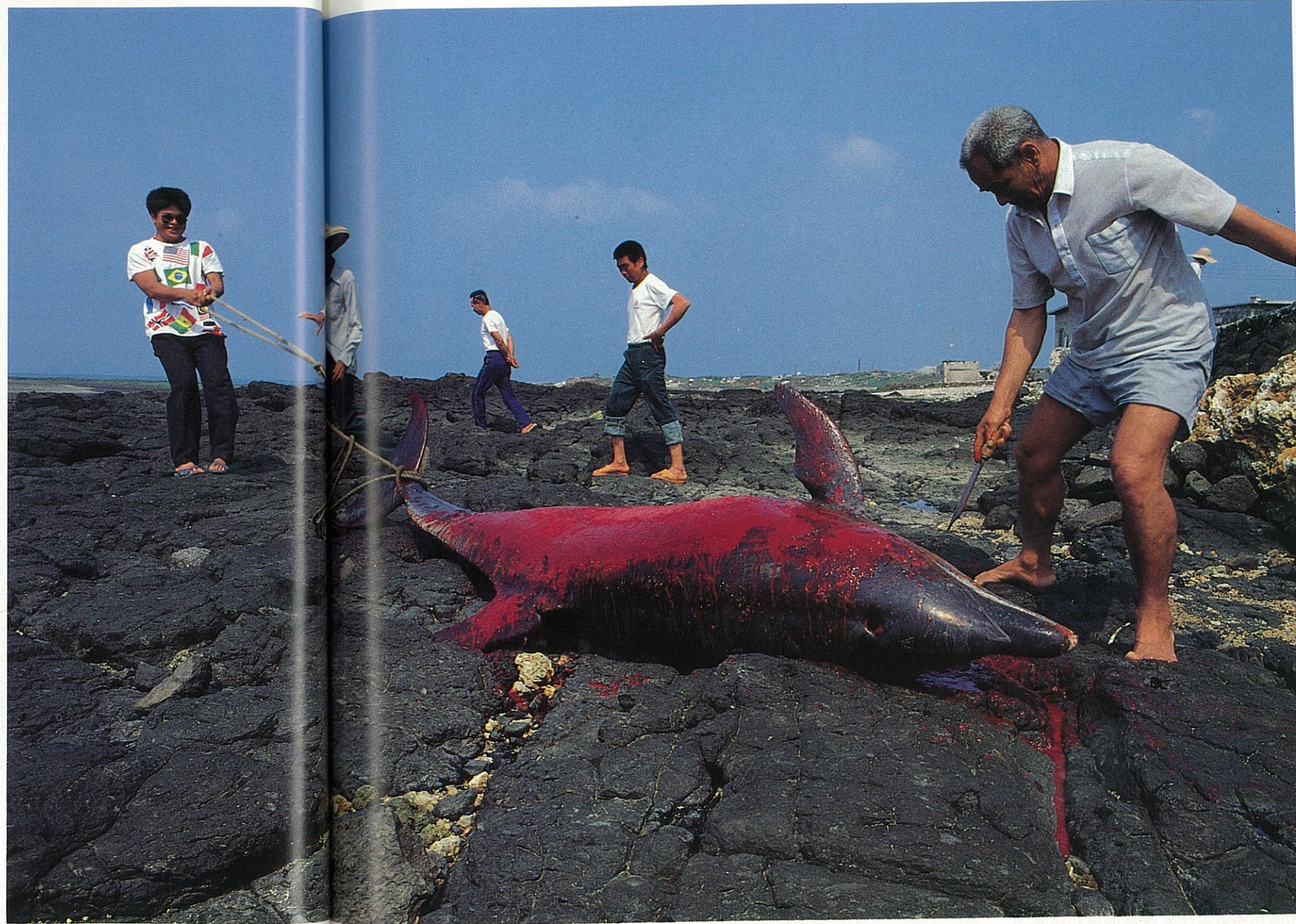
## 海豚島對海豚村

今夏到澎湖的觀光客，可以比往年多一項活動——到沙港餵海豚。沙港今年第一次比較成功地留養了一批海豚。以前曾經試養過兩次，都很快就失敗了，今年這一批能養多久，誰也不知道。從四月留下大約卅隻，到七月中已經只剩不到十隻來看，有幾隻能挺過夏季，著實是個未知數。

位在沙港北方的員貝島居民，常利用沙港的港口進出澎湖本島。員貝島的年輕漁民陳順賢在來去沙港時，眼望著在港中浮潛的海豚，猶不忘糾正乘客：「什麼沙港的海豚？這些海豚都是員貝的！」

陳順賢和他的幾個漁民哥哥做了一個海豚模型，想在員貝島上找個適當的地點樹起來，做為“海豚島”的標誌。沙港人則在社區入口已經樹了兩個白色海豚柱子當村子大門。這“海豚島”和“海豚村”的名義，在相互不爭不讓之下，默默地分別主張、各自發展了好幾年。

兩地居民對海豚之所以如此鍾情，



有相當的歷史背景。

幾百年來，每年冬至到春節之間，海豚追逐順著黑潮南下的肥美烏賊羣，員貝和沙港之間的海面是牠們必經之路，也是海豚最接近澎湖之處。兩村漁民聯手圍趕海豚，成為一定的公式；而員貝具有經驗豐富的漁民，沙港有可以圍住海豚的港口，是兩地不能不合作的理由。但是員貝的漁人總

是心有不甘：如果員貝自己有港口，沙港人可能連海豚尾巴都碰不到。畢竟員貝村的歷史，整個是一部漁民史；沙港卻是一兩百年的書香門第，沒落之後，才轉業靠海維生。捕魚，還是員貝村的專業。

### 沒落的書香門第

在政治位置上，台北是中央，澎湖

是邊陲；馬公是澎湖的中央，沙港是邊陲。對台北人來說，沙港是邊陲的邊陲，毫不起眼的小地方；觀光客到了澎湖，甚至不知道有這個地名，觀光路線圖上沒有這一站嘛。

村民合力將血淋淋的豚屍拉上岸。觸目驚心的畫面每年不斷在沙港海岸重演。（攝影／許孟凱）

但是兩百多年前，福建人東渡台灣時，沙港卻可以列在移民落腳的第一步之內。

由於港灣出入便捷，臨海風景怡人，地勢起伏有致，許多讀書人渡海後聚集沙港建村，成就了早期移民史上的文化重鎮。二百多年前，沙港就有幾何形的社區規劃，至今房舍雖老，規模仍在。現任村長陳江順家，





墨黑對開木板大門上朱紅兩塊桃符工筆書寫：“穎毓”、“川晴”，客廳門上橫批：“貢元第”，左右四句楹聯第一個字合起來正好是：“沙港貢元”，文人匠心，樣樣透著書卷味。湖西鄉長李春氣說，原來的沙港“特產”就是前清秀才和私塾老師，捕魚人少；後來許多讀書人應聘到嘉義中埔去教私塾，文人外移，文風中落，以捕魚為業的人才慢慢多起來。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特殊背景，沙港才能在兩百多年來澎湖漁民和海豚的關係史上，第一次寫下將捉到了手的海豚，大批放生回大海的紀錄。

### 不再回歸大海？

這件事打從一起頭就透著有些特別。照說海豚過路澎湖的時間，都是冬至到春節，從來沒有像這次晚到立夏還出現的，而且一來六十幾隻，陣容龐大。沙港村和員貝村的漁人，用了不少力氣圍捕到這一大羣海豚。除了賣給聞風而來的野柳海洋世界十一

隻，去訓練表演之外，殺了廿一隻給員貝、沙港兩村村民分食，還剩下約卅隻。澎湖一家育樂公司有興趣，但是價錢沒談攏。

從前殺海豚的時候，都在春分前，每天有春雨冲刷海岸。這批海豚被抓到時，已經過了春雨期，海豚被殺時沿岸劇烈掙扎所噴流的鮮血，染紅整條沙港海岸，海水也慘然變色。沒有春雨沖洗，腥風血海，連日不褪。「讓村子裡的小孩子看這麼殘忍的場面，」曾經當過老師的沙港村民李銘三說，「會有不良影響。」於是他出面，找了十一位朋友，各出一萬塊錢，以十二萬買下倖存的海豚放生。

十二萬，比育樂公司出的價還少，但是因為是要放生，而且是沙港村自己人，這筆生意還是順利地成交了。

被圍獲的海豚擠成一團，競相找尋出路。

(攝影／郭金龍)

海豚贖了身，沙港村撤去了攔在港口的兩道網，等著海豚出港。奇怪的是，海豚仍在港內徘徊，有時游出港口玩玩又游回來，好幾天了都不離開。為了讓這些海豚知道已經恢復自由，村民用鞭炮嚇、用小船驅趕，都無效。有些漁民說，這是因為原來海豚的兩名領袖被殺，一時沒有“人”帶隊，過幾天海豚選出了新領袖，自然會成羣離去。於是，每天到港堤上去看看海豚走了沒有，就成了沙港村民的休閒活動了。每天看，每天看，看到了一隻大海豚生了一隻小海豚，小海豚出世後，就朝著港外游出去，大海豚跟著出去找小海豚，從此沒有再回來。有些海豚游出去，撞中了漁民設在港外的定置網身亡，也有在潮汐漲落之間不知所終。不到一個月，海豚數目少了一半。但是越來越零落的海豚，仍然流連沙港不去。

### 海豚是漁民的天敵

每天到堤上看海豚的沙港居民，漸



漸看出了樂趣。很多人發現海豚其實非常聰慧，也對人友善，並不像他們以前所認為的那麼討厭。

全世界的人類，大概只有漁民是對海豚全然無好感的吧？沙港的年輕漁人陳添裕說：「海豚是漁民的天敵。」同樣在大海中討生活，慣於羣體行動的海豚算得上是漁民的強勁對手。一隻成年海豚體重可達五、六百斤，以動物食量通常是體重的十分之一左右來算，一羣魚被六十隻海豚追上，哪裡還有活口？漁人在海上追逐魚羣，但見附近出現海豚的蹤跡，就知道這網撒下去，也是落得一場空。

海豚還挑食得很：有鱗的魚不吃，無鱗有骨的魚也不吃；總而言之，海豚只吃軟不吃硬。吃烏賊的時候，只吃頭腳，身體裡有硬骨，牠不要。漁人常看見整片海域漂浮著無頭的烏賊身子，明白這裡已經被海豚掃蕩過，只能撿撿不值錢的烏賊身回去自家吃，無利可圖。對於一同在大海中討飯吃的漁人來說，海豚天生帶微笑的

嘴角、喜歡在船前跳躍作前導的動作，都成為討人厭的得了便宜還賣乖。

### 百年來，首次和解

在從前魚撈器具簡單、漁船只能在近海作業的時候，漁民忙碌終年也不過勉強讓一家糊口，捕殺海豚於是成為漁家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一隻海豚五、六百斤，瘦肉多，雖然味道不佳，卻很經吃，曬成肉乾可以從春末一直吃到六、七月。抓到了海豚，至少好一陣子不必擔心食糧不足。所以以前漁民捕獲了海豚，都當是一大喜事，宰殺的第二天，還要祭拜感謝老天爺的賞賜。

漁民所認識的海豚，不是可惡的天敵，就是充饑的食糧；海豚天生的靈

海豚為沙港人帶來大筆財源。

「沙港海豚管理委員會」的代表們，正聚精會神的為每一戶分配所得。

(攝影／許孟凱)

秀聰慧、與人為善，要到1989年的初夏，才在漁民自己的觀察中親身體會。

常常在港中游泳、釣魚的陳添裕說：「我們下去游泳，海豚喜歡游過來和我們玩。」玩熟了，有時候故意把手放在海豚嘴裡，牠就輕輕銜著，像小狗。

「只要有人拿著魚靠近堤邊，海豚就知道是要餵牠們了。那些游去港外玩的，也會趕緊回來。」曾經在港堤賣魚給遊客餵海豚的朱吳秋玉，形容牠們這時的速度「比飛機還快」。

「以後最好不要再殺海豚了，」村長太太倚著“貢元第”的紅磚門柱說：「這種動物太聰明。」

### 簇簇新的財神爺

海豚可愛，但是村民養不起。要每天供應一兩百斤魚養活不事生產的海豚，的確是一大筆負擔。幸好辦法總是有的，就讓夏季湧到澎湖的觀光客來買魚餵海豚吧！觀光客開心，村民





負擔減輕，海豚「自力更生」。

賣魚給觀光客的工作，大家同意給村裡生活負擔較重的朱吳秋玉，讓她賺取一點薄利貼補家用。

觀光熱季隨著炎夏到來，觀光客多了，朱吳秋玉的生意也旺起來。有人發現，堤上賣魚的小生意，實際利潤相當高，平白讓給朱吳秋玉不甘願。於是在六月初，沙港村舉行一次投標大會，結果在一片三萬餘元的標子裡，頗有生意頭腦的陳其北以五萬一

千元標得了賣魚權。堤上賣的冷凍鮭魚，也由一百元十五條，變成了七條。

每個月五萬一的賣魚金繳給村裡，可以多買一些魚冷凍起來，供觀光季以後養海豚之用。萬一海豚撐不過夏天，就當做村裡的福利金了。

沙港又分上、東、下三村。  
下村沿岸住戶每當大興土木時，  
經常發現大量海豚骨出土。

湖西鄉鄉長李春氣經常到沙港，他在餵海豚的樂趣裡憬悟到，要讓已經沉寂幾十年的沙港受到注意，海豚很可能是一個關鍵。

國家的經費總是建設中央為先，邊陲地區要視重要性決定是否撥款與撥款多少；所謂的重要性，往往決定在該地能提供中央什麼。沙港的海豚如果能吸引大批台北或高雄來的觀光客，也許他們願意順便瞭解一下曾經文風鼎盛的沙港文物。那麼修路、

建建停車場什麼的來迎接貴客，似乎也不為過。

李春氣計劃根據「台灣省偏遠地區均衡發展方案」申請大約兩千萬元的經費，用來拓寬道路、裝設路燈、修排水溝、停車場、建攤販集中場、改善海豚池、訓練海豚表演，同時還要在沙港村整修古宅設立民俗村，並修繕四合院供觀光客住宿。

雖然這些建設中有許多根本就是早該做的，但是如果不是有可能發展成



兩百多年前，沙港曾是澎湖文人萃集的文化重鎮，如今只有在粉刷得紅艷的楹聯和門楣上體會當年的文化氣息。(攝影/蔣家語)

觀光地，像這種邊陲的邊陲的小地方，要申請到經費還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呢！

也許只是一場春夢

這一連串的沙港建設計劃，都紮根在可以留養海豚的假設上。然而沙港已經有兩次養海豚失敗的經驗了，這次能成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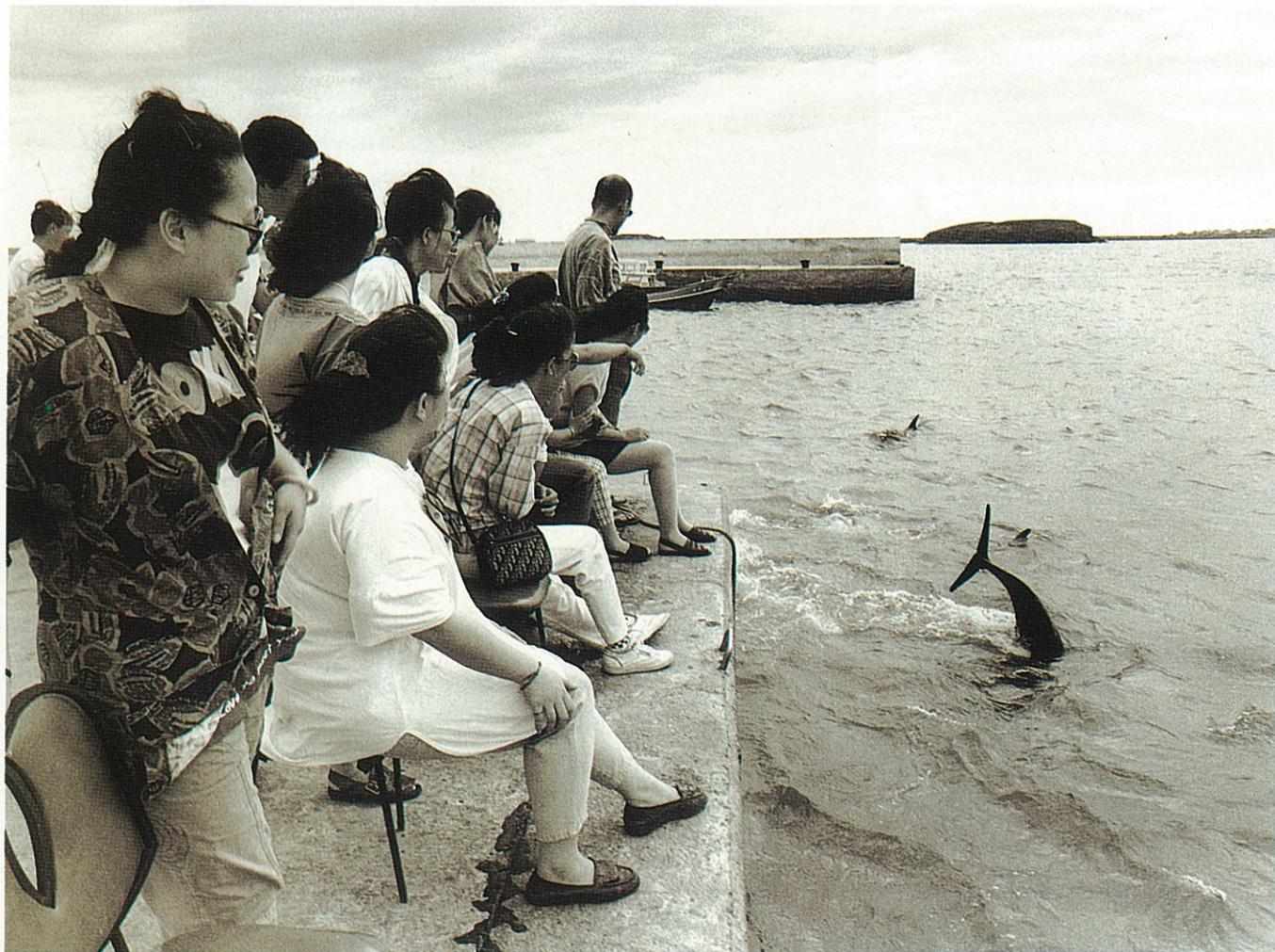
「沙港那個海豚池不衛生，海豚養在裡面會生病。」負責到沙港選購海豚的野柳海洋世界常務董事廖昭名，對沙港養海豚的想法表示不樂觀：「原來我們買下的海豚，應該在沙港養兩個月適應環境，可是我們只等了一個多月就趕快運回來了，怕海豚會生病。」

沙港村的人對野柳的說法不接受，

這樣小小的港灣，平時停不了幾隻跑不遠的小船，却可以暫時留住海豚。(攝影/蔣家語)







認為他們是怕沙港搶生意，以後大家都到沙港看海豚，不去野柳。

但是幾位研究生態的人士五月底到沙港觀察海豚的生活情形之後，發現不僅是衛生條件不佳；海豚池水太淺，水溫會隨氣候升高，海豚可能無法適應。此外還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海豚只吃無鱗魚，貴的魚餵不起，目前只餵鯖魚。長久只吃一種魚，會造成營養不良而帶來肝的疾病，不易治療，現在有幾隻海豚已出現了症狀。其次，如果海豚在漲潮時能游出港去附近覓食，則近海魚類會

這隻背脊受傷的海豚，每日不停的穿梭於纜索間摩擦止癢以致被困擾。這樣的情形一天出現三四回，經常得勞動村民下海解圍。



大量觀光客湧入沙港村爭睹「海豚奇景」。

岸上的人們被一幅幅「海豚跳躍」的畫面吸引著，卻從未想過這 14 隻海豚未來的命運。「牠們如何通過颱風的考驗？牠們如何度過澎湖最寒冷的冬天？」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銳減，形成漁民的損失。第三，觀光季過去以後，飼養海豚的費用絕對是一筆龐大的負擔，遠超過觀光季中賣魚的獲利。

種種分析，都顯示留養海豚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場春夢。當沙港村民都陶醉在夢中時，坐在“貢元第”橫匾之下的村長陳江順，無奈地為這批海豚的命運下了結論：「沒死就會走，沒走一定死。」

一陣海風吹過，堤上看海豚的遊客，依然嘈嘈。

被捕獲的海豚，較幸運的極少部份成了海洋樂園的驕寵。其餘的，終究逃不了被宰殺的命運。在沙港村沿岸，經常可見一堆堆噬盡筋肉的海豚殘骨被任意棄置。





#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獨一無二的贈品《人間故事手冊》與您一起成長

《人間》關懷您的心路歷程與生活尊嚴。  
在激盪與現實的社會中，  
您需要一個如《人間》般，  
充滿希望和愛的知己。  
現在訂閱《人間》，  
立即免費獲贈  
印刷精美、高品味、多用途的……  
《人間故事手冊》。



- 《人間故事手冊》挑選了人間雜誌自創刊以來的60幅精彩作品，每一張照片的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值得珍藏。
- 《人間故事手冊》預留了60頁空白，可讓您隨時隨地記錄自己成長的軌跡，精緻、人性化。
- 沒有一般年度日誌本的時間限制，可配合您的需要長期使用，更具個人歷史價值。
- 市面上無法買到的獨一無二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請立刻行動！

一般訂戶一年：1780元  
二年：3500元

學生訂戶和續訂戶一年：1680元  
二年：3300元

電話訂閱：(02)709-1920洽林惠美小姐  
劃撥訂閱：1008791-0人間雜誌社

## 現在訂閱

一年／1,560元

●再送您「證券投資策略」一本。

二年／3,000元

●再送您「四大名家解析股市」錄影帶一卷。

劃撥帳號／0785721-1號

戶名／統領雜誌社

掌握時代脈動  
洞悉財經趨勢  
追求富而好禮

統領 雜誌  
LEADER

掌握時代脈動·洞悉財經趨勢·追求富而好禮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變不是件容易的事，成長却是無數次的變

# 中國化學製藥 新主張·更嚴謹



這個新的中國化學製藥企業標誌，以及臂環抱化學瓶，象徵我們致力研究發展，持續不懈的意念，同時表達「突破現狀，向上躍昇，再創佳績」的決心。圓角正方形，具柔美感，象徵企業的穩定成長，表現誠實可靠、親切友善的經營理念。

### 新標誌·新視野

36年來，中國化學製藥以無比的魄力，不斷研究發展，開創新局，帶動國內醫藥事業與世界醫學同步，更不惜投下巨資，負起全民健康的責任。

今天，中國化學製藥以新的標誌，表徵「提昇品質、研究發展、回饋社會」的三大企業理念，並將以此努力，隨時「關心您的健康，共創美好人生」。



●研究所大樓

### 積極從事研究發展 不遺餘力

早在民國49年，我們即開始致力研究開發，今年更投下上億資金，充實設備及人力，為國人的健康發展更安全、更有效的新藥製劑。我們選聯合中央研究所：合成研究室、醱酵研究室、製劑研究室、動物藥理實驗室、分析研究室、中藥研究室，預估每年研究費用在新台幣伍仟萬元；同時還將加強與國外研究機構的技術交流。



●原有工廠不敷使用，於台南縣官田工業區購一萬坪土地，今年開工專門生產動物藥品及飼料添加劑。

### 放眼未來·回饋社會

展望未來，我們期盼醫藥先進與社會大眾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指導外，更期勉我們自身的群策群力，讓中國化學製藥公司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走在時代尖端，回饋社會大眾。



中國化學製藥在不斷的蛻變中，追求無止境的完美，堅持要獻給消費大眾最好的。



關心您的健康，共創美好的人生——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CO., LTD.

總公司：台北市襄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2樓 電話：(02)3917362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24之6號 電話：(04)3251871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建國二路249號 電話：(07)22160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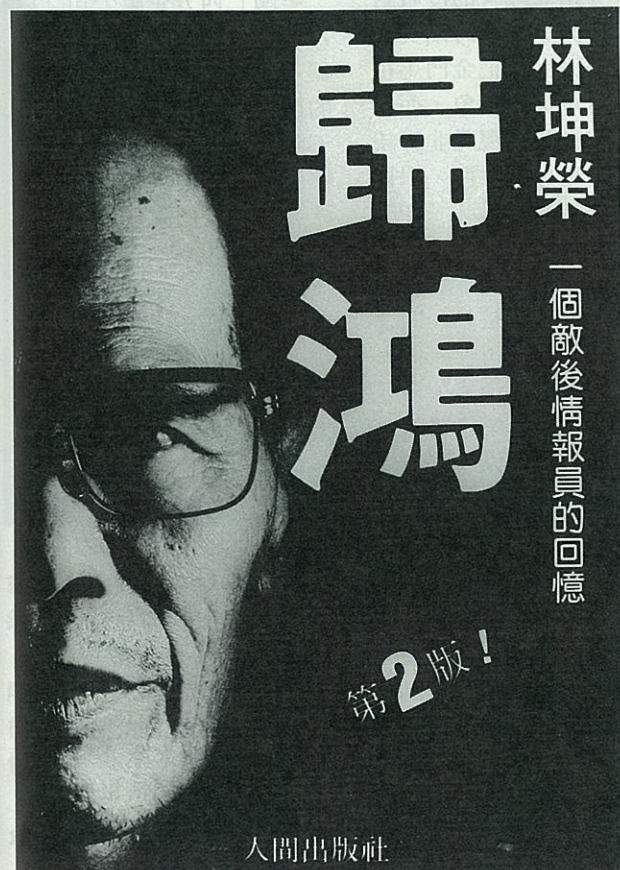
人間出版社

## 震撼性出版！

一個被中共囚禁27年的「國特」  
林坤榮親歷中共「廣州公安聽看守所」、  
「韶關第二勞改監獄」、「青海德令哈勞改農場」  
「青海化隆戰備監獄」詳實、公正、感人的  
手記大公開！

# 歸鴻

● 一個敵後  
● 情報員的回憶



林坤榮  
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

第2版！

人間出版社

楊憲宏序：赤獄「國特」

1. 「你到江西去架設電台」
2. 香港的危機訊號
3. 廣州大追蹤
4. 豪華的招待所
5. 疲勞轟炸
6. 獨房反省的死囚
7. 「三關五好」●關關似鐵
8. 韶關第二監獄
9. 從廣東到青海高原
10. 柴達木盆地德令哈農場
11. 戰備監獄大統計
12. 逍遙歸鴻望碧空

- 全書360頁25開本定價250元
- 劃撥優待 8折200元
- 劃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F  
電話：322-2357





# 虛構的珍珠港

## 美國干涉主義下的金門與馬祖

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全面失利，兵潰如崩，士氣低落之際，由國民黨「第二編練司令部」和第十二兵團整編的「金門防衛司令部」轄下的13個師，却在閩南外島金門、登步和大膽打了勝仗。

### 西方企業公司

據防衛和建設金門著有聲名的胡璉將軍說，1950年，在台灣的國防部參謀部門，為了「集中兵力（於台灣），機動出擊」，有撤守金門（當然也就包括馬祖和其他外島吧）之議，但「後經東京美軍當局的勸告：『與共黨鬥爭，寸土不讓』，我乃堅守不搖。」

韓戰爆發之前，美國霸權主義早已規劃好了以「東京美軍當局」為中心的亞太反共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佈

韓戰以後，美國以強大的實力，在遼闊的太平洋地區，為它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深刻干涉他國的團結與發展。金門和馬祖，就是這個廣泛干涉台海政策最集中的縮影。

署。胡璉的「憶舊」，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達到了高峯。這時期美國雖然在表面上不把金門馬祖列為對台軍援的對象，而且把金馬的軍隊，視為非正規的「游擊隊」，然而，根據胡璉將軍的「憶舊」，1951年美國有兩個單位進駐金門，一是美國「官方」的軍援顧問團，一個是「民間」的「西方企業公司」。世人皆知，這「西方企業公司」絕不是什麼「企業」單位，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干預中國內戰，對大陸中共政權進行情報、顛覆和武裝侵略的機構。胡璉將軍寫道：

美國西方企業公司，雖然以民間組織姿態前來台北，但該公司的任務及企圖，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抗日戰爭的末期，曾經與我合作，成效卓著。此次再度來台，側面消息，它以7000萬美元及輕武器幾萬件為本錢……當然這也是一筆交易合作的行為，彼此談妥條件，才可生意成交。

「抗日戰爭的末期」，美國情報特務機關確曾與國民黨「合作」，破壞、逮捕、

拷問和處決、消滅反國民黨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組織與人員，「成效卓著」。

美國「西方企業公司」以7000萬美元和幾萬件輕武器，誘使國民黨組織幾千人的反共游擊隊，對中共進行不限於大陸沿海的突擊、破壞和情報搜集工作。然而當時殘存在金門附近各小島的國民黨反共游擊隊，率皆大潰敗的散兵游勇，「名實不符」。但經一再挑選組訓、加強精良的美式裝備，1951年由閩南惠安莆田入大陸，結果被共軍圍剿，「包括西方企業公司的人員在內」，全部「瓦解」。

為了「找到人拿西方公司的槍，來打毛共，企圖光復」，國民黨到香港去找流亡的反共死士和島內的死囚、重囚，組成幾個「突擊大隊」。由於「反共救國軍」的「突擊大隊」對大陸的襲擊、破壞和情報作業，這些民族自相殘害的工作，「成績表現甚佳」，使西方公司的反共、反中國的野心「躍躍然」「蓬勃」起來。

1952年10月10日，為了送給改組後的國民黨七全大會一個賀禮，在美國當局默許下，「反共救國軍」突



擊了南日島。事後，美國總統艾森豪這樣為美國辯解：「臨近中國大陸的島嶼游擊隊，由這一島到那一島乃是極為普通的行動，不足為怪。」

### 傘兵實驗

1953年韓戰結束，世界第一次冷戰，有表面緩解的趨向，美國和中共在波蘭的華沙開始了長期化的談判。但是5月間，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西方企業公司」突然要金防部以「兩團地面部

隊，在福建地區登陸，配合傘兵之空降，出敵意表，必可獲勝」。

據胡璉將軍的回憶，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目的，是「欲以傘兵的突擊，獲取情報」，要求國軍與美方合作，條件是由美方「裝備傘具一萬頂，及其他武器等」，並且要求「必須有行動表現」才能拿到「價值十分昂貴」的傘具和武器。

儘管韓戰結束後，美國與國民黨協議台灣空軍不得飛到大陸，但在7月間，這項

名為「漢彌爾敦計劃」，以傘兵突擊為手段的大規模美國反中共情報行動計劃，終經美方指令金防部執行。據胡璉將軍說，台灣軍事當局對這項計劃的反應是「困窘」的，受命配合行動的三軍，有抵制的情緒。

7月15日，「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聯合特遣部隊—包括戰鬥艦、運輸艦、水陸兩用車、海軍陸戰隊及若干空軍巡邏機，從金門向東山島出發」。但「傘兵的乖謬」，悍不聽胡璉指

金門婦女自衛隊心戰、喊話操練。  
(攝影/曹志成)



一直到今天，各式各樣  
反共、恐共的標語  
仍然懸掛在  
金門的各個角落。  
(攝影／李修璋)



揮，「闖下大禍」，並且在中共軍隊不斷增援頑抗下，7月18日凌晨，「我軍傷亡共為一千五百多，俘虜只有三百餘。」胡璉將軍回憶道：「這是五年來我金門防衛軍第一次受挫。」

#### 「中美聯合艦隊」

1958年8月23日，中共向金門百砲齊發，「兩個小時」內在金門落下了「五萬多發砲彈」，是為震動一時的「八二三砲戰」。美國政府連續發表聲明，直視金門有若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珍珠港。美太平洋艦隊派遣了強大的海軍列泊「公海」示威，並且往琉球美軍基地迅速調支8吋口徑巨砲到金門，向大陸實施威力極為強

大的砲擊。9月8日開始，特別在13日和14日，美國軍艦和台灣海軍組成「聯合艦隊」以强大火力護航LST及LSM登陸艇隊搶灘補給。中共向國際抗議「美帝國主義飛機和艦隊侵犯中國的領空和領海」。美國總統艾森豪發表聲明：「美國對遠東形勢絕不姑息」。冷戰國務卿杜勒斯說：「包括金門及馬祖的沿海島嶼，對中華民國有極重大意義，可與柏林對西方的重要性相比擬」。

#### 軍管下的獨立王國

1950年以後美蘇兩霸冷戰在太平洋地區的對峙，不惟使台灣海峽，連大陸閩南離島的金門、馬祖亦成為民

族相敵的前線。距離大陸遠不過萬餘公尺，近只二千二百碼的金門馬祖，自然成了永久的戰區。

在美國干預下的民族對立，使金門馬祖與其周邊外島和福建內地歷史綿長的社會、經濟和親族血緣關係完全斷絕。1950年美國軍援到台以前，國府在台灣自顧猶不暇，無力在經濟上甚至軍事上支援金門。因此古寧頭戰役後，軍隊擅取民間物資、材料，甚至不惜壞人屋宅，毀人田疇以築軍事工事，且部隊入居民宅，「無宅室之分」，民怨甚大。而當時戰區軍管體制對金門民衆的防諜、安全工作，苛嚇尤甚。

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

外物資流通交換，由軍管下的「物資供應社」獨佔，金門馬祖成了軍、黨、政官僚、軍公教人員、小商人和小生產者、少數自耕農、以及酒廠、陶瓷廠工人組成的高度軍事化權威支配下，與世隔絕的軍管王國。

40年來，金門和馬祖是美國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遠東軍事基地之一。美國的介入，使國共內戰對立在台海和金馬長期化，金馬和台海的長期戰時狀態，成為國民黨在台灣實施40年「反共國家安全」體制下高度權威支配的大義名分。

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美國對台灣海峽由50年代的全面干預，轉變為有條件不干預政策。第七艦隊撤離了海峽，「中美協防條約」廢棄，並以「台灣關係法」取而代之。中共宣佈全面停止對金門砲擊，並逐步將金門馬祖對岸地區非軍事化，開放為經濟特區。從美國在1970年代初撤出干涉越南的戰爭後，經1970年代末的「低盪」以迄1987年世界第二次冷戰的全面緩和化，加上國民黨在87年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開放大陸探親，以及對大陸「間接貿易」和直接通郵，形勢的變化十分巨大。

但獨佔金門、馬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軍、黨、政」戰爭軍管體制，却至今不稍變化。

金門隔日砲擊全面停止的10年來，國民黨在事實上也裁減了在金門的駐軍和肥大的軍黨政組織。花費在金門的國防和軍匯銳減，大量的小商人、小生產者因收入大減而歇業，在金馬的貨幣禁止自由「匯」出，人口逐漸遷出金門。金馬經濟發生了變化。旅居台灣的金馬人

開始醞釀要求金馬解嚴、金馬開放化、金馬觀光化以圖復話金馬經濟和社會。

#### 「脫冷戰」的思維

戰後金門和馬祖的歷史，是戰後遠東冷戰過程的縮影。美國霸權以它自己的國家利益，干預他國內政，製造各國民族分斷、自相殘殺，並且和各國的美國附從互相結合，在民族自殘、分斷中獲取巨大利益，阻滯、破壞了他國的自主、團結和發展。

金馬的長期軍事化，是國民黨在台長期權威支配的重大藉口。即使在後蔣氏家族／國民黨在台「本土化」以後的李登輝體制下，李總統也不免在前年出版的「八二三砲戰三十周年」專輯上題辭：「宏揚犧牲奮鬥的精神，贏得反共復國的勝利」。金馬的虛構的冷戰態勢，即使在「解嚴」以後，依然是國民黨支配的「合法性」的條件。

這種冷戰心智的「時代錯誤」的存在，其實還不限由國民黨的「軍、黨、政」結構中，而早已深刻地內化到台灣非黨的、反共自由派文化圈，並且集中地表現在最近台灣對北京天安門事件和黃德北被捕拘留事件的反應中。

古典帝國主義的地中海和大西洋時代灰塵煙飛。戰後美帝國主義的大西洋、太平洋「兩洋時代」也正在成為他日黃花。世界正在熱情注視著一個新的太平洋環時代複雜而充滿了矛盾的變化。在亞洲，特別是在充斥著機會與危機的中國，歷史正要求某種「脫冷戰」的思維，克服民族的長期分斷獨立，謀求自主、和平、發展和統一的道路。

♀





《等待解嚴的土地》

# 金門人： 我的家在 「跳板」 那一邊

「金門其實就是一個大軍營。你看那些整齊的路樹、乾淨的街道、還有筆直的道路……那一樣不是軍事營房裡才有的現象？」在金門高中任教的陳老師說：「司令官也把我們金門老百姓當軍人管。你知道嗎？我小時候想玩籃球想死了，但是在金門有錢也買不到，因為為籃球是『漂浮品』，為了防止有人游到對岸去，所有的『漂浮品』一律管制。」他說金門人到現在還不能公開擁有電晶體收音機，因為怕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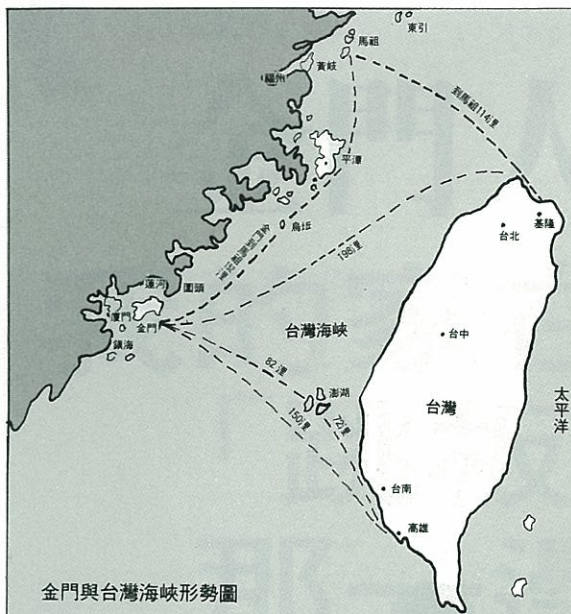
每周4上午，由鎮公所辦的軍經建設參觀，可以讓金門人到他們鄉土上的禁地去瀏覽一番。每人只需繳金門幣一百元，就可以在戰史館前留念。

撰文 ■ 劉 灝  
攝影 ■ 李修璋

「我們金門是三民主義模範縣，是全球反共的最前哨，是復興基地反攻的跳板，因此很多事情金門人不能做，也不能擁有……」







金門與台灣海峽形勢圖

## 金門一千年

(取材自金門縣志)

**晉**，中原多故，逃居涪洲者六姓：蘇、陳、吳、蔡、呂、顏，金門有民，實自此始。

唐，德宗貞元 19 年（公元 803 年），柳冕為閩觀察使，奏置萬安監，滋養馬匹，泉中置牧馬區五，涪，其一也，以陳淵為牧馬監。從來者十二姓：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淵與所屬李俊、衛傑等協謀並力，化荒墟為樂土，自是耕稼魚鹽，生聚蓋日蕃焉。

閩，王審知永隆元年（公元 935 年），置同安縣，金門屬焉。凡山川海島，不科征稅。

宋，太平興國元年（公元 976 年），島居者始輸納戶鈔。

熙豐間（公元 1068～1085 年），始立都圖，都有四，其統圖九，為翔風里，並統於同安縣綏德鄉。

嘉定 10 年（公元 1217 年），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濱，屯要塞，嘗經略料羅戰船。

咸淳間（公元 1265～1274 年），復稅，弓丈量田畝，給養馬。

靖康變後，宋室南渡，乾道中（公元 1165～1173

年），有泉州梁克家、傅自德，慶元間，有曾從龍兄弟等，發衆來涪，設堰築埭，劃海為田，化斥鹵為膏腴，漁農倡興。

宋末，元兵順江東下，帝昺溯海，一般志士遺民，不甘臣虜，相率南奔。考各氏族譜，多有於宋末元初避亂來金者。

元，大德元年（公元 1297 年），建涪洲場，征鹽。

至大 6 年（公元 1313 年），置管勾司。

至正 2 年（公元 1342 年），改為司令司。

明，屬同安縣，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鹽場司為踏石司，旋改為鹽課司。20 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峯上、官澳、陳坑、四巡檢司，又置烈嶼巡檢司，墟大小嶼。

明末，鄭成功據金門，隆武 2 年（清順治 3 年，公元 1646 年），清破福州，鄭氏會明文武舊僚於烈嶼之吳山，訂盟恢復。

永曆 18 年（清康熙 3 年，公元 1664 年），清兵佔據金廈兩島，焚屋毀城，徙遺民於界內。居民多流離失所，金門遂墟。

永曆 28 年（清康熙 13

年，公元 1674 年），耿精忠據閩反清，令人入台結援，金門復為鄭經所守。

永曆 33 年（清康熙 18 年，公元 1679 年）冬，清兵攻料羅，翌年鄭經退台灣。

清康熙 19 年，清兵入島，仍沿明舊，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官，轄中、左、右三營。

康熙 22 年以後，島民被遷入內地者，漸返故土。

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置涪洲鹽場大使，12 年移同安縣丞駐金門。

乾隆 31 年（公元 1766 年）間，縣丞移灌口，以晉江安海通判移駐，41 年通判移馬巷，金門田賦歸馬巷廳分徵，45 年復設縣丞。

道光間，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闢為商埠，交通方便，金門人因而遠渡南洋謀生者甚衆。

同治 7 年（公元 1868 年），裁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司。

宣統 3 年（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廈，紳商公舉都司饒肇昌，成立臨時民政廳，維持地方秩序。

中華民國紀元 3 年，撤裁清制，析廈門為思明縣，隸

金門於思明，派分治員駐金理事。

4 年，金門設立縣治。26 年，抗日戰起，10 月島陷日軍，縣府遷大嶼。

34 年，抗戰勝利，10 月金門光復，縣府復回舊治。

38 年，大陸撤退，福建省政府遷島上，國軍於金門設防衛司令部，指揮作戰。10 月，殲敵於古寧頭，局勢賴以穩定。同年 11 月金門縣政府撤銷，改為軍管區，分設金東、金西、烈嶼三民政處。

39 年 3 月，改為金門行政公署。

42 年 2 月，恢復縣制。

43 年「九三」及 47 年「八二三」，中共先後砲擊金門，民間遭受重大損害。

45 年，實驗戰地政務，設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福建省政府遷台辦公。

50 年，政府明定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

53 年，「53 年 5 月 8 日，蔣介石蒞金巡視，手諭，對金門地方政治建設指示：「金門此後政治建設，須漸向民權主義方面注重，予以實施訓政，最後進入憲政，但不宜操之過急，明年可照余所提示，先以鄉鎮長試辦民選，然後再進一步民



選縣長，但每一階層，必須設有副職，輔助其主管，負責實際行政業務，由政府派任之。此一職為暫時性，時約為 6 年至 10 年，待其民選主官及人民行使政權有相當經驗，真能選賢與能，以後則副職應即取消，乃可完成民權主義之實也」。

58 年，戰地政務委員會精簡，一般政務歸由縣政府代辦與督導。

同年，政委會公布實施四年經建計畫，一連兩期。

65 年，政委會公布實施三民主義模範縣六年建設計畫，加強推行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四大建設，作為光復大陸建設藍圖。

四十年走過，政策也在現實的改變變下，輪轉了好幾回，唯有牆上的標語，忠實的記錄了歷史。

偷聽大陸的廣播。金門人幾十年來都吃有黃麴毒素的戰備米，最近很多人得了癌症死亡。「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機車叫野狼 90？全台灣只有金門有。過去，為了安全顧慮，金門人連機車都不准騎。現在司令官特准我們騎 90cc 以下的摩托車，所以光陽機車公司就為我們金門人特別製造了野狼 90。」陳老師說：「你知道嗎？現在金門還在宵禁，晚上沒有通行證那兒也走不了，所以金

門人晚上通常待在家裡喝酒、打麻將。」不過打打麻將被警察逮住，後果比台灣嚴重。警察會把你送到管訓軍中流氓的「明德管訓班」去。「當過兵的都知道『明德班』是什麼樣子的鬼地方……我有一個朋友就因賭博被送去過一次，現在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賭了。」陳老師說：「我們金門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縣』，是全球反共的最前哨，是復興基地反攻的跳板，因此很多事情

金門人就不能做，也不能擁有……」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全球各地到處都有人為北京的學生舉行追悼會，搞遊行示威。但是既使這種明顯和安全不過的反共示威的活動，在金門就會走樣變調。

### 大陸沒有的，金門也沒有

六月中旬，金門高中高職部的同學們在沒有「上級指示」的情況下，自動組織了

一支聲援北京學運遊行隊伍，走向金門的政經中心金城鎮的街上。在遊行隊伍裡學生不論是手上舉的標語牌，還是嘴裡喊的口號，大概是「支持北京學運」、「聲援北京大學生爭取自由、民主」、「新聞自由」、「反對軍管」這些標語口號，和全球各地比起來其實也沒有顯得特殊的地方。

但是在被「實驗」了三十多年「戰地政務」的金門民

眾眼中，學生們聲嘶力竭、大聲疾呼，聲援大陸同胞爭取的「自由民主」與「新聞自由」，似乎也是金門當地所沒有的。而「反對軍管」的口號更是犯了金門最高當局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大忌。在這連出入都得向出入境管理局申報的地方，聲援對岸的民主運動，顯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

為了避免國防部的長官們有「指桑罵槐」的「錯覺」，因此金門高中的老師

極力的勸阻下一批準備上街遊行的高中部同學，終於取消了學生的遊行。

但是軍方似乎並不「領情」。六月底，軍方自己也辦了一個「追悼天安門死難同胞大會」，由金門籍的立委擔任主持人。在這類「大會」上，依例金門全縣的各機關、學校都得派人參加。在軍方的運作之下，變成了和台北同一步調，却「類似」大陸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極力推行的「認真學習小





孩子們在心戰中心前，爭著玩空飄汽球，一位阿兵哥正在協助他們，握好「三民主義萬歲」的橫柄。這是學童們的課外教學活動。  
(攝影／李修璋)

平同志談話」、「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運動。雖然追悼大會上依舊是高喊「聲援大陸學運」、「聲援大陸同胞爭取自由民主」。但是對金門人而言比「聲援大陸同胞爭取自由民主」更實惠的金門本地的「民主自由」，却在金防部領導的「追悼大會」的口號聲中給「鎮壓」了下去！

### 要民主先滅共！

當然，軍方再度對金門人進行反共恐共宣傳：對岸「十惡不赦」的共匪又殺了人，兇惡異常，金門離大陸最近，所以金門還沒有脫離「險境」、依舊是「戰地」。既然是「戰地」就得受「戰地政務委員會」的管制，要「民主、自由」總得要把「共匪」消滅後再說，目前且稍安勿燥。

在金門持續了 40 年的宵禁暗夜中，金門人望著對岸廈門徹夜通明的燈火，不免迷惘。1979 年後中共在廈門大搞經濟建設、撤軍，擺明不戰之意。海外已有金門僑胞到廈門去投資設廠，甚至金門本地人也繞道香港，到廈門海濱眺望戒備森嚴依舊的金門家鄉。

早在兩年前台灣剛宣佈「解嚴」時，就有十多個金馬青年在新店市的「福建省政府」門前要求「開放」金馬，終於也提出廢止「金馬地區戰政務實施辦法」的訴求。

什麼是「戰地政務」？居住在「後方」的台灣住民對這個名詞是異常陌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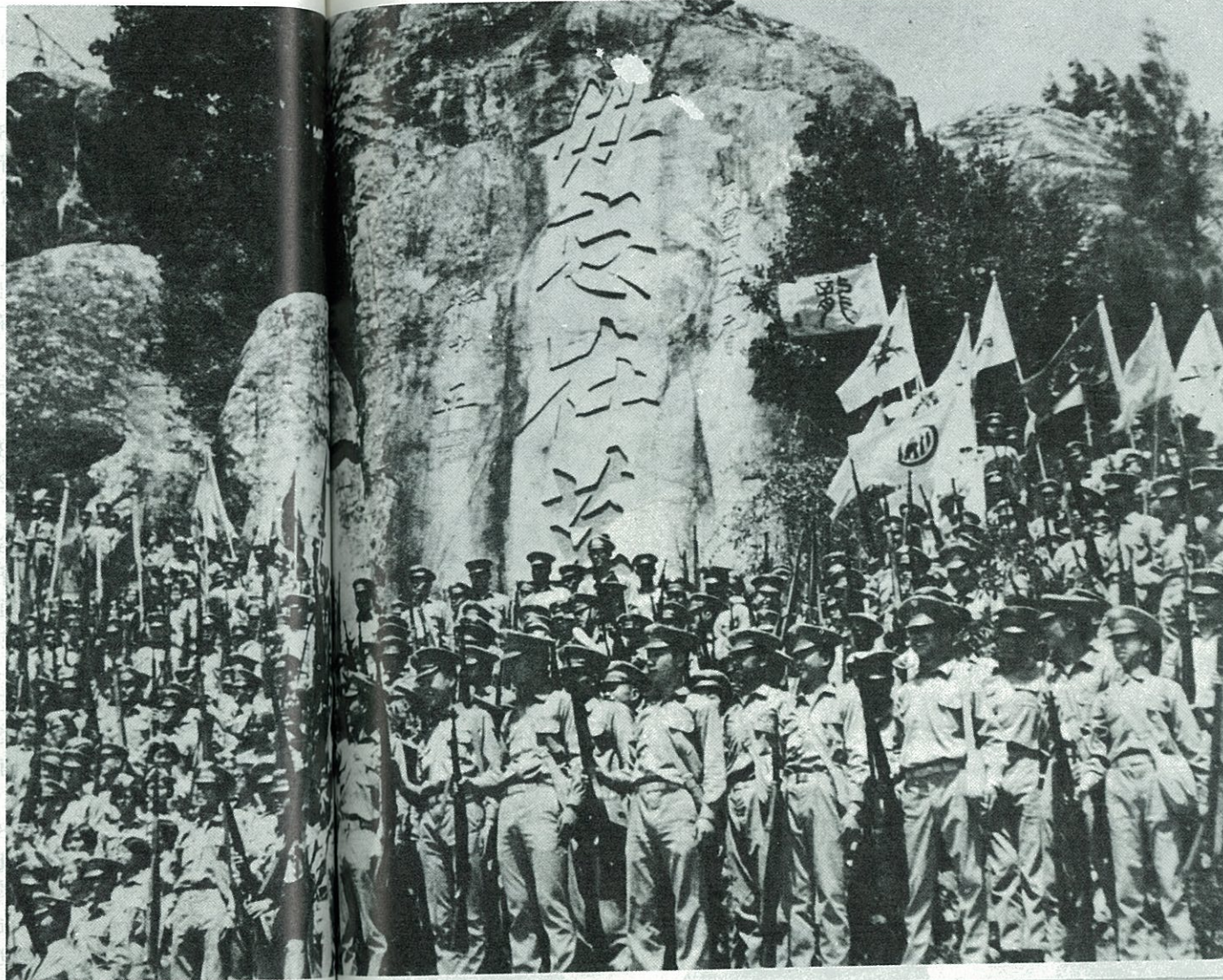
戰地政務就是準備國軍反攻，「光復」大陸淪陷地後，實施軍政的辦法。金馬地區是當前中華民國唯一實施戰地政務的地區。在這個軍政體系下，戰地司令官是金門地區黨政軍的最高負責人。而「戰地政務委員會」也就是管理金門政治、經濟的機構。「金門縣政府只是在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委會下的三級單位。縣長還是金防部司令官指派的。總之，司令官有權在金門依軍法從事。」今年初因從事抗議活動被禁止返回金門的翁明志說。

去年，翁明志回到金門時，就有兩名警察在後頭跟著。無論他走到那兒，這兩個警察總是如影隨形。最後他惱了，跑到縣政府找縣長抗議，結果這位「官派」的縣長也只能對他說：

「當他倆是瘋子好了，別理他們。」

可見這位縣太爺性連縣警局的警察也無權指揮。

「在台灣，黨是最大的了。所以人人都說是『黨、政、軍』。在金門可不一



樣，軍人偉大，是『軍、政、黨』」翁明志憤憤地說。

### 軍人王國

1950 年後，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陸續撤到台灣，原本在華南作戰的國軍第 12 兵團於 1949 年撤至金門。往後陸續又有敗兵從舟山羣島撤到金門。1950 年初，第

12 兵團改編成「金門防衛軍」。當時台灣的國民政府自顧不暇，根本沒有能力支援金門，去面對陳毅第三野戰軍的威脅。

後來據說由於三野將領饒漱石錯誤的判斷，金門防衛軍殲滅了一萬多名在古寧頭登陸的中共三野部份軍隊。再加上韓戰爆發，使得金門防衛軍在第七艦隊的威力

下，得以穩固下來，從此金門便一直處於 40 年來兩岸對峙的第一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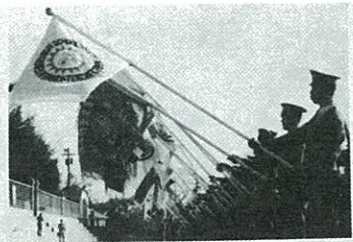
1950 年後，突然湧入金門的 20 萬軍隊，遠遠超過金門居民的人數。此後金門便成了軍人的獨立王國。

當時軍隊營房不夠，大部分的金門百姓總要讓出一部分房舍給軍人住。

「到我懂事時，家裡還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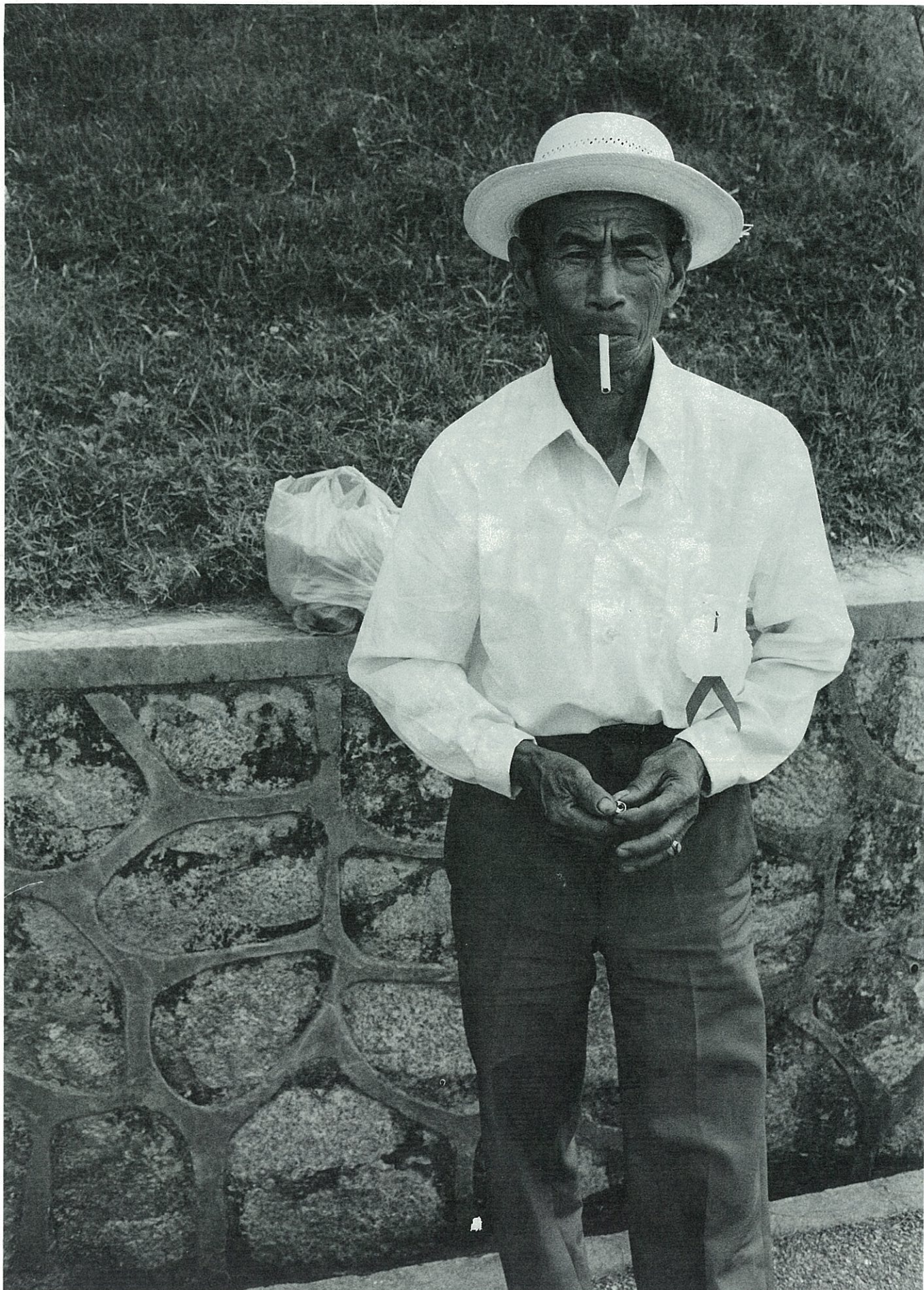
了一個班的阿兵哥。我家的大廳就是他們的「中山室」。平常，我總喜歡和年輕的阿兵哥一塊兒玩，可是一旦被祖父看到，他總要把我臭罵一頓……」一位旅居台灣的董姓金門人說：「後來我才知道，祖父為什麼那麼討厭軍人。」他說：「當年國民黨軍剛到金門時，為了建築軍事工事，常常拆老百姓的

## 站驛途旅



金門高中畢業同學錄之一頁。





建材。有一次他的祖母爲了阻止軍人搬走牆上的石磚，還被軍人打了一個耳光。另外，國民黨軍還霸佔民家的田地，雖然金門的田地出不了什麼莊稼，但總是祖先留下來的地。軍方佔去民田民地，有的並不是用來建工事，反而在上面養豬種菜。「幾十年來，也沒見他們給老百姓付過租金……」他說。

「從小，金門小孩就被要求要尊敬軍人。學生看到軍官一定得行童軍禮……」另一位遊台的林姓金門學子也這麼說。

中國社會一向認爲「好男不當兵」，但是軍人在金門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榮。

#### 罰站的縣議員

1956年，國民黨開始在金門實施戰地政務，軍人在金門的地位有了法令的確認。金防司令官兼任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金防部政戰主任身兼任政委會秘書長。另外七到九名「政務委員」多由金防部高級軍官擔任，金門縣長過去也常是軍人擔任，而且政委會的三個工作組包括了整個縣政工作，連金廈門縣庫最大的收入來源，即金門酒廠和「物資供應處」也由這個政委會掌管。

近年金門政府雖然逐漸「接管」了政委會的工作，但金門縣長依舊是由司令官指派，所以行政大權仍操在司令官的手裡。

金門雖然也有類似縣議會的諮詢機關，但諮詢代表也是軍部指派的，「一年到頭

到大金門參觀的小金門人  
(心戰資料館)  
(1987年·攝影/徐揚聰)。



只開半天會。會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來聽縣長的施政報告，諮詢代表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一位來台商辦的金門林姓商人無奈的說：「有一次，開會時，一位諮詢代表被冗長的施政報告弄得直打瞌睡，結果給政委會的秘書長，也就是金防部政戰主任看到了，立即當眾對這位諮詢代表喝斥了一頓，還叫他『立正站好，手貼緊』」他說：「在台灣你看過縣府主任秘書在議會裡命令縣議員罰站的嗎？」

戰地司令官不僅在行政握有大權，即連在黨的組織上，他也有絕對權力。「金門的國民黨除了縣黨部之外，還有一個國民黨『特派員辦公室』。司令官就是『特派員』。而政戰主任則兼書記長，每次金門地區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都得要他們點頭。他們點頭，參選人必可獲得90%以上的選票。」一位來自台灣的王姓公務員說：「在金門民代選舉投票率一定要達到90%以上，達不到這個比率，基層公務員是

要被軍方記過處分的……」畢竟是軍人，連對民主選舉的見解也不同於一般人。

#### 金門的建設

其實以金門司令官之權威，及數萬軍人之協助，原本貧脊、財政困難的金門，40年來確實有很大的進步。

「金門在公路交通建設和綠化工作確實有一定成就，但有些地方却比過去落後了」離家二十多年的葉耿漢說：「最近，我回家一趟，正好我老丈人生病，到處找不著醫生到家來看病。過去街上總有私人診所的。」

據說，本來縣政府去年已經在金城街上買好了地，準備蓋一所縣立醫院的，後來郝柏村到金門巡視，看了看醫院建地，只說：「不是已經有軍醫院了嗎？」縣立醫院建設計畫就泡湯了。」一位張姓金門同鄉和葉耿漢解釋：「軍醫院雖然也給一般民衆看病，但軍醫院在郊外，路途不近，並不方便。」

「其實一般金門人並不在

38年倉皇撤退到金門的部隊，在沒有營房可住的情況下借住民房。這一借，就是5年、10年，或者根本就不還了。



乎誰來管。問題是每個金防部司令官任期短，沒有民政經驗，又沒有議會監督他們。有些司令官只求任內自己表現，搞自己升官資歷，根本無心於長期的縣政建設，結果是金門人倒了楣。」這位金門同鄉說：「過去金門兵多，金門幾乎每戶人家都作阿兵哥的生意。不論是冰菓室、彈子房、雜貨店、洗衣店，大家多少都賺了充員兵的錢。現在兵少了，金門建設始終沒搞好，留不住人，人口大量外流，人口一年比一年少，現在金門人口除去軍人，大概不到四萬人。而軍方既不開放管制，物資供應處又處處與民爭利，生意實在不好作。」

在1950年代物資供應處設立之初，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功能。當時國民黨財政困難，雖然金門屏障了台灣國民政府的安全，但台灣當局根本沒有太多能力解決金門數十萬軍民的民生問題，更談不上建設。

「唉，誰叫金門是三民主義模範縣？」

當時金門的最高軍事首長胡璉，目光獨到，看中了金門旅居海外僑胞每年滙入的

巨額外滙。因此他向台灣銀行貸了300萬台幣，在金門成立「物資供應處」，以300萬資金向台灣購買民生物資，然後由物資供應處賣給金門的軍民，再加上每年從海外滙入的鉅額僑滙，使得金門軍民暫免匱乏之虞，但是從此金門的「物資供應處」便主宰金門的經濟大權。

1950年代胡璉利用「物資供應處」的盈餘經費與僑滙，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設立的反共情報機關「西方公司」所提供的武器，組織了「福建反共救國軍」，幾次突擊大陸沿海，暫時阻扼了中共三野渡海的企圖。或許金門人從來不會料想到這場「反共聖戰」金門除了提供「場地」之外，還提供了「戰爭經費」。

1950年韓戰結束，冷戰局勢形成，美國軍經援助大舉湧入台灣、金門防衛軍的經費才不那麼依賴「物資供應處」。

但是1956年戰地政務正式在金門實施時，「物資供應處」及金門酒廠這兩個金門最大的事業單位，正式納入戰地政務委員會的管制，其盈餘並提供了金門縣政大部分的收入。

「現在金門每年的預算歲入是11億元。其中中央補助了二億，金門自籌了9億元，其經費大體由『物資供應處』和酒廠的盈餘提供。以宜蘭縣為例，每年省政府尚且還要補助30億元，唉！誰叫我們金門身為反共的最前哨，每年才向國家要兩億元，唉！誰叫我們金門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縣呢？」一位在金門高中任教的老師苦笑着說。

最近幾年，台海形勢轉緩，不再像過去那麼緊張，

海峽兩岸開始有了來往，金門駐軍大量減少，「原本靠軍人做生意的小店關了不少。不少人在金門都待不下去了，但是政府到現在仍不打算全面開放金門。大家都希望開放金門的觀光活動，讓金門的經濟好轉起來」。一位積極投入金門觀光事業的金門商人說：「除此之外，金門人希望要有民選的縣長及議長，只有這樣才能

帶動金門的發展。」

從1950年開始做為美國和國民黨反共／反攻軍事基地始，金門長期在軍管、軍政的非常事態下，以駐軍的消費維持戰地經濟。在社會上，金門是一個「軍、黨、政」高度集中的權威支配社會。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美國對台海採取了「有條件不干涉」的政策，第七艦隊撤出海峽，中共主動停

止定期砲擊，並把金馬對岸開放成沿海經濟發展特區，在國民黨重砲射程內大興土木。但是為了維持「反攻」神話和執政的正當性，國府執意繼續維持金馬的戰爭狀態，也使四十年沒有戰爭的台灣留下一個虛構的「戰地」和「敵前」，使軍、黨、政有一個快樂、恣意的獨立王國。  
金馬地區人工的「冷戰」

形勢，已不再「固若金湯」。一個比人的主觀願望更明顯的大形勢，即海峽和平的形勢，正在使虛構而荒謬的反共前哨逐漸銷解與崩塌……

清晨散步的老人  
(金城往水頭的路上 1987年  
·攝影/徐揚聰)。

金門的計程車司機，  
最主要的顧客，  
是趕著辦事或回營的軍人，  
其次是  
離鄉返鄉的金門人。  
顧客少了，閒來無事，  
一羣人就在樹蔭下  
玩起象棋來了。







# 金門 銀厝框

## 交織著戰爭神話 與鄉愁的孤島

番客·台灣客

四月底決定回金門時，原打算走遍各鄉鎮，做一些田野採訪的工作，也預訂了幾個主題。真正踏上了離開多年的家鄉，卻覺得唯一要緊的事，是了解這座島和生活在這裏的人，並且是一種全面廣泛的認識，而不只是某幾個主題的追蹤。因為我是金門的孩子，不是來採訪的記者。有關於它的點點滴滴，對我都同樣重要。

在金門各個大小村落中行走，我的身份是尷尬的，因為很少有金門人會背著相機，走進不屬於他的村子。狐疑的眼光總是跟隨著我，直到自我介紹完畢為止。而當那個黃昏，我走進北山村裏，聽到背後一陣私語傳

撰文 / 攝影 ■ 李修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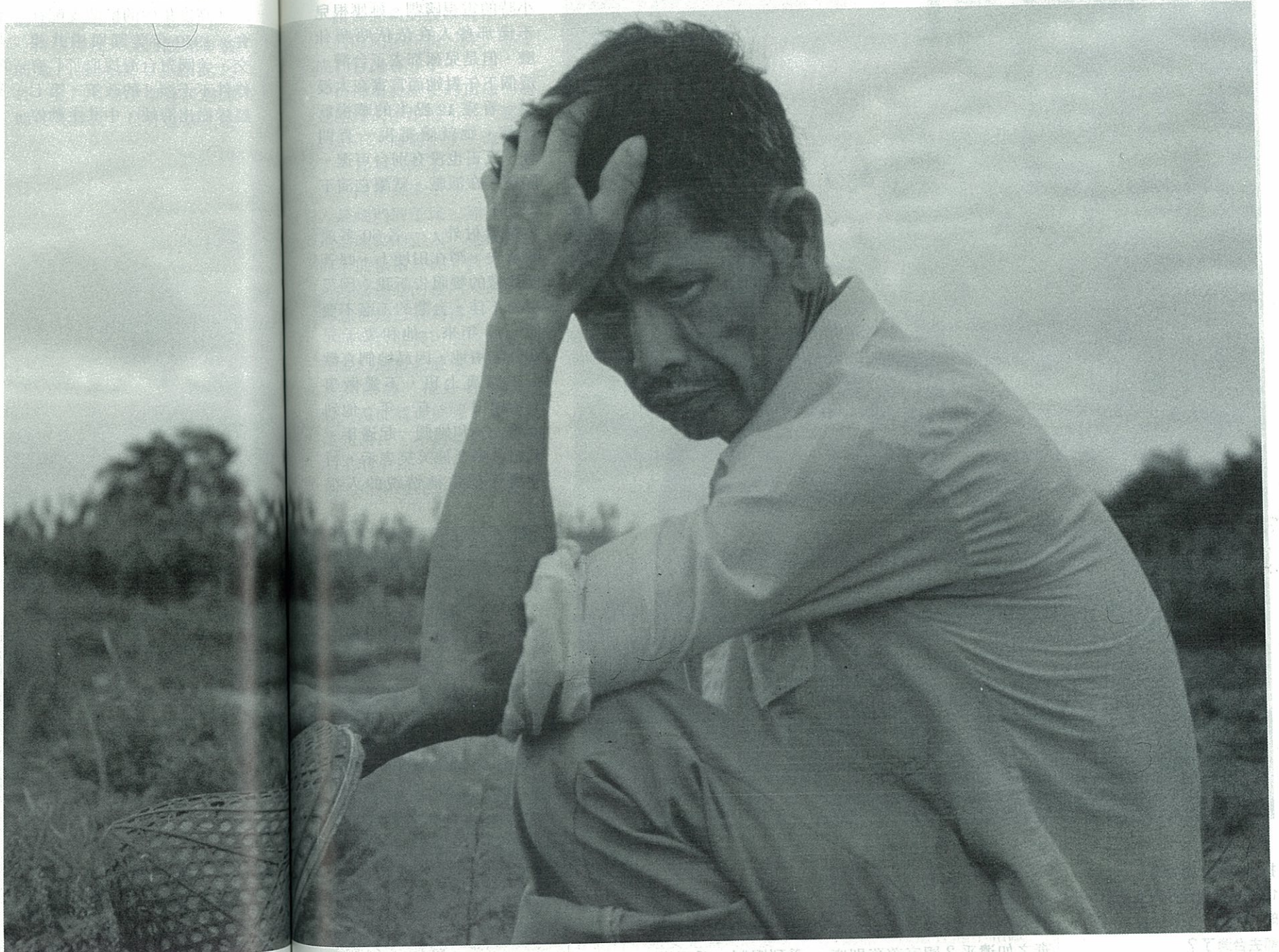
我走進北山村，聽背後一陣私語：「台灣客」時，淚水終於忍不住……，昔日金門赴南洋謀生的人返鄉時，鄉人莫不大呼：「番客回來了！」想不到，有一天我也會被鄉親稱做「客」……

來：「台灣客」時，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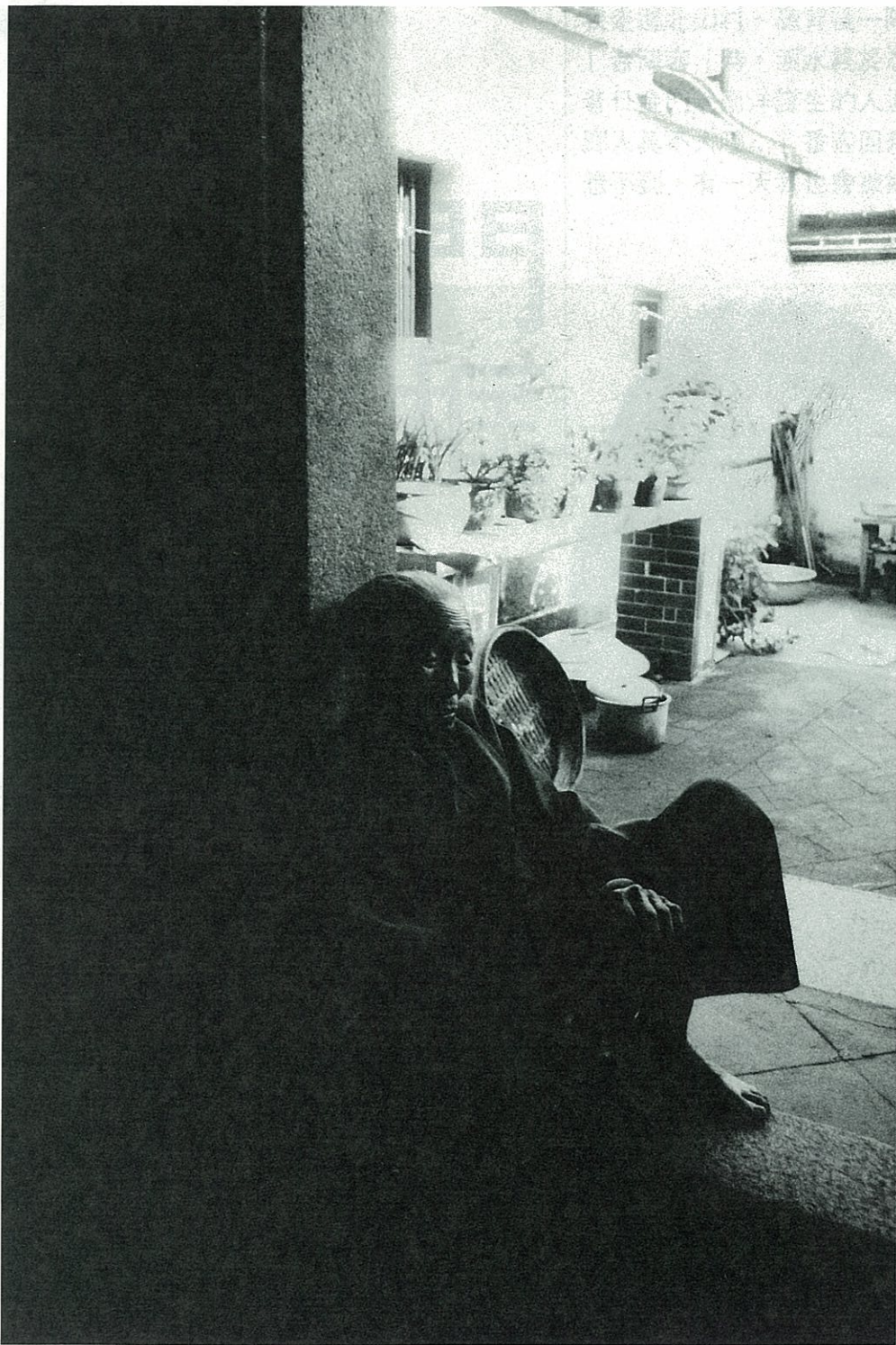
昔年金門到南洋謀生的人很多，一旦有人從南洋衣錦榮歸，鄉人莫不大呼：「番客回來了！」，關於番客的傳說，我一直聽得津津有味，卻不知道被自己的鄉親稱做「客」，竟會令人肝腸欲斷。

翻開民國四年的金門改設縣治原案，裏面寫道「夫金廈兩島，固同為閩南重鎮也

在台灣的工廠裏，  
他的妻子兒女，  
正過著規律的朝九晚五生活，  
他則因為  
視力不佳被拒絕，  
11年來獨自在金門守著  
幾畝祖先留下的薄田。







扒草起灶，是距今  
10 多年前！金門人生活中  
的一部份，也許兒孫  
都去台灣了？  
這位老婆婆，仍堅持著  
昔年的生活方式。

……，乃何以廈門則官廳林立，金門則一官不留？豈金門人民獨非國民份子而可以棄之如遺乎？國家義務則應同擔，人民權利則難共享。」今天，不也是如此嗎？

太平時期，它是海上荒島，無人理會。戰時，它又成了兩軍交鋒的地區，處處受到限制。爲了謀求更好的生活，昔日的金門人遠赴異域，而今天的金門人，則別無選擇的到了台灣。番客與

台灣客這兩個名詞，也許永遠不會出現在官方的史料裏，却無疑是最真實的歷史縮影。

### 他們的故事

在賢厝村，我陪著一位年近 80 的老婆婆，看了一個小時的電視國劇。她壓根兒不懂那些人在依依唔唔什麼，但是兒孫都去了台灣，這個下午對她而言實在太漫長。看完 12 點半的華視歌仔戲，她就讓電視一直開著，反正也沒有別台可選，同樣是在演戲，就讓它演下去吧！

賢厝村外，一名 50 多歲的農夫，蹲在田埂上，睜著他迷濛的雙眼告訴我：因爲視力不佳，台灣的工廠不要他，11 年來，他和妻子兒女分隔兩地，因爲她們喜歡在工廠裏上班，不愛做事（指種田）。有一年，他到台灣去，和她們一起過年。不想念嗎？他笑笑表示，村子裏像他這種情況的人很

多。而在東沙村的一名婦女，丈夫去世 10 多年了，她每天上山放牛、種地瓜、餵養兩頭豬，只等唯一的兒子從台灣返鄉娶親。豬已經賣過一回了，孩子還沒有回來……。

諸如此類的故事還很多。他們的兒孫和我一樣，都變成「台灣客」了。

彷彿出於歷史的宿命，這是座烽火不絕的小島。鄭成功走了，海盜來了，海盜走了，日本人來了，日本人走了，國軍又來了……。金門人是金門的子民，卻從來不是這座島的主人，生根於此卻不能紮根於此。對許許多多離鄉遠適的金門人而言，鄉愁也幾已成爲宿命。

回到台北後，朋友問我：在金門過得怎麼樣？我只能笑笑回答，很好呀！像渡假。還能說什麼呢？金門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小島，對我而言，卻是生命中最沈重的一部份。

## 古寧頭 北山媳婦

陳樹蘭 女 75 歲 古寧頭北山媳婦

原住新加坡，16 歲結婚，17 隨夫返古寧頭，之後回新加坡一次即定居古寧頭至今，兒孫多人在台。

▲早期金門人往來南洋的情形：

• 從金門到南洋，要先到廈門換大船，好風浪的話，4、5 天，壞風浪要 10 幾天才到。沿海都是海賊出沒，雇小船爬上來搶，尤其是從南洋回來的船，要先過「五



聽多了關於這座島的神話，你和我走一遭金門如何？看看真正住在那裏的人，如何生活？有何想法？

### 增純伯父

增純伯父是爺爺把他從南洋帶回古寧頭的，「若不是

你阿公，現在我就是外國人了。哈！哈！」剛從田裏回來的純伯，咕嚕喝下一口茶，笑聲裏分辨不出是戲謔還是遺憾？

這是今年五月我第一次見到純伯時，他對我說的話。四歲喪父，五歲喪母，再加

在金城東門市場邊，一位老婆婆拾起了一把葱。這把年紀，仍必須自己照顧自己的老人，在金門越來越多。

關」，避去洗劫，才能回到故鄉，嚇得許多「番客」都不敢回來。就是回到家鄉，也不能太招搖，否則「大陸賊」一樣上岸來擄人勒索，跟台灣的綁票同樣。

▲當時金門人很有錢嗎？

• 窮得很。我住在新加坡的時候，那裏已經有電燈了，一回到金門，還在點油燈，一到晚上黑漆漆的，有句土話說「金門銀厝框」，意思是說金門的厝都是用銀打造的，沒錢的時候隨便敲一塊磚下來就可以當錢用，真是騙人，「金門、金門」只是一個地名而已嘛！聽說有個人娶個「北仔婆」，就用這句話把她騙回金門，兩個人大吵一架又離開了。我也是被

騙來呀！淡水魚入鹹水網，沒奈何！

▲有人說「古寧頭的女兒無人敢娶」又有人講「嫁到古寧頭當媳婦，刮蚵刮到死」，是怎麼回事？

• 古寧頭是大鄉呀！從前南、北山加林厝，住了五、六千人，都是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其他的小鄉娶了古寧頭李姓的女兒，如果没有善待，一鄉的人全都出動去討公道，馬、騾整羣加上人都要對方招待，小鄉的人多窮！吃就把他吃垮了。所以才說古寧頭女兒無人敢娶。古寧頭這地方就是產蚵嘛！刮蚵的確是從早到晚，很辛苦，我已經是被騙來的，煮三餐顧厝內我做，但是不幫

他剖蚵，我的媳婦就有做。▲最近幾年，古寧頭人少很多，都去台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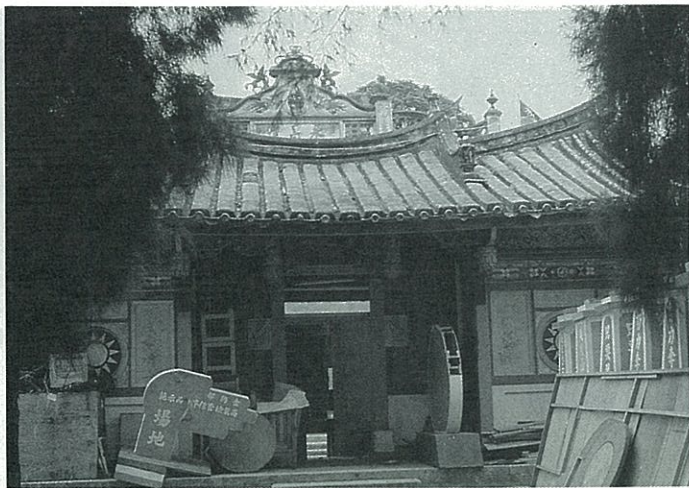
• 不只是古寧頭，四鄉都走了了，比用掃把掃還乾淨，人走留畜牲，貓狗比人還多。大部份到台灣工廠去做工，也有的到金城、山外去做生意。井不出泉，光景壞呀！

▲你到過台灣嗎？習慣不習慣？

• 去過呀！但是住不習慣，出門又不識字，要有人帶，關在厝內，白天又沒有人講話，孤厝住起不相識，不像在金門厝邊隔壁都認識，出門也不用怕迷路。不過兒孫在台灣，有時會去看看他們。



這座前有飛簷，  
後有樓閣的  
中西式混合宅第，  
是主人早期  
前往南洋的明證。  
幾度戰亂之後，  
主人已不知去向，  
軍隊則毫不客氣  
的借用至今。



走進這座宅院時，  
還為主人的巧思喝采，  
可不是？  
把門診時間都刻在  
兩邊的窗櫺上了。  
追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是從前借住在此  
的「衛生連」的傑作。

上爺爺生前從未向他說明，  
連我們之間的伯姪關係，也  
只能是臆測：「你阿公和我  
父親應該是親兄弟，不然他  
為什麼要帶我回來？聽說在  
南洋，我還有一個番仔舅，  
但過了這麼久，也找不到了。」

五歲回到古寧頭的純伯，  
先後碰上了日本的佔領，38

年的古寧頭戰役，47年  
「八二三」砲戰，以及長達  
廿多年單號打砲的歲月，和  
不知何日才能終止的戰地戒  
嚴體制。中國近代以來的離  
亂，幾乎都讓他嚐盡了。這  
樣看來，爺爺當初將他帶回  
金門的美意，全讓時代的悲  
劇給破壞了。

純伯仍然心平氣和的種他

的田、下海收蚵、教養他的  
八名子女，只有在說起昔日，  
幾次和命運交鋒的往事，  
純伯的眼裏會放射出光芒，  
生命中的痛苦、困厄，  
全被點化得輕鬆、有趣。

從民國 26 年起到 34 年  
止，日本人在金門統治了 9  
年，當時純伯已是個十多歲  
的少年了。9 年之中，金門  
和南洋間音信隔絕，銀錢也  
無法寄送，使許多靠僑滙度  
日的人家陷於絕境，純伯和  
南洋間的關係，也從此斷  
絕。

日本人在島上徵召百姓修  
築飛機場、巡更守夜，甚至  
海防也要本地年輕人去守，  
「大家輪流去海邊站崗，一  
看到有大陸船過來，就要趕  
緊跑回來通知，累得要死  
咧！」純伯於是和幾個年輕  
人商議，在某天夜裏走小路  
去海邊，準備渡船，偷偷逃  
往廈門，「那知到了海邊，



## 金門只是跳板

盧火生 男 約 40 歲 賢厝

子女均在台灣，和 79 歲  
母親同住，有田地和兩頭  
牛。剛從台灣返金。

▲你去台灣多久？家裡的田  
和牛怎麼辦？

• 這次去了廿幾天，看看  
孩子和朋友，家裏的事就交  
給我母親。母牛每天把牠牽  
回牛欄就好，小牛就放牠四  
處去，這次要幫牠套嘴環，  
才不會踏壞別人的田。

▲這間厝叫「留庵故居」，  
盧留庵是你的祖先嗎？有沒  
有什麼傳說？

• 不清楚，是我的祖先沒  
錯，但是不知道有什麼關  
係，他的事門外的牆壁有  
刻，墓在後面，我可以帶你  
去看。大概以前當官的吧！  
我小時候門前面還有六根旗  
杆，後來開馬路，那些兵都  
把石旗杆搬走碰斷，我只要  
了幾根，現在倒在旁邊，常  
常都有人來拍照。

▲早期軍隊在金門的情形

• 以前的兵凶霸霸的，到  
家裏來什麼都給你搬走，要  
做工就把你找去，不去不  
行，我們的老輩乖得很，沒  
有人敢說話，現在的兵才有  
在講民主。

金城南門媽祖廟前的一羣  
中、老年人

▲鄭成功和金門的關係？有  
沒有什麼傳說？

• 從前有句話“據金廈兩  
島，控天下全師”這兩個地  
方，是兵家必爭，要是控制  
這兩個島，天下的兵都被你  
制住了。鄭成功反清，就是  
以金門做根據地，夏墅那裏  
就是鄭成功閱兵的所在，原  
先金門有很多樟樹都被砍伐  
去造船，所以後來國軍才會  
來植樹。金門是跳板，鄭成  
功時是如此，中央政府來也  
是同樣。

▲八二三砲戰時，這裡的情

況如何？

• 八二三時，南門這裡因  
為地勢較低，又靠海，防空  
洞一挖就冒出地下水，打砲  
的時候只好幾百個人集合到  
媽祖廟來求庇護，有神明保  
佑，比較心安，而且要死大  
家一起死，沒什麼好怕，聽  
砲聲大概可以知道落在什麼  
地方，砲就怕半空中開花，  
人土的就沒關係了。

▲砲戰的時候，遷台的情  
況？

• 八二三時，遷去台灣的  
將近萬人，那時去台灣的每  
個人可以領 3000 元，聽說  
留下來的可以領更多，但是  
沒有發放，不知落在誰手  
上？金城一帶的人，也有的  
遷到山外，民國 40 幾年的  
時候，那裡還是一片沙地，  
根本没人要住，但是金防部  
設在那裡，軍隊去的地方，  
自然就熱鬧起來。

## 軍人少很多了

古寧頭北山阿嬤 約 60 多歲

▲砲戰時，這裏傷亡情形如  
何？

• 百姓受傷的並不多，主  
要是軍人死的比較多，因為  
砲都是對著軍隊在的地方  
打，並不是對著村子打，當  
時打了 44 日停戰一星期，  
看你要搬還是要留，古寧頭  
當時遷到台灣的人很多，一

個人都領到三千元，我們一  
家九口，人太多，而且不知  
道有錢可以領，就留下來  
了。

▲國軍來的前後，有什麼差  
別？

• 以前金門這裏，大陸賊  
很凶，會綁架人索錢，國軍  
來以後就好多了。那時候軍

隊很多，我做小吃、賣煙、  
修改衣服、洗軍衣，……，  
生活很好過，而且跟軍隊裏  
熟，跟他們買米，罐頭賣給  
百姓，也可以賺一點，但是  
現在軍人少很多，所以我店  
都關起來了。





古寧頭大戰後 40 年，林厝村內的房子仍然破舊不堪，幾家「因軍而發」的小吃店，在軍隊縮編減少之後，紛紛關門。只留下一個簡陋的指標，向光潔的牌坊前進。

船越擱越淺，趕緊又跑回來。」沒計算好潮水的漲退，一行人無功而退，倒成了眾人談笑的話題。

34 年日本投降，中國大陸內部由軍閥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逐漸轉變為國共兩黨的角逐江山，當時誰也沒有閒情來理會這塊海上的不毛之地，因此海上盜賊四起，綁票勒贖的事件層出不窮。「你不曉得那些大陸賊

的厲害，番客回來，他跟你門口來抓人，有時候整條船給你翻過來，嚇得許多人不敢回來，和平那幾年，日子反倒難過。」

番客，指的是從南洋返鄉



的人，通常身上都帶有財物，預備衣錦榮歸。而游蕩在海上的盜賊，則伺機劫財擄人。基於這個經驗，純伯認為有軍隊駐紮金門，還是好的。

### 差點去了台灣

古寧頭戰史館前懸吊，可讓人興起若無此次大捷，不知今年台灣又如何。

## 白讓他們住了

陳朝旺 男 約 60 多歲 陽宅

▲金門人現在到台灣的很多，你們家情況如何？

• 我們這個家族，居留金門的還有 20 多人，但是在台灣的有 50~60 個人。

▲你常不常去台灣？

• 偶爾去看看，太花錢了，各地的親戚都要我去，不然看了這個沒看那個，會被責怪，光是坐車的錢、買東西送人，一次去要花幾萬，只能久久去一次。

▲你現在做些什麼事？

• 現在？在家呷飯。以前我在街上也開了一家店，做阿兵哥的生意，但是現在請不到小姐，嫌錢少工作時間又長，一個個跑到台灣去了，沒有小姐根本就沒辦法做生意。

▲你們家牆壁塗藍、白漆，以前是不是有軍隊住過？

• 民國 38 年，軍隊還沒蓋營房，都住在民房，睡人家客廳，我們家因為房子大，被趕到旁邊的小房子，這裡就讓師長住，後來又給

衛生連住，牆壁才被塗得藍藍白白的，那些兵跑到屋頂去曬棉被，瓦都踩破了，現在一天到晚漏水。修理不完。

▲軍隊什麼時候撤走？沒有賠償嗎？

• 民國 56 年，山上的碉堡都蓋好，軍隊才搬走，走的時候也沒通知你，我們看軍隊離開了，就自動搬回來，住那麼多年，就白白讓他們住了，一毛錢也沒給你。

▲軍隊和百姓處得不好嗎？

• 那時的兵要什麼拿什麼，不管你答不答應，小豬抓走，隨便丟點錢在地上，就在前面井邊殺起豬來，田裏的菜也自己去拔，凶得要命。

▲現在金門的魚、蝦好像都是大陸來的？

• 是呀！比以前便宜好幾倍，吃肉的人少了，大家都吃魚，大陸生活是比金門差，金門又比台灣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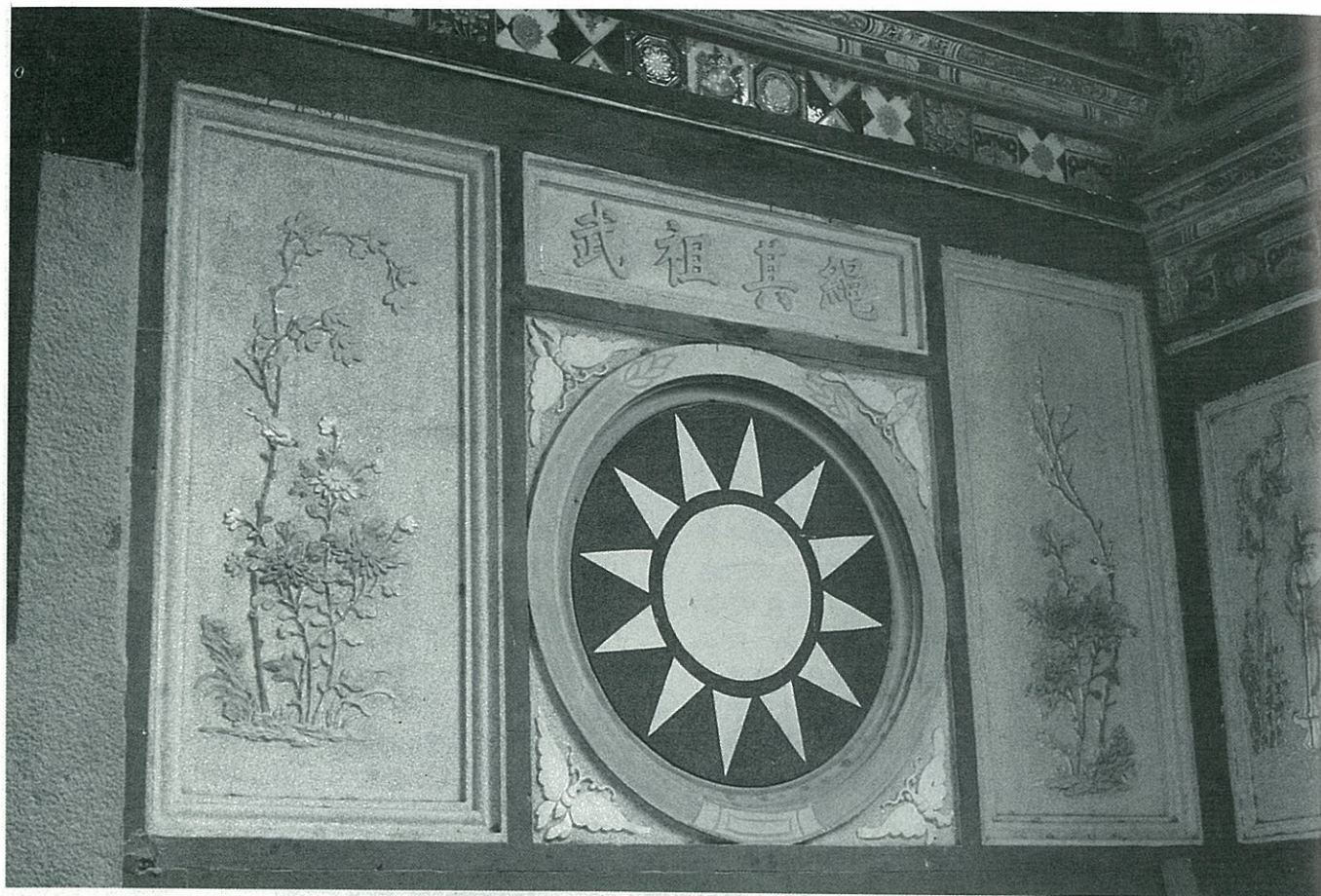
這就得從那年 10 月發生的古寧頭戰役說起了。

前後三天的戰役，共軍犯了和純伯相同的錯誤，沒有估準潮流，原先要在島的中部登陸，最後都擱淺在古寧頭的海灘上，那三天純伯躲在屋內的眠床下，只聽見呼來嘯去的子彈聲，巷弄裏不時傳來：「快走！快走！」的叫喊，也分不清究竟是共軍還是國軍？

大陸賊並沒有猖狂太久，因為卅八年，國民黨角逐失敗，退到台灣，金門成了前線，在重兵嚴防之下，連宵小都絕跡了。但從此，金門和外界的消息、交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封鎖，不僅南洋難去，連與台灣之間的往返，也有重重的限制。

提起台灣，純伯就想笑，「38 年的時候，我差點就去了台灣呢！」怎麼回事？





一枚黨徽像一顆眼珠，緊緊嵌住，40年來從不轉動，只是死死盯牢。

三天後戰事底定，純伯和同村的年輕人，在送食物給國軍的途中被抓，「那時亂糟糟的，他們也不曉得你是不是『那邊的』？就把我們抓到陳坑去，一間房關了二十幾個人，把我們當成共匪，準備要送去台灣。後來是陳坑村裏有認識的人，送了兩大桶的地瓜稀飯來，軍方才知抓錯了人了。」

「好可惜哦！當時真的想下海取蚵要蚵民證，捕魚要漁民證、出入要往返同意書……，金門成了證件的天堂。」

趁機去台灣呢？不止我一個人，好多人都這麼想，結果又放回來。」純伯說得一臉不勝惋惜的樣子，把我給逗笑了。

這羣被釋放的年輕人，起先被分派去扛傷兵，後來要他們幫忙埋死屍，一個個嚇得面色如土。「從海邊一直排到村子邊的馬路上，全是死人，有的臉色青白，一看就知道剛死不久，有的還

在喘氣，誰敢去埋？」純伯搖搖頭，他記憶最深刻的，是海邊帆船上的一名老船夫，鬍鬚又白又長，全身上下只有左手肘上被子彈射穿，顯然是失血過多而死，「那麼老了，一定是被逼的，真可憐。」船上還載著辦公桌、椅呢！可見共軍原本預計能一舉攻下金門的。然而說也奇怪，第二天一出門，海邊路上全都乾乾淨



## 四十年被綁得死死的

楊先生 男 約 70 多歲 下埔下

有三男三女，兩個女兒在台灣，其餘留在金門。原安歧村人，因戰亂避居下埔下村至今。

▲卅八年時，安歧的情況如何？

• 安歧打得很凶，第十八軍青年軍攔死了了。金門人死的不多，都是去擔任補給彈藥、糧食才死的。那時剛撤退，金門的兵有十多萬，打仗一開始就拆屋，差的還不要，因為料好，石頭門板才好。打仗的時候許多人跑到別區去躲，房子就被拆，就是有人住，他要拆也得讓他拆，幾年前才說要賠，一棟房子 300 銀元，你算算看，有賠跟沒賠不是一樣？說是被砲打垮了，砲打到房子是一個洞一個洞，那有整間不見的？

▲你現在還在做事嗎？

• 孩子會賺錢了，我不必做什麼，以前就靠做事、採蚵過日子。唉！被北仔綁得

死死的，原本從門前不遠下海就可以抓蚵，偏偏規定從金城才能下海，要繞個圈子到這邊來抓蚵。

▲你說金門什麼都限制，能不能舉個例子？

• 很簡單嘛！台灣跟大陸都在通電話了，金門跟台灣還不開放？台灣大陸都可以來來去去了，金門還是不行？開放？說幾年了？哎！那些北仔把人管得死死的，台灣人才要去示威、反抗，金門人也是同款，要擠他、推他，他才理你。整天在談天安門遊行示威怎樣，自己也沒做什麼。

▲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看法？

• 哎！也不知道那一個比較好，國民黨嘛！四十年來都被他綁得死死的。民進黨在台灣不在金門，能替我們做什麼？

▲以前到台灣跟現在到台灣，手續上有沒有不同？

• 以前到台灣去，規定只能停留三個月，又要避開民防訓練，避這避那的，能去幾天？現在方便多了，辦個手續（指往返同意書）就可以去了。

▲想去台灣住嗎？在金門生活情形如何？

• 去台灣只是替年輕人看家而已，去玩都在坐車，不如在家裏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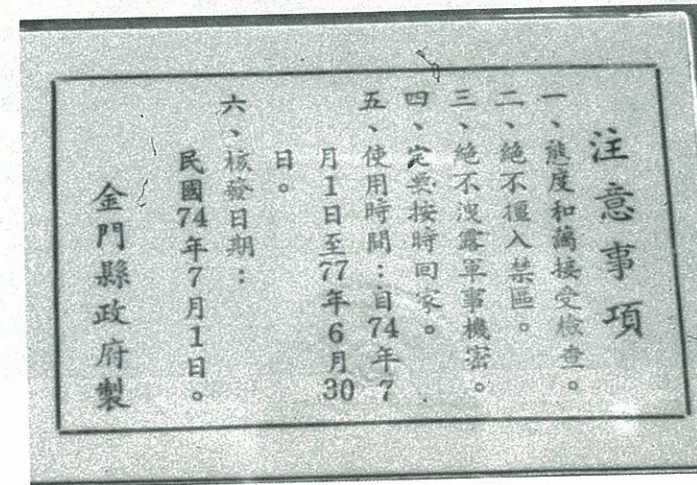
現在生活還過得去，在金門就是吃、穿而已，也沒什麼地方好玩的，物價倒是比台灣貴。台灣來的沙拉油一斤才多少錢？所以金門也沒人要種花生，米便宜，地瓜也沒銷了。一斤高粱換一斤糙米的錢，忙得要死，扣掉種子錢、農藥錢，能賺多少？現在隨便種種，就當做是運動。

淨，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屍體都去那裏了呢？純伯一直感到大惑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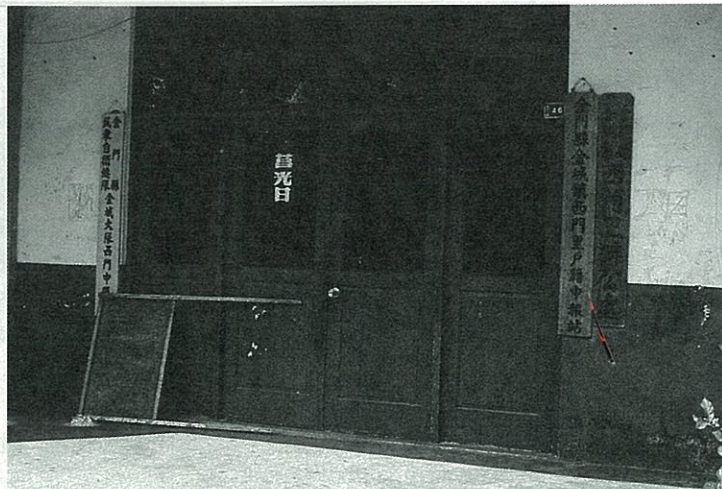
美援

那幾年，美援源源不絕的送到金門，也鬧了不少笑話，「那些西裝、寬伶伶的，咱做事人怎麼穿？像在演歌仔戲，還送些奶粉、麥

片，都是好料的，咱的人不會吃，全部拿去餵豬，那陣子豬長得特別快又大，大家還說奇怪咧！你說，咱金門是不是不會吃？後來通通被台灣人買去，讓生意人賺既然有種種下海的限制，也就難怪大陸漁貨源源不絕的來，轉手交易總比限時捕撈賺得快。







除了星期假日之外，金門民眾都知道，還有一天早上，公家機關是不辦事的。

了一筆。」純伯笑著嘆嘆氣，「那麼好的牛油，還有人拿來點燈！被一個美國記者照了相，以後就沒這種好運了。」聽來真是教人哭笑不得。

由於卅八年國軍倉皇撤守金門，碉堡營房都還來不及建造，許多堅實精美的大厝、樓房都被強迫拆屋，去

構築工事障地，沒有遭到拆屋厄運的，也要奉獻幾扇門板，把家裏的房廳空出大半，供軍隊住宿。古寧頭的百姓，多半趁便做起軍人生意，賣小吃、縫、洗軍衣……等，純伯的房子沒有被拆，他也試著做了一年小吃雜貨，「不行呀！人手不夠，被偷走的比我賣掉的還

多，別人是賺了不少，我做不來。」

#### 戰爭與和平下的純伯

做不來生意，為了應付一家人的生活，只有更努力的種田、採蚵了。古寧頭幾百年來，都以產蚵聞名，100戶中，起碼有80戶人養蚵，長條石板從唐山運來，

她已經79歲了，除了一羣雞、羊和田裏的兩頭牛之外，陪伴她的，是一天一包的「新樂園」香煙。



插入海中，季節一到自然長滿牡蠣，採蚵人需要花費的就是時間和精力了。

下海捕蚵，先得申請蚵民證，在限定的時間內下海，採收後還得儘快剖開蚵殼，搶著新鮮好賣，「常常是白天採蚵，晚上交給我太太剖蚵殼，剖到天要亮了，才讓我趕早担到別鄉去賣。」難怪有人要說：「莫做古寧頭媳婦，剖蚵剖到死」了。但男人也不輕鬆，純伯表示，雖然實行宵禁，大家為了搶著先賣，往往夜裏就出發，走小路避開崗哨，倒楣的人被射死，膽大的仍然照走，「就爲了多賺幾文，唉！那時生活實在艱苦。」即使聽來令人鼻酸，純伯講來，仍只是微微感嘆。

第二個可以到台灣的機會來了，47年的「八二三」砲戰，古寧頭又成了傷亡慘重的地區，44天連續的砲擊之後，停戰一星期，凡是要去台灣的人，只要包袱收拾好，就可以隨時到碼頭去搭軍艦，「那次去的人不少，我因爲家裏人多，想到台灣去怎麼養活他們？那知道去的人後來一個人給3千塊？」純伯頓了一下，又問我：「聽說沒去的人，也有錢領？」這件事也曾聽人提起，但確實如何？恐怕只有主其事者才知道。

砲戰最後以「單打雙不打」收場，每逢單號夜裏7時開始砲擊，一直持續到68年美共建交後，才正式停止。純伯有回不當心，牽著牛和推車在村外，一看錶，7點了，正想著：糟糕，一枚宣傳彈已從天而降，把推車上的草料全激得四處飛濺，那頭牛嚇得衝回村裏，從此怎麼叫喚、拉牠，都不走出牛棚。純伯迫不得已，只好將牠賣給牛販，再換一頭牛來耕田了。

## 金門可以是未來的香港

李先生 40多歲 古寧頭北山 公務員

▲金門的公務員是不是要上莒光日？

• 是要上沒錯。不過很多人都是在混，睡覺的佔大部份，反正是利用上班時間，並沒佔用私人時間，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很多人覺得金門有很多限制，你認爲呢？

• 金門其實就是電話和交通這兩項要開放，讓大眾出入比較自由一點，其他的並沒什麼不好。譬如宵禁，金門根本上還是農業社會，晚上誰會出去閒逛？

▲聽說年底要成立縣議會？

• 我看是不可能。因爲福建省地方自治條例都還沒通過，金門縣議會要成立，依法無據。

▲金門人反對“台獨”？

• 民進黨在談台獨，根本沒有把金門、馬祖包含在內，我們爲什麼要贊成它？

▲贊成金門開放觀光嗎？

• 在短期內，開放觀光的收益，絕對比不上一個師在金門的消費，但是長期看來還是有好處。如果能在金門設立工廠，尤其是加工業，可以讓許多家庭主婦有副業

可做，也可以使人口外流減低。

▲對金門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 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就要歸還中共，到時候金門就成了台灣和大陸間來往最佳的轉運站，現在想來似乎不可能，但世事多變，金門應該有取代香港的打算。

▲對於在金門的生活滿意嗎？比起台灣呢？

• 台灣社會太功利了，車多人多，空氣也差，孩子只能關在家裏。金門的空氣、環境都好，我每天去上班的途中，就像在公園裏散步一樣。孩子在村子裏亂跑，也不用擔心給車子撞到或是被人綁架。

▲有沒有考慮送孩子到台灣唸書？

• 現在金門高中的升學率不差呀！一個人在學習中的後續潛力比較重要，在金門讀書受教育比較正常，台灣那種逼迫式的教育，只是暫時有些效果。何況現在大學聯招，也在金門設立考場，就不必像我以前，得坐船跑到台灣去考了。

生活就在擔一點驚，受一下怕裏平靜的過去了。這幾年，軍隊縮編，古寧頭附近駐軍顯著減少，不只是做「兵仔生意」的小吃店、撞球室……等相繼關門，就是種菜、養豬的人家也大受影響，純伯笑笑：「現在種地、玉米，都是種種好玩，給自己吃的，好在孩子都大了。」

如今，純伯已不必再等戰爭去製造機會了，民航機在76年底開放台金航線後，去台灣就方便多了。雖然出

入境證每年都要換一本，飛機票價也高了點，純伯已經心滿意足了，至少，年底二兒子在台灣的婚禮，他能夠及時趕到。

純伯的8名子女，除了長子一家和最小的一對子女外，都已經不在金門，純伯的妻子更多的時間都待在台灣幫忙照顧外孫，他們都很清楚，家族未來的重心是在台灣而不在金門，除非在家鄉有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便捷自在的生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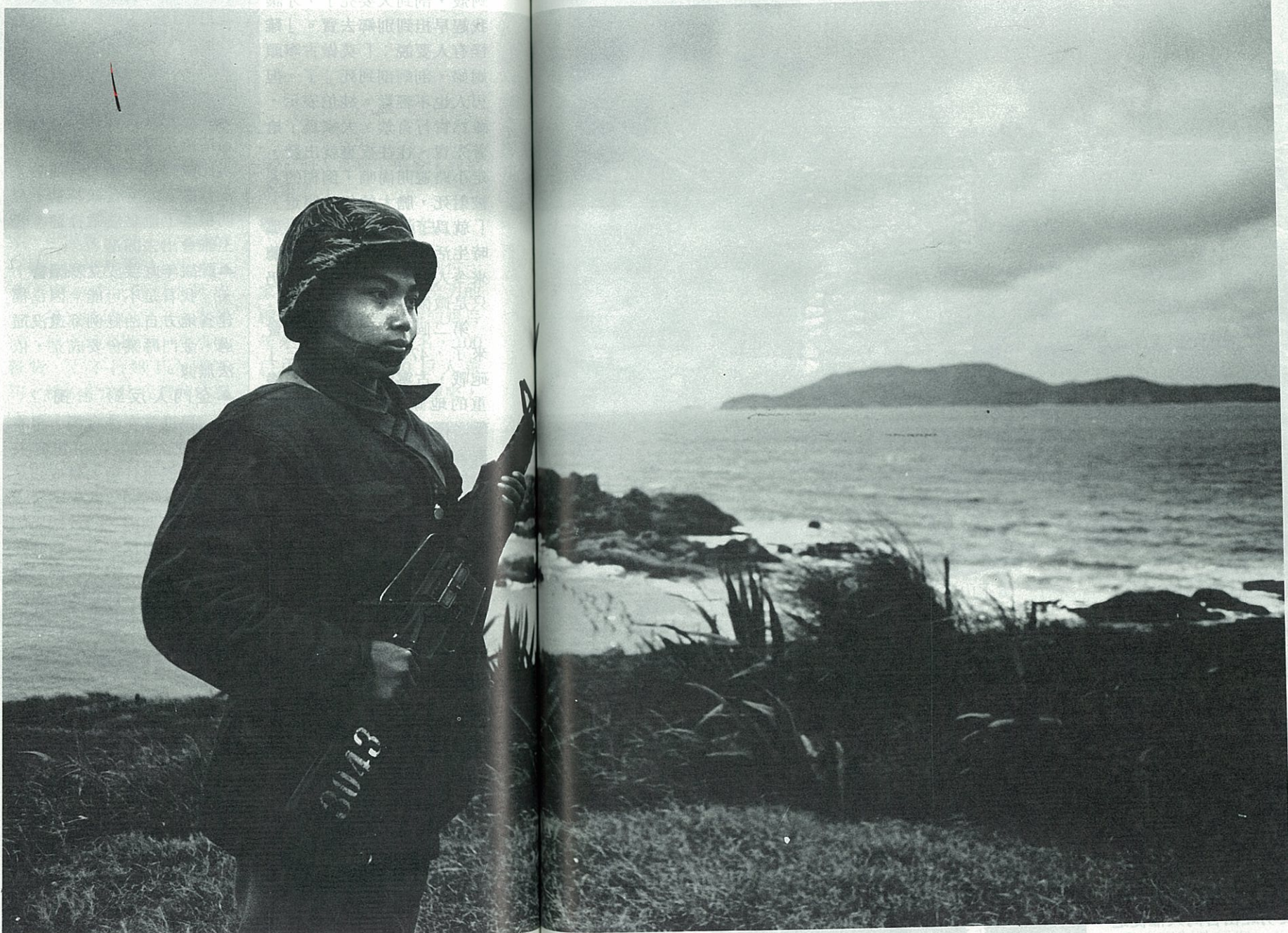
《等待解嚴的土地系列》

# 馬祖人： 戰爭 在家園裡 實驗了 40年

在冷戰體制形式上解體而實質上依然壁壘分明的時代，「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世界」的敵我鬥爭在經濟上的互利共榮的基礎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與調適，做為「世界反共先鋒」的台灣，也同時做了相應的整合，和中共在「四個堅持」下實行改革開放的說法相當，國民黨也在「三不政策」下積極改善單向的兩岸關係。

撰文 ■ 洪湖

1872年建的東莒燈塔，在1949年國軍進駐後，以國防安全理由關閉，在燈塔門上題字是，「航海需要燈塔指引，革命需要領袖領導」但是，燈塔却已40年不會發光。1989年，馬祖人在「前線」看著後方台灣居民赴「敵後」大陸探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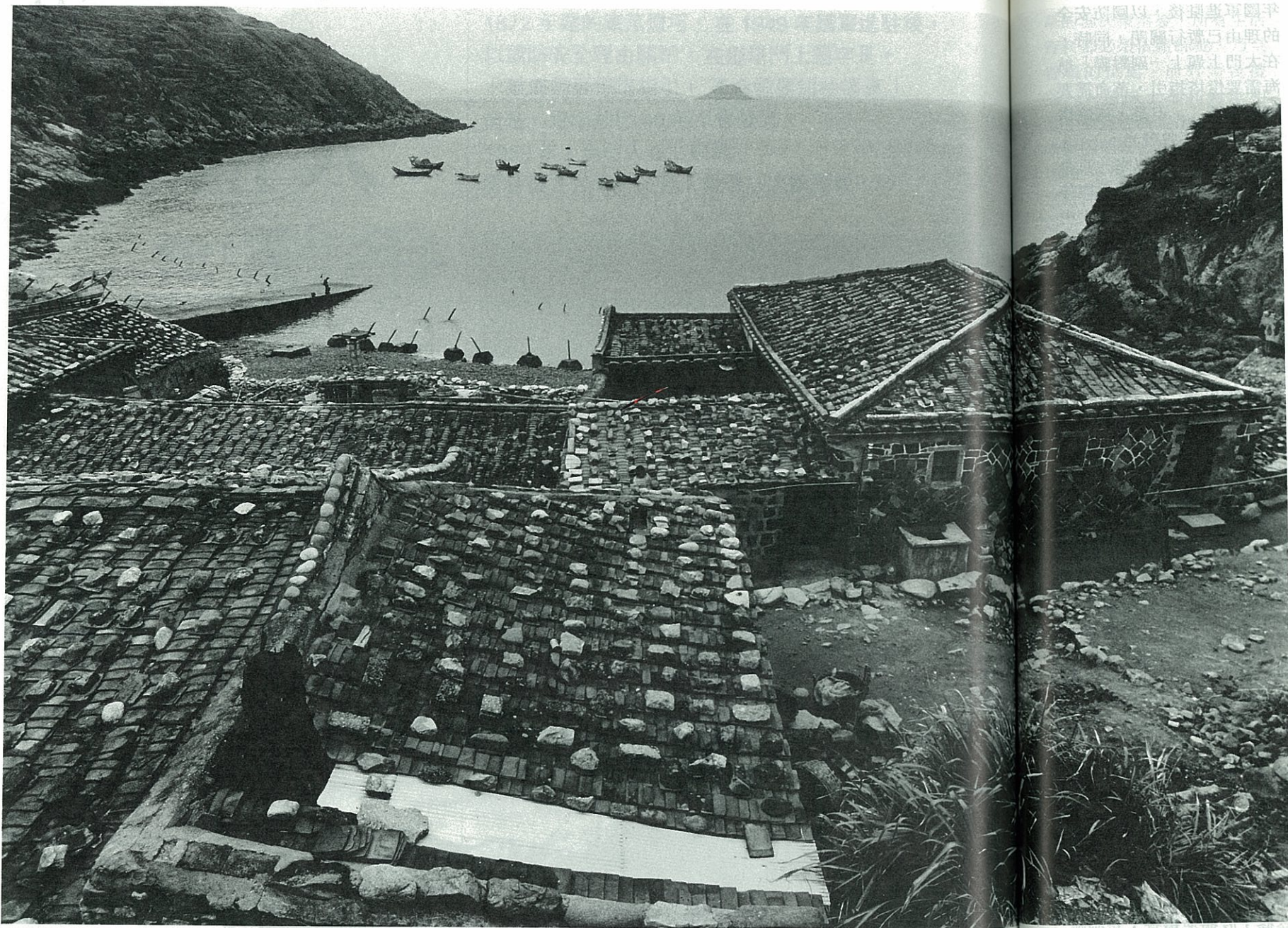
## 不准回家

1987年11月2日，當局開放大陸探親，人們可以穿越反攻跳板的金馬前線到「敵後」從事各種旅遊活動，人們可以在新華門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影留念，當然也可以到「毛澤東紀念館」「瞻仰主席遺容」。另一方面，省內充沛的游資也經由各種管道，直接或間接地流入大陸東南沿海，一方面疏解了台灣的通貨膨脹壓力，一方面獲致了廣大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就在旅台大陸鄉親們羣集在紅十字會門前，熱烈地討論著關於「今年回家過年」種種時，三名「金馬戰地」青年却被人出境管理局拒於門外，不准返回金馬老家探親。

同是「金馬台澎復興基地」，金馬地區民衆到台灣來必須經由境管局核發「入出境證」本來就是一件極為荒謬的事例，在開放探親之後，人們可以自由地進入「敵後」省親，這三名金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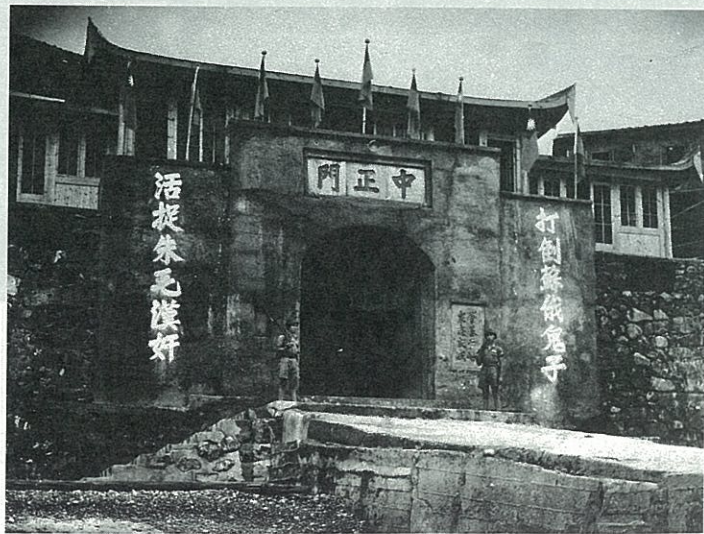
馬祖東莒海防戰士  
(後方山丘即  
為大陸福建省。  
攝影/阮義忠 1978年)





北竿白砂港。  
(攝影/阮義忠)

青年却無法返回「前線戰地」的家鄉和親人團聚。對於這件事情，境管局的說法是「……不准返鄉探親，是戰地司令官和國防部決定的事，境管局只是奉令辦事……」。於是，家住金門的翁明志，陳振堅和家住馬祖的王長明經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控訴境管局不准他們於春節期間返鄉，經他們再三探詢，所得到的回覆是「台端申請返金門（馬祖）案，因



金馬為戒嚴地區，當地司令官基於戰地考量，不予許可。」這時候，王長明的母親正臥病在床，旅台鄉親們看到王長明仍在台灣，總是質問：「你母生病，怎麼你都不回去探望一下呢？」而1987年11月6日的馬祖日報社論明白指出「最近有非『金馬人士』假冒金馬人士，在偏激刊物上胡言亂語，藉口『人權』、『自由』主張金馬解除戒嚴，這種口氣

奠基海堡部隊在西莒島上。(1952年4月1日)(攝影/曹志成)

## 馬祖八百年 (取材自連江縣誌)

**宋**，據傳福建莆田湄州東螺村漁民林愿之漁民之6女媽祖，因乃父捕魚罹難，遂投海尋父，卒負父屍漂至南竿。居民感其孝行足式，葬而立廟（今馬祖港天后宮）迄今香火不斷。

元，元朝（公元1277至1376）年間，閩浙濱海漁民，以羣島天然港沃可資避風、汲水，遂利用為漁舟泊憩之所，斯地漸增居民。

明，洪武年間，因恐島民從盜，詔令內遷，嗣以漁利可圖，福建沿海漁民，復徒來日衆，自成村落。

嘉靖年間，倭寇為患，閩海不靖，時戚將軍部，於南竿島雲台山築烽火塔一座，遇寇來犯，即舉煙火示警。

神宗萬曆45年5月15日，總兵官沈有容，獲生倭69名於東莒島上，未傷一卒，乃全勝之戰。閩人董應舉特勒石於其疆場，碑曰：「萬曆疆梧大荒落地臘後挾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69名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

清，同治8年9月，閩浙總督告示馬祖附近居民，應如何接受官方配鹽，不容紛爭等事宜；並立碑明示，交長凡506字。

同治11年上月，英人於東莒福正村建白色圓柱形燈塔一座。

道光年間，有晉江縣蔡庚，嘯集虎山、馬祖，並擴建媽祖廟於津沙與鐵板村（今仁愛村）。

中華民國

元年，福建省鹽運使劉步溪先生，於南竿鐵板設鹽務

局，於各沃口設鹽子店。

22年，10月，連江縣政府派鄭飛鴻蒞馬督任保甲，設「竿西聯保辦公處」於北竿塘岐沃鹽倉，派王宜堯為主任，下轄西洋、東引、南竿、北竿。

26年，7月，抗日軍興，列島先後為「和平救國軍」林義和、張逸舟、翁尚功等佔據，旋即淪於日寇。

34年，抗戰勝利，福建海上保安隊進駐西莒島，負責恢復地方秩序，維持治安。

38年，9月1日港陸軍207師第620團進駐馬祖，是為國軍駐防馬祖之始。

39年，馬祖由指揮部設立馬祖區公所於關山，派李時福為區長，轄南北竿兩鄉，而東、西犬則由東海游擊隊設白肯鄉公所。

12月，福建省政府設「馬祖行政公署」，派姚衍先生為行政長轄南竿、北竿、白犬、東引、西洋、浮鷹、四岱、礮山等八區公所。

44年，3月24日，馬祖守備區指揮部正式成立，直隸國防部。

45年，7月16日，金馬兩地區，分別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為地區政務決策機構。

11月10日，成立軍法室，開始審理本縣民刑訴訟案件。

58年，6月3日，連江民事庭正式成立，本縣轄區第一審民事訴訟、民事調解、民事強制執行案，及公證、非訴事件，自即日起劃歸該庭管轄。





已經撤銷的  
馬祖最高行政單位  
—福建省馬祖行政公署。  
(攝影/曹志成)

一看便知，是共產黨統戰的翻版」。王長明終於忍不住在馬祖旅台同鄉會的「馬祖之光」上發出「我的吶喊」一文，他說「馬祖日報不辨是非的如此亂扣帽子，實令人痛心。而我現在有家歸不得，請問你們真把我當成中共的同路人看待嗎？請有關單位和鄉親冷靜地為我想一想好嗎？」。事實上，王長明心目中的「有關單位」早就替他想好了，對於這個金馬前線第一個民進黨員，「有關單位」早將他列入「一小撮偏激不法份子」中的一份子，也從此註定他有家歸不得的命運，一直到今年5月16日，拜法院傳票之賜，才又回到家鄉。但是，家鄉的一切却也使他感

覺到「馬祖，是我生長的地方，是我最愛的地方……也是我最傷心的地方……」。

### 民族分斷的悲劇

馬祖，這個孤懸於閩江口外的列島，在1949年以前一直只是個寧靜而悠閑的小漁村，她第一次進入國際舞台大抵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福州在條約規範下被劃為通商口岸，而馬祖列島中的東莒恰位於閩江口外。英國商船為便於駛入閩江，便在1872年以五百人之力建東莒燈塔於東莒島東北角山頂上，歷三年完工，塔高約19.5公尺，以花岡岩建造，呈圓錐形，是馬祖列島中最重要的古蹟。燈塔在1949

年國軍進駐後，以國防安全的理由已暫行關閉，同時，在大門上題上一副對聯「航海需要燈塔指引，革命需要領袖領導」，但是，這燈塔却已40年不曾發光。

馬祖列島自古以來一直是福建沿海漁民避風取水與停泊休息的所在，儘管明太祖洪武元年之後便有漁民陸續遷居島中而自成村落。但自國軍撤守以前，列島的各項民生物資仍須依賴福州、連江等沿海市供應，而列島與內地間往來頻繁，甚至1950年以後，當地漁民仍然經常「不小心」到對岸採購或摘取海芙蓉，對岸漁村的孩子們看到來自「白區」的漁民，總是興奮地叫喊著「哇！國民黨來囉！國民黨來囉！」。而「匪區」的漁民也不是保防官或政戰官所說的那麼蠻橫、逢人便搶，還是跟以前一樣，大夥都用一種語言交談——福州話，捕一樣的魚——蝦皮，甚至罵人的措辭和口氣都相當，不一樣的，大約只是，「鐵幕」裏的人可以捕魚捕到天暗，「自由地區」的人傍晚五點前就得回港，晚上九點開始宵禁，「人家說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看來一點都不像……說他們出門要路條，吃飯要糧食，我們哪……不也一樣……」一位旅居台灣的老漁民這麼說，和大多數金馬人民一樣，他也不敢在媒體曝光，怕和王長明一樣「有家歸不得」，或是給親人朋友惹麻煩。

同樣生活在民族分斷的歷史悲劇下，馬祖人民對這半個世紀被切割的民族傷痕，所承擔的痛楚比其他生活在「共產/資本主義」世界的臨界點的人民來的更具體而深刻。因為，在這個荒烟蔓

草的漁民聚落裏，所有生活資料都必須依賴縣城、乃至省城的供給，所有婚喪禮俗、人情風土都和對岸相當，所有經濟生活、人際網絡與內地緊密相連。但是，1949年後，這一切都遽然割離而相互敵視、漫罵，把對方詛咒成吃人的毒蛇猛獸，儘管大家都是連江縣民，說的是一口閩北土語。也儘管對岸的連江縣政府和南竿塘上的連江縣政府，隔著狹仄的海峽遙相對望。

### 軍政一元領導

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之後，東引島和東莒島上的燈塔停止發光，這是英、法殖民霸權國力消褪的開始，也是冷戰確立的訊號。和金門一樣，她是西太平洋鏈島防線上的反共最前線，是「反攻大陸的跳板」、是「匡復神州的先鋒」，是「軍民合一的戰鬥體」，同時也是「假想光復區」戰地政務的實驗地。儘管列島上的兩座燈塔已停止發光，却依然洋溢著「三民主義模範縣」和「無金馬即無台澎，有金馬即有大陸」的反共鋒芒。

自國軍進駐馬祖各島以來，列島的行政區域經過幾次的變革，到1956年蔣介石劃定馬祖為戰地政務實驗區才大致抵定。首先是1950年由指揮部設立馬祖區公所於山隴村，東、西犬則由東海游擊隊設立白犬鄉公所管轄。同年12月，由福建省政府下設馬祖行政公署，轄馬祖諸島。1953年8月，改制為的東北行署，設連江縣政府於南竿、長樂縣政府於白犬。翌年，設羅源縣政府於東湧。至1955年7月1日，閩東北行署改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1956年，蔣介石劃馬

祖列島為戰地政務實驗區，撤消原來行政建制，於同年7月16日成立「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由駐軍最高單位軍事首長兼主任委員，政戰部主任兼主任秘書，實施「軍政一元領導」。

在「軍政一元」領導下，「戰地」的一切建設均以軍事為首要訴求，包括地貌的轉變、社區規劃，甚至地名的變更均為軍事的意識型態主導而全盤制式化、軍事化。根據連江縣誌記載，最大規模的一次地名變更是在1945年，改牛角嶺、鐵板村、西尾村為復興、仁愛、四維。同年10月，為慶祝「蔣公69華誕」改連江縣政府所在地山隴村為介壽村，以表「崇敬及祝壽之意」。1971年10月15日，蔣介石大壽前夕，頓覺白犬鄉的名字不雅，遂命名為「莒光鄉」，原東犬、西犬二島亦更名東莒、西莒，寓「毋忘在莒」之意。這一連串的更名行動，把這個原本與世隔絕的小漁村，轉換成秩序井然、充分符合「教養衛」四大戰地政務工作方針，迎合統治階級意識型態的戰鬥體，儘管馬祖人民依舊管介壽村叫山隴、莒光村叫白犬……。時序到了1988年，經國先生辭世的一個多月後，郝柏村突發奇想，指示馬防部指揮官丁之發把福沃村改成「經澤村」取「紀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恩澤」之意，不料，却遭到該村村民反對，並在三月中旬的村民大會上「大肆抨擊軍方心態，要求軍方應重視當地習俗，不要亂搞這種無聊的政治遊戲」，民進黨立委余政憲等三人隨後在院會上向行政院提出緊急書面質詢，指出更名一事「有擾民及搞個人崇拜之嫌」。但



是，福沃村仍舊被改成「經澤村」，而軍方所謂的「經澤村」在人民口中則仍舊是「福沃村」。

面對日趨軍事化的生活環境，和全盤軍事化管理，大多數馬祖民衆只有離鄉背井到台灣來打天下，雖然苦一點，但至少不會是「戰地政務實驗區」裏的實驗品，也才能體會到憲法保障下的一點點做為人的尊嚴和民主與人權的初步意義。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1977年馬祖地區總人口為11,422人，到1988年却只剩下6,158人，「三民主義模範縣」說穿了只是個不適合人居住的大軍營，是軍方養成上層軍事官僚的實驗地，是證明台海仍處動員戡亂時期的樣板戰地，用以凸顯出海峽兩岸一觸即發的冷戰氛圍，做為統治階級戒嚴合理的依據。儘管台澎地區已解除戒嚴，但是，有金馬前線的軍政合一與戒嚴，仍可充份證明台灣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強調「居安思危」、「憂患意識」的戰爭哲學，做為打擊「一小撮偏激不法份子」島內反對團體

當年生聚教訓，  
一心復國還鄉，  
而今垂垂老矣或已凋零。  
(攝影/曹志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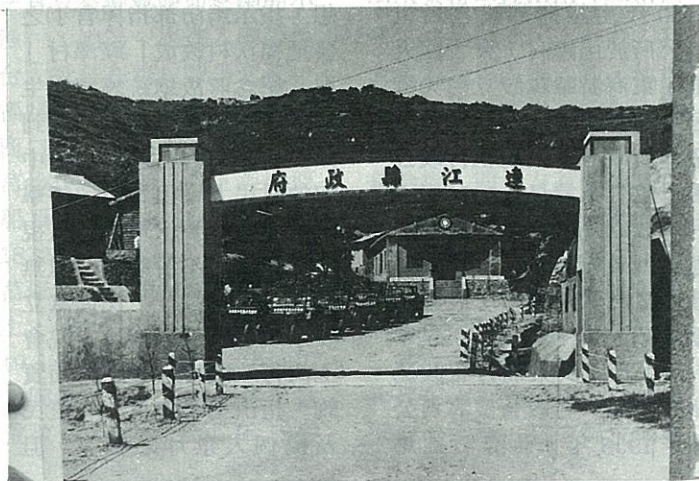
白犬島上(今改西營)  
駐軍操演大刀陣。  
(攝影/曹志成)

的利器。在這個無理而矯橫的思辯之下，所有反對聲浪、團體和個人都可以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或「三合一的敵人」……。

馬祖地區人口銳減和台灣地區人口突破二千萬相映成頗為有趣而殊堪玩味的對

馬祖地區人口銳減和台灣地區人口突破二千萬相映成頗為有趣而殊堪玩味的對

舊連江縣政府所在地。



比。當馬祖旅台人士在桃園大浦一帶形成特殊的移民聚落時，馬祖列島在近四十年「實驗」之下造就出的新興地方仕紳階級，也正與當地的統治機構形成「軍——黨——政——仕紳階級」一體的統治生態，共同分割著馬祖地區僅有的生產剩餘和政治利益，和台灣一樣，「戒嚴」、「軍管」只是保障著這一連串支配關係的穩定存在而已。發生於1986年9月的「王長明竊盜案」把這層嚴峻而微妙的政治生態隱約地剝離開來，令人很難置信，在犯罪率極低的馬祖地區「治安單位」是如何製造「業績」？

### 王長明案

「9月13日下午6點，我在北竿街上被警察銬上手銬帶回分駐所，他們說我偷東西；我沒有，就把我帶到二樓刑求……三個警察一起打我，我們平時都認識，分駐所所長陳繼德還是我同學的丈夫……他們把三件沒有破的案子往我身上栽，叫我承認，其中二件我有不場證明，但是，却沒有人願意幫我作證……」。

王長明和他哥哥在馬祖地區從事土木工程承包工作，由於資金及軍、商之間利潤

分配的結果，他們只能包些雞毛蒜皮的小工程做做。王長明被逮捕的原因是，塘岐國小王校長向警方控告王長明偷竊，王長明說「王校長他看到小偷的背影很像我，警察就對我刑求，叫我承認，還包括另外兩件案子，但是這兩個案子案發的時間我都在工作，其中一件我是在塘岐國小王老師家做工程……但是……王老師却不願為我做證，他只跟警方說他不瞭解，後來，竟然是陳繼德的一個親戚看不過去，才替我洗去罪名……」。

這時候，有個公務員，據說是上頭授意，告訴王長明，願意以40萬擺平這件事情，叫王長明認罪坐牢，不管怎麼判刑都不要講出去。王長明當然一口回絕。由於這個案子，王長明兄弟開始沒有工作，地方上沒有人願意把工程交給他們，他們的生活也漸漸成了問題。王長明氣不過，先向當地司令官、縣長提出口頭陳情，旋即赴台，向國防部、內政部、法務部……各單位陳情，並發出50份陳情書，當立委張俊雄在立院針對王長明案提出緊急質詢時，王長明感慨地說：「我們自己選出來的立委，對自己選民的事反而漠不關心」。



1987年5月，王長明返回馬祖開庭，這回是他控告北竿分駐的三名員警刑求及塘岐國小校長誣告。所得的判決是，員警刑求逼供部份「易科罰金……還緩刑兩年，我看是判個好玩的，陳繼德都調到警政署上班了」。王校長誣告的部份，則不起訴，因為王校長說「我沒有報警啊……沒有啊……」。王長明這頓毒打算是白挨了，還落了個名譽掃地，一個當地記者，據說是司令官面前紅人，這麼告訴王長明：「你已經被林純子當人頭了，把馬祖地區寫得很壞，你要負責」。這位記者並指責王長明，叫他撤回所有在台灣的陳情書。

當年海堡部隊  
(反共救國軍)  
在白犬島(今改西營)  
生聚教訓。  
(攝影/曹志成)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5月底，王長明又來到台灣，當他看到兩份北竿分駐所關於自己的「偽造文書」白犬島上的反共救國軍(東海部隊)軍政聯席大會合影。





北竿芹壁村，  
整個聚落沿山壁而築，  
盡是花崗岩石屋，  
如同堡壘。  
(攝影／阮義忠)

時，氣憤之餘，在謝長廷介紹下加入民進黨，成為金馬戰地第一位民進黨員。六月，一羣民意代表到馬祖參觀戰地各項建設，突然有名婦人身著喪服跪在路旁向幾位黨外民意代表陳情，幾位駐地將領登時面如土色，精實壯大的戰地建設嚴整的外表，正曝露出專制、蠻橫而民怨四起的內在。這位婦人，正是王長明的母親。這年7月16日，監委梁

賢繼到馬祖視察，並調查「王長明案」，一位隨同人員拿給王長明五大張公文紙要王長明把整個過程詳細的寫出來。這時候，一位駐地將領問王長明「你到台灣陳情期間錢是誰給你的，是不是謝長廷給你三千五千的……」。有人問他「你的戶籍為什麼遷到台灣去」。而當他把五大張公文紙寫得滿滿的交給調查小組人員時，那位先生表情訝異地說「奇

怪……你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王長明給他的回答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王長明對這個恥辱的深刻記憶，對某些有心人士來說，彷彿是「別有用心」。也由於這一連串事件，註定了王長明「有家歸不得」的命運，一直到今年5月16日返回馬祖開庭，才又踏上故鄉的土地，但是，凡是和他接觸過的鄉親好友，事後均遭有關單位盤

問，據說是擔心王長明回鄉吸收黨員。而境管局一位女職員一時口快說溜了嘴「奇怪！你前兩次是怎麼回去的？」，他才恍然大悟，原來兩年來「有家歸不得」是有關單位的蓄意安排。

#### 政爭的工具

身為金馬前線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民進黨員，王長明似乎從未想到民進黨的「建國主張」和金馬戰地在



馬祖北竿田沃村，  
飲水欠缺，  
村民到水源管制站  
挑擔取水。  
(攝影／阮義忠 1978年)

「台灣獨立」後的角色轉換或者存廢問題，他當然也沒有想到過邱義仁先生所謂的「金馬人民自決」的深層內涵。但是，也就在「台灣人民自決」的台獨建國主張碰觸的金馬前線的政策取決時，曝露了台獨理論看似天衣無縫而實際上矛盾百出的尷尬景象。事實上，「台獨」只是「到執政之路」、「從地方包圍中央」的手段而已，「台獨」不是目的，只是一種聳動而駭人聽聞的政治號召罷了。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金馬戰地的地方，在軍事的目的與宣傳下所彰顯出來的政治意識，和大多數地區的人民一樣，金馬戰地的人民也不過是政治鬥爭下的工具和實驗品罷了，他們是台海40年來在冷戰體制下長期偏安的形式上保障，同時也是想像中光復大陸的跳板。在「後方」的政治運作上，金馬戰地則是削平島內所有反對聲浪和鞏固戒嚴體制一黨專政的推論依據，同時，使得「台獨的理論與

實踐」在「到執政之路」的起步時就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衝突，在執政黨有意凸顯金馬問題而形成「台灣建國」的嚴重障礙時，人們不得不想到，「台獨」大抵只是與國民黨同屬一個階級立場的政黨，為分潤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提出的手段與方法而已，「台灣獨立」不是黨爭的最後目的。和所有封建政黨的黨爭一樣，廣大的人民終究是被犧牲的祭品，「民主」永遠只屬於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封建資產階級。

王長明就是這諸多矛盾與對立的集合體，當所有的壓迫、矛盾與經濟利益鬥爭完全反映在一個虛弱而無力反抗的老百姓身上時，王長明想起了經國先生，他說，「哎——如果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還在……事情也不會這樣，如果他老人家再遲個兩、三年過世，很多金馬問題，很多不合理的事都會解決掉……只有他關心我們……」。☞





# 「三民主義 模範縣民」 的嘆息

**當**中共坐大，國軍轉進馬祖列島時，我正誕生在這個荒涼、貧窮的小島上。

童年的生活倒也過得比兄長富足多了，至少我們念的學校不再是私塾，而是國民學校；吃得不是純地瓜籤，而是少量的地瓜加白米飯。

儘管孩提時代不懂得思想，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常聽到父母和叔伯輩的怨歎，不免對周遭的生活環境，有過好多的聯想。

譬如說，共產黨如果没有把國民黨打到江南，又從江南趕到台澎金馬，馬祖人至今的生活不知道該是什麼模樣，像我這般年齡層，不正好是當年紅衛兵的年齡，而不知道我是黑五類，還是紅五類，……

如果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中共叛亂，我想，我絕不會有大學可念，也許我至今也不過是個「耕讀」的農村子弟吧！

撰文 ■ 曹志成

攝影 ■ 曹志成·阮義忠

如果共產黨沒有把國民黨打到江南，打到台澎金馬。

馬祖人至今生活不知會怎樣？

像我這般年齡，不正好是紅衛兵年齡，而不知道我到底是黑五類還是紅五類……

因此，民族的不幸，卻未必是個人的不幸，就如同有人因這場浩劫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人卻在悲劇的夾縫中，因時勢而造就英雄，或大發國難財。

## 駐軍

從記憶中知道，國軍轉進馬祖時，那個部隊的編號是七十四軍，軍紀還不算太壞，只是有些耕地被佔用作碉堡、防空壕或軍營，甚至挖成炮陣地。一直到今天，這些土地有些當年只賠了十元不到的台幣，有些根本沒有任何賠償，而善良憨厚的馬祖人民從不敢發出抗議的聲音。

駐軍，對馬祖人來說，真是又「愛」又「無奈」，前者是因為他們的駐守，改善了生活環境，以及使馬祖免於赤化之災難；但無奈的便是41年來沒有改變的軍事統治生活，讓馬祖人民過著與部隊沒有太大差別的「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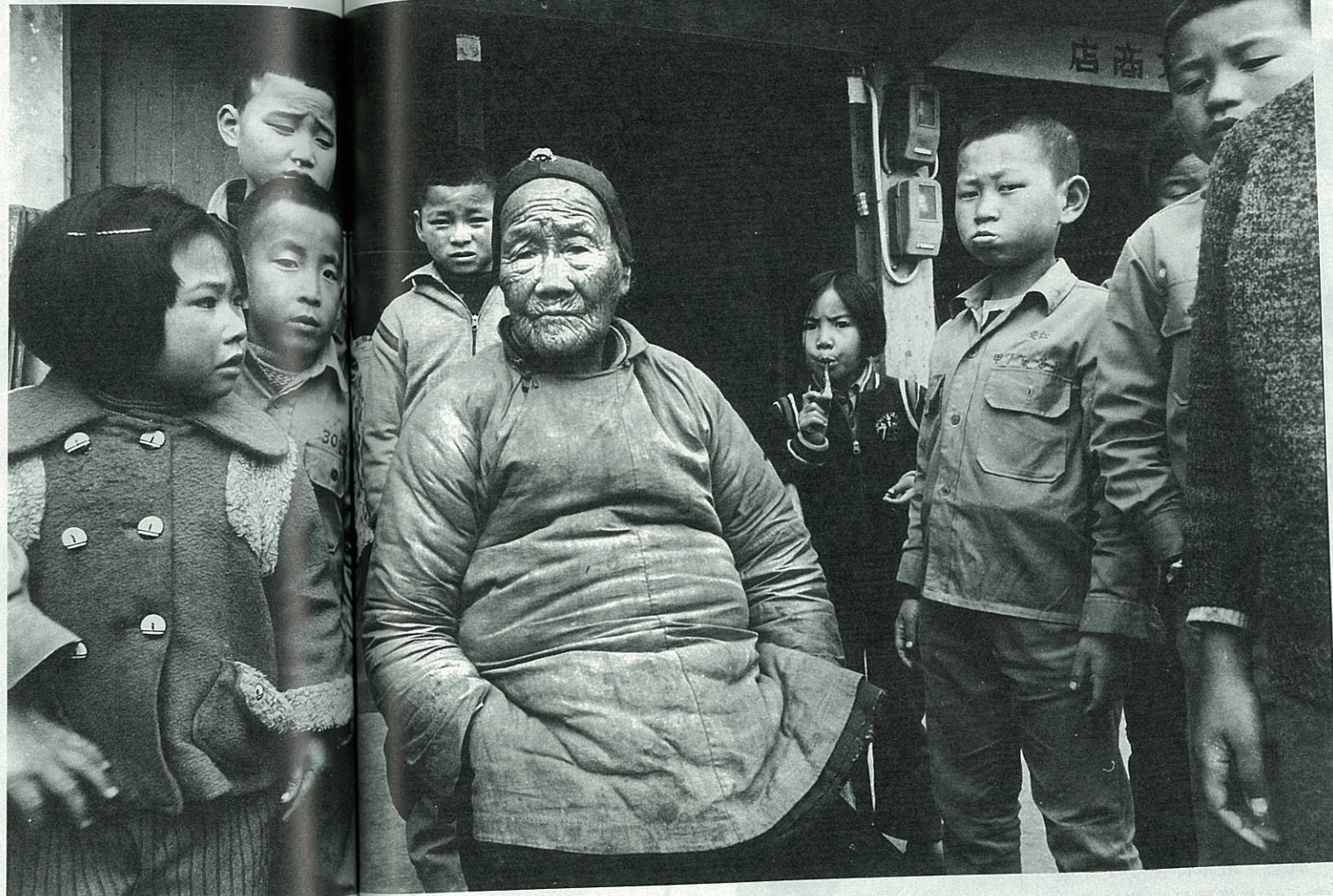
一種軍隊」生活。

打從有記憶開始，村莊中有副村長，民衆都稱他們為「指導員」，他們的工作像極了部隊政戰系統中的「政戰官」或「輔導長」，對民衆無所不管，甚至動輒關禁閉、大打出手，偶而還監控民衆的思想和言行，馬祖人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著，包括我，就在這樣略帶幾分恐懼和排斥的心理中長大。

由於部隊慣於執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因此也常常對當地民衆作如是要求，當地最高統率單位的司令部或政務委員會就會花出許多違憲的「單行法規」，甚至軍方也有嚴重的擾民行爲。

## 拆墳

民國75年10月24日，南竿成功山腰就發生了一宗被黨外雜誌形容為「暴



馬祖西莒 青蕃居民  
(攝影/阮義忠)



島嶼羅列，  
村落房屋櫛比鱗次，  
景觀秀麗。





馬祖南竿海灘。  
十年前馬祖  
與台灣本島之交通  
全賴海運運補船，  
船隻必須搶灘，  
因為沒有碼頭泊船。  
(攝影/阮義忠)

行！」的案例。

成功山下住著十餘戶住民，清一色的都姓曹，這個曹家莊的祖宗，有一座古墳坐落在一條公路旁，由於長年失修，後人為了慎終追遠，雖然已遷居台灣，但仍派遣後人返回故鄉修墓。不幸的是，附近駐軍何姓指揮官竟下達命令，指示他的兵士拆掉這個墳墓，此匪夷所思、令人驚愕的舉動，曾引起曹氏家族共憤，也激起馬祖島民的不滿。

試想，駐軍即使要美化環境，但古墓早已坐落該處，他們子孫既未擴大墓園，又未妨礙工事，以及當地的綠化和美化工作；何況，這附近的土地原就是曹家莊子孫的財產，駐軍由於時勢的需要沒有花一文錢，在附近構工事，建設陣地、興營區、築公路，卻近乎瘋狂的動員兵力進行拆墓行動，這一幕近乎「暴行」的畫面，迄今為止，仍無法自我腦海抹去，我不能原諒的是沒有任何代表向人民道歉，更遑論有人為此丟官了。

寫到這裡，我絕沒有醜化駐軍的意識；相反的，我却衷心感激他們四十多年來協助馬祖各項建設，從造林、築公路、闢碼頭等等，各項大小工程，這些有目共睹的成就，任誰也不容抹煞；但我始終認為，這也不意味著立下汗馬功勞，就可為所欲為。



白犬(今改西莒)  
島上的少年兵。

有人形容馬祖的駐軍，就像傳統權威型的父親，他心目中只認為，他已為家庭或子女奉獻了一切，讓孩子在無虞匱乏中成長，當老父心情稍有不順之時，動輒打罵，斥為不肖，甚至口口聲聲地強調：「老子供你吃穿、讀書和補習，要什麼有什麼，你竟然……。」

其實，稍懂現代教育理論的人都瞭解，現在講的是「親子教育」，作為一個父親的人，應該深入孩子的內心世界，去瞭解他要什麼，去體會他想什麼；不幸的是，馬祖的駐軍沒有洞悉教育的潮流和掌握時代的脈動，仍然以十八世紀發號軍令的權威，對待他駐守區內的老百姓。

當然，在卅、四十年前，部隊這樣做，或許可以加速馬祖人民從愚昧無知和貧窮落後中滋養生機，且如果從此以往，就像急病投猛藥一樣，可救病患於一時，絕不可以久服。否則，這個病人怕會併發出另一種病情；而不幸的正是，41年後的今

天馬祖的人民，已從當年感恩的心情中驚醒和轉化過來，他們雖然仍期盼駐軍守住這個家鄉，但是他們心中一千個、一萬個的不希望生活仍被駐軍箝制，行動仍被別人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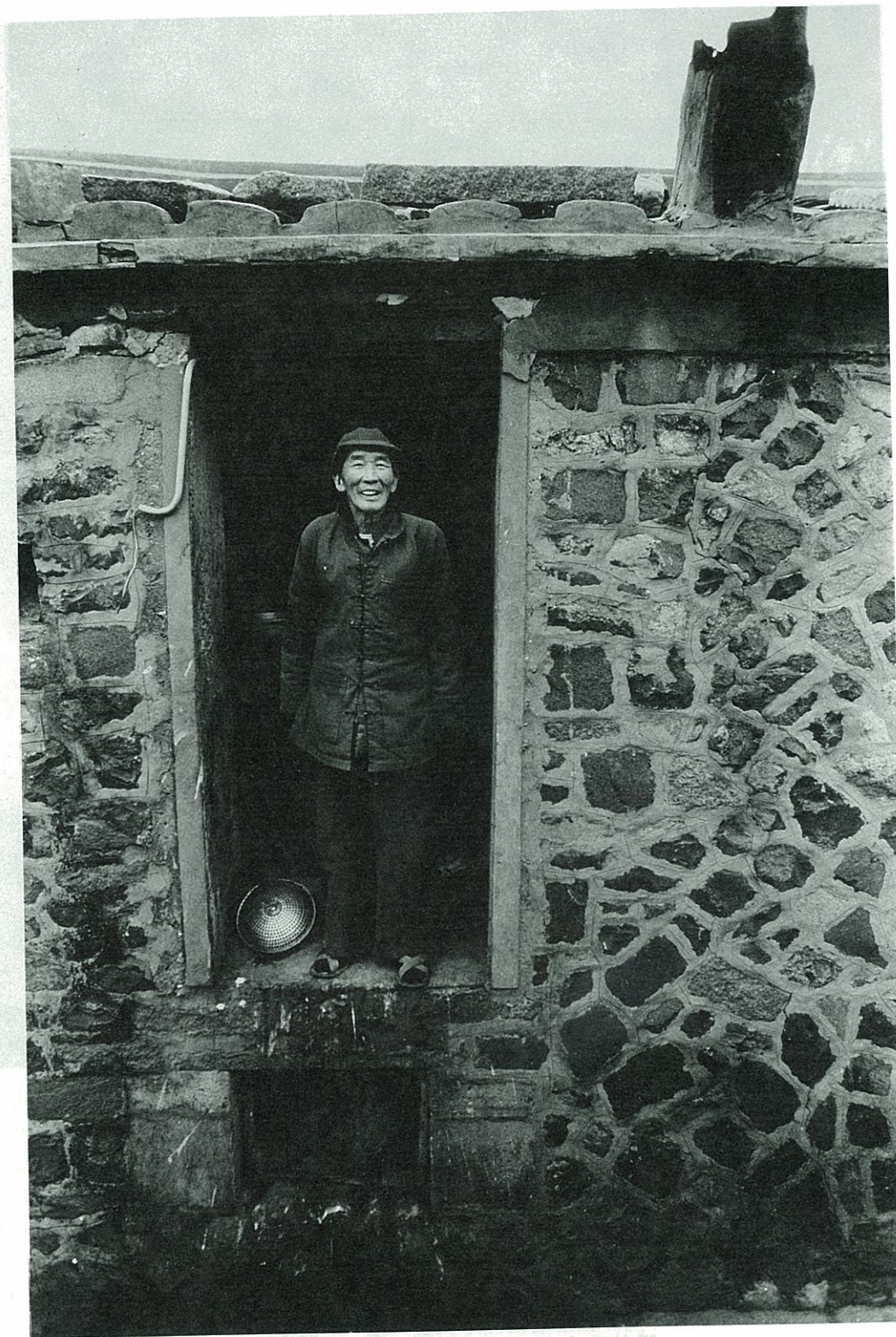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說，這是戰地，接近敵前，隨時都會發生戰爭，中共會像八二三砲戰一樣，隨時都會引爆一場台海戰役，如果軍人的司令官只控制駐軍而不能掌握民眾，後果真不難想像。

### 時代的脈搏在這裡停息了

不錯，一切都站在軍事第一，安全第一，反共第一的大前提下，時代的脈搏在這裡停止了，民權和人道主義在島上空息了；於是，軍人控制地方編列預算的報紙，軍人當縣長，沒有縣議會、酒廠廠長和物資處長等肥缺，全被軍人囊括，而這裡不准開放觀光，不准和台灣通電話，沒有飛機可以往返，每1個月只能坐3航次(行駛約11小時)的軍艦，不能擁有照相機和收音機，10點鐘以後街上不可以任意行走，更可笑的是不可使用籃球，因為怕有人會抱著籃球投奔到中國大陸去。

如果在20年前，這樣的規定或要求，也許我們還能忍受，但今天，在交通電訊上，人類已登陸月球和太空；在政治風潮上，連國民黨口口聲聲地所謂殘無人道、暴政集團的天安門前，中共的新世代也在高呼打倒法西斯統治、要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不幸的是，所謂「三民主義的模範縣」的馬祖人民，連爭取的「膽量」都已被40年來的軍事統治扼殺了，給嚇壞了。

隨著強人政權的結束，馬



馬祖北竿午砂港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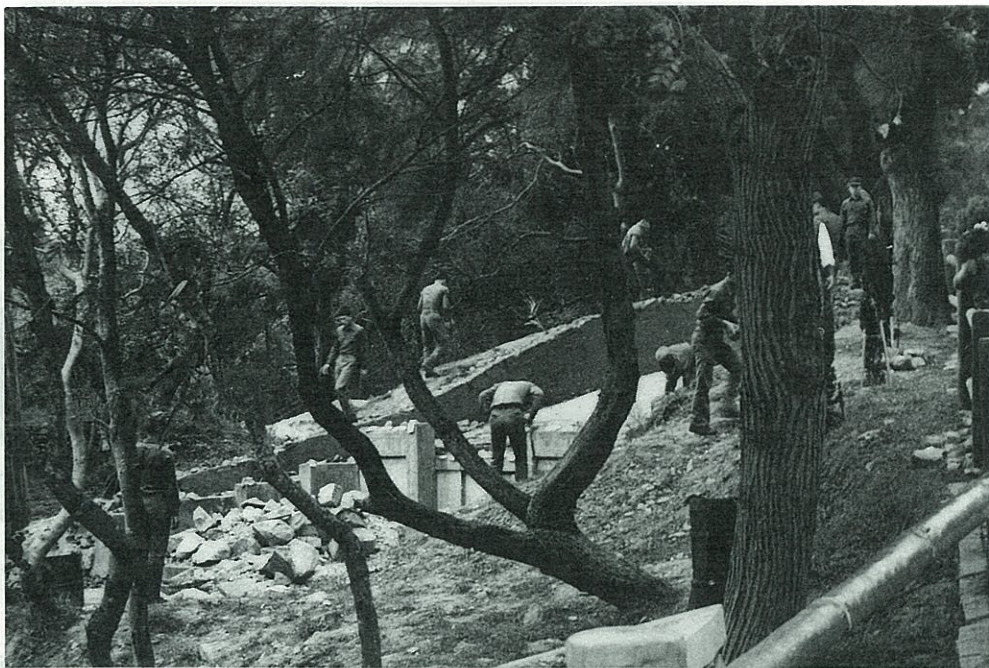
祖人民的膽量似乎也有點「恢復了生機」，因而有些青年以「黃花崗烈士」的精神自居(註：黃花崗72烈士中有10烈士是連江籍，而馬祖人多為連江人)，他們創辦了「馬祖之光」雜

馬祖北竿午砂港漁家。

誌，以愛家鄉，爭民主，以及擴大聯誼，團結力量為宗旨，這本25開的雜誌，發行5年來，不僅在馬祖發揮了絕對的影響力，甚至也牽動了金門人民的向心力和國防部等單位的重視。

馬祖北竿午砂港漁家。  
(攝影/阮義忠)





乍看是駐軍在協助修墓，事實上是在拆墳。

他們的發行當然也面臨了許多困境，譬如說，當地的公務人員不敢公然的閱讀；但是，却因而更促使「洛陽紙貴」，每次發行5千份，無不造成「搶閱」風潮。

值得欣慰的是，這本小小雜誌，不是靠推銷而生存，却是仰賴當地人民自覺性地捐獻金錢來作發行經費，小則百元、千元，多則達到10萬餘元，再再顯示了這本雜誌的確在為金馬民衆說話，說出沈積在胸中40年的苦悶，以及獲得廣大人民的迴響、肯定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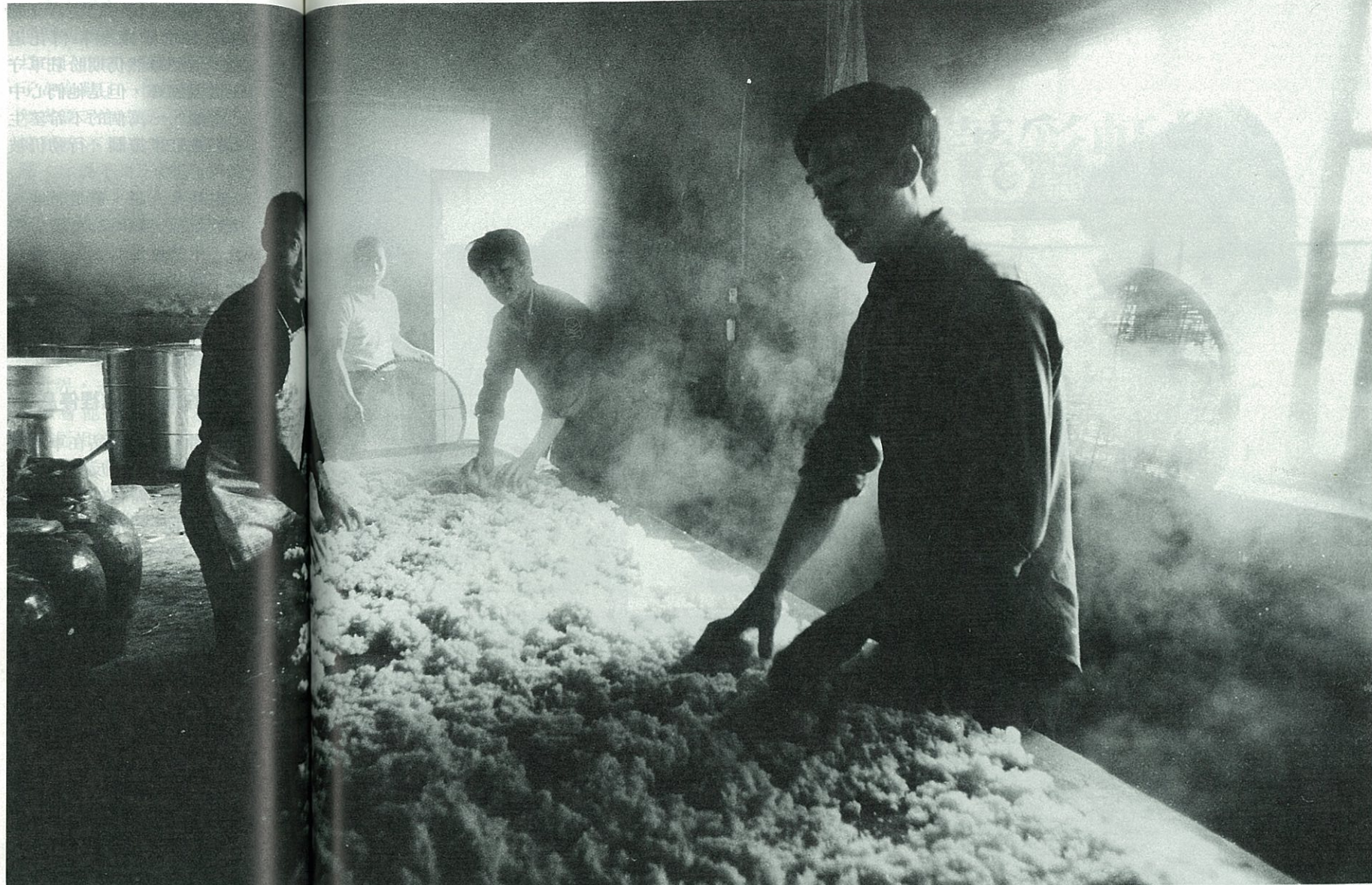
最近，將更讓金馬和後方同胞矚目的，恐怕是一羣金馬青年組成的「八二三金馬愛鄉遊行聯盟」了，在座談、遊行之前夕，他們還發出了一篇感情澎湃，熱血沸騰的「金馬人民莊嚴的誓言」，全文如下：

### 金馬人民莊嚴的誓言／八二三金馬愛鄉遊行聯盟

親愛的金馬同胞們，我們選擇八二三紀念日的今天，舉辦「還我金馬憲政」大遊

行，是有其歷史性的意義，希望大家冷靜地聆聽我們訴說，並熱烈地參與神聖的行列。

我們知道，40年前大陸沈淪，國軍轉進台澎金馬；其中金門、馬祖由於接近敵前，實施了軍事統治，並進行「戰地政務」實驗。憑心而論，我們絕不抹煞國軍在金馬40年的成就和貢獻；可是隨著大陸政策的開放，當年被視為「匪類」的大陸人士都已經可以申請來台，證明了政治有其階段性的因應之道，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是今天在軍事統治下的金門、馬祖兩地人民卻仍無法享有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沒有縣議員、沒有縣議會、軍人當縣長、軍人控制地方報社、電話不能和台灣相通、不能自由前往參觀，包括生活基本的收音機和照相機都不可擁有；甚至馬祖只有10天1班船和台灣往返，連飛機都沒有。我們只希望後方同胞能同情我們這樣的處境，支持我們改造這樣的所謂「三民主義模範



馬祖軍營的北竿酒廠一以古法釀造馬祖名產「老酒」。

縣」。去

回想31年前的八二三戰役，其悲壯慘烈，中外皆知，金馬軍民同心戮力，遏阻了敵人的逾越雷池，屏障了後方——台澎的安全；如果我們審察當今台澎的進步和繁榮，不能說金馬人民沒有汗馬功勞；正因為如此，在肯定當年八二三炮戰的成就之餘，我們更懇切地呼籲後方同胞在這個偉大的紀念日子中，冷靜省思應如何回饋那兩塊當年曾讓台澎後方人民免於生靈塗炭的聖地。親愛的台澎同胞們！我們

向列祖列宗祭告，向後代子孫莊嚴宣示，金馬同胞過去曾以生命和靈魂作籌碼，無畏暴力，誓死保國；我們今後仍希望與大家心手相連、迎向陽光，再寫中華民國第2波的「八二三」光榮歷史。

親愛的金馬鄉親們！我們雖然身在台灣，卻心繫金馬，故鄉已經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了，團結就是力量，不容猶豫，不可徬徨，我們應勇往直前衝向憲政大道，還我自由、民主、幸福和有尊嚴的新生活。

中華民國政府，我熱愛您！三民主義的理想，我擁護您！這片土地和1千9百多萬同胞們，我苦戀著您！追求民主、自由，已是海內外同胞和全世界人類共同的願望。金馬人民正以血淚向時代吶喊，向真理呼喚；我們並選擇了八二三這個偉大的紀念日，用最理智、最溫和的手段，向當政者爭取「還我金馬憲政」的權利，並要求訂出「時間表」，未見承諾，絕不中止。今天這項行動是歷史性的壯舉，全國輿論請聲援我

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我雖然沒有感受過當年大陸失守，因戰火連天所帶來的災難，的的確確在中共對岸的砲火威脅中成長、茁壯，我有理由相信，歷史會給馬祖戰後新生代最多的肯定，後代子孫也會感激我們走過的路途雖然艱辛，但會讓他們收穫豐碩。政治最大的不幸在於不懂得急流勇退，不知道「見好就收」，寄語辛勤耕耘了四十年的金馬軍方，趕快還政於民吧！不要讓金馬人民留下更多的怨嘆！

馬祖軍營的北竿酒廠一以古法釀造馬祖名產「老酒」。





一家5口的餐食，全賴美雲雙手調理。通常，一頓晚餐幾乎要花費她2個半小時作準備。目盲的她必須以手指去感覺菜炒得熟不熟。



## 想像著彩虹的盲夫妻

澎湖馬公一家貴賓按摩院，是一對盲夫妻賴以養家活口的生意場。色情污染按摩業之後，盲夫妻說：

「有些客人問明我們是純按摩，掉頭就走。」

對盲夫妻，十多年來，日夜摸索行走於馬公街頭巷道間。靠着替人按摩賺取微薄收入，撫養三個幼兒成長。

矗立於馬公港口附近兩棟大飯店旁的小巷內，有家毫不起眼的家庭式按摩院。門面玻璃以紅色壓克力字體橫貼「貴賓按摩」四字。

高長福、簡美雲和三個孩子——天生、恩慈、天賜共同組成了這個家。3坪大的客廳內，橫擺着一條長形木椅，一高一低的兩小木桌拼湊成桌面。在這克難的空間對面橫置着一具沙發。深綠色的舊式花紋皮面反映出沙發的歷史。夫妻倆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等待生意上門。

在這觀光客接踵的季節裏，該是按摩院最忙碌的時刻，但是店裏卻出奇地冷清。長福枯坐在沙發上，美雲則挨着肩併坐在一旁折花豆準備做晚餐。

外表清癯的高長福看起來有些孱弱。當年的一場高燒導致他雙眼失明，少年的他為了證明自己有謀生能力，曾在街頭賣過冰棒、燒餅以及雜貨。18歲那年力排眾議說服了家人，獨自離鄉背井遠赴台北按摩專科學校學習按摩技術。「當初父母親非常擔心我一個人去台灣，不願讓我離開，說是將來弟兄會資助我生活。」「同是骨肉不會少你一碗飯」，很多盲人家長都有這種「過度保護」的心態。但是他們卻不能體知，盲人要的不是「有飯吃」而已。獨立人格以及自立更生才是他們最需要的。如果不是當時的堅決，現在恐怕得寄人籬下了！」高長福道出心中的想法。

赴台2年後，高長福領得執照返澎湖謀生。初期沿襲了舊式的盲按摩師招攬方式，經常吹着笛子穿梭於街道間，一直到開店後才漸漸安定下來。

### 真正想按摩的人少了

長福從事按摩已有23年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他強烈地感覺到大量湧入澎湖的觀光客，急遽地改變了小島上的生活及消費型態。甚至連他們所從事的按摩

在這二級貧民戶的家庭裏，他們似乎都懂得知足常樂的生活哲學。桌上飯菜不算豐富，一家人依然默頌謝飯禱詞：「天父上帝極大慈悲，感激祢賜予我們飯食，世界萬民皆稱羨，主的慈愛永不離。」

撰文／攝影■張詠捷



業，也面臨了關鍵性的考驗。「唉！這年頭生意真難做！」長福感慨地說：「不知從什麼地方吹來的歪風，馬公市區一家家色情按摩院競相林立。爲了按摩上門來的客人越來越少，有些還嫌我們『服務』太少。以前，只靠雙手就能攢點錢糊口；現在，我們用盡氣力，似乎還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曾擔任過9年盲人福利協進會理事長的高長福，幽幽地訴說他對現今按摩業的看法。

等了一整天，一個客人也沒有。美雲伸出右手摸摸點字表，發現時候不早，孩子們快放學回家了。她捧起折好的花豆，緩緩走進廚房準備做晚飯。先炒花豆，再炒菠菜，又煎了幾塊魚，最後煮了一鍋紫菜湯。美雲駕輕就熟地從牆櫃上抓取調味料輕灑在湯面上，鹽和味精永遠都擺在那記憶中的角落。

盲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別，大概就在於他們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與氣力來體驗生活。簡單的四道菜竟花了她2個多小時的準備時間。想想晚餐似乎還不夠豐富，美雲又從木櫃中取出牛肉罐頭湊合。「以前根本不下廚房，結婚後才慢慢跟別人學習。剛開始常燙傷，現在已能控制火候了。」美雲邊說邊摸着右手曾被油燙傷的痕跡。又說：「不過煎魚比較麻煩，怕煎不熟，所以常常要小孩幫忙看。」

飯菜料理得差不多後，孩子們終於回來了，最晚回家的老大和父母打過招呼後就上樓去和弟弟妹妹玩汽球。天生從書包裏取出一袋五顏六色未吹起的汽球分給恩慈和天賜玩。整個家庭的氣氛依然沉靜，不像一般家庭般的喧鬧。偶然從空氣間傳來一兩聲爆破的汽球聲。

### 幫爸媽挾菜

7時左右，孩子們幫忙將飯菜、碗筷從廚房端到客廳。一家5口圍坐在權充餐桌的木桌旁。開飯前，長福引領孩子們頌唱謝飯禱告：「天父上帝極大慈悲，感激祢賜予我們飯食，世界萬民皆祢養，主的慈愛永不離。」三個瘦弱的小身軀吃着母親爲他們準備的晚餐，不忘體貼、乖巧地幫爸媽挾菜。偶爾，飯菜會從長福和美雲的碗口間，掉落在預先鋪了過期報紙的桌面上。

食慾不振的長福匆匆扒了一碗湯飯就離桌找藥吃。嚴重的尿毒症迫使他一星期得洗兩次腎。已有2天沒洗腎的長福看起來有點虛弱：「幸虧我們有二級低收入戶補助費，否則怎負擔得起龐大的醫療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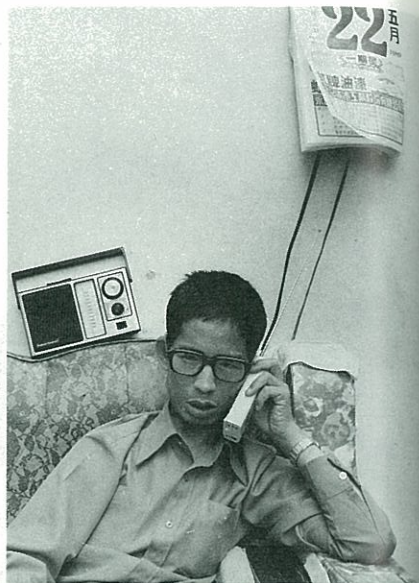
吃過飯後，孩子們幫忙清理桌面，疲倦的長福沿着扶梯一步步爬上二樓木板隔間的小按摩室休息。忙碌的美雲則在廚房清洗碗盆。只見她耐心地反覆洗滌耐摔的塑膠碗和鋼製菜盆。這種看似簡單的工作對她而言也頗費時間。

### 物歸原位

吃過飯後的孩子們，似乎比同齡小孩更能體會父母的辛勞，不耽溺於電視也不勞催促，自動上樓作功課，十分伶俐懂事。就讀國一的天生和弟弟妹妹共用一張由2個桌子拼湊成的書桌，桌上立著2盞檯燈，燈旁井然有序地排列著各項文具和教科書。恩慈說：「爸爸媽媽眼睛雖然看不見，可是他們都知道我們東西放在那裏。」『物歸原位』是這個家庭每一成員相互遵守的原則。細小如晨昏盥洗的牙刷，一一都有定位；大如家具的陳設，也極少異動。久而久之養成的習慣，似乎早已成爲一種良好的默契了。

忙完家事的美雲，靜坐在沙發上邊等客戶上門，邊聽電視新聞。一則則新聞報導，幫助她了解外面大千世界的動態。此外，美雲定期借閱點字書籍、豐富學識。閒暇時還按時收聽漢聲廣播電台的外語教學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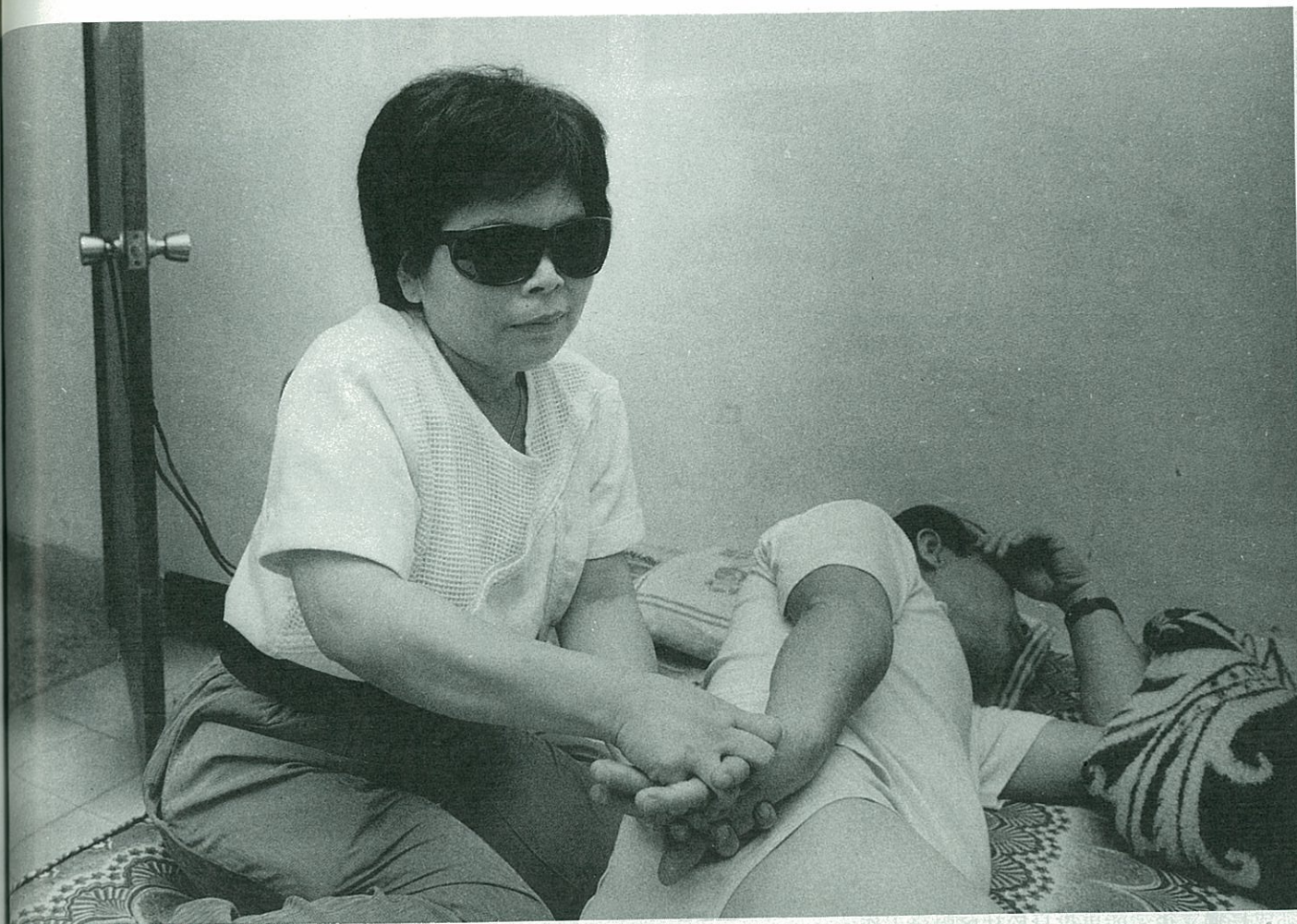
3歲那年發高燒，由於家人的疏忽，竟把美雲的眼睛燒瞎了，從此與視覺世界無緣。稍長，家人送她就讀台北盲校、台中大雅、惠明和新竹聖經盲校。畢業後考進台南神學院社會服務系，成爲該校創校以來第一個盲生。求學期間，認識從澎湖隔海而來的高長福。長福和美雲靠着5年間不斷的通信、通電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倆



飽受尿毒症折磨的  
高長福體力已  
大不如前。幾乎  
大部份上門來按摩  
的顧客都由簡美雲  
接手。如今，她  
必須肩負起一家  
5口的生活重擔。



料理三餐和照顧  
家庭已成爲美雲的  
生活重心。她希望  
孩子們快快成長  
獨立，好讓她能  
走出家庭，投入  
社會服務工作。



近年來大量湧入  
澎湖島的觀光客  
改變了當地的生活  
方式與消費型態，  
按摩業也逐漸  
被色情所污染。在  
色情行業的競爭下，  
高家按摩院因不作色情  
行業，僅賴每天  
幾通介紹電話招徠  
顧客。

人在民國64年步入馬公教堂。從此，夫妻倆互相扶携，共同爲生活奔波。

長福先是和朋友合夥開了家按摩院。每天花費1小時20分鐘來回於家與店面之間，扛負養家活口的擔子，生活相當艱苦。一年後，大兒子出生了，美雲自忖，光靠長福一人掙得微薄的收入難以維持家計，兩人商量後決定一起外出工作。「貴賓按摩院」，就在他倆的努力下經營至今。

### 客人掉頭就走

美雲回想這一、二十年來社會趨勢、生活型態的轉變，忍不住感嘆：「按摩業已經受到色情污染。能滿足於正統按摩技術的顧客真是越來越少了。有些客人問明我們是純按摩，掉頭就走。」

然而，上天似乎沒有停止過對他們的考驗。近年來，生意不但明顯下降，再加上長福的病情加重，身體虛弱，指力不足。爲免顧客不諒解，大部份的工作幾乎都落在美雲一個人身上。跟一家5口的生計比較起來，美雲似乎從不去擔心「累」的問題：「這些年來，7成以上的觀光客已取代了以本地客人爲主的營業型態。但又因色情泛濫，生意越來越難做。淡季時，必須省儉家庭開銷才能度過難關……。」

只有提到信仰的時候，美雲的憂心才得到寬減，眼前的世界似乎也不再那麼黑暗了：「感謝主開啓了我們的心眼，即使生意再差也絕對堅持不作色情行業。也許我們的物質生活貧乏，但精神生活卻是豐富而自在的。相信主會引領我們越過崎嶇山路。」





在言談間美雲不時流露出對宗教信仰的崇敬，也念念不忘所學。她希望將來孩子們都成長獨立後，能再投身於社會服務工作。

### 美麗的彩虹

就寢前，老大和老二坐在木椅上閱讀國語日報。最小的天賜緊依着媽媽的身體，親密地告訴媽媽早晨在上學途中看到了一條美麗的彩虹。「有好多漂亮的顏色。像蕃茄一樣的紅色、菠菜一樣的綠色，還有像海水一樣的藍色……還有……和媽媽衣服一樣的紫色。」童言稚語，把所有顏色的形容詞都用上了，無非是想讓媽媽感受到彩虹的繽紛美麗。美雲耐心傾聽著天賜描述的彩虹，臉上流露著滿足、喜悅。

丈夫和孩子們上樓睡覺後，美雲沈默地坐在電話機旁。牆上高掛著舊式擺鐘，在深夜裏滴答滴答地響着。這是美雲最喜愛的時刻。在這深沉的午夜，她可以不受任何干擾，靜靜地回憶學生時代，和同窗好友躺在草皮上享受盛夏夜空的清涼和第一次邀朋友去電影院「看」齊瓦哥醫生的感動。思索著點字書裏，三毛在「哭泣的駱駝」中所描述的異國沙漠生活並且想像天賜在今天早上看到的美麗彩虹。桌上一壺茶伴她度過漫漫長夜。她品嚐著烏龍的清香，品嚐著甜美的回憶，也品嚐著坎坷又甘苦的生命……。

凌晨，一聲刺耳的電話鈴聲驚響，美雲迅速接起電話筒。「寶華 2010，好！馬上過去！」她熟練地從抽屜中取出手杖，悄悄地移動脚步並壓抑著可能發出的聲響，慢慢關上大門，緩緩步向飯店攢取今天的第一件收入。

美雲矮小的背影，漸漸消失在深夜的巷道中，只剩下手杖敲擊地面的清脆聲音，迴盪不去……。

♀

在高恩慈的幼小心靈裏，經常期盼父母親和她一樣，能看到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



換季的時候，美雲憑著記憶分辨出 3 個孩子的尺寸大小，耐心地將成堆冬季衣物一件件折疊歸類。





# 「無殼蝸牛」 自力救濟

一羣都市邊陲市鎮的小學教師，  
經由自發性的動員，  
組織「無住屋者救援會」。  
自稱「無殼蝸牛」，他們要對國家怠忽

人民居住權利，對城市獨佔性土地和建築資本，提出強硬的抗議。  
一場都市社會運動，今年暑夏，將在全省三大都會中展開。

## 這

一天，台北街頭艷陽高照。李太太緊緊地抱著她剛滿六個月大的女嬰，在台北市國泰醫院的候診室裏，等候值班的護士小姐領她母女倆到手術房去。站一旁的李幸長老師，神情惘然。他一邊左右搖擺著握在右手裏的奶瓶，一邊獨語似的說：「年前，因為擔心孩子出生後萬一如醫生所說帶有先天性的隱疾，憑我們夫妻倆當小學教員的幾萬元薪水，無法付得起龐大的醫藥費，索性就將母親去世後留給我的房子賣了。沒想到房子賣出去後，台灣房價飛漲，我們成了永遠沒有希望再擁有自己住屋的人了。」

### 搞自力救濟的老師們

孩子出生，果然有先天性大腿骨嚴重脫臼，需要立刻就醫。求醫半年，李老師就花掉了將近二十萬元。「房子賣了百二十多萬元，扣除花掉的醫藥費，還剩一百萬。」李幸長老師說，「這一年來，一直想另外再買幢房子，但房價却驚人地飛漲。今年四月間，銀行的利率調高了一倍，我連銀行的門都不敢踏進一步。就別說貸款買房子了。」

李幸長老師，今年40出頭。五年前，從建築業退下來，就到板橋新埔國小任教。今年四月間，他從坊間一本雜誌裏讀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說：根據調查資料，三年以來，台北市的房地產平均漲了三倍。漲幅最高的松山區甚至高達512%。然而，政府有關機構，却強烈暗示「房價應由自由市場來反應」。至於有效壓殺房價的辦法，央行已於2月28日宣佈選擇性信用緊縮的措施，相信能夠抑制房地產非理性炒作……

「其實，信用緊縮，只影響中古屋市場。飆漲嚴重的預售屋市場，非但不受信用收縮的絲毫影響，反而使壟斷性房地產炒作變本加厲，」李老師說，「因為銀行信用縮緊，貸款利率也提高了。付得起利息的，還是那些財團和高收入戶。」

房價飛漲，貸款利率由每個月7%提高到13%。最直接受害的還是一般中、低收入市民。李幸長老師聯想到新加坡住宅政策的例子：每個人居住空間一旦超過六坪，就累進課稅。這辦法在他腦海中浮現，天真地認為是壓制當前台灣房地產炒作的理想辦法，便熱絡地和他的學校同事們談論起來。「學校的老師，一般說來，都和我一樣月入不到兩萬元。他們也都有一屋難求之苦，」李老師說，「大夥兒於是興起自力救濟解決住屋問題的念頭……。」

「一隻蝸牛一個殼，  
殼是它們生命的一部分，  
是它們最基本的權利，  
是它們生活尊嚴的保障！」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  
為爭取最基本的人性尊嚴  
而走上街頭。

攝影■張詠捷 撰文■鍾喬



李幸長和別的一些老師們開始了一些調查和研究。他們這才逐漸了解房地產炒作，關係著龐大民間壟斷財團的利益，憑幾個教員寫寫投書，發發傳單，根本於事無補。李幸長老師於是結合校內的鄭松泉和姚德義老師，共同發起「無住屋者救援會」的組織。由支持的老師介紹其他學校的老師，逐個發展「串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簽名表示要加入『救援會』的各校老師，超過一百人以上。」李老師說。

六月中旬，救援會正式成立了。消息在報章上出現以後，全省各地表示支持、聲援的信函，立時如雪片般飛來。李老師家裏的電話，更是響到深夜一點都不停。「憲法明文規定，土地屬於國民所有。房地產炒作的結果，土地却淪為資本家獨佔的資本，這不合理。」鄭松泉老師說：「響應的民眾那麼多，他們是不平則鳴！」

### 失去了螺殼的蝸牛

鄭松泉老師積極參與救援會的行動。「一隻蝸牛一個殼，沒殼的蝸牛就得受凍挨寒。」鄭老師說，「前一陣子，政府聲稱要放寬貸款額度，便利沒殼的蝸牛買殼住。問題是：利率沒有提高之前，貸款 400 萬元，每月的利息就高達 3 萬元。現在，加倍收利息，中、低收入戶誰承受得了呢！」

住在中和市的陸傳賢先生，在看到李先生和他的同事們發起「無住屋救援會」的行動的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信給李老師，表示支持。其實，早在「救援會」成立之前，開計程車的陸傳賢先生，每天早上就趁上班時段人潮洶湧，到台北市的各個上班大樓散發傳單。他身上披著一件白布條，墨字寫著：「高利率貸款，壓死小市民！」「政府調高貸款利率，是爲了吸引更多外國金融機構來設銀行，同時還爲了有效控制民間大量竄奔的游資，」陸傳賢說，「但，這却害苦了我們這些中、低收入人的貸屋戶！」

據陸傳賢說，他對行政院經建會計劃爲中、低收入戶興建 17 萬戶住宅的說法，沒有信心，因爲，儘管經建會有此一計劃，但政府的國宅計劃一貫只是紙上談兵，再不就是售價昂貴，使真正需要住宅的人民無法受惠。對於錢復主委信誓旦旦地保證國內房價一年半後將下跌兩成的說法，陸傳賢是嘲笑的。「我中和住家的舊鄰居，前年貸款 400 萬買下一棟房子。剛搬去住不久，眼見房價愈飆愈高，頗爲興奮了一段時日」陸傳賢說，「今年 4 月間，政府調高利率，他夫妻倆每月的貸款利息錢就得負 5、6 萬。上班的人，哪付得起這麼高額の利息買房子啊！他們簡直是一籌莫展。」

### 住宅分配嚴重不均

自從六月中旬，李幸長老師發起「救援會」以來，來自社會上廣泛中、下階層響應很熱烈。中和市的居民李清和在寫給「救援會」的信中這樣說：「獨佔財團的大肆炒作地皮，使土地投機愈演愈烈。高收入戶爲置產保值、增值，往往一人擁有數棟住宅。如此一來，房價居高不下，薪水階級幾已難獲一席棲身之地。」

李清和是一個公家機關的機械操作員。10 年前從台北工專畢業後，就在現在服務的機關工作。他每個月的收入約莫在兩萬元左右，三年前，年近 30 的他想結婚成家了，才發覺沒有房子的男人，好似連相親都多了一層困難。「我是中壢鄉下的客家人，大概是見識淺，社會交際少的原因吧！就從來沒交過女朋友。」李清和說著，臉上露出農村男子樸實的笑容，「等到想成家了，買房子却成了眼前最迫切而困難的難題。」

成家的計劃只得暫時擱置一旁了，李清和這性情老實的公務員，倒還對普遍買不起房子的人們操心。他說，政府在 40 年前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讓廣大農村的佃農擺脫受地主箝制的苦難歲月。誰料到，戰後第二代的農村子弟，在大量流入工業化後的都市社會時，却面臨「住者無其屋」的噩運。「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台北市的住宅，保守估計有 76 萬戶，其中 20 萬戶是屬於擁有兩棟房子的市民」他說，「如果，政府不出面限制個人不動產的超額激增的話，少數擁有大量都市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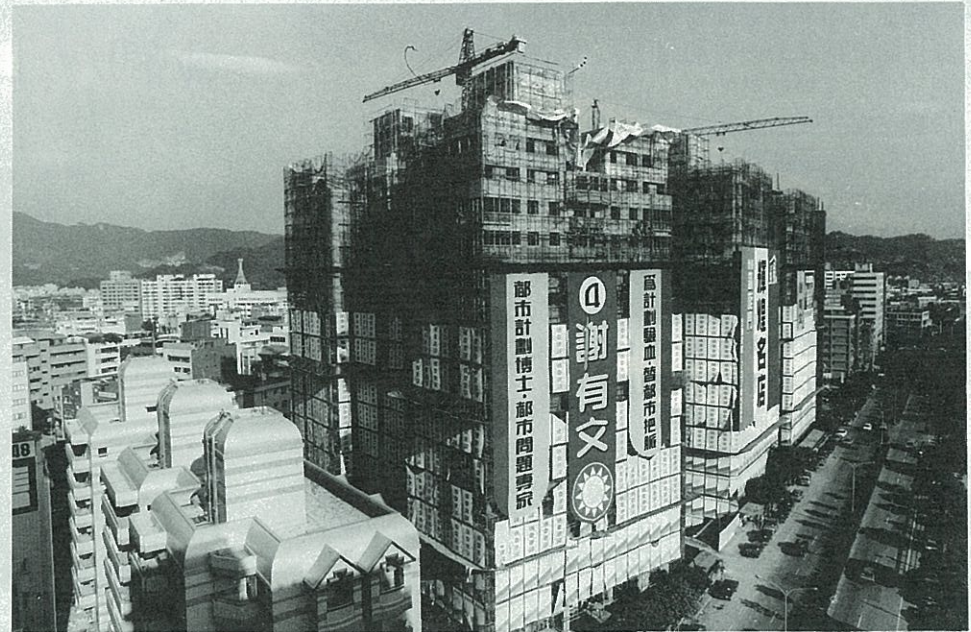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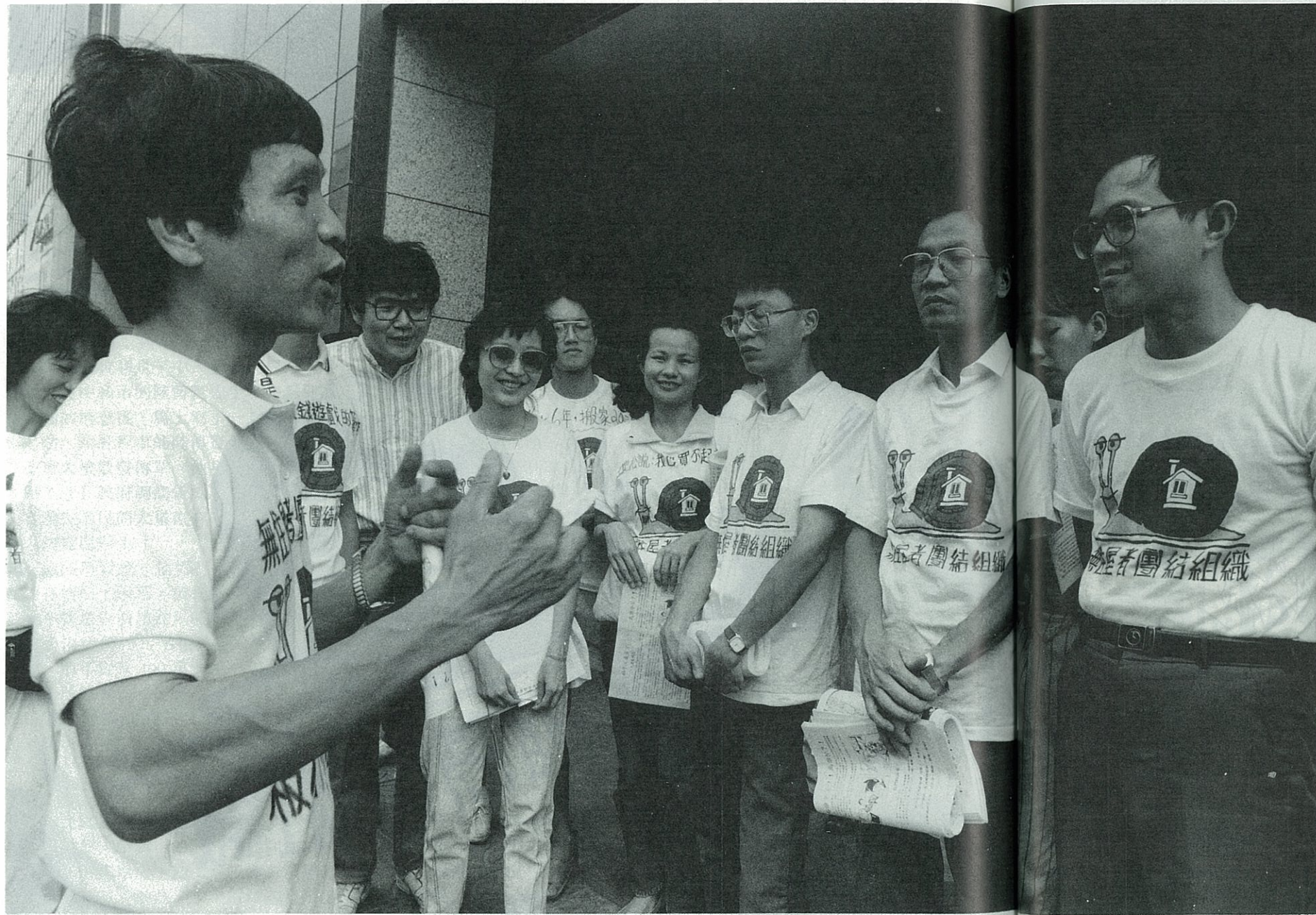


「厝無妻無某」道出了無屋者的心聲。



「利率看你、選票看我！」計程車司機陸傳賢打破沈默，爲高利率受害者爭取基本權益。





你有本事，為「蝸牛」找個殼。

產的財團，經過獨佔、集中的過程，無異是舊時代的地主……。」

### 都市社會運動的發軔

四十年來，在反共戒嚴體制下的階級發展，是以高度權威主義政治，完成超經濟的掠奪下的剩餘的積累。此外，就是以對人民社會福利、交通、住宅、公共醫療所下投資，犧牲底層公民的福利權所完成的資本積累。而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城市化過程，被政府殆忽四十年的交通、住宅問題，已超出了人民可以容忍的地步。解嚴以後，城市土地資本的集中化和獨佔化變本加厲，李幸長和別的老師們發動的住屋權運動，便是第一個城市市民運動的先聲，有其歷史和社會的必然性。

一場以「住者有其屋」為訴求重點的都市社會運動，因「救援會」的成立正式在台北登場了。「目前，『救援會』還在籌備階段。將來，我們打算以教師為核心成員，陸續展開街頭示威和包括行動劇在內的各種抗議活動。」李幸長老師說，臉上露出充滿信心的笑容，「八月間，如果能徵得一萬名會員的話，我們計劃到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的高地價區位，進行露宿街頭的抗議。」

住宅、交通、公共衛生以及醫療服務，對發達中或邁向發達階段的都市社會而言，是幾項必要的福利措施。在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中，經常出現國家權力在不適當的處理都市社會時，引發住民的自發性反抗，都市社會運動往往在這國家和民衆間的利益衝突中發展到極端時，一觸而不可收拾。

著名的社會學者曼威·卡司提爾（Manuel Castells）認為：「都市社會運動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特徵。一方面，它是由於消費社會帶來的都市危機而產生；另一方面，也由於國家對於社會生活干預造成了政治危機。國家合法性遭受懷疑，運動因而形成。」

卡司提爾的說法，一針見血。目前，台灣城市中、低收入戶因「住的問題」所引發的都市危機，正逐漸在邁入消費化、管理化的台灣社會中陸續產生。

### 經濟奇蹟的破綻

但房地產業者認為，政府錯誤的土地政策是造成當前住宅危機的主要因素。他們認為解決錯綜複雜的居住問題的辦法，至少有三項：(1)提供無住屋者高額、長期、低利貸款。(2)在大都會中心的國有土地上興建廉價的出租國宅。(3)在國有土地上興建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的住宅，提供給中、低收入戶。



7月2日，華視新聞廣場辯論席上：  
左起：房地業者方瑞生、  
政大地政教授張金鏐、  
李滔、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李幸長、  
台大建築城鄉研究所長王鴻楷。  
節目播出了辯論結果  
——房地業者買斷大部份廣告。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  
沒有形式上的建制頭銜。  
發起人李幸長  
是他們的「大蝸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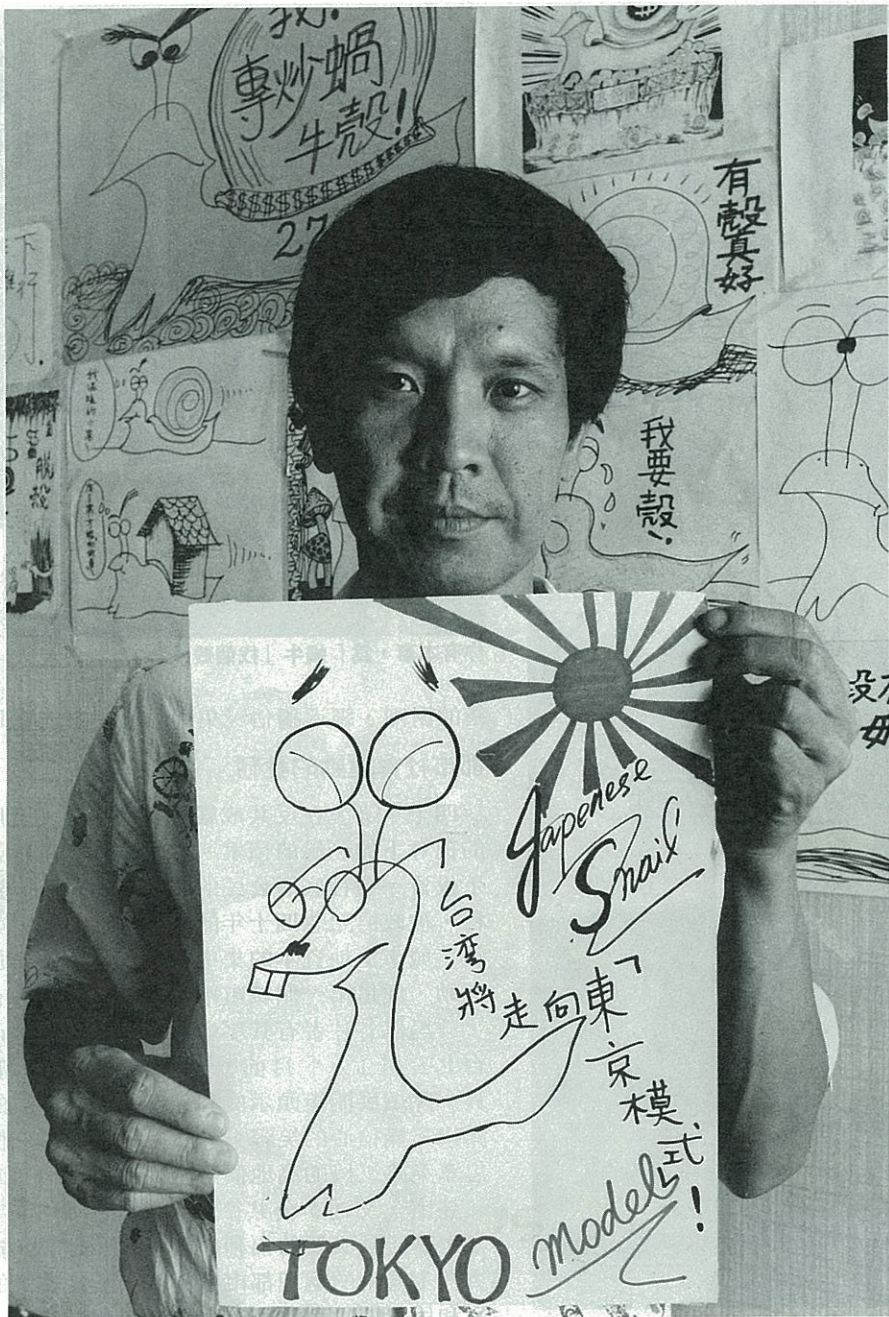


然而，李幸長老師對房地產業者將責任完全推諉給政府的說法，不表苟同。首先，他認為即便是低利貸款，房價在瘋狂飆漲的景況下，一般民衆依然付不出高額利息。再者，過去政府的國宅政策蔽端叢生，今天又如何相信政府有能力興建「出租國宅」？李幸長老師和「救援會」的核心成員多數表示，政府迄今根本沒有誠意正視嚴重的住宅短缺危機。「台北市議會的議員們在審理都市計劃用地時，很明顯地傾向於讓高價位的土地流入私人土地資本的炒作市場。政府似乎也默認這樣的事實，」李老師說，「如此一來，民衆不靠自發的力量來爭取社會福利，房價不合理的狀況，是永遠無法改善的。」

都市社會運動由於關係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利益，在西方國家過去發生的案例中，通常形成民衆的「跨階級」組織，對國家和財團提出社會分配不均的強烈質疑，甚至演變成激烈的抗爭對峙。而抗爭的烈化，也或者帶來立法當局的注意而產生補救性的立法，解決問題，保障人民居住的權利和福利。

李幸長老師和一羣自稱為「無殼蝸牛」的教師們所發動的這次住宅都市社會運動，主張力求理性、和平的教師團體形象。短期內，已經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熱烈的抗爭對峙。長期來看，預期將會有愈來愈龐大的都市工人和中下收入市民投入此一行列。

完善的公共住宅政策、周詳的賃屋者權利保障的立法，已因李幸長和其他老師們發起的「救援會」而迫在眉睫、等待解決。住宅、交通、公共醫療問題的長期發展，曝露了四十年來台灣「經濟奇蹟」的嚴重破綻。隨「自由化」、「國際化」而使資本的獨佔化、財富分配的格差擴大化的台灣，公共住宅問題的暴發，只是一連串長年積壓的矛盾公開化的開端而已……



台灣國民所得居世界排名第 29，房價居世界第 2。國民房地產業者亟亟超越東京的世界第一高房價目標。

BRAND'S 鷄精



誰能捕獲這隻體力巔峯的美洲豹！

BRAND'S 鷄精  
為 JAGUAR 名車選車主！

**BRAND'S 鷄精** 精選新鮮嫩鷄製成，不含防腐劑、調味料、油脂或膽固醇，全是純正的天然鷄精。一百五十多年來，BRAND'S 鷄精的營養價值深獲信賴，一直被當做滋補強身的健康補品。如今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學院更用實驗證明 BRAND'S 鷄精可提高人體 16% 的新陳代謝率，所以身體健康的人也該常喝 BRAND'S 鷄精來保持精神體力的巔峯狀態。身體健康，才能享受財富。BRAND'S 鷄精舉辦「保健康·得財富」連環大贈獎活動，送您市價新台幣 2,500,000 的英國積架 JAGUAR 名車，及 500 枚十足純金的澳洲鴻運金幣。

**“保健康·得財富”連環大贈獎抽獎辦法：**  
即日起，集任何 BRAND'S 鷄精瓶蓋兩個，隨附填妥之抽獎卡，寄“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120 號 8 F 聯中公司”，信封上並請註明“參加 BRAND'S 鷄精抽獎”。就可參加一次澳洲鴻運金幣抽獎及最後一次英國 JAGUAR 名車抽獎，有雙重中獎機會。  
500 枚澳洲鴻運金幣將於 1/24、2/1、2/8、2/15、2/22

分五次抽獎，每次抽出 90 名各得金幣 1 枚及一名獨得金幣 10 枚。%並將從所有參加者中抽出一名，獨得英國 JAGUAR XJ6 名車一輛。請儘早行動，多寄多中！所有中獎名單將在抽獎後一週公佈於各大報並個別通知每位中獎者領獎事宜。  
**抽獎地點：**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120 號 8 F 聯中公司

「抽獎卡可影印使用」



常喝 BRAND'S 鷄精，常保精神體力巔峯

請填妥抽獎卡並回答下列問題，連同兩個 BRAND'S 鷄精瓶蓋寄“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120 號 8 樓”聯中公司參加抽獎。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請在正確的答案打“√”〉

- BRAND'S 鷄精能增進人體新陳代謝率，常保精神體力的巔峯狀態。  
是  否
- BRAND'S 鷄精不含防腐劑。  
是  否





靈運臨風圖

兩年前，范曾就請我為他的畫集作序，但我總不敢動筆。原因是我感到他的書畫藝術已達到很高的境界，並已成為我國當代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藝術存在，而我卻很難描述這種存在，我耽心我的描述與此一存在本身豐富的精神意蘊和美學意蘊相去太遠。今天，我仍有這種耽心。

一九八四年，當日本建立范曾美術館的消息傳來時，我尚未與范曾謀過面，但我深深地為之振奮。在日本的土地上，僅為兩個外國畫家建立過美術館。一個是屹立在箱根的畢卡索美術館；一個就是屹立在岡山的范曾美術館。而那時，范曾僅四十五歲。我為我的同齡人而自豪。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歷經無數的顛簸艱難，但仍然頑強地在大地上崛起，並且頑強地展示自己的非凡的才華與智慧。這種才華與智慧經過痛苦的心靈煉獄，一旦噴射，又顯得那樣輝煌，那樣富有思想的征服力與藝術的征服力。范曾真正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真正屬於二十世紀，久經風霜但仍然奮發前行的中國。

#### 紙上的中國風骨與藝術

當時，有位朋友告訴我，異邦的藝術眼睛已看清范曾的價值，而我們似乎還沒有。我回答說，是的，審美確實需要距離，異域有了空間距離，它淨化了世俗的偏見和審美眼睛中的雜質，看到畫中的美與真誠。而我們，雖然沒有空間距離，但還需要有段時

# 不可重複

## 江蘇畫家范曾的抽筋折骨

我們看到范曾

畫身之外的整個等地森嚴的、被死神逼近的封建專制社會，和那永遠令人困惑的封建宗法。嚴峻的宮廷氣氛，殘酷的君臣關係，微妙的心理搏鬥……

# 不可替代

撰文 ■ 劉再復

間距離才能認識它的價值。我相信，距離愈遠，我們將會愈加清楚地發現，這位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喜歡吶喊著“再造民魂”的中華之子，創造的是真正的中國畫，在舒展柔潤的宣紙上，凝聚的是難滅的中國風骨與中國藝術精神。這位擁抱祖國歷史和祖國大地的畫家，傾訴的是天長地久的對於故土的戀情，描繪的是任何痛苦命運難以擊倒的中華之魂。正是這種不曾跪下的靈魂，肩托著我們民族的天空。人們都知道，范曾集詩、書、畫三絕於一身，畫中有詩有書，但更重要的是他畫中有中華民族不朽的氣脈。他把這種橫貫古今的搏動的氣脈外化為丹心耿耿的形象，鑄就成任何民族所不可重複和不可替代的國畫藝術。於是，他首先打動了同胞的心，而後又打動了異邦那些懂得中國、也懂得藝術的有識之士的心。

常常在范曾唇邊出現的語言是顧亭林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對這句名言的解釋是，我們不僅要承受祖國的愛撫，而且要承受祖國的重擔；不僅要承受祖國的歡樂與光榮，而且要承受祖國的痛苦與恥辱。任何痛苦和恥辱，包括失敗的恥辱，我們都要用赤子的熱血把它抹掉。范曾的畫所以有一種睥睨千秋的豪氣，就因為他對百劫而猶存的祖國有一種堅貞的信念和大愛，並用中華精英提煉而成的骨骼和信念，支撐著自己的畫魂、詩魂與書魂。

對人的深情與信念





鍾馗造像

我聽過不少關於范曾的爭議，但是，一切議論都無法從我的心靈中抹掉范曾藝術的魅力。這正是美的力量，令人難以拒絕的人類智慧對象化的力量。我在苦悶中多次地在范曾畫前徘徊，我的精神從畫中得到解脫與提升。蔑視鬼域的鍾馗，行吟澤畔的屈子，臨危慷慨的嵇康，面壁悟道的達摩；從烏江邊的曹操，到閉目凝思的一行和尚，全都心連廣宇，滿懷情思，而且全都肝膽照人並有一股超拔的清脫之氣和凜然之氣。

我在這些歷史人物畫中，發現一種與我心靈產生共振的東西，這就是作為人的驕傲。天地之精英的人，塑造了美麗的自身也塑造了美麗的世界的人，無數劫難也摧不垮的人，難道沒有理由驕傲嗎？不為平庸埋葬的輕狂，不為濁流所吞沒的高潔，不為權勢所屈服的人格，不為塵埃所染污的胸襟，還有造化賜予的英姿與稟賦，偉大母體中孕育出來的個性與天才，哪一點不是無價的資產呢？為什麼要自我菲薄？為什麼要扼殺人的內在驕傲。范曾不能容忍這種扼殺，不能容忍人的自我貶抑與自我奴役。於是，他在自己的畫筆中，灌注了對人的深情與信念，卓絕地展示人的風采與證明人的驕傲。范曾的畫，所以力透紙背，情透紙背，說到底，就是人的自信心與自豪感穿透紙背。正因為這樣，我們在范曾的畫中，找不到一絲一毫的脂粉氣，更沒有市井氣與卑瑣氣，畫面是一片整潔，一片肅穆，一片無牽無掛的天真，一片對邪顏媚骨的傲視與嘲弄。

一個大藝術家，他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水平，不應當是國民的平均數。他理所當然應該高於這一平均數，並以自己的作品作為照明國民精神的燈火。因此，當許多心靈還在被奴隸思想、市儈思想所浸淫的時候，當許多惶惑的靈魂無所附麗的時候，藝術家就需要支撐起自己強大的脊梁，以天馬行空的大超越力量磅礴於藝術，“詩思當如天岸馬”，他當從身大化而後又馳騁於藝術，此時，他的藝術才



蘇子吟

鍾馗



顯示出強大的個性，顯示出不同凡響的傑出性。范曾繪畫藝術的成功，就在於他突破國民思想的平均數，絕不媚俗，而以獨立的精神，開掘人類內心的驕傲，硬是步入前人未至的境界。我相信，在人類世界中，一切尋找丟掉了驕傲而陷入絕望的人們，將會從范曾的畫中得到啓迪。

### 畫中世界

我所景仰的錢鍾書先生曾對范曾的畫作過很高的評價，他稱贊范曾的畫是“畫品居上之上，化人現身外身”。（“化人”借用《莊子》之語，指范曾的畫，說畫人而如真人。）當我知道這一評價的時候，我為之一震，並為范曾慶賀。這是多麼難得的評價！錢鍾書先生作為當代偉大的學者，從不輕許於人，他的讚譽，真是寶貴之極，中肯之極。范曾告訴我，對錢先生，他久久地私心景仰，並只願遠遠地遙望他。得到他的評價，他確實獲得鼓舞。

范曾的人物畫，確實堪稱上品。他在一首抒情詩中自述：“作畫平生萬萬千，抽筋折骨也堪憐”。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常年伏案讀書作畫，二十多歲時，就因為過於辛苦而致使胸骨和脊錐骨變形，之後又數十年不倦地跋山涉水，既師古人，又師造化，在艱辛求索的路途中搏擊滄浪，不斷前行。他常說，「人生短，藝術長。藝術不是粗糲的糧秣，而是人類世代稼穡的“智慧之果”，需經“七十二難”而能成功。」他的作品不事雕琢，常是靈感風發，於揮灑中天籟自鳴，不了解他的人，以為他全仰仗母親賜與的天賦，其實，在這一揮而就之前，他已經歷了千辛萬苦。所以說，他的畫居“上之上”品，仍是他的多重磨難的果汁。說范曾的人物畫現“身外身”，也極為精闢。范曾筆下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種個性的張力，其中所



鍾馗雅趣圖





慈恩唐三藏玄奘法師造像



慈恩  
唐三藏  
玄奘  
法師造像

蘊含的意義決不是一下子可描述清楚的，它可以供欣賞者不斷地補充和進行再創造。這原因就在於范曾的人物形象確能顯現身外之身，相外之相。他在人物畫中融進自己無盡的情思，無邊的感慨。在有限的畫面上展示無限的心理內涵與精神內涵。他畫每一個人物，都是借古人之英姿，以抒浩茫之心事，於是，他對筆下的人物傾訴了自己對土地、對人類的全部摯愛。每一個人物的特殊的神態——孤傲、輕狂、寂寞、依戀、鄙夷、恐懼、豪放、淡泊，曠達，都被他精確而氣魄雄大地表現出來，使人們透過這些歷史人物的表面，看到他們內在無邊無際的心理世界和風雲湧的精神生活。范曾真不愧是一個描繪人物內宇宙的大手筆。當我們見到朱元璋與徐達對弈的畫面時，我們的內心甚至跟著顫慄，嚴峻的宮廷氣氛，殘酷的君臣關係，微妙的心理搏鬥，炙手可熱的帝王神情與艱難掙扎的臣子心態，都表現得如此微妙。透過這幅畫，我們看到畫身之外的整個等級森嚴的、被死神逼近的封建專制社會，和那永遠令人困惑的封建宗法制度陰影覆蓋下的中國的特殊心理世界。以有限之形傳遞無限之神，以有限之身展示無限之意，這正是大藝術。唯大藝術有長青不敗的生命。

於北京勁松（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范曾附送麻引箋紙不長婦女與壯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妾席工懷若床  
蒼海若若別無乃不女壯度中深百掌寫杜工部詩意



寫杜工部詩意



范曾



李登輝總統說：  
「...《人間》與新的科技的書，  
我是一定要看的。」

解嚴之後，  
「戒嚴成長」下，台灣媒體的低俗化和官能化，  
反而因政治反對言論的  
形式化和空泛化而變本加厲。  
1985年創刊的《人間》，  
以深刻的人文性、進步的思想性、  
民衆的現場性和獨特的創造性，  
建設了獨一無二的另一種(alternative)媒介風格，  
引起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界  
廣泛而真摯的重視和推許，  
就連李登輝總統也說：

「...《人間》與新的科技的書，  
我是一定要看的。」

時間/1989年3月8日(李總統訪問新加坡時)  
地點/新加坡Westin Plaza飯店  
出席人員/李總統及其隨行人員和記者  
資料來源/1989年3月8日自立晚報胡元輝 現場錄音帶



# 重返台灣的黃順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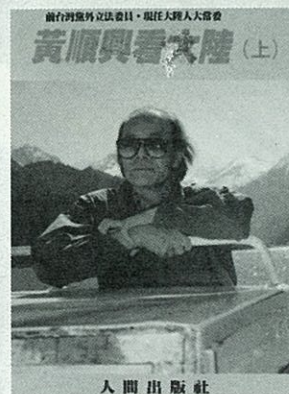
黃順興著「黃順興看大陸」兩巨冊出版！



1985年從台灣深入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後的台灣黨外前輩黃順興，以兩大冊「黃順興看大陸」回到台灣來，告訴您一個台灣黨外老將對大陸的觀察，批評、感受和展望！

早在1941年和1944年，日本殖民地的兒子，才二十歲上下的黃順興就隻身自身從日本到中國大陸，參加抗日工作，參加中國的農村建設。光復後，黃順興回到台灣，投身於艱難險阻的黨外民主運動，當過黨外縣議員、縣長和立法委員。

1985年，他再次到中國大陸，爲了大陸農業和環保工作的建設，他躍足神州五分之四的土地，孜孜不倦地調查、研究和批判。近年來，他出任中共人大台灣代表，對大陸政治社會的積弊放言無忌地撻伐和批評，幾次震動人大會堂，震動了全大陸對民主進程的期望。天安門六月學生民主熱潮中，黃順興也領導了一支示威隊伍，支持了民主。「黃順興看大陸」上下兩冊，是這樣的黃順興艱難嚴肅地走過大陸二十五省，以他一貫的批判的、民主的、民衆的眼睛和立場所做的豐富報告。內容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農業、風土文物、人民和土地……



定價：每冊250元，兩冊500元

劃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F  
電話：322-2357



《人間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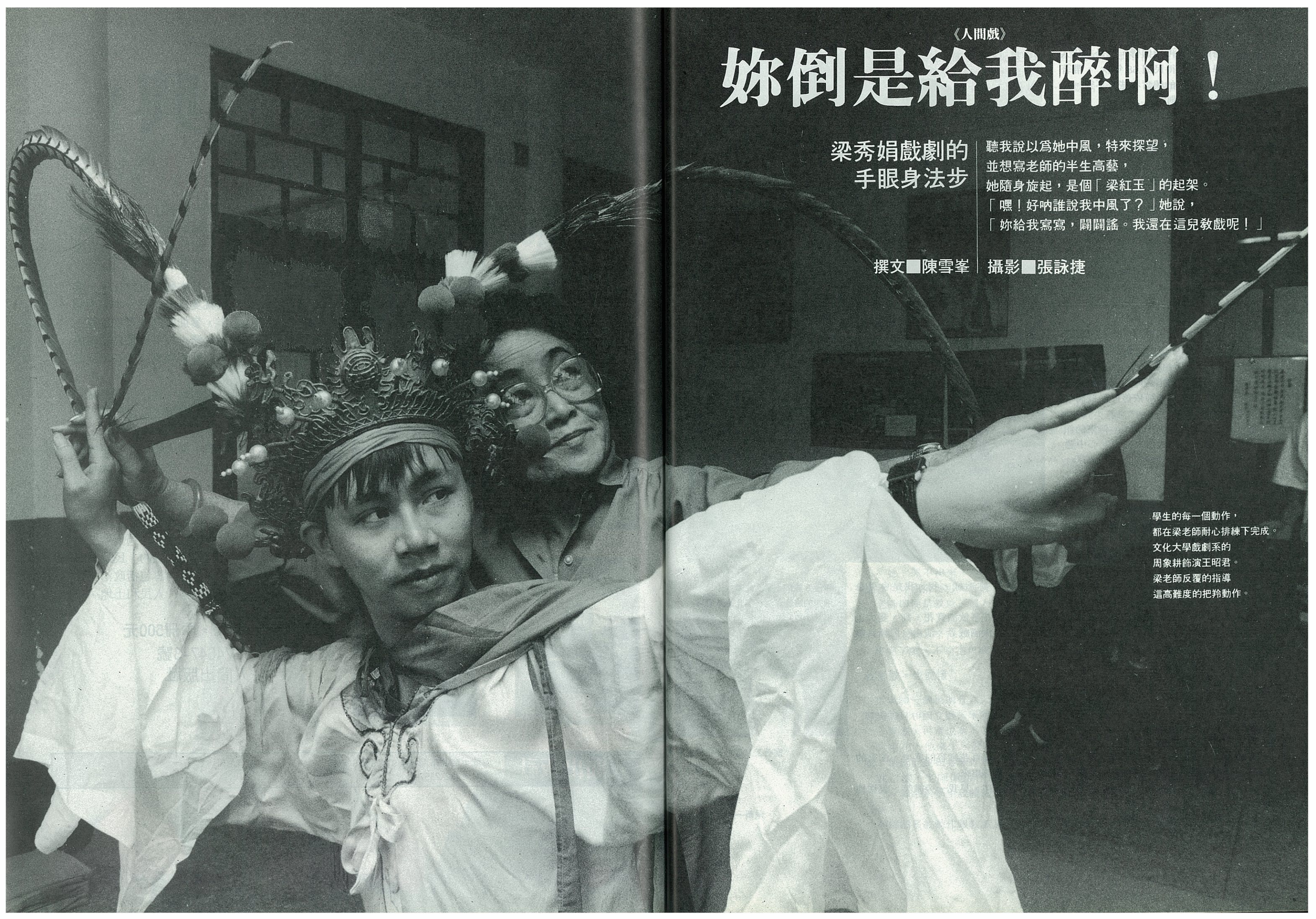
# 妳倒是給我醉啊！

梁秀娟戲劇的  
手眼身法步

聽我說以為她中風，特來探望，  
並想寫老師的半生高藝，  
她隨身旋起，是個「梁紅玉」的起架。  
「嘿！好吶誰說我中風了？」她說，  
「妳給我寫寫，闢闢謠。我還在這兒教戲呢！」

撰文■陳雪峯 攝影■張詠捷

學生的每一個動作，  
都在梁老師耐心排練下完成。  
文化大學戲劇系的  
周象耕飾演王昭君。  
梁老師反覆的指導  
這高難度的把鞍動作。





山路蜿蜒，再轉個彎，就是文化大學了。記得民國68年秋，帶著新入學生的興奮和些許不安，我踏進戲劇系中國戲劇組。

國劇組一年級的學生，除了該修的學科外，必須上一年「國劇動作基本訓練」，而女同學則多一項「國劇旦角基本動作」。我就是這樣認識了梁秀娟老師。

當時，梁老師明知每一班裏到頭來沒幾個可以上台的人才，卻仍然一絲不苟地要求每一位同學。並且，極少假手助教，堅持親身教授。

同學們懵懵懂懂，只覺傳統戲身段之優雅含蓄。當時梁老師雖已年近六旬，但示範出來的每一動作、眼神，無不綽妙天成，得心應手。她忽而是矜持優柔的青衣；又忽而是潑辣嬌憨的花旦；再忽而英勇俊挺的刀馬旦，令人嘆絕。

一年下來，也學會幾個可唬唬人的架勢。而梁老師的一切，皆在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悠悠十年過去，知道老師還在教戲，碰著昔時同學，也都說老師依舊神采飛揚，活潑伶俐。

半年前，卻聽說老師中風了。傳來的訊息，竟把老師形容得機器人似的。心中懸念著，乘初夏早晨的涼意，便上山來了。

### 妳倒是給我醉呀！

來到練功教室，便聽得老師沙啞地哼唱著過場音樂：

「得——哩得咚……」

好些時候沒見著老師了。她看來清瘦了些，背也略微佝僂，正給畢業生們排戲。

「妳倒是給我醉呀！」她對一個排戲的同學說，「妳這樣，我，我是會著急的！」

教室裏排的是「貴妃醉酒」。楊貴妃與唐明皇約在百花亭飲酒賞花，高、斐力士來報：聖上駕轉西宮。楊貴妃滿懷柔情空等一場，兀自飲酒戲弄，演出一段極其艷美的「醉酒」。

到如今，一旦無情，明誇暗棄。

難道說，從今後，兩分離？

去也，去也，回宮去也！

惱恨李三郎，竟自把奴撇，

撇的奴捱長夜。

只落得冷清清，獨自回宮去也……

梁老師示範貴妃醉態，一時間空氣中竟瀰漫著酒意。那百花雍容的盛唐，深宮的落寞，全自她眉目間的嫵媚幽怨，水袖間的撩弄飄甩流轉出來。

休息時，老師一手搖著黑底嵌金摺扇，一手拿起熱水杯，見我一旁微笑，親切地問：

「要來學戲，是不？」



年僅3歲的小梁秀娟架式十足。清秀的臉龐洋溢著不凡的風采。（攝於1922年北平）



1935年，時值二八年華的秀娟已名揚菊壇。北平演出「玉堂春」博得滿堂喝彩。



秀娟在「雅音小集」工作室郭小莊排戲。小莊於1972年正式受教於梁秀娟。「梁」派在台唯一傳承。

聽我說以為她中風了，特地來探望，並且想寫老師的半生高藝名師的生活，她隨身旋起便是一個「梁紅玉」的起駕。

「嘿！好吶誰說我中風了？」她說，「妳給我寫寫，關關謠。我還在這兒教戲呢！」

春節前，老師的確住進醫院十八天。起因是自作主張地停止了六、七年來一直到公保拿的高血壓藥，三星期後便躺下了。

出院以後，梁老師認真地做復健。只一個月，她就回校教課。「老以為自己還五十幾歲呢！跟學生們一起耍功夫！現在可真不能這麼著！」她說著，笑了。

說起老師的「五十幾歲」，還有一段事。「前幾年吧！學生們問我幾歲？我說快七十了。他們說不像。我說，五十四歲成嗎？大家全說，好。」梁老師說，「這以後我就說自己是五十四歲。連去公保填病歷都填五十四歲。大夫直嚷著，這可不成……」

她一襲絲質黑底紅牡丹花襯衫。染過的頭髮全往後梳，露出少許銀白髮根。厚實的耳垂上時髦地穿了兩個耳洞，一鑲珍珠，一勾金環。

在均勻地撲過粉底的臉上，梁老師兩頰胭脂紅遍，眉毛弦月似地半彎著，唇是嬌艷的玫瑰紅，那一雙精緻描繪過的眼線，眼尾上揚。漂亮的京片子，使人想起了白先勇筆下的夫人們，或者戲台上的王熙鳳。

### 辛苦您了……

助教在一旁吆喝同學們排下一齣「昭君出塞」。戲裏演的是王昭君被陷出塞和番。因出關之後，車輦不行，只能騎馬，是昆曲中極難的武戲。昭君當中，御弟王龍與馬伏搭配著。要在舞台上表現塞外路途的遙遠崎嶇，昭君的無奈情愁，三人皆有高難度動作。

「只學一年基本功就學戲，不容易！但他們央著畢業公演，要來一段武戲。」梁老師對學生的要求嚴而不苛。她明白學生的極限。她說，「我們以前光是練功，就好幾年，而且是天天練。」

學生們在簡陋的教室中，使著破敝的馬鞭，穿著陳舊的練習服，辛苦地唱、唸、翻筋斗。

傷悲慘，放聲哭，出了雁門關，心內慘。

心在南朝，身在北番，昭君怨，去和番。

……

望長安，盼長安，要見劉王難上難……

老師問而演御弟王龍，問而演昭君。

「她，哭不出來，妳，可又哭得太快了；」她皺著柳條似的眉毛對排演的學生說，「妳倆搭得可真好呀！」

老師即便是教急了罵人，也有她的婉轉。被罵的兩個主角和在場的我們全給逗笑了。

「梁老師，辛苦了。」

排完了戲，不論主角或龍套全輪著過來給氣喘呼呼的老師請安。

### 我喜歡，也愛惜

梁老師一個星期有六天的課。主要在文化大學戲劇系、華岡藝校國劇科、國立藝專國劇科和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

「課多，再塞也塞不下了！」她愉快地埋怨，「我可最怕林懷民。三番兩次，捧了一大束花，他來了。要不，搬棵大樹來往院子一擱。『不成呀！我年紀大了。』我說。他就能在我客廳打滾，非把我請去舞蹈系不可。」

就這樣，老師開始在自己的教學日程表上，又「塞」進舞蹈系「平劇基本動作」。舞蹈系學生肢體底子好。加上不需學唱、學戲，專攻動作，學起來又俐落、又快。

在舞蹈系教動作跟教戲是不同的。尤其是武戲，一手、一腿、一擲，皆不能有分



毫差池。縱、跳、騰、拿，力量更得均衡準確。

梁老師的兒女們常常「逼」她退休。「可我自己就是個戲迷，不教戲日子，多慌呀……。」

問老師為什麼一生對戲那麼痴愛。她說：「我心裏總覺得戲裏每個動作都是美好的。我喜歡，也愛惜。花了一輩子在戲上面，也希望教給學生，……」

這麼多年在大專院校裏教戲，正式磕過頭的弟子就只郭小莊一個。當初是俞大綱先生央求的，而郭小莊也的確不負前輩們之厚望。

「其實，我不喜歡磕頭拜師這一套。當初我學戲也是給師傅、師娘磕頭的。但我老覺得，這樣做，不合時代了。」她說，「在大專裏教戲，對學生，我一視同仁。但那個認真，那個好，我心裏有數，排角色時就知曉了。學生們也不敢說話，大家有底嘛！」

### 北京梁花儂的女兒

梁老師出生於1920年。父親檀子藩是安徽望江縣檀家的官少爺，別號則藩。母親是北京名伶梁花儂。

檀家財大官高，娶進了梁花儂後，就反對她繼續唱戲。

「母親雖是女流之輩，卻像男子一般剛強。她不只自己繼續唱戲，連帶著讓我也學戲。」

老師五歲入私塾，讀了兩年「孝經」、「大學」、「中庸」、「論語」之類。由於體弱多病，課暇之餘，隨姨母練功健身。

「說起來，我學戲沒吃過什麼苦頭。正式上了小學以後，就請戲先生們來家裏教戲。」梁老師回憶著說，「可我祖母這邊全反對我學戲。這時，齊如山先生跟我母親說，讓這孩子學戲，不會錯的。」

梁花儂就衝著齊老這一句話，不顧夫家家族的反對，把三女一子，全改姓梁。而檀子藩也就黯然離開北京，去南京求發展。

「我外公只是一名衙役，跟做大官的檀家不能比的。但我父親是個讀書人，挺怕太太地。我母親說：既然秀娟姓梁，弟弟妹妹也跟著姓梁吧。」她說，「那時節也不興離婚，父親就走了。」

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仍舊繼續唸書。梁老師便自中學輟學，全心學戲。

十四歲那年，梁花儂自己組織了「梁劇團」，梁老師是旦角台柱。才十幾歲便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開封、濟南，走遍大江南北，到處受到熱烈的讚賞。

梁老師正式磕頭的師傅有兩位：一是梅蘭芳的大弟子魏蓮芳先生，一是尚小雲先生。韓世昌先生則專為她教授崑劇。

當年，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和尚小雲四大名旦的風華，梁老師遂得兩大流派的真傳。梅派雍容細膩，尚派嬌憨嫵媚。由於老師跟尚先生學得久，性格也較活潑，因此戲路也就較偏尚派。

### 「小白五」一見鍾情

十五歲那年，「梁劇團」首次到山西太原市公演，認識了白蓮丞先生。白蓮丞先生當時是「德商新民洋行」的總經理，專賣軍火槍炮給閻錫山。人稱「小白五」的白先生，一見少女的梁秀娟，便放著家裏幾個太太，立刻發動了熱烈的追求。

「他就用飛機追呀！我到處演戲，妳白伯伯就三天兩頭地打山西飛來看我。」回想少時，老師依然有抑不住的甜蜜羞赧。她說，「當時年紀小，演戲已經夠忙的，還有個人整天跟在屁股後頭，挺煩人地！什麼情呀愛地，我全不懂。他大我十八歲，他可懂！就這麼著，跟了我三、四年。」

七七事變，日帝佔領北方。「梁劇團」仍舊到奉天、大連、哈爾濱等地演出。

「回北平後可糟吶！誰紅誰倒霉。日本人在宴客名單上寫著梁秀娟三個字，妳就得到場。」梁老師說，「母親急了，就連忙把我塞給妳白伯伯。總比日本鬼子娶了去好，她想。」

婚後，「梁劇團」解散。梁花儂女士開始經營房地產，老師便自然而然地回來做

年將70的梁老師  
一週工作表：  
星期一、二  
文化大學戲劇系  
星期三、四、五  
華岡藝校  
星期五 國立藝專  
星期六  
藝術學院舞蹈系  
在藝術學院  
舞蹈系教室裏，  
梁老師正  
指導學生吊嗓。



「戲劇春秋」以梁秀娟的「梁紅玉」劇照作為創刊號封面。

了主婦。白蓮丞先生本來生意做得好好的。然而就有這麼一回，他打天津上火車回北京。因為不願向日本人敬禮，被日本人打了兩個嘴巴子，白先生一怒之下，連北京也沒回來，就直接在天津參加了地下抗日工作。

1939年，一個向來養尊處優的閻少爺，就此投入抗日民族運動，改變了他的下半輩子。然而不久卻因此連累了自己的母親和妻子，被抓進了北京的日本憲兵機關，在牢裏禁閉詢問了四個多月。後來因老師的叔公和閻錫山有些淵源，閻將軍派人來「緩和」這事，才把她們母女給放了出來。

從日本人的刀鋸縫裏出來以後，梁老師回到太原生下她的長子。但是次年，白蓮丞先生的一位李姓同志因公殉難，留下弱妻幼子，孤苦無依。梁老師特地再出來為孤寡義演三天，這才發現已經沒了嗓子。

### 流亡曲

「就是婚前那一次到哈爾濱演出給弄的。太冷了。站在台上，手指都是僵的。下得台來，也沒熱水喝，嗓子就這一冷一熱折騰壞的。」看遍醫生，都說是年輕時嗓子用過頭了，無法恢復。

嗓子雖稍啞，但梁老師偶爾仍以眷屬身份參加義演，或在白先生的公家晚會中演出。





正式演出前，  
梁秀娟仍不放過  
每一個細節。  
在後台為學生整裝。  
在學生們的心目中，  
梁秀娟是他們又「敬」  
又「畏」的師長，  
敬的是她孜孜不倦  
的教學精神；  
畏的是她嚴而不厲  
的教學態度。

1949年冬，梁老師帶著一只隨身皮包，披一件大衣，匆促地從北京經南京到上海，又隻身抵台灣與白蓮丞先生相聚。

「來時皮包裏是有些珠寶鑽石。金戒指是串成串兒繫在腰上的。但隨身的衣物一概不許帶。」

跟所有1949年第一代大陸來台移民相同，她惶恐不安地踏上一個陌生的土地。語言不通，氣候不適應……。

「初來時，真想回去。也想孩子。四個全擺在北京，跟我母親一起。所以我又生了三個小孩，不生會得神經病的。」

### 教戲生涯

孩子們一個個出世了。她和白先生在台灣重建家園，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地累積著感情。

一九五五年，齊如山先生籌備國立藝專國劇科，時梁老師三十六歲，遂開始了她的教戲生涯。三十多年來，學生的良莠不齊，可總也沒見她心涼過。

「『手大無法捂天』。我雖是天天教戲，但不能要求教出來的每一個都好。只希望有一天出一、兩個成材的學生，回大陸去，讓那邊兒也知道，這裏還有個梁秀娟。」她順手比了個道地的「蘭花指」，說，「我可沒忘了這個老式的手法。」

幾十年來，梁老師雖然在學校和家庭兩頭忙，卻無時不懸念著海岸彼端的母親和兒女。

### 母女會

1973年，透過香港的朋友，梁老師跟離散多年的母親聯絡上了。她的次子白其龍即與姥姥一起申請來台。

「申請了好幾年才准的。」白其龍說，「因為姥姥已經半身癱瘓，大哥其麟（現北京中生代平劇演員）把我們送到北京機場。我背著姥姥上飛機。」他們飛到廣州後搭火車，再到深圳，過羅湖橋，這才到新界移民局。白其龍一路背著姥姥。

「姥姥一路上都好興奮，到了入境審查時，因為太熱了，十月天嘛！氣候不習慣，姥姥差點就暈過去。」他說。

五個小時的等待，比起三十年的磨難，又算得了什麼？八十歲的姥姥全撐下來了。

1980年10月18日晚上七點半，在九龍火車站，姥姥梁花儂終於見到了睽離三

文大戲劇系學生  
排練了2個多月的  
「昭君出塞」  
終於在6月2日  
正式粉墨登場。  
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的戲台旁，  
梁老師仍戰戰兢兢，  
隔著布幕導戲。



十年的女兒梁秀娟。同年10月28日，姥姥終於來到台灣，度過她人生的最後一年。時其龍仍滯留香港五年，以指導平劇文場音樂維生。

「慘哦！」說起外婆，白其龍不禁歎息了：「文革時，姥姥熬不下去，吞下電燈泡求死。他們用雞蛋加韭菜灌入，讓她全嘔吐出來，才僥倖一條命。」

後來，梁花儂帶著僅有的一份戲箱，同外孫白其龍編配到新疆演戲，直到申請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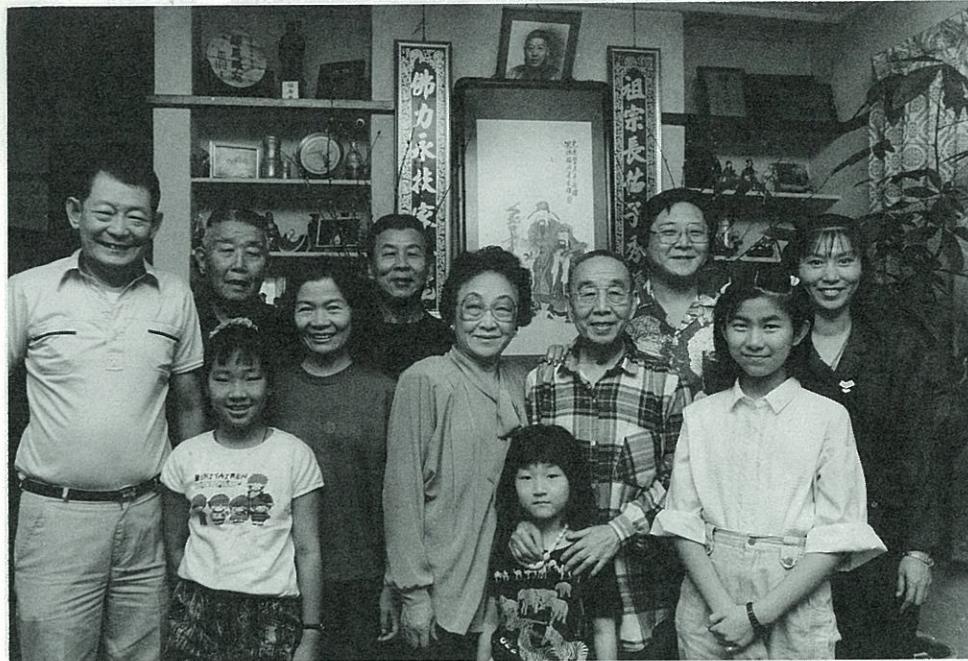
### 「五字真訣」

西潮湧湧沖擊之下，對於絕大多數台灣的青年和學生，平劇越來越成為陌生的戲曲形式。但是只要上過梁秀娟老師的課，就會很快地感受到中國戲曲裏一些基本「身段」不可思議的魅力。

一屆又一屆，老師在教室裏對著青年學生，永遠諄諄善誘地講解和示範「手、眼、身、法、步」——這中國傳統戲肢體動作的五字真訣。

梁老師不斷地對學生說，不止是中國戲劇，即連中國舞蹈的動作，基本上，都是以「手」為起動之點。而演員的手一旦起動，「眼」必隨之，即眼神一定在投注的方向上；在情感上、在劇情脈絡中的意義上，和「手」的動作與指向密切配合起





白丞蓮與梁秀娟  
三代閤家歡。  
右三是背負佬佬來台的  
白二少其龍；  
右一是白其龍之妻  
——大鵬劇團名旦楊蓮英。

來。而當手動眼隨，演員的整個「身」體，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姿勢和蓄含待發的動向；形成某一種連續到下一個動作的肢體張力和焦點。

手動、眼隨、而身姿自成。這時演員的角色和劇情賦予內在的「動因」，和手、眼、身連續下來的動作堆積成外在的「動勢」，比較抽象地稱為「法」。而演員的肢體動作發展到「法」的環節，就開始了「步」的移動：或行、或轉、或挪、或踢、或跳、或舞。

1976年剛從美國回到文化大學任教的汪其楣老師，一下子就被梁老師的課迷住了。她和同學們一道上課練功，規規矩矩地作筆記。第二年，獨具慧眼的梁老師就開始邀請汪老師一道著手把「手、眼、身、法、步」用文字和圖像加以整理、解析、記錄和敘述。

經過五年斷斷續續的工作，並且經由許多青年學生的加入，這本「手、眼、身、法、步」終於出版了（遠流1983年元月）。

「我覺得很幸運能跟一位古典戲劇藝術家一起工作，領略她的教學方式，由此更進一步了解中國戲劇藝術中的表演精髓。」汪其楣老師說，「而且，由於『老、中、青』三代共同合作，把平劇基本動作的練法，用文字敘述出來，無形中也打破這錯誤的觀念：傳統戲只能『口傳心授』。」

### 薪傳

「老師做什麼事都很認真！」梁老師的得意弟子郭小莊小姐也說，「尤其老師教戲，對任何學生，總是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親身示範、解說。現在老師年紀大了，也還是這樣。看著她教戲，心裏都有些心疼。」

梁老師的教學態度，深深地影響了郭小莊。做為一個中生代的平劇演員，她自許要像梁老師一樣，把平劇的薪火認真地傳接下去。

「老師的胸襟寬大，她總是用親切鼓勵的態度待她的學生，讓你覺得老師像得母親、像個朋友……」郭小姐感激的說。

因為一個星期裏天天都在學校，只有禮拜天才得以休息，老師的老友、學生和兒女們就來話家常。

### 堅貞的藝術家

梁老師的家座落在板橋國立藝專對面。穿過樹木扶疏、草叢茂密的大庭院，屋子

「衣帶漸寬終不悔」。  
梁秀娟對中國戲劇  
的執著熱情，  
不因年屆古稀  
而稍有退卻。



裏，一個玄關，緊接著的是掛滿老師年輕時代照片的走廊，右通房間，左接客廳。客廳不大，也是老式的擺設：一張供桌、擺著祖先牌位，供著鮮果和花束。一塊暗紅地毯當中鋪著，檯几上擺滿家族照片。

家居的梁老師依舊神清氣朗，熱水杯不離身，偶爾點根煙，聊著聊著便是一個蘭花指托腮、雙手指花、甩水袖……

八十八歲的白先生問而過來聊兩句，我看著這位仍舊硬朗軒昂的老人，腦海中忽而浮現五十年前的天津火車站上，他為中國人挨的那兩嘴巴子……

走出了梁老師夫婦相守三十餘年的屋宅，心理揮不去那絢爛風華的喝采、戰火連天的鬥爭和胼手胝足的相攜……

「對藝術的忠實和認真，真會造成人格的堅貞。」  
在路上，我驀然對於大陸創作家吳祖光的這句話，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繼大暢銷《創意編輯》後的新貢獻...

人間版

# 創意編採系列叢書 (四冊)

## 轟動出刊・優待人間雜誌訂戶及讀者

豬野健治 著・周再添 譯  
193頁 160元

### 雜誌記者入門

●雜誌戰國時代的採訪實務

在雜誌的戰國時代，面向明日的新聞報導工作，日本雜誌、周刊名記者詳談 雜誌記者不可或缺的，心得 / 技巧 / 發想 / 寫作方法，是雜誌編採最佳入門書。●雜誌記者寫作入門●雜誌報導文章的研究與分析●雜誌新聞工作的展望●雜誌記者必須知道的出版知識●競爭雜誌對手的研究●其他

竹中勞 著・徐代德 譯

### 現場採訪的第一步

184頁 160元

●現場報導的戰術與戰略

日本名記者竹中勞，以半生第一線採訪報導的實戰體驗，說明現代新聞記者的工作理念與精神，以及進入新聞現場時應有的基本認識，作者的「憤世嫉俗」和豐富深刻的知性，結晶為本書自由投稿記者珠玉般的編採哲學、尊嚴與主體性論。本書重要內容：  
●報導記者的艱難生涯●報導的技巧 / 熟練 / 主觀與客觀●報導工作者與國家權力 / 言論自由與暴力●報導與體制 / 法律●報導與體制批評●其他

金久保通雄 著・金傑超 譯  
190頁 180元

### 編輯企劃

●資訊化時代的編輯構成

在資訊化時代，報紙、雜誌的編採工作者必須不斷地為讀者提供有創意、豐富、新穎、完整的資訊 因此，新銳而領導時流的編輯和採訪企劃更形重要本書重要內容：  
●編輯與編輯方針●編輯企劃的創意 / 構想 / 種類●資訊化時代的編輯 / 新聞感 / 原則●目標讀者之設定 / 調查研究 / 需求 / 參與●編輯企劃的潮流 / 時間性 / 意外性 / 電腦化 / 資源 / 預算 / 會議●中長期 / 專題報導標題 / 封面的企劃●其他

牧內節男 著・林書揚譯  
190頁 180元

### 新聞記者的風範與信念

●新時代的新聞寫作

創意的新聞採訪・寫作・訪談和理念。由日本各大報著名總編輯、編輯、採訪主任等新聞編採作戰陣頭第一線指揮從現場觀點說明的實踐的・創造的・新時代的記者論。本書內容大要：  
●新聞記者基本精神三信條●如何磨練新聞感●採訪 / 報導 / 求證 / 勤跑●事件採訪實務 / 心得 / 原則●新聞寫作：準備 / 整理 / 邏輯 / 起筆 / 構成●座談與對談的理論與實踐●從幾項著名新聞分析採訪與寫作●其他

- 總結媒體王國日本資深望重編輯 / 企劃 / 記者長年實戰經驗的結晶。
- 從事及有志於編採工作者必備・隨時隨地的編採良師益友。
- 實用性・創意性・深入性・現代性。
- 對解嚴後的傳播空間做實力的回應！

#### 人間雜誌訂戶 / 讀者特別優待辦法

●全套原價720元

人間雜誌訂戶 / 讀者優待：一套550元・兩套以上500元

- 優待套書有限・1000套購完為止・郵截為憑
- 台北市區專人送書・服務電話台北3972761
- 郵政劃撥帳號1174647-3人間出版社
- 詳細說明書來電 / 函索即寄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潮洲街91之9號5樓

## 《讀者》

親愛的讀者：

您看了本( )期人間雜誌，極需來自您的回應，做為人間最大的鼓舞。以下幾社(免貼郵票，可直接投)

1. 您較滿意的文章是那幾篇？

- A. \_\_\_\_\_  
B. \_\_\_\_\_  
C. \_\_\_\_\_  
D. 其他 \_\_\_\_\_

2. 您較滿意的圖片是那一張？

- A. 第\_\_頁 B. 第\_\_頁  
D. 第\_\_頁

3. 您希望人間雜誌未來能加強那一類？

- 人間燈火(發揮人性光輝的人物誌)  
 少數民族  民衆史(事件、運動、風潮)  
 工運、學運、農運、都市市民運動等  
 人權問題(兒童、殘障、婦女、醫療……人權)  
 台灣(或大陸)地理雜誌  
 藝術文化類(文藝、戲劇、文化活動、民俗文化等)  
 人間國際報導(亞洲及其他)  人間文學  政治  
 其他

4.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年齡：\_\_\_\_\_

是否為人間訂戶：是 否

其他意見：


19\_\_年\_\_月\_\_日

\_\_\_\_\_ (男) \_\_\_\_\_ (女)

\_\_\_\_\_ (公) \_\_\_\_\_ (宅)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生日：\_\_\_\_年\_\_月\_\_日

統一編號：\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抬頭：\_\_\_\_\_

教育程度： ①高中  ②大專  ③研究所以上

職業： ①軍公教  ②自由業  ③學生  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  ⑥金融業  ⑦資訊業  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_\_\_\_\_ 學生證號碼 \_\_\_\_\_

科系(所) \_\_\_\_\_ 年級 \_\_\_\_\_

贈品：《人間故事手冊》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



繼大暢銷《創意編輯》後的新貢獻

**人間版**  
**創意編採系**  
轟動出刊・優待人間雜誌訂戶

豬野健治 著・周再添 譯  
193頁 160元  
**雜誌記者入門**  
●雜誌戰國時代的採訪實務

竹中勞 著・徐代德 譯  
184頁 160元  
**現場採訪的第一步**  
●現場報導的戰術與戰略

金久保通雄 著・金傑超 譯  
190頁 180元  
**編輯企劃**  
●資訊化時代的編輯

**社台啓**

在雜誌的戰國時代，名記者詳談雜誌法，是雜誌編輯法的研究與分版知識。

日本名記者代新聞記者，認識，作稿記者。

●報導工作與

路街里  
號之樓

●如果您覺得人間是一本好雜誌，是否麻煩您推薦朋友讓我們認識，也共享人間的喜樂。

姓名	地址	電話

一個徬徨的時代，  
不能沒有堅持與理想的  
**人間**

《人間》相信，一個社會的進化，是由當代、當地的社會先鋒者帶領著衆生來完成的。  
《人間》企圖打動、反省的，也是這些先鋒者的歷史責任。  
支持、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

**人間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  新訂戶  續定戶 電腦編號

訂閱期限：自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

訂閱人：姓名  男  女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寄書地址：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抬頭： \_\_\_\_\_

地址： \_\_\_\_\_

統一編號： \_\_\_\_\_

生日： 年 月 日

教育程度： ①高中  ②大專  ③研究所以上

職業： ①軍公教  ②自由業  ③學生  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  ⑥金融業  ⑦資訊業  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_\_\_\_\_ 學生證號碼 \_\_\_\_\_

科系(所) \_\_\_\_\_ 年級 \_\_\_\_\_

贈品： 人間故事手冊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



克補含有高單位的維他命B、C、E能提供您忙碌的一天所需的營養，使您整日都有充沛的體力與活力。

**Lederle**  
立達良藥  
GMP 優良藥廠



# 一粒克補 鎮日神氣



當您面對繁忙的工作，頻繁的應酬時，也應注意工作忙碌會消耗體內的維他命B群；抽煙喝酒會消耗體內的維他命C，而影響身體的新陳代謝。

克補膠衣錠含有高單位維他命B、C、E等營養素，能針對您的需要，提供足夠的維他命，使您整天都有旺盛的體力與活力處理事情樣樣都順利。

## 克補\* 膠衣錠

**CYANAMID**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02)5063222(10線)

總代理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04)2204717  
(07)2215423



台北市復興南路7707314號  
衛署製藥第02201號

國內訂閱價格：  
一般訂戶一年：1780元  
二年：3500元  
學生訂戶一年：1680元  
續訂訂優待一年：1680元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  
以中英文書寫清楚  
寄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帳號	10087910	戶名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郵局郵號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045=1045  
87579  
1315X33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帳號	10087910	戶名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郵局郵號
手續費	次	元

登錄內備機印  
登錄編號  
登帳編號  
元

請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帳付交、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於交帳前填明，以免誤寄。  
三、因故轉帳等原由，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填明，如  
因故轉帳等原由，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填明，如  
因故轉帳等原由，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填明，如

局號：

收據號碼：

工作站號